



~~428~~

MH
6622
93

學部審定

中學堂
師範學堂
用

中國歷史教科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3 2169 7617 9

中國歷史教科書目錄

(原名本朝史講義)

本朝史

緒論

第一編 開創時期

第一章 本朝建國以前滿洲之史略

肅慎挹婁扶餘及沃沮 靺鞨七部 渤海 女真 滿洲名稱之起原

第二章 創業之始及塞外各部之征服

發祥之由來 當時滿洲之形勢 尼堪外蘭及滿洲五部之征服 九

國聯軍之敗 扈倫四部之滅亡 東海諸部之降附 黑龍江部之降

附 開國兵政及法制之概略

第三章 遼東之戰爭

太祖伐明之原因 撫順及清河之役 明四路之師 開原鐵嶺之役

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目錄



熊廷弼之才略 瀋陽之役 遼陽之役

第四章 遼西之戰爭

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 經撫不和問題 廣甯之降 孫承宗袁崇煥
之布置 甯遠之役 和議之相左 甯錦之攻守 毛文龍之伏誅
太宗之反間計 畿輔各路之防戰 長山之役 旅順及沿岸諸島之
降服 腹地之深入 松山及錦州之降 和議不成之故 官制之改
革 文學教育之概況

第五章 朝鮮及內蒙古之臣附

天聰以前本朝與朝鮮之交涉 平山之和約 朝鮮之敗盟 親征之
役 明中葉以後蒙古之大勢 科爾沁之起源及其降附 漠南蒙古
之起源及察哈爾之滅亡

第六章 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吳三桂之乞師 流寇之敗走 福王之立 李自成之竄死 史可法

之盡瘁 江南之平定 魯唐二藩之割據及江南民兵之騷動 唐藩之擴張及閩浙之衝突 川陝之征 魯藩之平 唐藩之平 贛州之攻守

第七章 桂王之割據

桂王之立及廣州之降 桂林之堅守 湖南之平定 金聲桓李成棟之反側及其影響 江西湖南之再定 兩廣之復定及瞿式耜之死 山陝之復定 孫可望李定國之亂 孫李之衝突及孫可望之降 貴州之征 雲南貴州之平定 緬甸與桂藩之關係 吳三桂之陰謀 桂藩之末路 航海以後之魯王 鄭成功之沿海侵略

第八章 三藩之亂

康熙初年之大勢 三藩之起源及其勢力 撤藩之議 吳三桂之發難 湖南之陷落及其應援 陝甘騷動與長沙攻守 耿精忠之叛服 尚之信之叛 廣西之戰局 江西廣東之復定 三桂之末路 三

路入滇 尙之信之伏誅 耿精忠之伏誅 封建藩鎮之全廢

第九章 臺灣之收服

鄭氏占領以前臺灣之歷史 鄭成功與和蘭之戰爭 鄭氏臺灣之經營 福建之侵擾 招撫之議 鄭氏之內亂 鄭克塽之降 施琅之建議 朱一貴之亂 林爽文之亂

第十章 中西國際之由來

古代中西之交通 印度航路之發現 葡人通中國之始 澳門互市之起源 西班牙人之渡來 李馬奔之斐律賓戰爭 中國與西班牙交涉之始 和蘭之經略南洋 蘭人與本朝之交涉 英人之東漸 中英交涉之起源 基督教之傳來 利瑪竇之布教事業 明末天主教傳布之概況 國初天主教之廢興

第二編 全盛時期

第十一章 東北經略及中俄交涉

俄羅斯之東侵及雅克薩城之建設 中俄之衝突 中俄通使之起源
雅克薩之第一次攻擊 第二次攻擊 和議之開始 兩使之會議
和約之成 條約之大要

第十二章 準噶爾之膺懲

厄魯特蒙古之起源 準噶爾之勃興 當時喀爾喀之形勢 準喀之
關係 噶爾丹之入犯 烏蘭布通之戰 喀爾喀之安置 親征之役
昭莫多之戰 戰後之噶爾丹 噶爾丹之末路

第十三章 西藏之平定

古代之西藏及佛教之傳來 僧侶之權勢 黃教之起源及其勢力
紅黃教之競爭 桑結與噶爾丹之關係 中國與桑結之交涉 達賴
六世轉生之紛議 策妄阿布坦之侵略主義 準兵之入藏及中國遠
征軍之失敗 兩路入藏

第十四章 康熙之政要

文學之獎勵 理學之表章 南巡治河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制
康熙政治之精神 巨籍之編纂 算術及地理之進步 儲位之廢立

第十五章 青海及準部之叛亂

準部之乞和 羅卜藏丹津以前之青海 丹津之叛 西邊之防戰
岳鍾琪之成功 準部之反側 和通泊之大敗 蒙古之防務 三音
諾顏部之起源 西路之防戰 額爾德尼昭之大捷 準部第二次之
請和

第十六章 雍正之內治及外交

儲位密建法之由來 允禩允禵之罪狀 曾靜之案 官制之增改
貴族之裁制及其教育 朋黨之禁 奴隸階級之削除 明後之封
尼布楚條約以後之中俄交涉 恰克圖條約之締結 當時外交界之
狀況

第十七章 準部之蕩平

乾隆初年中國與準部之形勢 準部之內亂 阿睦撒納之來降 伊犁之平 阿睦撒納之反謀 前後官軍之失機 喀爾喀撤臺之變及其影響 兆惠之成功 準部之虐殺 土爾扈特之歸化 烏梁海之內附

第十八章 回部之征定

天山南路之沿革及回教之由來 蒙回勢力之消長 準噶爾與回部之關係 霍集占之獨立意見 庫車之圍攻 黑水軍之戰功 回部之平定 烏什之變 中國與中亞諸國之關係

第十九章 苗族之勦治及西南諸國之服屬

苗族土司之由來 改土歸流之成功 貴州苗族之叛 大金川之初定 兩金川之聯合 小金川之征定 大金川之再定 金川征討困難之理由及其善後事件 乾隆初中國與緬甸之關係 桂家事件中緬衝突之起因 官軍之失敗 征緬第一役 征緬第二役 緬甸

之服屬 中國與暹羅之關係 大越廣南之對立及本朝與大越之關係 安南之大騷亂 大軍入東京 安南形勢之一變 廓爾喀之興起 泥泊爾遠征軍 西藏善後策

第二十章 乾隆朝之政治

寬嚴之調劑 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見 胡中藻之案 和珅之專政 和珅之家財 稽古右文 當時之外國觀 恰克圖市場之開閉 增訂市約 英人推廣商利之計畫 馬戛爾尼伯之渡來 高宗之內禪

第三編 憂患時期

第二十一章 嘉慶朝各省之叛亂

叛亂之原因 湖貴苗地之沿革 苗民與官軍相持之狀況 苗亂之鎮定及傳籙之善後事業 白蓮教案 湖北叛徒之初起 川賊之起 及襄陽賊之北進 川楚叛徒之會合 襄賊之東西馳突 襄賊自陝

西渡漢及齊王氏姚之富之死 分定責成之諭 川賊首逆之擒殺
和坤敗後廟謨之更新 勒保經略時期 明亮與永保之互訐及額勒
登保之任經略 甘肅及川西之騷亂 川西之肅清 甘肅之鎮定及
教主劉之協之緝獲 教匪之末劫 第一次奏報戡定，第二次奏報
戡定 甯陝新兵之變 海賊之起原 李長庚與蔡牽之海上角逐
李長庚之戰死 海賊之消滅 天理教匪之逆謀 禁門之變 天理
教匪及箱賊之平定 基督教之嚴禁 鴉片戰爭以前中英互市之概
況

第二十二章 回疆之騷動

回疆之亂源 開釁之始 西四城之陷落 阿克蘇之防戰 西四城
之克復 捐西守東之議 張格爾之就擒 善後策 赦罕之入寇
中國與赦罕之議和 七和卓木之亂

第二十三章 鴉片戰爭

鴉片輸入之沿革 東印度會社之鴉片貿易 律勞卑羅頰孫義律之
渡來 經濟上之影響 林則徐之查辦 鴉片新例 開戰之始 廣
東之防戰及定海之陷落 天津之和議 廣東和議之破裂 英軍之
攻擊虎門 廣州之和議 平英團之奮起 廈門定海鎮海甯波之陷
落 浙東恢復之師 乍浦寶山上海之陷落 鎮江之陷落 江甯之
和議 條約之要項 臺灣俘虜事件 廣州續約之成立及粵民之排
外氣燄 英法和約之成立及鴉片問題之究竟

第二十四章 洪秀全之大亂

上帝會之緣起 廣西之亂源及金田之發難 顯廟之初政及林則徐
之道歿 官軍主帥之更迭 永安之陷落 桂林之攻守 賊入湖南
長沙之圍攻 武昌之陷落 賊軍之東下 江甯之陷落 賊中之
制度 江南江北大營 賊軍入河南 賊自山西入直隸 南昌之攻
守 湘軍之起及曾國藩之提倡 田家鎮之敗 廬州之陷落及江忠

源之戰死 吳文鎔之戰死 湖南水師之起源 湘軍第一次奇捷

曾國藩之出湖南 僧格林沁勝保之肅清直隸山東 湖北略定 國

藩初援江西 武昌三陷 江西援軍之困難 胡林翼與羅澤南合軍

向武昌 江西之大騷亂 羅澤南之戰死 江南大營之失陷 廬州

方面之平定 武漢之大定 江西軍務之起色 瓜洲鎮江之克復

江西粗定 賊軍之衰

第二十五章 英法同盟軍之入寇

廣州紳民之排外 葉名琛之外交政策 亞羅船事件 英法同盟之

成立 葉名琛與額爾金之交涉 廣州之陷落及葉名琛之被虜 四

國軍艦集天津 換約構釁 英法聯軍入都 俄訂愛璉天津條約

俄訂北京條約

第二十六章 大亂之平定

湘軍三河之敗 起復曾國藩援浙援閩援皖 湘軍肅清江西進規安

慶 湖南寶慶之警 官軍入皖苦戰 江南大營之進逼與分援旁地
江南大營之失陷 國藩初任江督之規畫 祁門督師之困難 官
軍克復安慶 左鮑兩軍肅親江西 官軍克復安慶後之規畫與戰事
浙江省城之失陷及左宗棠擢任浙撫 上海官紳之乞師與洋兵之
會防 同治初年任曾國藩之專 陳玉成之被擒 曾國荃連下濱江
要地與雨花臺之戰守 金柱關甯國水陸之捷金陵圍師之穩固 左
軍初入浙之規畫與戰事 淮軍抵滬後之戰事 偽扶王陳得才之擾
河南陝西湖北 石達開之紛擾西南各省 石達開之擒獲 淮軍收
復蘇屬各州縣進圍蘇州 湘軍攻克金陵城外各要隘水師肅清江面
蘇州之克復 蘇省各屬之收復 浙江列城之恢復 金陵大功之
告成 江西擒獲僞幼主追賊出境 陝西湖北境之肅清與川匪之撲
滅 官軍肅清福建 粵匪竄廣東全股蕩平 結論

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

本朝史

緒論

本朝史者。中國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也。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長之歷史。又其文化爲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占東洋史全體之大半。而隱與西洋史爲對待。書契以來。至於今日。歷史之著述。自官定史鑑。及私家志乘。汗牛充棟。畢世不能舉其業。然紀傳之屬。詳於狀箇人。而疏於談羣治。編年之作。便於檢日月。而難於尋始終。要之事實散漫。略無系統。可以爲史料。不可以爲歷史。歷史之要義。在於鈎稽人類之陳迹。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晚近歷史之得漸成爲科學者。其道由此。夫人類之進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貫之關繫。則歷史亦不能於彼此之間。劃然有所分割。然或因一事變起。而有足使當時大勢。面目一新。



者。史家爲便編述計。特據此類事變。以爲標準。而區分時代焉。顧歷史時代之區分。常因史家觀察之不同。而有互異之離合。日本文學士桑原鷺藏。嘗據中國本部之大勢。參考旁近各族之盛衰。而以太古至秦一統之間爲上古期。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凡千餘年間爲中古期。自五代至本朝之興七百年間爲近古期。自本朝之初。至於今日。三百年間爲近世期。其義具詳所著東洋史要。今姑用其說。大別國史爲四部。卽（第一）太古至戰國之終爲上古史。（第二）秦至唐爲中古史。（第三）五代至明爲近古史。（第四）本朝創業以來爲近世史。

學者欲知今日中國變遷之由來。及世界列國對我之大勢。則研究近世史爲尤要焉。邇來東西史家。常有倒敘之法。卽由近世之事實。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雖史篇之變體。然其用意。欲使學者先今而後古。詳近而畧遠。以養成其應變致用之知識。其諸大雅所不譏也。今畧師其意。特取本朝史（卽全書第四部）爲講述之始事。又畧以三百年來事勢之大要。分本朝史爲三大時期如左。

（一）開創時期 謂自本朝創業之始。迄三藩臺灣之平定是也。此期自 太祖征討

尼堪外蘭以來。次第蕩平塞外諸部。又破明兵。拔遼瀋。兵威所至。無不率服。天聰崇德之間。下朝鮮。臣蒙古。迄順治朝。遂入關定鼎。奄有諸夏。然當時明室諸王。尙或僱強東南。保其片土。而其遺臣宿將。亦有陰圖恢復。稱兵海外者。至康熙初。不絕。及康熙二十年。吳世璠鄭經同時殞命。然後三藩悉平。臺灣在握。海內統於一尊。而國家不拔之基成矣。

(二) 全盛時期 謂自康熙中世迄乾隆末年。凡百餘年間。是也。此期之武功。則西藏。青海。準噶爾。回疆。次第平定。境土增拓。超越前代。其外交。則尼布楚條約。使俄羅斯盡撤黑龍江畔之堡寨。而以外興安嶺以南之地。歸諸中國。其文治。則康乾兩朝。再舉鴻博科。廣刊巨籍。影響及於全國學界。文學考訂。斐然稱盛。要之此期之歷史。不特爲本朝史之全盛時代。亦中國全史中有數之境遇也。

(三) 憂患時期 謂自嘉慶初年迄於今日。百餘年間。是也。於本期內。則教匪苗族。相繼煽亂。而洪秀全以花縣匹夫。蹂躪中國本部之太半。更歷三朝。用兵十餘年。僅乃克之。外則歐人東漸之勢力。日以擴張。自鴉片戰爭以來。數與外人構兵。而每戰必敗。每

敗必喪失權利無算。至於晚近。而所謂港灣租借。鑛山開採。鐵道敷設之協約。相逼而來。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易稱易之興也。其有憂患乎。傳曰。多難所以興邦。意者異日中興之機。殆在此歟。

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

第一編 開創時期

第一章 本朝建國以前滿洲之史略

肅慎挹
莫扶餘
及沃沮

昧
韓七
部

占亞細亞大陸『中央高原』之東部。而與俄領西伯利亞及朝鮮北部壤地相接者。爲今滿洲。實維本朝創業之地。滿洲之有建國。蓋在中國唐虞時。是時通古斯族。有肅慎氏者。始通中國。當帝舜二十五年。來獻弓矢。成周之初。數入朝貢。其國界南至長白山。北抵黑龍江。東濱日本海。約當今吉林。黑龍江。及西伯利亞之沿海州等境。及後漢時。亦稱挹婁。魏晉之際。使命間至。史家記錄。常兩名互稱。而其西南。別爲扶餘。有今開原。以北千餘里地。東南別爲諸沃沮。有北沃沮。南沃沮。及東沃沮諸部。沃沮者。蓋卽窩集。滿洲語森林之義也。

北魏之世。中國分裂。而肅慎故土。亦離爲七部。在松花江沿岸者。曰粟末部。與高麗接。

粟末者。以粟末水得稱。卽松花江之古名也。在粟末北者。曰伯咄部。伯咄東北。曰安車骨部。其正東。曰拂捏部。拂捏東。曰號室部。其在黑龍江下流沿岸。當安車骨西北者。曰黑水部。在長白山附近。當粟末東南者。曰白山部。總謂之勿吉。而隋唐以來。稱爲靺鞨。則南北方言譯對之異也。

渤海

靺鞨七部。黑水粟末爲強。周武后天授元年。西歷九〇年有大祚榮者。爲粟末部長。國勢驟盛。唐睿宗封爲渤海郡王。自後改國號曰渤海。事在元宗開元元年。三七年大氏自祚榮以來。世有英主。祚榮子武藝。及從元孫仁秀。皆以賢明在位。勢益張。其屬地東瀝日本海。西接契丹。南連新羅。北羈黑水以下諸靺鞨部。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官府制度。燦然大備。隱爲東方雄國。仁秀之後。四傳至譚譚。國勢浸不振。當是時。通古斯族別部契丹。自南北朝以來。旣據有內蒙古東部一帶地。及唐昭宗天祐四年。九二七年有耶律阿保機者。統治契丹。乘渤海之衰。數與構兵。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年遂拔其國都忽汗城。(今吉林甯古塔附近)徙其名帳千餘戶於燕。渤海以亡。

女真

當渤海之衰。而黑水靺鞨。又次第恢復其舊土。號曰女真。及契丹滅渤海。女真西南部

滿洲
起
原稱

之在混同江（即松花江）附近者。隸契丹籍。謂之熟女真。其東北部之散在黑龍江至長白山之間者。不隸契丹籍。謂之生女真。生女真別部。有定居阿勒楚喀河側者。曰完顏。宋仁宗寶元時。八年^{〇三}烏古迺爲完顏部長。役屬鄰近諸部。勢力漸振。遼（契丹國號）以爲生女真節度使。烏古迺死。其後嗣皆務闢境土。寢以盛強。自烏古迺五傳。至其孫阿骨打。以宋徽宗政和三年。三^一爲女真主。翌年。遂叛遼獨立。是時耶律氏世衰。阿骨打乘之。數破遼兵。征服混同江附近諸部。政和五年。五^一建國號曰金。稱皇帝。是爲金太祖。金之先世。或言來自新羅。蓋亦通古斯族之一種。本名珠里真。後誤爲女真。亦曰慮真。意即肅慎之轉音也。金稱帝凡百二十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四^二_三爲中國蒙古聯軍所攻。國亡。元既混一區宇。分設萬戶府。鎮戍其地。而其遺族。尙散居混同江南北。各仍舊俗。從事射獵。設官牧民。隨俗爲治。明初疆圉。東盡於開原。鐵嶺。遼瀋。蓋其東北之境。爲政府實權所不及。永樂初。倣唐羈縻州之制。分建衛所。僅具空名。而女真舊部。皆各戴君長。割據一隅。不相服屬。本朝之先。卽女真別部之一也。滿洲之名稱。義出佛教。本印度語。以清文考之。二字本皆平讀。音近曼珠。本朝創業之

初，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曼珠師利者，卽曼殊室利，爲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之本師。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當時建號之義，實取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無可疑也。

第二章 創業之始及塞外各部之征服

發祥之
由來

當遼金末造，女真別族，有名布庫里雍順者，始建國於長白山東南鄂謨輝。亦作俄之野，居鄂多理。亦作俄城。相傳布庫里雍順爲天女吞朱果所生，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天女錫之姓曰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里雍順。時鄂謨輝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搆兵相仇殺。適一人取水河步，見一男子，藉柳枝野蒿，端坐其上，察其貌非常，歸以語衆。衆皆趨問，答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以爲神，迎至家。三姓者，議推爲主，遂妻以女，奉爲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鄂多理城者，在瑚爾哈河源勒福善河西岸，去甯古塔西南三百餘里，近金上京地。其後數世，不善撫其衆，國人叛之，戕其宗。有幼子名范察者，遁荒野得免。數傳至肇祖，生有智略，慨然有恢復之志。計誘先世讐人之後四十餘人，至呼蘭哈達山下，誅其半，以雪祖讐，釋其半以爲用，遂定

當時滿洲之形勢

居赫圖阿拉。今興京是也。肇祖四世孫爲興祖。興祖有子六。景祖居第四。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地。其餘五子。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居。近者距五六里。遠者二十里。並稱甯古塔貝勒。景祖多才智。率諸貝勒征滅鄰近部落之雄傑者。拓地漸廣。景祖第四子爲顯祖。顯祖長子爲太祖高皇帝。開創之業。由是成焉。恭讀乾隆四十二年高宗上諭。『史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誤爲滿洲。其實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又云。『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是可知本朝之先。出於靺鞨之後裔。而與渤海金源同族也。

太祖高皇帝。以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生。偉軀大耳。聲如洪鐘。長有武略。英雄蓋世。國人號曰聰睿貝勒。當時女真部落。大別爲四。(一)滿洲部。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二)長白山部。曰訥殷。曰珠舍哩。曰鴨綠江。二部皆明建州衛地。在遼瀋之東。(三)東海部。亦謂之渥集亦作高集部。曰瓦爾喀。曰庫爾哈。庫亦作虎是爲明野人衛

尼堪外
及滿洲
之五部
征服

地。東際日本海。跨有今吉林及西伯利沿海州境。(四)扈倫部。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是爲明海西衛地。當滿洲諸部之北。海西衛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偏處關原鐵嶺。爲朔邊障蔽。此諸國皆城郭土著。以射獵爲業。已變行國而爲居國。各據一方。弱肉強食。而扈倫四部。最爲雄長。與中國相結。明亦利用之。以爲外援焉。萬曆十一年。三年五入。太祖年二十五。始起兵攻尼堪外蘭。爲景顯二祖復讐。尼堪外蘭者。故顯祖部人。居蘇克素護部之圖倫城。(吉林城西南五百六十里)陰結明甯遠伯李成梁。合軍攻古喀城。吉林城西南五百五十里。屬蘇克素護部。城主阿太章京者。故建州衛都指揮王杲之子。其妻又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而太祖之從姊也。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引兵入城。城據山依險。守禦甚堅。尼堪外蘭覺其難下。給城中人使殺其主出降。已而盡屠之。並害二祖。太祖聞之大怒。詰明邊吏。明遣使謝過。歸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四。封龍虎將軍。復給建州衛都督敕書。太祖又請明使。執送尼堪外蘭。使者不許。太祖飲恨。日夜以復讐爲念。及是年五月。乃親率遺甲十三副。攻圖倫城。尼堪外蘭諜知之。遁保嘉班城。(今

九國聯
軍之敗

承德縣東一百十里嘉班山之東。八月。太祖追之嘉班。尼堪外蘭奔至撫順所。欲入明邊。邊兵擊逐之。不得入。乃攜其子及近屬兄弟。逃於鄂勒琿。〔今齊齊哈爾城西南三十餘里〕築城居之。時諸部中隔。追兵不得越境至。太祖乃次第攻服近部。爲進兵之計。自萬曆十二年四一五八至十四年六一五八。太祖累征棟鄂。渾河。蘇克素護。哲陳諸部。克其要塞。遂以十四年七月。進攻鄂勒琿。尼堪外蘭逃至明邊。太祖遣使者齋薩等四十人往請。邊吏執尼堪外蘭。付齋薩殺之而歸。明自是約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並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通互市。十五年七一五八。太祖復親征哲陳部。斬其部長。十六年八一五八。又克完顏部。於是滿洲環境五部皆服。遂北向將與海西諸國爭雄矣。

時海西衛四部。葉赫最強。爲塞外諸國盟主。會太祖既統一滿洲。又以萬曆十七年九一五八。收鴨綠江部。盡有其衆。疆域日廓。葉赫貝勒納林布祿聞之。恐不利於己。乃遣使本朝。以均勢之說相要挾。『謂扈倫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割地與我。』太祖不應。葉赫乃糾合諸國。同盟來攻。萬曆二十一年三一五九。九

月。扈倫四部。葉赫。哈達。輝發。烏拉。蒙古三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長白山二部。珠舍哩。訥殷。九國聯軍入寇。衆凡三萬。陣渾河北岸。太祖引軍至札喀城。今興京城西北六十里有札喀山。諭將士曰。『烏合之衆。其心不一。殫其前鋒。必反走。走而乘之。必大克。』遂移軍古疇山。據險而陣。發百騎挑戰。葉赫西城貝勒布寨。科爾沁貝勒明安。先衆突進。布寨墜馬被殺。明安陷淖易馬道。聯軍遂潰。太祖乘勝逐北。斬級四千。俘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是年。遂滅珠舍哩。訥殷二部。於是葉赫知兵力不敵。遣使修好。布寨子布揚古。約以女弟歸。太祖納林布祿弟金台石。約以女妻。太祖次子代善。是歲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也。

扈倫四部之滅亡

葉赫既與本朝和。欲以遠交近攻之策。統一扈倫。恢張國勢。會哈達內亂。葉赫遂乘間侵之。哈達具勒孟格布祿。乞援於明。不應。請入捍邊。亦不許。於是遣質子至本朝告急。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太祖遣兵往援。納林布祿聞之。投書哈達。誘其貝勒曰。『汝執滿洲援。將盡殲其軍。則吾妻汝以女。』孟格布祿惑其言。會事洩。太祖親往征之。生擒孟格布祿。盡服哈達屬城。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明遣使詰滅鄰之故。乃復其子武爾古岱。

歸國。已而葉赫兵數侵哈達。太祖詰明，明不問。哈達歲饑，乞糶於開原，亦不與。哈達復來請降。於是明失其南關。而是時輝發貝勒亦以所部多叛歸葉赫故，遣子來質，欲以樹援。尋又爲葉赫所惑，索歸其質子，以質於葉赫。且築重城爲拒守計。萬曆三十五年_{七十六}。太祖親征輝發，滅之。先是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以九國聯軍之敗被擒。既而太祖釋之，使歸主其國。且妻之以宗女。及是年，瓦爾喀部費優城（琿春城北二十里）長以五百戶來歸。太祖遣兵迎之。布占泰引兵要諸途，戰敗請和。四十年_{一六六一}。復背約侵渥集部屬之庫爾喀路，且謀奪貝勒代善所聘葉赫女。太祖大怒，率兵問罪，沿烏拉河而行，克其臨河五城，盡焚其廬舍糧聚。布占泰窮蹙謝過。太祖凱旋，經伊瑪呼山（吉林城西南五百餘里）留兵千人戍焉。已而布占泰背約，謀遣質子於葉赫。復欲娶代善所聘女。於是戰端再開。四十一年_{一六六二}。大軍征烏拉，至伏爾哈城（吉林城北五十里）布占泰以兵三萬逆戰於城下，烏拉兵大敗。太祖乘勝拔其城。布占泰收敗卒欲入不得，遁之葉赫。烏拉亦亡。太祖乃遣使諭葉赫貝勒，使執送布占泰。葉赫不與，且使使告於明日。『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

明。』明使游擊馬時相、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守衛葉赫。葉赫貝勒布揚古既得明援，竟以金台石之女許字代善者，改適蒙古。事在萬曆四十四年。太祖天命元年也。一六六一翌三年。一六六二太祖既以七大恨誓師伐明，降撫順、克清河，遂以天命四年。一六六一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大軍深入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於明，於是明有四路之師。太祖覆其軍二十萬。（語在後章）是秋，克開原、鐵嶺、拊葉赫，背遂進逼其東西城。時貝勒金台石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東城先潰，金台石登臺固守，縱火焚屋宇，旋被執，不屈而死。布揚古以西城降。明守兵千人死焉。於是明復失其北關、海西衛四國盡亡。

東海諸部之降

滿洲、長白山、扈倫諸部，既先後降服，同時復以兵力及懷柔政畧平定東海。東海諸部，在吉林甯古塔以東，東南濱日本海。其中瓦爾喀者，在今烏蘇里江上流，至綏芬河以西，濱海一帶，皆其部落，與朝鮮咸鏡道相鄰。太祖嘗遣長子褚英，征服其安楚拉庫路屯寨二十餘。萬曆二十六年，即一五九八年。其後十年，瓦爾喀部費優（琿春城北二十里）城長，以五百戶越烏拉境來降，尋又攻克其綏芬雅蘭等境。先是瓦爾喀部衆，頗有流寓朝鮮

者。萬曆三十七年。^{九一六}本朝爲之請於明。明爲諭朝鮮。察還千餘戶。及太宗天聰元年。^{七六二}大舉伐朝鮮。瓦爾喀部人之在其國者二百餘戶。皆來歸。天聰九年。^{三五六}復命武巴海。取道甯古塔往征之。平阿庫里。尼滿等部。明年復分兵四路。各攜嚮導。^年造海剏。次第收其濱海島丁。自是瓦爾喀大部皆服。庫爾哈者。佔虎爾哈河（卽瑚爾哈河）下流地。約當瓦爾喀部西北。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嘗命額亦都俘其札庫塔（今琿春城西一百二十里有札庫塔城址）人。並降其附近五百戶。天命二年。^{八一六}虎爾哈部長納哈達。率百戶來歸。饗禮備至。部衆感服。乞留者甚衆。且轉招其族屬。尋復遣師收其丁壯。至崇德八年。^{三六四}又遣阿爾津等。征服其部衆之散居黑龍江下流地者。於是虎爾哈亦平。外此東海小部。若諾羅路（在烏雅里江西側支流諾羅河附近）若赫哲（黑龍江下流兩岸）若薩哈連路（錫赫特山脈東北麓濱韃靼海峽）若鄂倫春（黑龍江下流西岸）皆以次降附。而兵威所及。直抵海中庫頁島（即日本所謂樺太島。今屬西伯利沿海州名薩哈連）於是自黑龍江口以南。圖們江口以北。濱海部落。及其附近大小羣島。盡入於本朝之版圖焉。

黑龍江
部之降

是時黑龍江上流北岸。至外興安嶺之麓。復有索倫部。當太祖朝。大兵嘗一渡黑龍江下流。然未嘗至索倫。及天聰九年。^{一五六三}索倫部長有入貢者。太宗聞其俗善騎射。乃命副都統霸奇蘭。率兵渡江收其壯丁。其後叛服無常。至崇德五年。^{一六四〇}復遣穆什哈等征之。俘獲甚多。^{一六四一年}又調蒙古兵。征其叛衆。索倫悉平。自是遼金以來。同文同種。散處中國東北境之部落。始有所統一。而根本既固。乃得併力壹志。從事於中原矣。

開國兵
制及法
畧之概

先是太祖削平諸國。創定兵制。每三百人設一牛象額眞。^{今佐領}五牛象設一甲喇額眞。^{今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今都統}每固山額眞左右。設兩梅勒額眞。^{今副都統}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其後增設四旗。幅之黃白藍者。緣以紅。幅之紅者。緣以白。共爲八旗。其行軍之法。地廣則八旗並列。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撓越。凡交戰。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馬他處。相機接應。每一牛象。掣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象勿離。如離本羣。執而詰問之。甲喇牛象等官。

太祖伐
明之原

不以所頒法令申誡軍衆者。各罰馬一匹。若諭之不聽。敢違軍令者。論死。凡攻城。不得一二人爭先競進。若一二人輕進負傷者。賞不及。雖戰死不爲功。列陣既定。然後先登者。則錄其功。有一二人先登陷城。卽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鳴螺。衆軍則聽螺聲而並進焉。其內政。則萬曆十五年七一五八始定國政。禁悖亂。戢盜賊。法制稍稍立。尋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札爾固齊蒙古語理事官也十人。佐理國事。凡聽斷之事。先經札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大臣。五大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有冤抑。乃令訟者跪上前。再詳問之。明覈是非。故吏不敢欺。民隱上達。國內大治。

第三章 遼東之戰爭

萬曆四十四年六一六一 太祖始建元天命。定國號曰滿洲。時海西四國已平其三。獨葉赫恃明援不下。太祖乃定議先挫明兵。次及葉赫。先是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

太祖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訂兩國臣民各守邊境之約。敢有竊踰者。毋論滿漢人。見之殺無赦。遂建碑於沿邊諸地。及葉赫告急。明以其爲北關要地。不利其亡。既

遣礮兵爲之守衛。又駐軍開原以備不測。太祖乃投書撫順所游擊李永芳，訴葉赫渝盟之罪，請其嚴守中立，以不得要領而還。尋明巡撫都御史郭光復遣遼陽材官蕭伯芝、僞稱都督，盛具儀仗入境，揚言天使儼臨，責郊迎禮。太祖迎之道左，供張甚盛。伯芝詰比年絕貢之故。太祖從容權詞答之，厚贈遣歸。將別，太祖笑謂之曰：「汝是遼陽無賴蕭子玉（伯芝字）安得假稱都督，責我郊迎，我非不能殺汝，顧不忍貽大國羞耳。」嗣是益知明易與。而明邊民每歲越境盜採稜礦，及森林果蔬之屬。天命元年，太祖遣大臣扈爾漢執殺越邊竊盜者五十餘人。廣甯巡撫李維翰遣使詰問，堅請執殺人者抵罪。太祖不得已，取所俘葉赫兵十人，至撫順關殺之，嫌隙愈深。太祖乃廣儲蓄利器械，盡收諸部精銳，休養二年。及天命三年，一六八一乃決議伐明，以大恨誓師，其意如左。

- (一) 明邊吏輕用尼堪外蘭之謀，無故啟釁，害及景、顯二祖。
- (二) 明不守盟約，逞兵越界，衛助葉赫。
- (三) 明邊民每歲踰境行竊，依約當殺，而明又以擅殺爲詞，奪取十人，抵罪邊境。

撫順及
清河之
役

(四) 明越境以兵助葉赫，致其許字滿洲之女，改適蒙古。

(五) 滿洲人民於柴河三岔撫安等路，(按明時以三岔河北地與三衛駐牧諸路

皆約當今鐵嶺縣東南境) 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

(六) 葉赫渝盟召釁，而明乃偏信其言，遣使詬詈，肆行陵侮。

(七) 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既被征服，明又脅復其國。

於是發步騎兵二萬，分兩路以進，令左翼四旗兵取東州(承德縣東南一百十里)及嗎哈丹(興京城西南二百十里)二堡，而太祖自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乘夜雨新霽，馳抵撫順，降游擊李永芳，尋毀其城而還。廣甯總兵張承蔭等聞警，率兵一萬來追。太祖迴軍相拒，會大風，西向揚塵撲敵營。太祖順風縱擊，敵兵不支，自張承蔭以下，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皆戰死。於是廣甯巡撫李維翰遣使議和，並欲索還俘獲。太祖拒之。是秋，圍清河城，副將鄒儲賢悉衆固守，攻城兵樹雲梯，冒矢石而上，守兵遂潰。儲賢及兵萬人殲焉。明邊大震。

翌年一六六一 太祖既征葉赫，振旅而還，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分四路來攻，每

路兵六萬。定議山海關總兵杜松等。由渾河出撫順關。撫順所迤東二十里。是爲左翼中路軍。遼東總兵李如柏等。由清河出鴉鶻關。當在今鳳皇城西北境。是爲右翼中路軍。開原總兵馬林等。由開原合葉赫兵二萬出三岔口。是爲左翼北路軍。遼陽總兵劉綎等。會朝鮮兵二萬出寬甸口。鳳皇城東北二百九十里。是爲右翼南路軍。約合趨興京。時明御史王象恆。力言敵無釁可乘。出塞非策。而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日發紅旗趣進兵。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師。太祖斂兵城中。戒嚴以待。三月朔。各路偵卒皆以敵兵告。太祖議以南北二路。山險道遠。敵不能卽至。當先敗其中路軍。而杜松素勇敢輕敵。先期出撫順關。策馬絕渾河而南。軍多溺死。以三萬餘衆屯薩爾濟山。與京城西一百二十里。而自引兵二萬。圍鐵背山上之界藩城。時太祖方發夫役運石築界藩。以騎兵四百衛之。及是城役萬五千。及衛兵等。據吉林厓（鐵背山迤南）以拒。太祖命諸貝勒以二旗兵萬五千人援界藩。而親率六旗兵四萬五千。攻薩爾濟大營。

兩軍既遇。日中交戰。忽晦冥。咫尺不相見。明兵列炬以戰。太祖縱兵。從暗擊明。萬矢

悉中。而明兵從明擊暗。彈丸皆中柳林。六旗兵無一傷者。時杜松方督軍仰攻吉林厓。守厓騎兵。率役夫自山馳下衝擊。而援界藩之二旗兵適至。夾攻明兵。杜松中矢陣歿。士卒死者無算。轉尸蔽渾河而下。於是左翼中路軍先敗。馬林率北路軍陣富勒哈山（鐵嶺縣東南百里）。東北尙間厓之麓。環營濬濠。外列火器。內駐騎兵。而別軍之爲應援者。一軍據斐芬山。開原道潘宗顏督之。一軍屯幹輝鄂謨。游擊龔念遂督之。各距尙間厓數里。皆列大車。持堅盾。太祖督諸貝勒移軍北進。與龔念遂軍遇。大敗其衆。念遂死之。乃進薄尙間厓。馬林軍內外相合。自西突至。太祖所部倉卒應戰。後先不相待。縱馬馳驟。人自爲戰。明軍力盡。死傷相屬。厓下河水爲之赤。馬林引殘卒走開原。而潘宗顏軍尙固守斐芬山。太祖乘勝突入。推其堅盾。一軍盡覆。葉赫兵於中途聞敗報遁還。於是北路軍亦敗。是時劉綎軍已自南路深入。沿途焚柵寨。破防軍。殺駐防官額爾訥額赫。近逼興京。太祖聞警。急遣大臣扈爾漢。貝勒阿敏。先後引兵往禦。諸貝勒絡繹馳歸偵探。而太祖自督大軍繼進。綎軍部勒嚴整。行止有法。礮車火器甚練。太祖患之。使降卒持杜松令箭往。詭言松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以道狹。乃分軍

爲四。而自率所部精銳爲前軍先入。至阿布達里岡。將登山列陣。而四貝勒（當時太宗之稱）已引右翼兵先登。據高下擊。大貝勒代善。又引左翼兵出山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給入敵營。前軍遂潰。綖欲退整後軍。而倉卒無所措。力戰以死。後軍相繼繼焉。諸貝勒既破綖軍。乃乘勝而南。迎擊康應乾所部步兵。及朝鮮兵。會大風驟發。敵軍火器皆反擊。以是不支。應乾遁走。朝鮮都元帥姜功烈。以其餘卒降。於是南路軍又敗。楊鎬聞三路兵相繼覆沒。急檄召李如柏等還軍。如柏率右翼中路軍歸。是役也。明傾中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分道深入。號稱四十餘萬。而太祖以四五萬衆。并力破其一路。五日之間。敗其全軍。所獲以鉅萬計。明與本朝之興亡。實肇於此。

開原
之役

馬林既遁保開原。旋於是年六月。爲大軍所攻。林出守兵大半分陣四門外。而自督餘衆。登陣固拒。攻城兵乘虛掩上。陣兵四潰。自馬林以下。內外守兵皆戰死。踰月。太祖遂進薄鐵嶺。城外各堡兵聞警。馳入守禦。力竭城潰。游擊喻成名等殉之。自開鐵旣下。而葉赫以勢孤援絕。不能復支。以是年八月國亡。於是全遼岌岌。明廷震動。論者皆以

楊鎬輕於一擲。虧損國威。交口議其得失。黃道周博物典彙。嘗引當時史家之說論其事曰。『建州（按謂本朝）彈丸地。嚮資清（清河）撫（撫順）之纒。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既下不爲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宜葺殘壘。時以輕騎擾彼耕牧。計可坐制。乃銳語出塞。早漏師期。深入重險。棄輜重以資之。敵勢始張。原海西密邇開鐵。爲我屬國。與建州及西部（按謂喀爾喀察哈爾喀喇沁等部）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勝上策。而竟翦焉胥覆。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耶。』以上據開國方略錄入此以明季邊事之敗壞。爲四路之師之結果。雖未必爲探本之言。然其論當時形勢。固有足供吾人之參考者也。

楊鎬既敗。熊廷弼代爲遼東經略。專以固守不浪戰爲目的。時新敗之後。軍民四散。數百里無人迹。廷弼兼程冒雪。巡視扼塞。招流亡。繕守具。得兵十八萬。分布沿邊要地。令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更選精銳爲游徼兵。乘間迭出。以俟機會。然廷弼性剛。不能容物。會熹宗新立。朝臣忌廷弼者。交章劾其不戰。廷弼乞罷。政府以袁應泰代之。應泰長於吏事。然非將材也。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謂不急收

之。且爲敵有。乃招降數萬。處諸遼瀋二城。議者多言收降太濫。恐中雜間諜。禍且不測。請徙諸他地。應泰不聽。而降人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多有通款本朝者。

瀋陽之役

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三月。太祖進攻瀋陽。距城七里而軍。初。歐洲葡萄牙兵之至北京者。見邊患方亟。自請助戰。以數寡。不足用。乃盡獻其精銳巨礮。以備戰守。至是。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分守瀋陽。環城掘濠。塹數重。繞以牆柵。列巨礮其上。守具甚堅。世賢勇而無略。太祖遣偵騎挑戰。陽敗誘之。世賢逐北。途遇伏兵。乃退歸城下。而濠梁爲城中間諜所斷。欲入不得。身中十四矢。世功引兵救之。相繼戰死。城遂潰。而明兵之屯成渾河以南者。聞警赴援。游擊周敦吉、都司秦邦屏、總兵陳策等。督四川兵渡河。陣其北。副將董仲揆（董仲實）等。統浙兵陣河南。太祖遣右翼四旗襲擊川兵。屢却復前。卒殲其衆。遂渡河圍浙營數匝。營中火器交發。殺傷甚多。俄而火藥盡。仲揆等猶揮刃奮戰。各殺十餘人乃死。是役。明以萬餘人。敵數倍之衆。雖力屈而覆。實爲遼東用兵以來第一血戰。

遼陽之役

瀋陽已拔。太祖集諸貝勒大臣議曰。『今敵兵大敗。宜乘勢長驅。以取遼陽。』遂悉衆

而南。時遼陽爲遼東首府，經略在焉。應泰聞警，乃決太子河，引水注濠，環以火器，而自督諸將出戰。太祖遣左翼四旗及護軍精銳夾擊之。又令軍士囊土運石，塞城東水源。諸軍渡濠奮登，據其一隅。官民驚擾，有乘夜縋城而逃者。而城內守兵猶列炬拒戰，達旦不息。應泰督戰城樓，見事不可爲，從容佩劍印自縊死。巡按御史張銓被執，或勸之降，且以高爵相許。銓曰：『吾受朝廷深恩，若降順苟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惟知一死而已。』卒不屈自縊。其餘官吏將士殉節者尙十餘人，而居民皆啟扉迎降。夾道俯伏呼萬歲。於是遼河以東，堡塞營驛及海蓋金復，諸衛大小七十餘城俱下。太祖會貝勒諸臣議曰：『遼陽之地，爲明與朝鮮蒙古接壤要區，宜卽居之。』遂定議遷都。

第四章 遼西之戰爭

明廷聞遼瀋繼失，乃盡謫諸臣，前劾廷弼者復詔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爲廣甯巡撫。時廣甯屠卒僅千，化貞招集散亡，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蒙古，人心稍定。乃建議分兵屯戍遼河西岸，及諸要害。迨廷弼入朝，請於廣甯厚集步騎，制敵全力。而於天津

登萊各治舟師。分擾遼東半島沿岸。增設登萊巡撫如天津制。而經略駐山海關。居中節制。名曰三方布置策。今括其大意列表如左。

山海關…經略…節制三方…

(一) 廣甯……巡撫…統率陸軍

(二) 天津……巡撫

統率海軍

(三) 登萊……巡撫

經撫不和問題

廷弼既任經畧視事。以化貞分兵屯戍之議。為不可行。疏言『兵分則力弱。若一營不支。則諸營俱潰。故當悉聚大兵。固守廣甯。而遼河上但當遣兵游徼。示敵不測而已。』化貞以所議不行。心憾廷弼。而經撫不和之事起。先是遼陽之失也。都司毛文龍。引逃民渡海至皮島。(今海洋島)編島民為兵。分布哨船。與登州相犄角。會鎮江堡。(鳳凰城東南百二十里)軍人有潛通文龍者。文龍引兵襲殺鎮江守將。報捷化貞。時廷弼方疏請遣使朝鮮。令連營鴨綠江上。助我聲勢。以實行三方布置之主義。而化貞遽以鎮江奇捷入告。化貞為人剛愎。不習兵事。既與廷弼反對。則日夜思得倖勝。以相陵駕。妄意李永芳在敵中。可為內應。蒙古助兵可得四十萬。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

廣甯之
降

不問。而欲以安坐取全勝。兵部尙書張鳴鶴篤信其言。所請無不允。廷弼以部臣有意掣肘。頗不能平。由是與鳴鶴交惡。及化貞捷奏入。舉朝大喜。議令諸鎮海陸並進。相機規復。而趣廷弼出關。節制其間。廷弼貽書京師。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連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舉朝皆不直之。陰黨化貞者益多。自八月至於十一月。化貞凡五出師。輒以無功引還。廷弼乞敕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是時大學士葉向高。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議令化貞毋受廷弼節制。於是朝臣自閣部逮言官。皆助化貞。其表同情於廷弼者。數人而已。熹宗令羣臣議兩人去留。議未決。而太祖已督兵渡河圍西平堡。〔廣甯縣境東距遼河二十里〕守將羅一貫以城潰戰沒。時天啟二年正月。而天命七年一六二六年也。於是化貞用游擊孫得功謀。盡發廣甯兵畀之。使偕祖大壽會別軍往援。至平陽橋堡。〔廣甯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甫交戰。得功先奔。別軍亦潰。祖大壽走覺華島。〔今菊花島在遼東灣西側〕太祖方頓軍沙嶺。〔廣甯東南一百五十里〕不進。而得功陰爲內應。揚言敵已薄城。居人驚潰。化貞不知所爲。踉蹌西走。至大凌河。遇廷弼哭。廷弼哂

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乃以所部五千人授之，使爲殿，盡焚積聚，護難民先後入關，得功以廣甯迎降。太祖整軍入，而化貞已走二日矣，遂進克義州。其餘城堡望風降者凡四十餘，乃留諸貝勒守廣甯，而盡遷遼西降人於河東。北京政府速化貞，兼罷廷弼聽勸，獄具，二人並論死。

孫承宗
袁崇煥
之布設

先是邵武知縣袁崇煥，以邊才被舉，破格擢兵部主事，及廣甯師潰，王在晉繼廷弼籓邊，議專守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關，徧閱形勢，還言：「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議壯之，進擢僉事，使監軍關外。崇煥至，則經理軍事，安置游民，夜行荆棘，猛獸間，諸將稱其勇。旣而在晉議於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置兵四萬守之。崇煥以爲非策，議當守甯遠。政府不能決。大學士孫承宗請身往定之，竟是崇煥議。歸言在晉不足任，乞自往督師。承宗才不下廷弼，而器度過之。比之任，乃使崇煥築甯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又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餘萬，造甲仗無算，開屯田五千頃。而崇煥亦忠勤稱職，誓與甯遠共存亡。由是遠近歸赴，竟成巨鎮。至天命十年^{一五六}，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恢復遼河以西舊地。

太祖自征服遼陽後，命於城東五里營新城，備宮闕之制，建爲東京。旣而知瀋陽形勢尤要，復下遷都之議。諭言瀋陽形勝地，若有事明邊，則西渡遼河，路直且近。北伐蒙古，則二三日可入其境。南征朝鮮，則可由清河路以進。於是就建新都。於天命十年二月^{五六}三月遷焉。是爲盛京。比歲旣有事建築，復值承宗在邊，無懈可擊。而毛文龍又數遣部將侵擾鴨綠江沿岸及長白山左右，以相牽制。故終承宗督師之日，明邊未嘗被兵。承宗功旣高，內爲閹黨所忌，日夜相排擠，竟於是年十月去之，而代以高第。第素懼怯，以關外爲不可守，乃盡撤要害諸城守具，及將士入關，委粟十餘萬石，死亡載道，並欲撤甯遠前屯。前屯衛城在甯遠城西南百二十里^二。城。袁崇煥方爲甯前道，誓死不去。太祖察形勢旣變，以天命十一年^六大舉渡遼，抵甯遠，繞出城西南，橫截山海關通路而軍。崇煥偕大將滿桂等刺血誓師，堅壁清野以俟。詰城中間諜，又檄關上守將。甯遠將士有逃至者，悉斬^一。人心始定。翌日，大軍進攻，戴盾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煥令閩兵發西洋巨礮，一發傷數百人，再攻再却，圍遂解。太祖二十五歲用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獨於甯遠一城，卒不能下，不憚者累日。時明關外軍餉，皆以海

運積覺華島。太祖乃遣兵襲之，悉焚其舟車糧草而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明廷聞之，削第麒職，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甯遠。是年八月，太祖高皇帝崩，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和議之
相左

甯遠圍解，崇煥意漸驕，疏請移滿桂於他鎮，而王之臣持不可，以是有隙。朝廷慮其債事，乃移之臣督關內，而以關外專任崇煥。自錦州大小凌河諸城，守具旣撤，甯遠無外障。崇煥數欲乘間修復，以備持久，及聞本朝遭大喪，因欲藉外交政策，爲緩兵之計，且欲利用宗教勢力，爲和議之介紹。於是遣使偕刺麻僧一人致弔，微示修好之意，因以覘虛實。是時，太宗方將用兵朝鮮，亦欲藉和議羈縻中國，得專力南下，自是使命往復，各主張己國之權利，互相要求，以爲議和之條件。今據當時兩國外交文書，條其大要如左。

(甲) 本朝所要求者

(一) 償金及歲幣。明廷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段百萬匹，布千萬匹，爲修好之禮。旣和之後，明每歲當納金一萬兩，銀十萬兩，段十萬匹，布三十萬匹，而本朝

亦願以東珠貂皮人稜若干相報

(二) 分定國界。山海關以內歸明。遼河以東歸本朝。凡遼西地方所有城堡。明人不得加以修葺。

(三) 修正國書格式。凡兩國通問書式。明皇帝不得與天並列。而明諸臣亦不得與本朝尊號並列。各當遞降一格。

(乙) 崇煥所要求者

(一) 遼東之還付。本朝當將已經占領之遼東地方。及所俘獲之官民男婦等。酌議還付。

(二) 朝鮮之撤兵。本朝當撤回征伐朝鮮之兵。並約以後不再用兵該國。

時明已召王之臣還朝。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及和議聞。朝旨以爲非計。數相戒諭。崇煥雖持之甚堅。而兩國意見相左。不得要領。乃汲汲修諸城守備。而本朝南下之師。所至大捷。朝鮮舉國乞降。以天聰元年四月凱旋。自是形勢又一變。和議遂破。五月。乃大舉攻遼西。時大凌河城工未畢。總兵趙率教守錦州。大軍圍之不克。乃移薄

宿錦之
攻守

甯遠軍城北。崇煥令諸將背城據濠。列軍營火器以拒。大軍佯退誘之。明兵堅壘不動。於是攻城既不下。野戰又不克。復回攻錦州。濠廣不得進。士卒死傷甚多。乃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甯錦大捷。而魏忠賢乃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罷歸。以王之臣代之。復議撤錦州。專守甯遠。

毛文龍
之伏誅

未幾。熹宗崩。忠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明年。崇煥復起視師。上言『恢復之策。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且言『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當是時。毛文龍以總兵設鎮皮島。自天命以來。數侵擾遼東。爲本朝患。然短於將略。戰輒不利。歲糜餉無算。前後章奏。多虛張失實。又桀驁自用。部下健卒。不下二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甫受事。卽欲誅之。天聰三年六月。乃伏甲。邀文龍校射。比其至。遽命去冠帶。就繫縛。數以斬罪十二。遂誅文龍。明廷方倚崇煥。得報亦不之罪。文龍旣死。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遂有叛去者。而崇煥亦卒。以是見疑於朝廷。時。太宗以遼西有備。憎崇煥殊甚。乃議取道蒙古。拊直隸之背。是年冬。遂連合喀喇沁等部。使爲嚮導。由喜峯口毀邊牆入。圍遼化。巡撫王元雅以下。憑城拒守。城破皆死。

太宗之
反間計

之。趙率教聞變入援，亦戰歿。思宗命薊遼總督劉策控石門，防大軍西軼。而大軍已趨薊州，遂越三河，略順義，進薄京師，與總兵滿桂相拒於德勝門外。城上發礮助戰，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入城休戰。大軍移屯南苑，會崇煥自山海關兼程入援，督諸路勤王軍營廣渠門外。太宗用反間計，謂與崇煥有密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時都人既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而朝士亦以其前主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思宗前聞崇煥擅殺大將，疑其有異志，及是謗言日至，即召崇煥入城，下之獄。崇煥既罷，明廷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尙書梁廷棟及滿桂爲之。屯西直安定二門，而命大學士孫承宗移鎮山海關。已而太宗分兵下固安，良鄉，復回軍至蘆溝橋，破副總兵申甫車營，進次永定門。滿桂督諸軍迎戰，以衆寡不敵，戰死。京師大震，時諸將爭請攻城。太宗笑曰：『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尙強，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天命。』乃移軍越通州而東。是時庶吉士劉之綸以知兵名，製木爲西洋大小礮，及新式戰車，皆輕捷便用，遂超擢侍郎，率所募敢死士，屯遼化城外。天聰四年，一六三正月，大軍既拔永平，以三萬騎回擊之。綸發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

礮裂軍亂。之綸誓死不退。軍復奮鬪。亘十二小時。全軍盡沒。之綸身被兩矢。亦死。大軍遂拔遷安。灤州皆留兵守之。尋分兵向山海關。副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甯。昌黎皆堅守不下。復遣書議和。取道冷口關而歸。當是時。總兵馬世龍統諸路援師二十萬。蹙大軍後。而孫承宗督祖大壽等守山海關。東西相應。援乘大軍之歸。以五月規復灤州。貝勒阿敏方擁重兵屯永平。見明軍勢盛。先後召遷安及遵化守將。棄城偕遁。明軍追擊之。襲殺甚衆。於是關內四城皆復。

長山之役

五年。一六三三 太宗以明軍制勝之道。在利用火器。思有以抵制之。乃招徠明工匠。製造紅夷大礮。而令降將演習之。至八月。遂用以攻大凌河。時承宗既恢復關內。更理關外舊疆。議并力先築大凌河城。而巡撫邱禾嘉不用命。同時兼築他城。大凌工築甫半。而大軍驟至。圍之數周。禾嘉自甯遠馳入錦州。與總兵吳襄宋偉等合軍。逾小凌河赴援。太宗分軍迎戰。見其列陣嚴整。引還伺之。明兵夜趨大凌河。陣長山口。（在錦州府城東南峰巒連亘四山錯列因名）距城十五里。太宗督兵二萬進擊。宋偉等堅陣不動。乃率兩翼騎兵突陣。營中火器震天。右翼兵冒彈丸先進。偉奮力督戰不退。而

別軍之屯吳襄營東者亦發大礮火箭攻之。時黑雲起，風從西來，襄縱火相逼，忽大雨反風，襄以營燬先走。宋偉督戰至晡，以力盡引退，爲伏兵所截，失士卒無算。於是祖大壽堅守大凌河不出。至十月，城中援盡糧絕，殺人馬以食，商民三萬，僅存三分之一。太宗令聲礮揚塵，詭爲援兵誘之。大壽出城，敗還。旣而錦州援兵四萬果至，城中聞礮，疑不敢出夾擊。大壽不得已，竟以城降。言妻子在錦州，請往爲內應。太宗縱之還，而毀大凌河城，班師。

長山之敗，廷臣追咎築城非計，交章論禾嘉兼及承宗。承宗引疾歸，禾嘉亦罷。明自用兵以來，督師者如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輩，皆以蓋世之才，能稱其職，而諸將委身許國，效死不屈者，亦前後相望。顧奄豎宵小，陰相排擠，文墨議論之徒，從而撓之，故邊事日壞，而戰無倖勝也。方廷弼初罷，嘗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稍緩則閔然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閔然責戰矣。』及崇煥再出，亦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而承宗之言，尤爲痛切。其奏議有曰：『邇年

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既而廷弼寃死。傳首九邊。崇煥以讒間。竟罹極刑。至是且并承宗去之。當時北京政府及言路之腐敗。可知已矣。

旅順及
沿岸諸
島之降
服

腹地之
深入

是時本朝疆域。雖西跨遼河。奄有遼東半島。然旅順及沿岸羣島。尙爲明諸將所守。毛文龍既誅。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走入登州。當大凌河之告急也。登萊巡撫孫元化。遣有德等赴援。中道糧絕。士卒鼓譟。劫有德反。有德乃還據登州。尋爲官軍所困。偕仲明等突圍航海至旅順。總兵黃龍邀擊之。擒斬數人。有德仲明走降本朝。天聰七年。六一
三三乃導諸貝勒大臣。督步騎萬餘。攻擊旅順。龍數戰皆敗。竟以械盡自殺。廣鹿島（光祿島）副將尙可喜。故與龍相犄角。及旅順不守。亦降。自是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明廷亦不復置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及大軍再克朝鮮。皮島勢益孤。有德等夾攻之。守島總兵沈世奎戰死。皮島亦平。
先是內蒙古諸部。既次第附本朝。獨察哈爾歲受明賂百餘萬。數侵掠他部。爲本朝敵。

太宗累歲用兵遼西。而甯錦諸城。守禦甚嚴。旦夕不能下。遂以天聰六年。二一六三移軍征察哈爾部。部長林丹汗。悉衆西遁。自是大軍得自由出入長城諸口。往來直隸山西間。勢力及於黃河沿岸。及天聰九年。五一六三貝勒多爾袞等。收察哈爾部落。得元人所遺之中國傳國璽。乃以明年爲崇德元年。改國號曰大清。羣臣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獨朝鮮不樂推戴。且有違言。太宗將親征之。而又恐明兵之議其後。乃以是秋命郡王阿濟格等分道入邊。會於延慶州。連下畿內州縣。凡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有八萬。明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求死。大軍從容出冷口凱旋。於是專力逼朝鮮。朝鮮王始決意絕明。受本朝冊封。時崇德二年。七一六三也。三年。八一六三八月。乃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率左翼軍。貝勒岳托等。率右翼軍。分道伐明。於是右翼軍入牆子嶺。左翼軍入青山口。至通州合軍。是時明廷議論。兵部尙書楊嗣昌。總監中官高起潛。主和。督師盧象昇。主戰。相持不下。會大軍分三路深入。一由涑水趨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遣諸將分道出禦。大戰於慶都。猶未敗。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象昇

又爲嗣昌所扼，兵單餉缺，將士苦饑，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感泣，旋進至鉅鹿。起潛擁重兵相去五十里，不救。象昇督殘卒五千，血戰兩日，礮盡矢窮，猶手格數十人乃死。大軍游弋畿輔，破城四十有八。四年^{九一六三}正月，遂自東昌渡運河，直趨濟南。時山東衆兵皆屯德州，濟南無備。德王由樞以城潰被執。二月，大軍還至天津，值運河水漲，輜重綿亘難渡，而明諸將相顧束手，無敢襲擊者。數日，大軍始畢渡北還。德王至盛京。太宗卽命其上書北京，請和仍不報。方多爾袞等之入邊也，太宗亦親攻關外諸城以牽制之。是年正月，乃督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各攜大礮圍攻松山。副將金國鳳死守不下。有德等復請穴地攻之，竟以無功解圍。遂分兵往略錦州甯遠，擾其耕穫。

松山及
錦州之
降

自天聰三年以來，大軍連年入塞，而所破州縣皆不能守，則以山海關重兵阻隔東西通路之故。太宗知山海關不下，不能爭中原，而甯錦諸城不破，不能得山海關。故於崇德五年^{一六四〇}，既命親王大臣更番出師，分擾松杏甯錦間，而相持曠歲，未有成功。及明年，當鄭親王濟爾哈朗更番往代之期，乃申諭軍士，期以必克。先是祖大壽歸自

大凌河。復背約。督兵任錦州城守。而用蒙古兵分守外城。及大軍進攻。蒙古兵懼而約降。與內兵格鬪。外城遂潰。於是薊遼總督洪承疇。遼東巡撫邱民仰。率曹變蛟。王廷臣。吳三桂以下總兵八員。軍十三萬。集甯遠。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以車營逼敵。毋輕戰。』承疇等方持重未發。而朝議以師老財匱。遣職方郎中張若麒。就行營計議。若麒至。則密請降旨趣戰。承疇乃屯輜重塔山（錦州城西南六十里）杏山間。而以兵六萬先進。諸軍繼之。陣松山城北之乳峯。距錦州五六里。太宗得報。親統大軍赴援。環松山而軍。且遣別軍奪其塔山之積聚。明軍糧竭。士無鬪志。三桂等六總兵先後引退。將越杏山走甯遠。而伏兵沿途邀擊。軍士蹈海死者不可勝計。變蛟廷臣亦斂兵入松山。與承疇民仰困守。至明年一六四四年二月。松山被圍已半年。城中食盡。副將夏承德。密遣質子出城約降。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承疇被擒。民仰變蛟廷臣皆死之。時錦州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以城降。杏山塔山亦下。於是關外重鎮。自甯遠以外。無有存焉者矣。承疇被俘至盛京。太宗遣漢軍范文程覘之。承疇初謾罵。既而數數拂拭衣塵。文程歸報曰。『承疇不死矣。一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

後竟降。時敗報達北京，或傳承疇已死，思宗驚悼甚，設壇都城，賜祭十六次，且將親奠，已而聞其降，乃止。

和議不成之故

明自萬曆時，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剿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於是民不堪命，羣起爲盜，或百萬，或數十萬，所在暴動，稱爲流寇。北京輿論，於流寇或有主撫者，而於本朝則始終不肯言和。袁崇煥旣以議和罹間死，及大軍追逐察哈爾汗道經山西時，大同巡撫沈棨亦以私締和約被逮。太宗雖數遺靈書請罷兵，而皆爲有司所格，不得上達。及是兵部尙書陳新甲，屢以國力困敝爲言，思宗亦知不敵，密以和議委之。新甲乃遣使持書至盛京議款，得本朝答書而還，其事甚秘，外廷不得聞。已而語洩，言路譁然。新甲竟以此得罪，和議遂絕。而降人仕本朝者，如祖可法輩，亦以爲和成則中國得陰修戰備，而八旗勁旅，反習逸忘勞，非計之得者。時三桂猶拒守甯遠，邊防未撤，可法因獻攻心扼吭之策，謂入塞絕連河糧道，則北京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是年十月，太宗復遣兩翼軍毀長城而入，遂自薊州分道南下。畿南山東列城不守者，凡八十有八。大軍直抵兗州，八

官制之
改革

年^{三六四}二月，自山東還至近畿，車駝亘三百餘里。時勤王兵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斂迹不戰，而日騰章報捷。及大軍至懷柔縣境，薊遼總督趙光抃始會諸軍邀戰於縣北之螺山，旋亦潰走。是時關內外千里之間，有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相牽制，故事權不一，戰守無所施。而流寇且復長驅犯闕，促明之亡。是年八月，太宗文皇帝崩。世祖章皇帝以沖齡嗣位，值吳三桂乞師討賊，啓關迎降，而後兩朝未竟之志伸，奄有九有之業始矣。

太宗之世，非獨從事外征也，又頗留意於內治。其進步之顯著者，卽官制之改革是也。先是太祖剏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固山額真）一，佐管大臣（梅勒額真）各二。又設理政大臣五，札爾固齊十，往往卽以總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卽位，乃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各一，是爲八大臣。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師行獵，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天聰五年，始仿明制設六部，每部以一貝勒

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尙書）參政（今侍郎）啟心郎（繙譯員）等官。以滿洲蒙古漢人兼授。崇德元年，設都察院。三年，設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兩院官制，並與六部同。是爲八衙門。政府之組織，漸以完備。

文學教育之概

太宗又留意文學。樂聞古今得失。初，滿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記載，必譯成蒙古文讀之。太祖時，始命儒臣額爾德尼、噶蓋等，假蒙古字製十二字頭，編寫國語，頒行通用。滿文之傳布自此始。天聰三年，太宗乃命儒臣達海等，繙譯漢籍，記注政事，設文館以董理之。又欲振興文教，於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凡得士二百人。其後連年與中國用兵，益知文學教育之必要。天聰五年，諭『自征明以來，所向必克，彼明屢戰屢敗，勢同枯朽，而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及大凌河之役，又『諭今年明築大凌河城，我兵困之，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此由讀書明理，爲國盡忠故也。』於是令貝勒大臣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就學讀書。天聰十年，更定文館爲內三院：（一）國史院，主編纂歷史，擬撰表章；（二）祕書院，主擬撰外交文書及勅諭之

屬。三三宏文院。主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御前。每院各設大學士一人。蓋當時以與中國戰爭之故。交通繁數。故政教文物。亦頗蒙其影響云。

第五章 朝鮮及內蒙古之臣附

朝鮮自太祖李成桂建國即洪武二十五年以來。世受中國册封。隱爲我保護國。及萬歷

天聰以前本朝與朝鮮之交涉

平山之和約

二十年。當朝鮮宣祖李暎時。日本豐臣秀吉擅國。遣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引兵伐之。陷其京城。宣祖奔義州。旣而明軍出援。與日本軍相持。事亘七年始定。朝鮮僅得保其社稷。故深德中國。及本朝天命初。楊鎬舉四路之師。約攻興京。時朝鮮光海君暉在位。亦遣其將姜功烈等。引兵二萬。會南路軍深入。戰敗。功烈以殘衆五千降。太祖歸其部將十餘。遺書光海君。令自審去就。光海君不報。其後大軍征瓦爾喀部。朝鮮兵復出境拒戰。及太祖崩。亦不遣使弔問。會朝鮮叛人有韓潤鄭梅者。亡命入本朝。請爲嚮導。攻其祖國。於是太宗決議征朝鮮。時天聰元年。而朝鮮仁祖倅卽位之三年也。正月。大貝勒阿敏等。率師渡鴨綠江。進克義州。時皮島總兵毛文龍。屯守鐵山。(義州南)阿敏等分兵擊之。文龍遁還島中。於是進攻定州。及郭山城。殲其軍民。遂渡清川

江。克安州。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大軍既渡大同江。駐中和。乃遣使致書。數以七罪。令遣大臣引咎請和。期留軍五日待之。及二月。進克黃州。舉國震恐。仁祖已自京城攜妻子遁江華島。都人悉潰。大軍長驅南下至瑞興。遇朝鮮謝罪大使。挾之入見。使者具述國王轉徙。城中貧匱。乞休兵定議。大軍乃進駐平山。而遣副將劉興祚等。航至江華島議和。仁祖遣其弟覺。偕興祚詣平山。獻布帛皮幣各若干。自是往返協議。以三月和成。約爲兄弟之國。當朝鮮之求和也。諸貝勒皆以爲大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多。於願良足。宜卽許其請。而阿敏向聞朝鮮國都城郭宮室之壯麗。不欲旋師。於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托等。密背阿敏。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之。阿敏謂己不預盟。仍縱兵四掠。會太宗馳使申戒。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是秋。復允朝鮮之請。撤義州戍兵。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鴨綠江畔。

朝鮮之
敗盟

毛文龍既誅。諸島無主。天聰五年。太宗將乘虛征諸島。徵舟師於朝鮮。仁祖謝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漸不奉約束。及孔有德等。以舟師自登州來降。復遣使徵糧。亦不與。反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諸城。又欲坐本朝使臣於朝

親征之役

鮮大臣之下。形勢日惡。先是兩國璽書往復。相稱曰貴國。各自稱曰敝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及大軍平察哈爾。得傳國璽。內外諸王貝勒。議上尊號。太宗以朝鮮兄弟之國。當與共議。乃遣使諮之。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劫使臣。使臣奮門馳還。仁祖傳諭邊臣戒嚴。陰備決絕。已而本朝改元。朝鮮使臣入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時本朝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遂以崇德元年十一月。定親征之議。馳檄朝鮮上下。討其敗盟之罪。

十二月。蒙古諸部。各以兵來會。乃留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復分兵屯遼河及海口。以備明兵之援襲。部署略定。遂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統左翼自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統先鋒徑擣其國都。而太宗自督大軍續發。時臨津江以晴暖未冰。及車駕至。江冰驟堅。六師畢濟。豫親王前隊馬塔福等。以三百騎潛襲京城。敗其精兵數千。仁祖急遣使迎勞。徙妻子江華。而自率親兵渡漢江。保南漢山。馬塔福整軍入京城。而豫親王亦自平壤踵至。乃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凡三破其外援。再敗其守兵。明年正月。太宗親率大軍。駐京城南二十里。漢江北岸。仁祖數上書自陳窮蹙。乞降德音。太宗降

旨切責。令出城覲覲。并縛獻主張敗盟之人。先是仁祖遣使告急於明。且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方苦流寇。不暇問藩屬。登萊總兵陳洪範。以舟師出海阻風不得渡。而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留不前。大軍四出略地。勢如摧枯。及是。仁祖得太宗手詔。猶豫未決。會左翼軍亦所向無敵。自昌城越甯邊來會。太宗卽令睿親王督造小舟。進擊江華島。敗其烏槍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妃王子及宗室大臣家口。皆幽諸別室。太宗復以書諭仁祖。言江華島已克。室家無恙。可速遵前旨出城來見。仁祖不得已。乃一一如命。俯伏請罪。且獻明室所給敕印。以二子爲質。約『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制。有征伐則調兵扈從。并量獻犒師之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約成。乃還其君臣家屬於王京。歛兵而歸。自是至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以前。朝鮮爲本朝屬國。歷二百餘年不變。

自朝鮮服。而後遼東沿海。無牽制之憂。自內蒙古平。而後長城以北。無道梗之患。二者皆於本朝及明室之興廢。有重要之關繫。明中葉以來。蒙古部落。大別爲三。自瀚海以北。今外蒙古一帶地。爲漠北蒙古。亦謂之喀爾喀。喀爾喀東南。今內蒙古極東隅。爲科

以明中葉
之後蒙古
大勢

科爾沁
之起源
及其附

爾沁。科爾沁西南。今內蒙古及直隸山西邊外地。爲漠南蒙古。漠南蒙古。部落不一。而以察哈爾（副漢兒）爲大宗。終明之世。喀爾喀爲瀚海所隔。與中國交涉甚稀。其餘諸部。則或聯結扈倫。東抗本朝。或出沒塞上。南侵中國本部。此興彼仆。轉徙無常。及本朝旣蕩平鄰近諸國。奄有遼河流域。乃首臣科爾沁。繼平察哈爾。於是內蒙古東西部落。盡隸圖籍。世爲外藩。今略述諸部源流。及其歸附之次第。如下。

明初。蒙古境內。分韃靼五刺二部。東西對峙。永樂時。韃靼大臣有阿魯台者。裔出成吉思汗弟哈薩爾。擁衆擅國。權力出可汗之上。旣而爲瓦剌部所殺。其部衆竄居嫩江流域。建科爾沁部。疆域北界黑龍江。南抵盛京邊牆。其後部族繁衍。有分居各地者。若札賚特。若杜爾伯特。若郭爾羅斯。皆其支裔也。科爾沁旣雄視東方。逼處遼瀋。不利本朝之興。遂以萬曆二十一年。與葉赫哈達等九部。合軍攻興京。爲太祖所敗。其後太祖征烏拉部。復破其來援之衆。自是科爾沁不敢侮本朝。數遣使修好。是時察哈爾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破喀喇沁。滅土默特。東西馳逐。所至掠奪。諸部不堪其虐。其北走者。渡瀚海依喀爾喀。其東走者。則依科爾沁。林丹汗旣怒科爾沁之與本朝通。又

惡其爲漢南諸部逋逃藪。於是悉衆攻之。其酋奧巴不能敵。遂率其昆弟附本朝。事在天命九年。及崇德改元。科爾沁率漢南諸部。合詞上尊號。禮成册功。詔設札薩克（旗長）五人。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等爵。自後本朝有大征伐。科爾沁未嘗不以兵從。世爲帝室懿親。休戚相共。至今科爾沁諸王歲俸。居內蒙古二十四部之上。

蒙古之起
源及察
哈爾之
滅亡

蒙古之有漢南漠北之分也。自元順帝七世孫達延（大元）可汗成化六年至嘉靖二十四年時始。先是順帝既北歸。其子孫仍撫有蒙古舊部。居喀喇和林（今西庫倫附近）。尋稱韃靼可汗。然世有內亂。篡弒相尋。部衆離散。所在割據。及達延立。復統一之。以地廣難治。乃舉瀚海以南之領土。分封諸子圖魯。巴爾蘇。阿爾楚。鄂爾齊。而獨留其季子格埒森札賚爾居漠北。達延年八十乃卒。長子圖魯已先死。孫博迪（卜赤）嗣爲可汗。專轄漢南蒙古東半。以其近長城故。稱爲察哈爾。察哈爾者。近接之義也。而圖魯之後。又別爲浩齊特。蘇尼特。烏珠穆沁。敖漢。奈曼諸部。巴爾蘇之後。別爲鄂爾多斯。土默特。二部。阿爾楚之後。爲札嚕特。巴林。二部。鄂爾齊之後。爲克什克騰部。而察哈爾獨爲諸部長。自博迪四傳至林丹。稱胡土克圖可汗（虎墩兔）。當天命四年。林丹汗致

書 太祖自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斯汗』而稱 太祖曰『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語多驕慢。會土默特部有宗族繼承之爭，曠歲無主，盜賊並起。林丹汗乘機略奪其土地，勢益張。馮陵諸部於是叛漢，奈曼、札嚕特、喀喇沁等先後遣使至本朝通款，乞發兵救護。而明方困守遼西，欲利用察哈爾抵制本朝，乃歲賂以巨帑，使侵遼東。天聰初，太宗數遣師襲其邊境，俘獲無算，以遼西事急，未暇犁其庭。然林丹汗竟以部衆解體，威稜日衰。至六年四月，太宗乃率大軍會漠南諸部之歸附者，親征察哈爾。時遼河漲溢，大軍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皆不爲用，乃徙其人畜十餘萬，自歸化城渡黃河西奔，沿途離散其什七八。大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八年，林丹汗病痘，死於青海附近。其子額哲復以翌年爲多爾袞西征師所迫，欲依鄂爾多斯，而鄂爾多斯攬其部衆千戶來獻。於是額哲率餘衆，奉傳國璽降。太宗以額哲爲元室嫡裔，封爲親王。內蒙古大部悉平。額哲再傳至布爾尼，以康熙十四年謀叛，爲大軍所誅。乃收其故地隸諸內務府及太僕寺，徙其部衆於宣化大同邊外，而轄以都統等官，號曰內屬游牧部，不得與他

蒙古比。

第六章 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吳三桂
之乞師

世祖章皇帝。太宗第九子也。崇德八年八月。太宗崩。禮親王代善。會諸王貝勒以下。定議奉。世祖繼承大統。而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攝理國政。先是。大軍已拔錦州。得遼西大部。明總兵吳三桂。率兵民五十萬。駐防於甯遠。是年九月。鄭親王復發礮兵。越甯遠。攻克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諸城。山海關守禦益危。明年順治改元。即崇禎十七年甲申也。四一六四三月初。明以流寇內逼。廷議盡撤關外城守。而召三桂統邊兵入衛。三桂悉衆而西。行至豐潤。聞李自成已陷京師。帝后殉國。乃猶豫不進。還次灤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許降。已而聞其愛妾陳沅。爲寇軍所掠。則大憤。遽易縞素。稱先帝恩德。以復仇討賊之旨。公布軍中。遂疾歸山海關。部署軍事。自成發兵追之。越灤州而東。三桂迴軍擊破其衆。自成乃親將部衆十餘萬。東攻山海關。而遣別軍出撫甯東北境長城。繞至關外夾擊之。三桂大懼。奉書本朝乞降。請合軍而西。

流寇之
敗走

時攝政睿親王。方以大將軍督師。略地關外。比得三桂書。乃偕洪承疇等。疾馳至沙河。距關僅十里。而通路已爲寇軍攻關外者所梗。三桂發大礮關路。而自率輕騎突出。謁攝政王。卽軍中易服設誓。固請入關討賊。承疇以爲寇衆東出。京師空虛。議請大軍毋遽入關。而西北繞入居庸。襲據京師。俟其回援。可一戰擒之。而三桂以關門禍急。堅持不可。時流寇當百戰之後。慄慄無匹。攝政王慮不可輕敵。乃命三桂軍爲先驅嘗賊。而自蓄精銳以待。自成悉衆列陣關內。橫及海岸。三桂引軍先進。戰酣。會風發塵起。兩軍不相辨。大軍乘勢突出。衝賊中堅。所向辟易。俄塵開。賊見甲而編髮者。驚曰。『滿洲兵也。』則皆潰走。自成奔永平。攝政王卽下令使關內外兵民薙髮。進三桂爵爲平西王。而使率步騎二萬前驅追賊。自成自永平遣使詣三桂軍議和。以三桂不答。乃入京師屠其家。焚宮殿。載輜重西遁。攝政王以五月朔入都。改葬崇禎帝后。令臣民服喪三日。京師東北諸府皆降。

福王之
立

方流寇之北犯也。明福王由崧（思宗之從兄）潞王常潁（思宗之從父）俱以避難至淮安。及思宗殉國。太子陷賊中。南京諸大臣議立君。福王於倫序當立。而以淫昏聞。潞

王賢明可任大事。而世系較疏。於是立親立賢之問題起。兵部侍郎呂大器以下主立賢。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庸闇。結黨主立親。兩黨互爭。各取決於兵部尙書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賢議。而立親黨以握兵柄故。頗占優勢。可法不得已。卒定議迎立福王。士英遂以擁戴功入閣。而出可法於江北督師。於是廷議分江北爲四鎮。以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而諸將爭欲駐揚州。各縱兵相仇殺。可法務以公誠之意。調停其間。移傑鎮瓜洲。而置得功於儀徵。四鎮雖稍稍受命。然卒不相協。而南京政府。黨爭亦日劇。自可法出。士英輩益無所憚。務進私人。圖報復。凡崇禎朝閹黨名掛逆案者。皆陰結士英希復出。士英乃排羣議。奏起逆案巨魁阮大鍼。於是正人如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等。先後引去。一時政府無善類。賄賂公行。稅政交作。江左偏安之局。不俟識者而知其不能久矣。

李自成
之亂死

攝政王旣定京師。奏捷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時京東京北諸府雖降。而保定大名真定間。潰賊羣起。自成自山西入陝。山東諸州縣聞之。亦爭殺其僞官。據城自保。乃以六月

遣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各分扼要地。俟秋高進軍。徐圖滅賊。至九月。世祖定遷都之議。車駕以十月朔至自盛京。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主入太廟。用大學士范文程言。盡除明季弊政。令文臣衣冠。暫從明制。近畿略定。因議先剿陝賊。次規江南。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偕吳三桂尙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期於西安相會。是冬。畿南山西山東諸省先後平定。豫王以十二月渡孟津。收沿河堡寨。進至陝州。自成遣其將劉宗敏（奪三桂妾陳沅者）據潼關拒守。順治二年五年六年四正月。大軍抵關。自成逆戰不利。而英王及三桂西北之師。已自保德州編筏渡河。入綏德。連下延安鄜州。逼西安之背。自成前後受敵。棄關還西安。焚宮室。東南自藍田出武關。走湖廣。比大軍克潼關。入西安。則自成已走五日矣。朝廷以陝西底定。乃命豫王移師征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專任英王及三桂。時寇衆尙三十餘萬。揚言欲取南京。大軍水陸追躡。凡七破其衆於長江流域間。閏六月。自成南走延甯蒲圻。至通城。率二十餘騎。掠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言自成陷

泥淖中。村民聚擊之。鋤碎其首。至糜爛不可辨云。自成既死。其殘衆二十萬。悉降於明湖廣總督何騰蛟。

史可法
之盡瘁

南朝危局。既如上文所述。而史可法獨提兵往來江淮間。身當南北之衝。聯絡諸鎮。力圖興復。先是攝政王聞福王自立。即移書可法。責以大義。謂『春秋之法。有賊不討。則新君不得書即位。』且諷以形勢。謂『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可法報書。亦歷引漢（光武昭烈）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中興故事。以解自立之嫌。且謂『貴國驅亂除逆。兵以義動。若規此幅員。爲德不卒。則以義始。而以利終。將爲賊人所竊笑。』兩書具載通鑑輯覽。既而大軍已定山東。乃分兵取海州宿遷。連下江北州縣。會可法方進師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及大軍至。可法馳疏告急。而馬士英乃譏笑以爲誑已。諸將亦擁兵觀望。無敢任衝要者。當是時。明諸鎮之師。惟左良玉及高傑所部最強。良玉與何騰蛟等。鎮守湖廣。而高傑爲可法忠義所感動。頗奉約束。因進次徐州。沿河（當時黃河自開封東南流經徐州淮安等境入海與今河道不同）築垣。專力備禦。且遣使通好於睢州總兵

許定國聯絡河南。定國旋納款本朝。送二子渡河爲質。傑微聞其計。親往覘之。爲定國所殺。部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可法聞變流涕曰。『中原不可爲矣。』遂馳至徐州。招撫其衆十餘萬。移諸揚州。而豫王南征之師。以順治二年二月。自陝西分道而東。會於歸德。所過州縣。皆望風迎降。遂進薄泗州。乘夜渡淮。可法方將移軍援泗。會左良玉以馬士英裁其軍餉故。傳檄遠近。以清君側爲名。列舟自漢口而下。南京戒嚴。詔趣可法入援。比可法渡江至燕子磯。則良玉已病死九江。其部衆爲黃得功勦。王軍所敗。乃復奉命折回。而大兵已破盱眙。警報日至。可法檄各鎮兵會援揚州。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桃源縣西白洋鎮趨赴。大兵越六合進攻。去揚州二十里而營。肇基請背城一戰。可法謂野戰不如憑城。乃分陣拒守。亘七晝夜。城卒破。可法被執。大呼曰。『吾史督師也。』遂見殺。肇基率所部巷戰。力盡亦死。時四月二十五日也。大兵留十日。乃南行。可法爲人廉信。與下均勞苦。其督師也行不張蓋。食不兼味。寢不解衣。日夜以報讐雪恥爲念。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而權奸內鬩。悍將外爭。凡所經畫。百不一就。卒至兵頓餉竭。志決身殲。時人比諸文天祥云。

江南之
平定

魯唐二
藩之割
南民及
之騷動

揚州已潰。明侍郎楊文驄、總兵鄭鴻逵合兵守京口。與豫王軍隔江相持。會夜霧。大軍編巨筏。列燈火其上。放之中流。爲疑兵。而別以數百騎。小舟潛渡。襲據北固山。（鎮江府城北）守兵驚潰。文驄奔蘇州。鴻逵擁衆入閩。福王聞警。率宦官宮妾。西幸蕪湖。士英大鍼亦先後走杭州。其餘文武助戚。相率迎降。豫王長驅入城。而分兵追襲福王。時黃得功屯守蕪湖。誓死翼衛。竟中流矢陣歿。明總兵田雄擁福王出降。江南略定。乃分大軍之半。屬貝勒博洛。進攻浙江。沿途徇所過州縣。馬士英自杭州迎戰不利。渡錢塘江東遁。潞王常潞以杭州降。會英王追剿流寇之師。亦所至有功。收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衆十餘萬於九江。於是長江流域。西自湖北。東至海。南及浙西。大都降服。豫王奏改南京爲江甯府。至七月。班師。乃以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以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鎮撫南方。並駐江甯。

南京政府。以五月顛覆。至六月而魯王以海（明太祖十四世孫）稱監國於紹興。據有浙東。以張國維熊汝霖等。督師錢塘江上。畫江而守。至閏六月。而鄭鴻逵復擁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稱帝於福州。據有福建。及其西南諸省。鄭芝龍兄弟輔之。握兵食權。

唐藩之
擴張及

而黃道周爲大學士。議戰守。恃仙霞嶺爲國防。於是浙閩對立。而江西士大夫。自楊廷麟以下。設忠誠社於贛州。號召才智。遠近毀家入社者。幾三萬人。同時江南列城。民兵四起。嘉定則侯峒曾。黃澶耀。江陰則陳明遇。閻應元。松江則沈猶龍。徽州則溫璜。績溪則金聲。各集衆自保。効死不去。其餘吳江崑山崇明宜興等。響應者復十餘城。或通表唐王。受其封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浙閩恃以阻大軍之南下。然民兵皆起倉猝。未更訓練。餉械又不足。率旬日卽敗。諸主謀者皆先後死。獨吳易之守吳江。閻應元之守江陰。稍稍持久。是時大軍分兩部。一屯江甯。洪承疇督之。一屯杭州。貝勒博洛督之。承疇遣張天祿等引軍攻徽甯。而博洛自杭州進薄吳江。盡斷諸港通路。乘大雨殲吳易軍。(吳易得脫。至明年始見殺)因移圍江陰。列礮環攻。以八月二十一日破之。衆猶巷戰。士女自殺者。池井皆滿。明遇及應元殉焉。而金聲尙扼守績溪。布置甚密。至九月。明御史黃澍。導大軍出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甯。其門人江天一從。總督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思宗諭。祭承疇文以愧之。與聲俱死。於是江南民兵悉平。

唐王好學通典故。然以鄭氏擅國。不能有所爲。芝龍鴻逵屢薦其私人爲要官。唐王不

閩浙之衝突

從。以是懷怨望。及本朝遣使招撫福建。芝龍陰結使者通款。唐王數促之出師。輒以餉絀辭。道周知芝龍不足恃。乃踰嶺徵兵。從廣信出衢州。所至號召諸將。安撫遺黎。歸附者頗衆。時何騰蛟總督湖廣。次長沙。收撫流寇餘衆數十萬。分爲十三鎮。布列湖南北。與大軍之屯武昌。荊州者相持。而楊廷麟守贛。募民兵二萬。峒蠻四萬。又檄調廣東雲南兵數千。與南昌大軍戰。屢捷。兼取吉安守之。軍頗振。兩人並翼戴唐王。受爵命。於是唐藩領土。自福建兩廣雲貴以外。兼有湖南及江西湖北之一部。乃頒詔浙東。魯王下令將返台州。而熊汝霖出檄嚴拒。張國維亦馳疏唐王。言「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既而魯王遣使通聘福建。唐王亦手書報之。曰「吾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且發餉銀十萬兩犒師。而馬阮復鼓魯王部將方國安。縱兵劫閩使。盡奪其餉。且檄數唐王罪。於是閩浙衝突。而唇齒之勢離矣。

川陝之征

自李自成敗竄中國本部西北。境雖已隸本朝。而四川故爲張獻忠所據。會朝廷方以

南征爲急。未暇西顧。獻忠乃以成都爲根據地。遣諸將分屠附近州縣。以殺人多寡論功。川中無人跡。及唐王之自立於東南也。明遣臣賀珍等。復起兵興安。漢中遙附之。遂占鳳翔。窺西安。全陝響應。順治三年^{一六四四}春。詔以川陝軍務。任肅親王豪格及平西王吳三桂。而以浙閩事屬諸博洛。分道大舉。肅王以三月至西安。與總督孟喬芳分定渭水以北諸城。五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於雞頭關。陝西復平。乃進征四川。時獻忠部將劉進忠。方守保甯。聞大軍至。卽率衆迎降。乞爲嚮導。大軍追至西充鹽亭間。與獻忠遇。發矢殪之。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俱潰走川南。尋越重慶綦江等城。入貴州境。大軍追之至遵義。以餉匱旋師。時三年十二月也。

博洛南征之師。亦以三月進次杭州。先是。張國維率諸軍連戰於錢塘江上。皆有功。因欲乘間復浙西。熊汝霖議募民兵。由海甯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連絡吳中水師之潛據太湖者爲犄角。以困杭州。而浙東諸師。盡爲方國安軍所擅。民兵無食。議卒不行。至是。大兵壓錢塘江。國維督諸將連營拒戰。四月。大兵隔江礮壞方國安營窟。國安卽擁兵數萬入紹興。挾魯王走台州。而諸將尙嚴守江上。會夏旱。江水暴落。裘薨可涉。六

平唐藩之

月。大軍士馬數萬。由上流浮濟。連營賊潰。張國維退守東陽。國安謀執魯王以獻。魯王亟走得脫。航海至廈門。國維知事不可爲。赴水死。金華衢州相繼下。浙東畧定。

方何騰蛟楊廷麟之振勢於湖南江西也。各疏請唐王移鎮其地。唐王亦知芝龍有異志。欲棄閩由贛入湘。倚騰蛟以順治三年二月。進次延平。時廷麟守吉安。聞唐王北行。乃南入贛謀迎謁。而以吉安之守禦屬諸兵部侍郎萬元吉。元吉馭下嚴。諸將不悅。皆內攜。至三月。江西降將金聲桓進圍吉安。守兵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入贛。聲桓乘勝進圍之。廷麟元吉堅守不出。旣而博洛定浙東。閩中大震。芝龍已陰受洪承疇約款。乃詭稱海寇入犯。馳赴安平。而盡撤關隘水陸防兵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人。大兵由衢州長驅越嶺入。時贛州被圍。不能援閩。何騰蛟遣部將迎蹕。方抵韶州。而仙霞嶺敗報至。唐王倉卒自延平走汀州。大軍旣破延平。馳七晝夜追及之。遂執唐王。至福州。王不食而死。漳泉諸郡並下。芝龍自安平奉表來降。

贛州之攻守

贛州自四月被圍以來。至六月。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戰於李家山。圍暫解。已而復合。元吉恃蠻兵自固。不加裁抑。而獨嚴束雲廣客軍之助守者。客軍解體。

桂王之
立及廣
州之降

主事龔芬等。自章水上流。募水師。欲以會援。而久屯南安不下。至七月。雲南兩廣諸道援師畢集。諸將請戰。而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師統領故海盜。觀望不即前。會秋高水涸。舟行遲滯。大軍夜襲諸川。縱火焚之。於是援軍皆潰。會聞汀州破。唐王被難。合城氣索。十月。遂爲聲桓所屠。諸將擁元吉出。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合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竟自殺。廷麟亦死之。於是福建江西次第蕩平。騰蛟聞唐王死。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而廣東督撫復擁桂王由榔監國。流離轉徙者。且十餘載。別爲專篇說之。

第七章 桂王之割據

明自福王南渡。而黃河流域。久非其所有。自南都瓦解。而長江流域。復失大半。及魯唐繼敗。而後東海沿岸。亦盡入於本朝之版圖。三年之間。形見勢絀。於時朝野人物。死亡畧盡。而尙有崎嶇危難之中。折而不撓。窮而益奮者。湖南則何騰蛟。而兩廣則瞿式耜。唐藩之覆也。式耜與兩廣督臣丁魁楚。方在肇慶。議所當立。乃共迎桂王由榔（神宗孫）於梧州。順治三年十月。王稱帝。頒詔湖南雲貴諸省。以魁楚式耜。及故尙書呂大器爲大學士。騰蛟聞之。亦與雲貴督師堵允錫。連署勸進。先是贛州受圍。唐王遣大學

士蘇觀生。至南安募兵助戰。及汀州之敗。觀生撤兵退入廣州。會聞魁楚等置君。欲與共事。而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進士叱辱之。觀生頗不平。俄而唐王弟聿鎮。率諸遺臣。自福建浮海至廣州。粵人有倡兄終弟及之議者。觀生因利用之。擁聿鎮自立。與肇慶對抗。於是二百里內。兩帝並樹。日治兵相攻。不暇外禦。大軍之下漳州也。博洛遣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佟養甲督之。潮惠兩州相繼下。而廣州尙嘗無所聞。十二月。成棟軍突至。聿鎮方會觀生等視學。倉卒不知所爲。君臣皆自殺。宗室諸王。死者二十餘人。成棟分兵徇高雷諸府。而自督大軍進攻肇慶。桂王立未三月。宦官王坤復用事。數干涉軍務。及聞廣州破。乃趣王溯西江走入桂林。順治四年七年六四。正月。成棟克肇慶而西。連下梧州。平樂。桂林大震。丁魁楚等皆引去。而武岡鎮將劉承允方引兵至全州。王坤請桂王棄城赴之。式耜極陳桂林形勢。固諫不聽。因自請留守。與城存亡。桂王許之。而自走全州。三月。成棟攻桂林。時騰蛟經略衡湘。宿將重兵。悉屯湖南北。聲援不及。式耜獨毅然誓衆。督參將焦璉拒守。累戰皆捷。會積雨城壞。而劉承允所遣援兵。復與焦璉軍齟齬。大掠以去。城幾破者屢矣。式耜意氣

桂林之
堅守

湖南之
平定

自若。衆無叛志。成棟不能拔。既而廣東遣臣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等。先後起兵高州、東莞、端州間。約合趨會城。廣州危急。倭養甲檄成棟回軍東救。式耜乘間遣諸將四出。盡復所失。廣西境內諸城。根據畧固。而湖南復爲大軍所埽蕩。自岳州至寶慶。列城風靡。劉承允以武岡降。同時廣東諸軍。亦悉爲成棟援師所破。家玉等或走或死。時四年八月也。

先是是年春。朝廷以何騰蛟厲兵湖廣。爲南部勁敵。不可不以全力圖之。乃命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偕尙可喜、耿仲明大舉進討。騰蛟所設十三鎮。故皆盜賊之餘。不樂受節制。及桂王之至全州也。劉承允挾之作福威。矯詔封拜。權力遠陵騰蛟上。諸鎮益解體。有德等以三月出岳州。益陽守將王進才聞大軍漸逼。遽還長沙。揚言乏餉。縱兵四掠。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並下。承允聞之。脅桂王自全州移居武岡。陰有貳志。五月。有德進克衡永。分道擊諸鎮。所至披靡。以八月越祁陽而西。桂王自武岡走柳州。騰蛟輾轉入桂林。與式耜會諸將議畫地分守。乃移鎮全州。督湘粵諸將連營拒戰。橫亘二百餘里。式耜饋餽不絕。大軍引退。桂王得還桂林。明年二月。大軍已定湖南。

全境聞桂林內訌。全州重兵還救。乃復乘虛南進。而金聲桓李成棟之變作。江西廣東皆叛附於明。朝廷乃令可喜仲明移軍救江西。而詔孔有德班師。

金聲桓
李成棟
之反側
及其影響

初。金聲桓之平江西。李成棟之平廣東也。王貝勒以遼瀋舊臣。章于天。佟養甲監之。行間之功。多出聲桓成棟。及事平。而于天任江西巡撫。養甲任廣東總督。聲桓成棟仍以武員受其節制。意不能平。于天及巡按董學成。尤與聲桓有隙。裁抑過當。聲桓密與其黨副總兵王得仁謀。通款桂林。事爲學成所覺。兩人懼禍及。先發制之。以順治五年正月。舉兵襲殺學成。執于天。而迎故明大學士姜曰廣。以江西叛。李成棟聞之。亦以四月。脅養甲以廣東叛。各擁衆十餘萬。移檄遠近。通表桂王。桂王各授以爵秩。勢力驟增。於時大兵屯湖南者。悉分援江西。僅以少數之守兵。屬總兵徐勇。留鎮長沙。騰蛟乘隙。復發兵攻永州。以久圍力戰破之。遂分軍徇衡州寶慶常德等府。湖南大部。復爲所據。而蜀中故將李占春。及義勇楊大展等。亦起兵分據川南川東。附桂王。請置官吏。桂王設巡撫其地。而復以呂大器總制諸軍。於是桂藩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駐蹕肇慶。同時大同鎮將姜瓖。反側於山陝。魯王遺臣張名振。出沒於閩浙沿海。皆遙

江西湖
南之再
定

相應和。中原之騷亂，達於極點。朝廷以軍務蔓延，非二三將帥所能兼顧，乃疊命重臣分地任事。於是都統譚泰及洛輝，自江甯赴九江，會耿尙二王征江西廣東。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征湖南廣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討姜瓖於大同。而吳三桂、李國翰分任陝川之遠征。洪承疇仍鎮江甯，任沿海之經略。並順治五六年間事也。

聲桓之變，江西列城響應，獨贛州守將不從。聲桓得仁已陷九江，欲順流突江甯，而懼贛兵之議，其後乃回軍攻之。守贛副將高進庫，故與聲桓同隸左良玉部，寬約降期，以緩其攻。會江甯大兵於五月復克九江而南，進圍南昌。聲桓聞警，遽引還突圍入，而得仁直趨九江，冀斷大軍餉道，使南昌之圍不戰自解。姜曰廣以圍急，欲引與共守，日發檄召之，得仁不得已，亦歛兵入城，堅壁不出。大軍徐復旁近州縣，徵收賦稅，安坐以待其斃。既而李成棟踰嶺攻贛，謀北援，進庫復用緩兵策給之。成棟還屯嶺上，至十月，南昌糧盡告急。成棟復悉衆薄贛，嶺行艱難，士卒飢困，贛兵突出擊之。成棟退屯信豐，南昌勢益孤。至六年一六四九年正月，遂爲大軍所拔。曰廣聲桓得仁並死。二月，大軍援贛，進

逼信豐。成棟謀應戰。而軍潰過半。戰鬪力盡失。走死城東川中。江西復定。而鄭親王及孔有德之軍。亦以是春進湖南。時常德寶慶間。諸鎮內訌。所在焚城剽掠。莫有鬪志。騰蛟自衡州親往撫之。進次湘潭。長沙守將徐勇。知湘潭無備。引兵突入。擁騰蛟去。殺之。明軍氣奪。自三月至八月。有德督諸將轉戰南下。連克衡永。鄭親王亦席卷辰寶。分兵定沅靖。復有湖南全境。

兩廣之
復定及
盟式相
之死

李成棟敗死信豐後。桂王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嚴兵守庾嶺。而聲桓得仁部下潰卒。亦亡入閩粵山林間。出沒不測。江西大兵不敢進。還屯吉安。將一載。會明鎮將有納款大軍。願爲嚮導者。可喜遂由間道入庾關。至七年一六五二月。進圍廣州。相持十閱月不下。士卒以溽暑疫死者無算。已而江西諸軍復大至。可喜督戰益力。卒以十一月二日破之。永和走瓊州。而孔有德亦以是月六日破桂林。先是大軍再定湖南。式耜使戎政總督張同敞督諸將扼守全州。同敞兼資文武。每戰輒躍馬爲諸將先。卽戰敗。同敞常危坐不去。軍中以是服之。顧廣西地小而瘠。正賦所入。不足以供軍餉。式耜雖理錢法。行鹽政。募屯田。以補助之。而事多掣肘。不能盡行。戰守日棘。九月。大軍克全

山陝之
復定

州而南。諸將皆退入桂林乞餉。列戍一空。大軍益深入。至是。式耜檄諸將出戰。皆不應。相率遁去。城中無一兵。獨同敞自靈川至。式耜與痛飲待死。並爲大軍所執。兩人猶隔屋賦詩相唱和。闔月餘始見殺。桂王以是年正月。自肇慶奔梧州。比聞桂林破。復走南甯。明年。一六五詔鄭親王班師。而以尙可喜鎮守廣東。孔有德鎮守廣西。兩廣州縣。次第畢下。

姜瓖旣據大同。分兵陷忻朔。近自山西境內。遠至陝甘。遣臣宿將起兵應之者。所在皆是。太原西安。先後告警。六年正月。尼堪督兵至太原。首克忻州。而博洛復破姜瓖騎兵於大同城北。寇氣稍稍衰。同時吳三桂等。亦自漢中北定延綏榆林。於是山陝督撫聲援始接。河東諸郡並下。大同孤立。至八月。城中食盡。而英親王復督師繼至。城兵斬瓖出降。山陝旣定。乃詔三桂回鎮漢中。進規四川。會川中義勇不相一致。而明巡撫李乾德。復構之仇殺。益渙散不足用。李占春等來降。三桂乘間收成都重慶敘州地。是時。本朝已定江西南兩廣。桂王窮投土司境。旦夕奏凱。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復作。先是。張獻忠之敗也。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自川南擁衆入雲貴。推可望爲長。

孫可望

李定國
之亂

襲奪明鎮將兵權。據有其地。已而定國與可望交惡。可望乃納款桂藩。求封號。欲藉以服衆。順治六七年間。屢使求封。迄不獲命。至是大軍四迫。桂王不得已。封可望爲秦王。趣之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桂王居安隆。使文秀等分出敘州重慶。以攻成都。使定國等由武岡出全州以犯桂林。九年^{一六五二}三月。文秀連陷敘州重慶。三桂戰敗。斂兵入保甯。旋回漢中。而李定國之軍亦陷沅靖武岡。乘勝襲桂林。有德不能守。死焉。梧州柳州繼陷。乃分兵還攻辰州。殺總兵徐勇。尋屯守武岡。於是四川廣西湖南軍務同時告急。

孫李之
街突及
之降可
望

定國已連陷湘粵諸郡。兵力寔強。不復稟可望約束。可望憤甚。陰欲除之。然以其將兵在外。未敢輕發。而尚可喜乘定國之在湖南。遽發舟師自西江而下。盡復梧州桂林。定國棄武岡。還據柳州。威望驟減。懼可望之襲其後。益思拓地自固。乃將兵東犯。據有平樂高廉諸府。至十二年^{一六五五}春。復爲尚可喜所破。走保南甯。而劉文秀亦以是年謀犯岳州。大敗於常德。自貴陽還雲南。於是定國文秀兩軍皆衰。湘粵告平。而可望獨雄視貴陽。益跋扈不可制。擅殺從臣宗室。自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桂王自安隆聞

征貴州之

之大懼。密勅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與相抵制。而召定國兵入衛。可望微聞之。以十三年^{六年六五}春。發兵襲定國於南甯。且遣使謀劫遷桂王。置諸肘腋之下。事未發。而定國已自田州抵安隆。奉桂王入雲南。與文秀聯合。可望大怒。以十四年^{七年六五}秋。大舉攻桂王。與定國文秀同盟。軍夾三岔河而陣。諸將皆不直。可望陣而不戰。定國悉銳攻其中堅。諸軍皆解甲大呼歡迎之。可望反走。率十餘人至湖南乞降。時十四年十月也。方可望之未降也。朝廷令經略洪承疇移鎮長沙。守湖南。川督李國英駐保甯。守川北。尚可喜等分駐肇廣。守兩粵。而姑以川東南及雲貴諸省。爲桂藩君臣苟安之地。不復窮追。及承疇受可望降。盡得敵中內訌狀。請乘機大舉。朝旨是之。軍略復一變。視線集於貴州。於是一軍自湖南出其東。承疇及宗室羅託督之。一軍自漢中四川出其北。三桂等督之。一軍自廣西出其南。都統卓布泰等督之。三道之師。並以十五年^{八年六五}春。向目的地進發。而李定國既兼併貴州。屬馬進忠守之。自返雲南。坦然以爲無患。朝官有進諫者。謂『今內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燕薪之上。能旦夕安耶。』定國愬之桂王。方欲罪言者以取快。而三道敗書並至。卽承疇等以二月會師常

德。四月。出沅靖鎮遠抵貴陽。廣西之師。旋歷南丹那地。獨山諸州來會。而三桂亦克重慶。入遵義。會信郡王鐸尼。復奉命爲安遠大將軍。總統三道。以九月抵貴州之平越府。遂大會諸道將帥。議令承疇羅託留貴陽理餉。而自督諸軍三路入滇。

雲南
貴州
之
平

定國聞貴陽已失。乃蒼黃遣諸將分道迎敵。而親扼北盤江之鐵鎖橋。以斷黔滇間之大道。尋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亦撤寨西遁。大軍畢會於普安。桂王奔永昌。十六年一六五正月。大軍遂由普安入雲南省城。二月朔。鐸尼復令諸軍西進。至大理府境。定國發兵扈桂王走騰越。而自伏精兵於怒江西岸之高黎貢山。高黎貢山者。雪山山脈之一支。與怒江相平行。自永昌府城入騰越所必由之道也。定國度大軍累勝。當越嶺窮追。乃緣徑設伏。約俟大軍深入後。首尾環攻。必獲全勝。大軍既渡怒江而西。道不逢一敵。謂定國竄遠。稍稍縱兵入。適明臣盧桂生來泄其計。大軍且退且戰。僅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數千。而伏兵亦死傷畧盡。定國退歸騰越。聞桂王已西行入緬甸界。亦棄城他去。於是四川貴州雲南一律蕩平。朝廷頒詔宣示中外。而以鎮守雲南之事。任諸吳三桂。鐸尼等先後班師。

緬甸與
桂藩之
關係

緬甸在明時。故爲雲南諸土司之一。領地約當伊臘瓦底 Irrawaddy 河上中流沿岸。其北別爲孟養宣慰司。其東別爲孟密宣撫司。及木邦宣慰司。木邦東爲孟艮土府。嘉靖中。緬酋莽瑞體。數侵諸部。朝廷不能討。自是貢使漸絕。及桂王之困於雲南也。羣臣或請北走四川。或議南入交趾。而黔國公沐天波。獨謂緬甸糧糶可資。主張西幸。桂王遂以順治十六年正月。自騰越出鐵壁關。進次蠻莫。Blunns 會莽瑞體會孫本他格利 Poutangis 王緬。聞桂王至。乃具舟迎王。浮伊臘瓦底河南行。居諸赭磴。Jacquin 與緬都亞瓦 *Avay* 隔川相對。是時雲貴諸將。劉文秀已前死。而李定國及白文選等。亦以戰敗相失。諸從行者皆文吏。無威重。頗爲緬人所輕。已而文選入木邦。定國據孟艮。皆治兵。謀假道迎蹕。緬人不允。順治十七年。文選乃移書孟艮。求與定國同盟攻緬。定國悉衆而西。兩軍共至錫箔河上。邀擊緬兵。大破之。因議乘勝以舟師薄阿瓦。遣人於上流造船。爲緬人所燒。而暑疫復作。乃移軍擺古。Pegu 以避瘴癘。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孟艮。

吳三桂
之陰謀

雲貴既平。朝廷以桂藩無足爲患。議撤兵節餉。不欲復問緬事。而三桂包藏禍心。欲假

手本朝兵力。盡翦明宗。以絕遺民恢復之妄想。而後營窟滇南。徐養兵馬。以俟本朝之隙。遂於順治十七年^{〇一六六}四月。上疏極陳邊患。恐嚇朝廷。謂『定國文選。窺我邊防。兵到則退藏。兵撤則進擾。此其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扇惑。徧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降人革面。尙未革心。永歷（桂王年號）在緬。豈無繫念。萬一入關。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因請及時進兵。早收全局。朝廷不虞其有他志。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剿。明年^{一六六六}八月。大兵十萬。自騰越出邊。嚴檄緬人。令獻桂王自効。時緬人數受定國文選軍之蹂躪。皆不悅其王之納明遺族。王弟巴哇喇達姆摩 Mahā Pavara Dhamma Rāja 遂弑王自立。然以定國兵尙強。未敢肆虐。而三桂檄適至。緬人因發兵圍行在。從官無少長貴賤。皆殺之。凡殺宗室諸王以下四十餘人。其自縊死者。尙不在此數。獨留桂王及后妃二十餘人。以待三桂之至。明室之悲運。至是極矣。

桂藩之
末路之

大軍以是年十一月。自木邦進次錫箔。白文選度兵力不敵。已先遁。三桂乃分兵追之。而自督大軍抵阿瓦。索桂王益急。緬人爲自衛計。卽劫王並其家族。渡河送諸軍前。三

航海以
魯之後王

桂凱旋雲南，而文選亦爲追兵所執，以其餘衆降。惟定國尙在景線。先是桂王自蠻莫舟行，從官猶千餘人，其以無舟不能從者，率崎嶇散入他國。方是時，緬甸雖役屬東北諸土司，而暹羅、古刺、景邁諸國，與爲世仇。古刺者，蓋今喀倫，當緬甸東南，而景邁者，又元明以來所謂八百媳婦國者也。其居景邁者曰大八百，居景線者曰小八百，皆思乘間傾緬甸。定國旣以阿瓦之役，不能得志，因欲利用諸國，聯兵攻之。會桂藩遺臣馬九功在古刺，江國泰在暹羅，暹羅王室妻國泰以女，數與定國通殷勤，而九功亦爲古刺募兵得三千人，致書定國，願奉約束。謀定將發，而三桂已擁桂王北去，兩國之師，並失望而退。定國竟以憤懣病死。猛獵，桂王居雲南數月，三桂嚴兵守之，而八旗將士，有陰謀推戴者，三桂大驚，立出桂王於市，絞殺之，並殺其太子。時太子年十二，臨難大呼曰：「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時康熙元年四月也。

自魯王航海以後，鄭成功渡臺灣以前，此十餘年間，閩浙沿海之軍事，適與桂藩之局相始終。故復類記之。魯王之自台州入海也，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欲於東海沿岸列島中，求一地利可用者，以爲根據。徐圖進取。而是時舟山爲黃斌卿所據，廈門又

爲鄭成功領地。皆不樂受魯藩命。名振不得已。奉王走南澳。浙中遺臣。自錢肅樂張肯堂阮駿以下。渡海奔赴者。復十餘人。順治四五年間。數遣兵攻福建。連下建甯邵武興化福甯三府一州地。軍勢頗盛。然未幾。又爲大軍所迫。諸守者皆力戰以死。至六年九月。魯王既盡失閩地。復欲圖浙東。以舟山扼錢唐江門戶。不可不爭。於是張名振阮駿合軍攻之。斬黃斌卿。魯王乃得入。溫台甯紹間遺民聞之。乘防兵之赴閩也。爭起兵自保。依山爲險。列寨以數百計。而上虞張煌言之軍爲之魁。海陸內外相援繫。大軍頗爲所疲弊。當時浙閩總督陳錦奏報言：『海寇登岸。則山寇爲之接應。山寇被勦。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所謂海寇者。指張名振。所謂山寇者。指張煌言輩也。名振恃舟山之險。謂大軍必不能至。乃以八年秋留兵六千。屬張肯堂等居守。而自與魯王大舉薄吳淞。會陳錦以全力掃蕩山寨。盡破其衆。乘大霧渡海。阮駿以舟師逆戰。全軍盡覆。肯堂等猶堅守十餘日。乃死。名振聞變。急回軍赴援。而城已破。乃與張煌言共奉魯王赴廈門。依成功。久之。名振病歿。以軍事付煌言。於是魯藩之勢衰。而鄭成功獨強。

鄭成功
之沿海
侵略

鄭成功者。芝龍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人田川氏之女也。唐王之立於鄭氏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賜國姓。世謂之國姓爺。芝龍既降。成功慨然去儒服。航巨艦。走廈門。出沒閩海。與張名振舟山之師相犄角。朝廷數以芝龍書招之。竟不能致。成功雖自以唐藩遺臣故。始終不樂奉魯監國。而與二張交甚睦。名振卒。煌言以其餘衆屬之。任浙海之嚮導。成功既連年侵擾福州興化間。遂以十三年轉略溫台。桂王聞之。自雲南遣使航海封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便宜封拜。成功益治兵謀大舉。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萬人被鐵甲。繪以朱碧彪文。當前鋒。金火不能入。縱橫海上。會颶發。碎巨艦數十。漂流士卒數千。乃還守廈門。已而聞大兵三道入貴州。度江南無備。乘機復出。十六年五月。由崇明入江。時沿江要害。皆置重兵。設大礮。橫鐵索。阻守甚嚴。成功以十七舟徑進。蔽江而上。六月。遂破瓜洲。犯鎮江。於是江甯蘇常諸道援師畢集。以二十二日戰於楊篷山。成功兵上陸者二千。諸會援者皆一時宿將。提督管效忠尤以善戰聞。所部凡四千人。他鎮兵不在此數。而是日激戰之終局。援兵存者僅什之一耳。鎮江不守。成功留五日。引兵而西。其部將甘

輝請北取揚州。斷山東之師。南據京口。絕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令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抵江甯。謁孝陵。而煌言別率所部。由蕪湖進。取徽甯諸路。安徽列城望風納款者。凡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東南大震。世祖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而崇明總兵梁化鳳。以七月二十四日出。成功不意。大破之於儀鳳門外。擒殺甘輝。成功遂以餘艦揚帆疾歸。煌言軍亦爲貴州凱旋兵所敗。走航錢唐江出海。成功經營海外十餘載。進取之志。卒不能遂。乃退據臺灣。越年竟死。同時魯王亦薨於臺。煌言被執。以不屈見殺。(並康熙元年)由是沿海防務稍稍息肩。而成功竟以臺灣之戰。使國姓爺之名 *Koxinga, Koxiga* 顯於歐洲云。

第八章 三藩之亂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六}正月。世祖章皇帝崩。春秋二十有四。皇三子嗣位。是爲聖祖仁皇帝。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政大臣。改明年^{一六六六}爲康熙元年。是時明宗室諸王偏安割據者。已蕩滅無遺。其遺臣之奔走號召。以規復爲志者。獨臺灣鄭氏而已。海內郡縣。皆已統一。而開創諸將。猶分鎮封土。握兵馬財政之權。隱如敵國。及

康熙初
年之大
勢

三藩之
起源及
其勢力

康熙六年^七年^六七月。聖祖親政。漸欲完成中央集權之制。知藩鎮強大。非國家之利。陰爲之備。而諸藩亦內不自安。詭請解兵納土。以探廷旨。於是撤藩之論起。而吳三桂尙之信耿精忠之變作。

先是。世祖定鼎。東南騷亂。故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而以定南王孔有德循廣西。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循廣東。平西王吳三桂循四川及雲南。耿仲明以順治六年七月道死於江西吉安府。而孔有德亦以九年李定國之亂。自裁於桂林。有德無子。爵除。而仲明子繼茂襲封。及南方畧定。承疇偕宗室羅托。信郡王鐸尼。引禁旅還京師。而諸王各率所部綠旗兵。留鎮一方。於是三桂王雲南。可喜繼茂王廣東。尋徙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嗣。是爲三藩並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方其入滇之始。軍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不受吏兵二部之掣肘。用財不受戶部之稽核。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據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府。置藩莊七百頃。通使達賴刺麻。廣市西番蒙古名馬。重斂土司金幣。開礦權鹽。厚自封殖。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穎敏者。教以戰術。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子應熊。尙公

主居京師。朝政巨細無所不悉。以是根蒂益固。異志益堅。而尙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之信以酗虐橫於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皆挾邊防爲名。歲耗巨帑。統計三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一切仰諸江南。幾糜天下財賦之半。

撤藩之議

康熙十二年^三三月^六尙可喜既受制於其子之信。慮不得自全。乃用其客金光計。疏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見上得自陳。是時。聖祖親政已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數思有以變置。而審慎未發。至是。部議謂可喜歸遼。而之信仍擁衆留粵。父子分離不便。因請盡徙全藩。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亦於是年七月。疏請安插。以相嘗試。時廷臣議者。或言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平定。未有亂萌。今若將王遷移。則不得不遣兵代戍。如是更調往復。重滋苦累。應請勿徙。而戶部尙書米思翰。獨力主撤藩議。刑部尙書明珠和之。帝以三桂蓄謀已久。不早除之。且爲巨患。況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於是徙藩之議竟決。

吳三桂之發難

三桂自以功高。朝廷終不奪其分土。當優詔慰留。既而移鎮山海關外之命至。全藩震動。反謀益急。然以滇蜀阻隘難進。非舉兵之地。欲行至中原而後發。因謬爲恭順。陰事

湖南之
陷落及
其應援

部勒。而撫臣朱國治驅之急。詞色峻厲。三桂不能堪。遽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襲殺撫臣。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王元年。蓄髮易衣冠。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起應之。雲貴督臣甘文焜。聞變。自貴陽趨鎮遠。戰敗自殺。變報達京師。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撤藩論者以謝之。帝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公布三桂罪狀。削其官爵。下其子應熊及家屬於獄。命前鋒統領碩岱。馳守荊州常德。阻其東犯湖廣之師。命西安將軍五爾喀。進屯四川。以絕自滇入蜀之通路。而續發大軍繼其後。以順承郡王勒爾錦及都統赫業督之。皆十二年十二月及十三年正月事也。

三桂既據有雲貴。乃遣部將王屏藩犯四川。遣馬寶等自貴州出湖南。以十二年歲除陷沅州。明年正月。張國柱等引兵繼進。湖南巡撫盧震棄長沙奔竄。官軍之屯湖北者。皆畏葸不敢前。於是常德長沙岳澧衡四府一州。先後陷落。同時四川巡撫羅森。廣西將軍孫延齡。襄陽總兵楊來嘉。各以其守土叛應之。耿精忠聞之。亦以三月舉叛旗。陷全閩。數月之間。六省盡失。中原動搖。當官者無守志。惟尙可喜鎮廣東。按兵守臣節。三

桂聞湖南已定，乃親赴常澧間督戰，而使其將吳應麒嚴守岳州，扼洞庭峽口，以當江北官軍。官軍雲集荊州，莫敢渡江。然三桂以子孫並質京師，冀免其誅。又年老持重，不欲輕去雲貴根據，故當發難之日，嘗以疏付撤藩使者，折爾肯還奏，有所陳請。及既得湖南，又下令諸將毋得北進，冀朝廷裂土議和。畫江爲國，而聖祖深知三桂狙詐，不欲苟且息兵，遂以四月賜三桂子應熊及其長孫世霖死，旋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承郡王進圖岳州。三桂乃分兵，一由長沙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出江西者，分擾袁州吉安境，與耿精忠之軍合，陷三十餘城。而陝西提督王輔臣，又以是年十二月舉兵甯羌，遙附三桂。於是東西響應，寇氛益張。

陝甘
與長
助守
沙攻

先是，朝廷以四川助亂，陝西搖動，當嚴爲警備。乃使大學士莫洛率綠營步兵馳往經畧，使貝子董額率滿騎繼進。而三桂將王屏藩驍勇善戰，與西安將軍瓦爾喀相持於川北。數出偏師，絕糧運，斷棧道。官軍餉缺，有譁潰者。輔臣陰生異志，以索餉爲名，鼓衆攻殺莫洛於甯羌。董額逡巡不敢擊，盡留諸軍困守西安。輔臣自據平涼，而使其黨分陷各郡。三桂聞之，賂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王屏藩等出漢中相援應。甘肅盡陷。董

額與輔臣相持一年不下。至十五年，朝廷乃以大學士圖海爲定遠大將軍，任西征事。節制董額以下諸軍。時三桂方欲乘輔臣之變，取道川陝，入犯京師。乃留兵七萬守岳澧諸水口，以拒荊州之軍。又留兵七萬守長沙醴陵萍鄉，以當安親王岳樂江西之師。使楊來嘉等進掠鄖陽，而自赴松滋調度。欲以通西北之寇。及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輔臣等於平涼城北。輔臣遂以是年六月乞降。王屏藩等遁還漢中，陝甘畧平。而岳樂復乘三桂西上，定江西邊郡。由萍鄉醴陵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旣不得志於西北，又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盡調諸將會援。荊州軍乘之，稍稍南進。扼江湖之險。長沙垂克，而未幾，松滋艦隊自上游來援。荊州軍遽藉口溇署引還。三桂又遣其將高大節東陷吉安，以斷岳樂之後路。攻守之勢復變。

耿精忠
之叛服

耿精忠之叛也，以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其爪牙，分三路出寇。卽養性出東路，據浙之溫台。顯忠出西路，據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九玉出中路，據浙之金衢。又約臺灣鄭經，與潮州總兵劉進忠，內外夾擊廣東，聲援甚盛。十三年六月，以康熙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甯海將軍，赴浙進討。曠歲無功。朝廷數遣勅使

招撫。悉見拒不受。會精忠與鄭經有隙。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傑書等乘其內亂。遂以十五年九月。進攻九玉於衢州。破其衆數萬。同時白顯忠亦爲安親王岳樂所困。窮蹙乞降。精忠既覆兩路之師。又內迫於鄭氏。閩地幾失其半。懼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大軍獻總統印。自請隨官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降。鄭經遂以翌年爲閩師所迫。棄漳泉諸府。退守廈門。浙閩告平。

何之信
之叛

方十四年。精忠與鄭經同盟。侵掠廣東沿海。同時吳三桂亦遣故廣西提督馬雄進兵肇慶。夾攻可喜。可喜自三桂舉兵以來。始終與之反對。嘗執其使者。奏其誘降之書。又慮之信不可恃。疏請以次子之孝襲封。朝廷深倚賴之。進封親王。至是可喜東西受敵。又內制於之信。力不支。因自陳衰病將不起。乞江西官軍往援。詔以將軍覺羅舒恕。及副都統莽依圖赴之。軍至而之信已變。受三桂招討大將軍號。改職易服。嚴兵守可喜府。移檄諸郡。是時尙之孝軍惠州。兩廣總督金光祖及舒恕軍高州。莽依圖軍肇慶。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而光祖陰受三桂密劄。牽制諸軍。使不得進。之信勢大振。江西援師引還。光祖遂與撫臣佟養鉅並降於三桂。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之

廣西之戰局

出師恃爲後勁。可喜竟以憂憤卒。

孫延齡以十三年春。據桂林附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以柳州應之。三桂封延齡臨江王。以雄爲東路總督。延齡故與雄有怨。雖共事而畏其逼己。猜忌日深。延齡妻孔四貞。故定南王有德女也。日夜以朝廷恩德爲言。勸之返正。延齡意動。馬雄訐諸三桂。謂延齡有異志。當急圖之。三桂乃使其從孫世琮。引兵赴廣西。世琮遂以十五年十二月入桂林。擒殺延齡。先是。慶陽知府傅宏烈。當三桂未叛時。嘗劾奏其不法狀。坐妄言流徙蒼梧。及三桂反。廣西響應。宏烈陽受三桂職。而陰募義勇。圖恢復。尋集兵五千人。移檄討賊。自請任廣西軍事。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增募義勇。便宜行事。會尙之信返正。官軍集韶州。得分兵赴援。宏烈領所部兵萬餘。累克潯梧諸郡。援軍乘之。進圍平樂。與世琮相持。

江西廣東之定

高大節旣陷吉安。使其黨韓大任守之。而自率所部乘間出戰。以少擊衆。官軍當之者輒挫。大節尋與大任不相能。屢爲所讒。發憤竟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官軍所圍。十六年七年六月七四月。大任潰圍出。尋降。時耿精忠鄭經先後或降或走。閩地全定。而尙

之信亦苦三桂徵餉。頗萌悔志。陰通款於江西官軍。詔以莽依圖爲鎮南將軍。自贛州入廣東受之信降。而又令都統賴塔。領漳汀守兵赴潮州應之。於是江西福建之師。同時入粵。之信遂以十六年六月率軍民迎降軍前。

三桂之末路

三桂既失陝西福建廣東三大援。又失江西。其領地自雲貴而外。獨有四川湖南及廣西之一部而已。又自軍興以來。東西調發。財用漸竭。川湖賦稅。不足以供軍需。情現勢絀。恐諸將解體。欲僞示威重維人心。乃以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三月。建號卽位。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改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是時諸道官軍。專力湖南。安親王岳樂復瀏陽平江。將軍穆占以陝西荊州精兵。進拔永興等縣。簡親王喇布遂自南昌進屯茶陵。於是湖南東南邊境諸州縣。自平江至藍山。悉爲官軍所得。而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百餘里。三桂所必爭。乃遣馬寶等悉銳環攻。晝夜不息。至八月。城垂陷。而三桂暴卒。諸將解圍赴衡州。聚謀迎其孫世璠於雲南立之初。十四年陝甘之變。四方騷亂。聖祖欲親征。駐蹕荊州。就近調度。而廷臣以爲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譏言。姦宄竊發。固請毋行。及三桂僭號。聖祖慨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廷臣又以

三路入滇

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帝未決。會三桂死。乃止。

世璠既立。不敢留衡州。退居貴陽。恃川湖廣西爲屏蔽。然自三桂歿。部下失措。無能定戰守之策者。官軍勢益振。於是湖南則安親王。廣西則傅宏烈。莽依圖。賴塔。四川則平涼提督王進寶。陝西提督趙良棟。皆累戰累捷。十八年九一六七正月。吳應麒自岳州走常德。尋復棄城遁。長沙衡州相繼下。同時宏烈等亦克桂林。走世琮。而王屏藩守漢中。以餉運不繼。又爲王進寶所迫。退守保甯。翌年一六八正月。遂自殺。良棟亦以是月克成都。三省畧定。是年三月。詔安親王率所部大軍之半凱旋。而以貝子彰泰代之。三道之師。合趨雲貴。卽彰泰以平定湖南之師。自沅州出其東。賴塔以閩粵之師。自南甯出其南。而良棟以川師出其北。十月。湖南官軍由平越趨貴陽。世璠偕諸將走雲南。官軍乘勝西進。翌二十年一六八正月。與賴塔軍會於曲靖。二月。抵雲南。世璠據五華山宮城。誓死守禦。累月不下。至九月。良棟已盡逐川南諸寇。進與湖粵之軍合圍。攻益力。以十月克之。世璠自殺。馬寶等爲俘。尋磔於市。雲貴悉平。班師。於是康熙十二年以來蔓延十省之大亂。全歸鎮定。而臺灣鄭氏之獨立。亦遂不旋踵而覆矣。

尙之信
之伏誅

尙之信既降。復懷兩端。官軍征湖南時。趣之出援不赴。比永興危急。又坐視不救。三桂死。始聽調遣。從征廣西。駐軍宣武。會其弟之孝謀襲藩位。令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之。信心懷怨望。放言訕上。都統王國棟者。故之信私人。至是亦助之孝。發其罪狀。十九年三月。詔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接問。之信聞命。自武宣還廣州。上疏抗辯。詔令至京對簿。而藩下總兵李天植。怒國棟讒構。誘殺之。事聞。天植坐謀反伏誅。之信遂以是年八月賜死。之孝並坐褫職。

耿精忠
之伏誅

耿精忠之降也。以請勦海賊立功贖罪爲詞。康親王傑書。奏復其爵。及所屬官職如舊。朝廷乃以耿昭忠（精忠弟）爲鎮平將軍。駐守福州。而使精忠率所部從征。旋收復興化泉州漳州。逐鄭錦入臺灣。移師征潮州。會尙之信以廣州反正。潮州之劉進忠亦降。精忠遂駐守其地。十六年四月。康親王議令將軍賴塔守潮。而撤精忠還福州。聖祖慮其疑懼生變。詔勿撤。十一月。藩下參領徐鴻弼等。遣人赴部首精忠歸順後。尙蓄逆謀。列罪狀五款。同時昭忠亦以鴻弼首詞具疏入告。聖祖留疏不發。十七年春。召昭忠還京。仍命精忠還駐福州。而密諭康親王令之自請入覲。十九年八月。精忠入朝。以

封建藩
廢鎮之全

鄭氏占

藩兵授所屬都統烏九玉轄之。聖祖乃以前此留中諸疏下法司勘問。部議黜爵磔死。然聖祖以九玉尙握兵柄。不欲遽發。命繫精忠。待鴻弼等至京對簿。明年十月。大兵平雲南。九玉亦解任歸旗。於是臺官交章言三桂宜戮屍。精忠及其黨應按律議磔。而大學士明珠亦極言精忠罪在不赦。乃詔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而磔死精忠於市。三藩既平。朝廷盡籍藩產入官。充軍餉。撤藩兵回京師。而於福州廣州荊州等處。各設八旗兵駐防。自是不復以兵權土地。世予臣下。凡親貴功臣。畢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爵凡九等。有俸。有莊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爵凡二十六等。雖世襲有差。實際上無幾微之權勢。由是前代封建之弊絕。其任全國之守備者。則各省有提督總兵等官。以統綠旗。各要地有將軍都統等官。以統駐防八旗。然皆掌兵柄而不擅財賦。且與文臣互牽制焉。由是前代藩鎮之弊亦絕。中央集權之制。至是漸完密矣。

第九章 臺灣之收服

臺灣自鄭氏占領以前。爲馬來種番所據。未嘗受中國之統治。隋大業中。虎賁將陳

領以前
臺灣之
歷史鄭成功
與蘭
之戰

稜嘗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返。宋史謂澎湖東有昆舍那國，卽其地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和蘭人既據南洋諸島爲貿易地，欲求商港於中國，乃以十七艘之艦隊，謀犯澳門。時澳門已爲葡萄牙人極東貿易之要地，當蘭人來侵，中國兵與葡人協力拒之，蘭人不得志，退入澎湖（西名 Pescadore，蒲語漁夫之義也）築城居焉。尋又爲明軍所逐，土人復起攻之，乃以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退據臺灣（西名 Formosa，亦出蒲語譯言美麗）自是以來，蘭人次第開拓，先築安平城，Fort Zeelandia 旋築赤嵌城，Fort Provintia 又逐西班牙人於島外，臺灣全土歸其掌握，乃改革行政，宏布宗教，授土人以蘭語，成績頗著。而是時中國大陸兵亂漸起，避難來往者日以繁衍，於是中蘭兩國之移民，勢力相敵，而鄭成功終以戰勝之結果，據有其地。

順治十七年，成功自江南敗歸，使其子經留守廈門，而自以艦隊向臺灣。是時蘭人哥依德 Coet 爲臺灣知事，怒島人與成功相通，下令捕治，中國移民皆不服。會知事所屬會計員，負債鉅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報成功，請爲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六月，成功以兵二萬五千自安平附近上陸，斷安平與赤

嵌之交通。赤嵌城先下。蘭人守安平。而告急於巴達維亞。Batavia 巴達維亞總督遣兵艦七艘。兵七百人赴援。會中國邊吏。致書哥依德。求合兵先逐成功餘衆之擾大陸沿海者。然後攻其本營。蘭人乃分兵艦五艘應之。成功乘機悉銳還攻。於是安平陷重圍者已九月。兵士死者六百餘人。哥依德知不能敵。遂以城降。自天啟四年蘭人占領臺灣以來。至是凡三十七年。盡失其所有權。

成功既占領臺灣。內則組織政府。興農業。修兵備。定法制。建學校。用處士陳永華爲謀主。築館舍以居明宗室遺臣之渡海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汙萊日闢。外則置兵守金門廈門兩島。與相犄角。又通使斐律賓羣島。求聘問於西班牙總督。欲以得海上之應援。朝廷知成功終不可致。順治十八年。誅其父芝龍。並誅鄭氏子弟在京者。而詔徙福建沿海三十里內之居民於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將以堅壁清野之法困之。於是沿海商民。蕩析流離。又失海上魚鹽之利。頗相疾苦。張煌言因遺書成功。趣之內渡。謂「棄此十數萬生靈不收。安用爭夷島。且苟安一隅。恐將來金廈亦不可守。」而成功以臺灣初定。慮蘭人來襲。未暇爭霸大陸。翌康熙元年。成功率。春秋三十有九。長子經

自廈門入臺。嗣立。是年。監國魯王亦卒於臺。二年。桂王亦被難。而經猶奉其永曆之號。負固海外。

福建之
侵略

其後三藩事起。耿精忠據福建。乞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酬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攻廣東。既而精忠背約。經請漳泉不得。於是反兵自取之。福建故屬鄭氏勢力。其舊部多有存者。海澄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叛附經。經乘勢取汀州邵武等府。會精忠反正。與康親王傑書。合軍攻鄭氏。遂以十六年收復漳泉以下諸府。經退守廈門。旋復遣將出沒沿海。十八年。經將劉國軒等。分道入犯。以六月下海澄。分圍漳泉。傑書駐軍福州不敢救。而巡撫吳興祚。與將軍賴塔。出安溪間道。解泉州之圍。總督姚啟聖。提督楊捷。奪漳州險要。國軒還據海澄。守一年不下。時三桂死。官軍復岳州。湖南水師無所用。詔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戰艘二百。由海赴閩。與啟聖興祚等會軍攻之。遂以十九年三月克海澄。鄭經及國軒棄金廈二島。歸臺灣。方鄭經之初立也。朝廷遣疆吏貽書招之。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議遂中輟。至是。賴塔復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

招撫之
議

鄭氏之內亂

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嘯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而姚啟聖持不可。議復寢。啟聖督閩。務欲滅鄭氏。收臺灣爲功。數遣刺客謀暗殺。事皆無效。而經竟以康熙二十年正月卒。於是王位繼承之爭起。鄭氏遂敗。

先是。經連年用兵在外。用陳永華言。以長子克壑監國。克壑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方成功在時。已有構之者。謂壑孽賤。不當爲世孫辱國。及壑監國。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頗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益不利其立。至是經卒。侍衛馮錫範。首以計罷永華兵柄。永華憂死。克壑失助。時成功妻董夫人尚在。復入間言。遂襲殺克壑。而立經次子克塽爲延平郡王。塽幼弱不能莅事。事皆決於錫範。人心益失。啟聖聞其內亂。又知水師提督施

鄭克塽
之降

瓊。習海道可用。請乘機出師。而內閣學士李光地亦以是爲請。征臺之議始決。二十二年六月。施琅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自福州出發。乃定先下澎湖。次攻臺灣之策。時劉國軒在澎湖。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設礮。又列戰艦據諸港。守禦甚嚴。琅督諸軍鏖戰七晝夜。自十六日至二十一日。焚敵艦百九十餘艘。國軒力不能支。乘小艇渡臺。官軍遂據澎湖。七月。臺人遣使議降。施琅姚啟聖以聞。八月。勅至。琅遂率衆渡臺受降。於是國軒及馮錫範等擁克塽出受詔。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印。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時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也。自順治十八年。成功逐蘭人據全臺後。其獨立之局。凡二十三年。詔封琅靖海侯。克塽入都。隸漢軍。封海澄公。克塽死而爵除。其子孫至今尙存云。

施琅之
建議

臺灣既平。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澎湖。施琅以爲『中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於和蘭。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據形勝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也。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由是設一

朱一貴
之亂

府三縣。置吏治之。隸福建布政使。然其地僻遠。又受治日淺。姦宄時時竊發。其亂事之較著者。則康熙六十年^二年^七。朱一貴之亂。及乾隆五十一年^六年^七。林爽文之亂。是也。今撮其顛末。附諸本篇。

林爽文
之亂

康熙末。臺灣知府王珍。稅歛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者二百餘人。處以死刑。鳳山縣民黃殿等。利一貴朱氏。稱爲明裔。奉之作亂。以五月六日陷府城。總兵歐陽凱戰歿。凡七日而全臺盡陷。一貴自稱中興王。號永和。六月。水師提督施世驃。及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先後自廈門渡海。會於澎湖。時臺中閩人粵人。互相雄長。各地鄉兵義勇。爭起拒賊。廷珍等乘之。自澎湖進克安平鎮。旋以是月二十二日恢復府治。一貴等伏誅。廷珍因建議。諸羅(嘉義)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割爲二縣。乾隆中。朝廷用其言。始分諸羅北境爲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卽後日之臺北府。爲故臺灣巡撫所駐者也。林爽文者。彰化巨族。以豪富雄一方。聚衆結祕密社。號曰天地會。橫行數十年。吏不敢問。乾隆五十一年。總兵柴大紀。謀發兵捕之。而先焚無辜村聚以相怵。爽文因衆怒。舉兵反。十一月二十七日。陷彰化。尋又陷諸羅。翌五十二年^七年^八。正月。大紀累戰破賊。

遂復諸羅。諸羅爲府城北障。賊衆十餘萬。復來攻之。志在必得。大紀善戰。與城民固守。亘半載不下。詔改諸羅爲嘉義縣。是年冬。總督福康安。及將軍海蘭察。奉命赴援。遂以十一月解嘉義之圍。以十二月擒殺爽文以下數十人。臺灣復定。而大紀爲福康安所構。竟罹重辟。蓋自明季至國初。臺灣易主者凡三。而後始爲本朝之領土。又自姚啟聖建議征臺以來。用兵者凡三。而後始奏底定之功。收生聚之效。固以見國家之得之者。若此其不易也。

第十章 中西國際之由來

當明與本朝代興之際。中國歷史上。漸開一振古未有之變局。卽西洋諸國人之渡來是也。前此千餘年間。歐亞兩大洲。未嘗無一二交通之事實。西人至中國者。唐貞觀中。則有景教僧阿羅本。元初。則有威尼斯巨商尼哥羅博羅 Nicolò Polo 父子。而馬哥博羅 Marco Polo 留仕元室。淹居吾土者。前後且二十餘年。其所著旅行記。一時頗動歐人之耳目。然此不過艱苦卓絕之旅行家。曠代一至。於國際上無幾何之關係。未得謂爲近世東西交通之起源也。東西交通之就緒。實在印度航路發見以後。而發見此航

印度航
路之發
現

葡人通

路者。爲葡萄牙政府之力。故交通中國者。亦以葡萄牙人爲最先。由是而和蘭人繼之。英吉利人又繼之。而西班牙人。亦藉馬尼刺 *Manila* 爲兩國之媒介。間接以行其貿易。今欲講明中西國際之由來。則當就此等國民次第東來之歷史畧述之。

歐洲中古之時。威尼斯及熱內亞諸商之往來印度者。其航行之路有二。一則取道埃及而出紅海。一則由黑海取道美索不達迷亞而出波斯灣。是也。自東羅馬帝國滅亡以來。黑海地方之通路。爲土耳其人所扼。歐人之從事印度貿易者。不得不更闢他塗以通之。是時航海之術。物理之學。日益精覈。乘時有爲之士。爭以捷足先至。龍斷市利。爲其目的。於是哥倫布以地員之理。游說西班牙政府。資其舟楫財力。以求諸大西洋。而葡萄牙政府。亦以累代獎勵航海之故。使非洲西南海岸。次第發現。其臣華士哥德。噶馬。Vasco da Gama 卒以弘治十一年。八^年九^月通過非洲之南端。以達印度馬拉巴爾海岸 *Malabar Coast* 之古里。Calicut 是爲歐亞海路交通之始。實東西交通史上至要之事實也。

自噶馬發現印度海岸以後。葡王以馬督利第一。東畧之志益銳。弘治正德間。遂縣臥

中國之始

亞。Gora 峇馬刺加。Malacca 設印度總督。以掌貿易拓殖之務。置僧正以綜理東洋布教之事。勢力及於蘇門答臘 Sumatra 爪哇 Java 諸島。自馬刺加占領後五年。葡人刺匪爾伯斯德羅。Rafael Perestrello 遂附帆船入中國。是爲歐洲船舶內渡之始。時正德十一年^{一六五一}也。其翌年。印度總督亞伯勒基。Albuquerque 復遣使臣比勒斯。求與明廷締約。遣臥亞市長匪地難德安刺德。Ferdinand Andrade 測量中國港灣。兩人之至廣東也。地方官頗歡迎之。使碇泊上川島。Shanghai or St. John's Island 又明年。匪地難德弟西蒙 Simon Andrade 者踵至。有暴行。大爲吏民所惡。先是。武宗聞比勒斯之至。使留廣東待命。及西蒙事作。遂遣吏鞠之。坐以間諜。下諸獄。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遂下令放逐葡人於境外。未幾令弛。葡人來者益多。嘉靖中。廣東附近。有葡人居留地三。卽上川電白（西史作 Lambaeno）及澳門 Macao 是也。十餘年間。電白貿易爲諸港之冠。葡商寄居者。常達五六百人。及澳門興盛。遂駕電白而上之。當時廣東而外。沿海諸省。爲葡商所出入者。則甯波泉州等地是也。居甯波之葡商。或結黨四出。誘掠婦孺。居民大憤。爭起復讐。以嘉靖二十四年^{一五二四}。屠教徒萬有二千。

澳門互
市之起
源

西班牙
人之渡
來

焚葡船三十七艘。而泉州之葡人亦以二十八年九一五四為吏民所逐。於是澳門獨為葡人極東貿易之要港。澳門互市之起源蓋在嘉靖十四年五一五三。是時都指揮黃慶者得葡人巨賄為請於上官始以濠境（即澳門）為通商之地。年科地租二萬金。其後三十二年三一五五葡船有遭風濤之害者以貢品被水為辭請於海道副使汪柏乞地暴之。自是展境益廣。至萬曆元年三一五七中國政府始於澳門附近築境壁為區畫置守吏焉。而西史或言嘉靖時澳門故為海寇所據地方官假歐人之力討滅之故以其地割與歐人為酬功之具云。

方葡萄牙人開闢印度航路壟斷東洋貿易之全權。同時西班牙政府亦次第發見亞美利加大陸。取墨西哥為殖民地。壹意西進以求達其世界迴航之目的。正德十四年九一五一當西班牙加羅第一之時其臣墨加蠟 *Magalhaes* 亦作麥折倫 *Magellan* 者始率艦隊自大西洋出亞美利加南端進達太平洋。凡航行三十三月之久而至馬來羣島之息布（*Sibu*）是為歐洲至東亞西南航路開通之始。墨加蠟旋為土著所殺。其徒眾以嘉靖元年二一五二越印度洋而歸。於是加羅第一以太子非利布之名名所至

李馬奔
之斐賓
戰爭

羣島曰斐律賓。終加羅之世。西班牙艦隊至斐律賓者三。然僅得出入其地而已。未暇占領也。及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非利布立^{一五五五年}。是爲非利布第二。益經營四方。逞其遠略。其將勒迦斯比^{Legaspi}。遂以嘉靖四十四年^{一五五六年}。占據斐律賓。定馬尼刺爲列島之都會。是時。中國商人。往來南洋者。獲利甚鉅。沿海慄悍之民。或以武力恣其暴取。及西班牙人至。斐律賓海陸間。遂爲兩國民之戰場。

明室叔季時代。中國國民。有以匹夫之勢力。與歐洲雄國爲敵者。後則鄭成功之與和蘭。而前則李馬奔之與西班牙。是也。李馬奔者。泉州人。故海賊渠魁。數出沒遠近。從事劫奪。會海上有帆船來自馬尼刺者。爲馬奔所掠。馬奔卽以捕虜爲嚮導。率帆船武裝者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征斐律賓。萬曆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艦隊達馬尼刺灣。馬奔使部將日本人庄公^{Uiso}。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舟多覆者。溺殺幾二百人。庄公以殘兵薄馬尼刺城外。進殲西班牙副將。西兵走保桑的亞哥^{Santiago}。會援軍一隊至。庄公以爲大軍也。稍稍引退。西兵乘勢追擊。血戰亘數時。庄公收敗卒。退合李馬奔之本營。時勒迦斯比已死。其孫溫薩爾塞特。方經略呂宋北部。

中國與
西班牙
交涉之
始

及中國兵迫馬尼刺，急還謀防禦之策。西十二月三日，兩軍戰備已就。馬奔集部將下進擊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縱火市街，圍其堡壘，而艦隊自港外發砲助攻。庄公遂以所部入城。西軍殊死戰，庄公陣歿。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終無功而退。於是馬奔收餘衆，航呂宋島西岸。數日，至亞格諾 Agno 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居焉。薩爾塞特聞之，復大舉來薄。馬奔知不敵，乃留兵城中，牽制敵軍，而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間。至今斐律賓有伊哥羅德支那人種 Igorots-Chinese 者，其苗裔也。

方馬奔之據亞格諾河口也，福建總督聞其勢盛，發艦隊偵之。西班牙人聞中國艦隊之至，欲乘機與訂通商條約，乃邀使者至馬尼刺，謁其知事。使者言通商事當就督臣議之。請俟艦隊歸國之際，簡信使與俱。於是知事以僧侶馬丁拉達等爲使，齎書翰貢物。附閩艦內渡，求締商約。是爲西班牙遣使中國之始。時萬曆三年一五七五年也。其後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年，西班牙王非利布第二復遣馬丁伊格奈條 Martin Ignatius 來申前請，而先後並爲葡人所聞，不得要領。然中國商船往來斐律賓自若。故馬尼刺遂爲兩

國之市場。先是西班牙政府之得斐律賓也。以爲墨西哥殖民地之附庸。凡斐律賓行政補助費。及商品代價。悉取諸墨西哥。歲額二百五十萬圓。以故墨西哥銀幣。充溢馬尼刺。復經南洋商人之手。以輸諸中國。今墨銀之通行內地者。由此起也。

和蘭之
經畧南
洋

正嘉以來。東洋商利。殆爲葡萄牙人所獨擅。既如上文所述。然葡人之經營拓殖。專以暴力制勝。及拓地既廣。國力不足以維繫之。故不久中衰。而和蘭英吉利兩國代之而起。和蘭故西班牙領土。以宗教紛爭之故。於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年。脫西班牙政府之羈絆。宣告獨立。方葡萄牙商業盛時。其都里斯本。爲東洋百貨所萃。和蘭英吉利諸商。率就其地爲稗販之業。然自萬曆八年一五八一年。西班牙王非利布乘襲葡國王統以來。有轄治比勒尼全半島之主權。以和蘭人爲其叛民。故務有以困之。遂於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下令禁蘭人出入里斯本。蘭人既失稗販之利。勢不得不自闢商路。直接與東方諸國貿易。而是時林斯哥敦 Jan Huigen Van Linsikoten 好德曼 Cornelius Houtman 之徒。並以游歷外國。習識海程。爲全國提倡。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亞摩斯德登諸商。始創『私立東印度會社』。從事探險。好德曼遂以是年回航南非。經蘇門答臘。至爪哇。

西岸巡覽而歸。自是蘭船東渡者不絕。至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東印度會社得政府公許。有於殖民地置兵除吏。及與所在國君主宣戰媾和之權。遂自蘇門答臘爪哇摩鹿加列島。Moluccas 逐葡人而有之。尋以萬曆末年^{一六一九}。建巴達維亞府於爪哇。以爲諸貿易地之中心。於是西自印度之馬拉巴爾海岸。東至日本之長崎。其商港相接。海上權力極盛一時。

蘭人既席捲馬來西亞羣島。所至排斥他國。恣其獨占。而在澳門之葡人。以有中國兵援助故。得保其位置。蘭人不得志於澳門。乃經營臺灣。以伺利便。會本朝定鼎。與內外更始。舊教牧師有馬爾底尼者。自中國入巴達維亞。盛道新政府之開通。蘭人方以廣東交涉之途。爲葡商所遮。苦不得聞。及聞牧師言。遂欲遣使北京。與政府爲直接之談判。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蘭使哥頁 *Coyer* 及開澤 *Keyzer* 二人。始自爪哇抵京師。覲見世祖。以互市爲請。廷議許和蘭商船八歲一至。船數以四艘爲限。他所請皆不得行。其後臺灣爲鄭成功所奪。福建沿海。連年被其侵略。蘭人數遣艦隊。助大軍。攻金廈。削鄭氏勢力。以是挾功求報酬。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其使臣訶倫 *Van Hoorn* 復以巴達

維亞總督之命，議約北京，竟畧無所得而返。

英人之
東漸

英人之從事東洋探險，殆與和蘭人同時。惟和蘭人所經營者，以馬來西亞羣島爲主，而英人所注意者則在印度。萬曆七年^{一五五七}，托馬斯士德芬^{Thomas Stephens}者，始至印度。英人得自其通信中，知商況之梗概，進取之志由是生。方和蘭之獨立也，英女王伊利薩伯，以宗教上之關繫爲之後援，故英西交惡。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西班牙之無敵艦隊，爲英軍所殲。英人於海上之威望，坐是驟增，而是時西葡合併，葡人之東洋商利，爲西班牙財賦所從出，故英人欲藉戰勝之勢，進覆其根據。會和蘭暴興，南洋貿易，爲其所持，其出品之行售歐洲者，價騰貴至倍蓰。英人益不平。萬曆二十七年^{一六一九}，倫敦商人，集議組織東印度會社，與蘭人競爭。至翌年^{一六二〇}，成立之頃，其資本金僅七萬鎊而已。而以累次遠航之結果，得於爪哇及印度沿岸，行其貿易，贏獲日富。顧其在爪哇等島地者，始終爲蘭人所排斥，不能得志，獨於印度大陸，所在奏功，其勢力遠出他國之上。

中英交

中英之互市，自崇禎十年^{一六四三}，虎門之役始。先是，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英女王伊

源涉之起

利薩伯。雖嘗一遣使節。奉書明廷。然不能達其目的。其後英人以經略印度之故。與葡人相衝突。戰爭連年不絕。於是臥亞總督以屢敗之餘。與英人締休戰條約。許英船有出入澳門之權利。崇禎十年。英人威代爾 *Walter* 者。率艦隊至澳門。攜臥亞總督書。謁其知事。葡人拒不納。威代爾乃思與廣東大吏相交涉。而葡人復讒構其間。當英船之至虎門也。守者遽發礮擊之。激戰數時之後。礮臺遂陷。其終局。英人以所得戰利品。還付中國。而中國亦允英人通商。然未幾鼎革之亂起。海內騷動。故外國貿易。爲之中輟。至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東印度會社。遣商船一艘至廈門。無功而返。會鄭經在臺灣。頗講外交之策。英人與訂約。得以安平及廈門爲出入地。而臺灣新闢。物產貧乏。故安平貿易。不久旋廢。而廈門獨盛。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一年。英人始議於廈門建商館。然以本朝干涉之故。事卒不成。惟其商船得以時間至而已。

基督
教之
傳來

自基督教入中國。而宗教問題。常爲近世國際上紛爭之要點。故其傳來之次第。亦吾人所欲知也。基督教義之最先流布中國者。爲乃斯德利安宗。當盛唐之世。已風靡一時。所謂大秦景教者也。然乃斯德利安宗之在歐洲。嘗爲宗教會議所排斥。固非基督

正宗。及唐會昌五年^八，^五下詔嚴禁。而其徒遂絕跡於中國。爾後蒙古帝國興。東歐地方。被其蹂躪。羅馬教皇及列國君主。思以宗教之力懷柔之。數遣教徒爲議和使。試其遊說。於是若望高未諾^{John of Monte Corvino}者。以至元二十七年^一。得元廷許可。布教北京。建禮堂焉。羅馬加特力宗之入中國。自此始。然元亡而布教事業。亦因之中止。及東西航路既通。歐人東渡者日衆。商業所及。宗教隨之。而是時加特力宗。方以路得宗之抗議。失勢力於歐洲。其徒有志者。因欲轉入他土。收其義法。而耶穌伊德社^{Jesuit}。傳布最力。加特力宗之得蔓延於東洋諸國者。皆此社之爲也。

利瑪竇
之布教
事業

是宗之再興於中國也。實以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爲其初祖。中國所謂天主教者。卽瑪竇所倡也。先是嘉靖三十一年^二。^五耶穌伊德社東洋布教長方濟各沙勿畧^{Francois Xavier}自臥亞內渡。道死於上川島。其後任范禮安^{Valignani}。乃遣瑪竇及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入中國。紹其遺志。瑪竇等以萬曆八年^一。^五入至廣東。留滯肇慶。服桑門衣。習華言。以其暇說教。羅明堅尋以事歸。而瑪竇遂易儒服。入南京。與其徒王豐肅^{Alphonse Vagnoni}遊說薦紳間。日見尊信。南京禮部侍郎

天主
明末
之傳
概況

沈澹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疏入不報。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瑪竇始與其友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ia 來北京獻方物及基督畫象。神宗念其遠來，禮遇甚厚。令得於京師內外崇建禮堂。朝官徐光啟李之藻輩，並服習其說，折節與遊。瑪竇能屬文，頗有所論述。又其布教，常斟酌中國習俗古義而調和之。故成就有足觀者。光啟之藻，又從之譯受乾坤體義，幾何原本，測量法義，諸書行世。是爲泰西科學輸入中土之始。

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利瑪竇卒，而天主教徒亦頗爲朝議所攻擊。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二遂下令放逐，終以光啟調護之力。至天啟二年。一六二事得解。是時，宣教師留京者，自龐迪我外，有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龍華民 Nicolaus Longobardi 陽瑪諾 Emmanuel Diaz 鄧玉函 Joannes Terrenz 等，更相應和，氣類甚衆。而德意志人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又以後至能承其業。原諸人之所以見重於當時者，蓋非以其宗教，而以其學術。彼等皆明習歷法，旁通百技，能爲時用。李之藻嘗稱『其所論天文歷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

國初
天主教
廢興

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當時士大夫既以從善服義之公心盛相推許。而朝廷亦利用之。使當司天之任。或令鑄巨礮佐軍用。故其布教亦得無阻害。蓋至崇禎末年。而臣民之奉教者達數千人。其中宗室百十四人。宦官四十人。顯者十四人云。鼎革之交。布教事業頗爲兵亂所間。而宣教師之在北方者。以歸命新朝故。得保其位置。若望又以歷學受世祖寵遇。掌欽天監事。尊爲通元教師。而其在南方者。則以桂藩爲之護法。傳習不替。當桂藩末路。王太后嘗以宣教師之介紹。致書羅馬法王祈福。其信仰之深。畧可推見。然自司天之職。爲西人所主持。學者頗以廢絕古法爲憾。康熙四年。五。一。六。回回教徒新安人楊光先上書攻擊。若望論磔。以前勛僅得不死。其徒並連坐禁錮。會聖祖親政。諸連坐者以大赦被釋。於是南懷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者。復疏論欽天監推算乖謬狀。較驗得實。懷仁遂以康熙八年。一。六。任監副。朝廷知此輩博習可用。自治歷之外。凡外交通譯及測量境土之事。悉以任之。而此輩亦謹守瑪竇遺法。不强使奉教者盡變中國習俗禮式。以故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全國信徒不下數十萬人云。

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

第二編 全盛時期

第十一章 東北經略及中俄交涉

聖祖既戡定雲貴郡縣臺灣。中國又安。無復兵革之事。乃壹意經略邊境。以絕外患。是時中國境外。大敵有二。一則俄羅斯之於黑龍江沿岸。一則準噶爾部之於天山南北是也。準噶爾汗之征服。事具後章。今略敘俄羅斯東侵之梗概。及中俄交涉之起源。以見當時外交之優勝。且以明外交與武力相爲表裏之實焉。當明末季。本朝方遣兵定黑龍江畔之索倫。達瑚爾等部。而俄羅斯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以達西伯利亞極東之鄂霍海岸。其疆域所屆。南與外蒙古之車臣汗土謝圖汗二部爲鄰。蒙人與相貿易焉。時通古斯種人之入俄境者。具言外興安嶺南境。川流交會。部落繁衍。適於耕牧。且富鑛產。俄人心豔其說。益銳意南下。崇德末年。一六四三年可薩克人波雅爾古 *Полярный*

之俄東
及雅克
薩城之
建設

者。始自雅庫次克。歷阿勒丹精奇里諸川。以達黑龍江之下流。周覽其山川部落。三載而歸。具以所見告諸雅庫將軍。謂得精兵三百。可使其地入俄國之版圖。會大兵入關。有事中國。不暇注意東北。俄人因得乘間於黑龍江北岸。試其侵略。其將喀巴羅。Барыборoff。遂以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引兵達索倫部人所居之雅克薩地。戰勝土酋。翌年。一六五一年。遂築城雅克薩河口。名曰阿爾巴青。Албаин。舊史所謂雅克薩城者也。是時烏蘇里江口。有部落曰阿槍。見俄軍之東下也。赴滿洲乞援。於是甯古塔都統。募兵使章京海色。助阿槍人禦俄。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四月。海色率兵二千。逐俄兵於黑龍江岸。無功而返。而喀巴羅亦以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歸國。

喀巴羅之歸也。俄人斯特巴諾。Степанов。代領其衆。復以是年五月。引兵下黑龍江。剽掠糧聚。都統明安達禮。禦之松花江口。破其軍。斯特巴諾退守哈馬喇河。先是葉尼賽斯克將軍巴西古。以黑龍江地方遼遠。非置重鎮於貝加爾湖東爲根據。則侵略之志終不能達。因欲於尼布楚河。注入什爾喀河之處。建設要塞。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其所遣遠征隊。遂略地什爾喀河流域。於右岸築小砦焉。俄政府聞之。命巴西古兼尼布楚將

軍。任黑龍江經略事。順治十五年。一六六五年巴西古親赴尼布楚。部署軍事。而令斯特巴諾當前敵。斯特巴諾遂以所部可薩克兵五百人。出松花江。侵入滿洲。抄掠村落。甯古塔都統沙爾呼達。率艦隊四十七艘。載火器拒敵。激戰於松花江與瑚爾哈河間。斬殺過半。斯特巴諾死焉。殘兵悉遁入雅庫次克。其退至尼布楚者。僅十七人而已。

當是時。俄人雖以侵略黑龍江之故。數與中國兵相衝突。然未知中國國力之若何。順治十一二年間。嘗兩遣使節。賚方物。上書以請互市爲名。至北京覘虛實。而中國亦方倜然自大。不識俄羅斯之爲何物。視之與鄰近朝貢諸國等。順治十一年。本朝與俄皇書。有云『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使貢進方物。朕實嘉之。特賜禮物。卽令爾使人賚去。以明朕柔遠之至意。爾其欽承。永効忠順。以世恩寵。』其詞絕倨。而俄人不解漢文。無由知其所云也。先是順治十年。俄軍占據什爾喀河流域時。土酋罕帖木兒。知俄人志在攻略。乃率其部衆內徙。求保護。中國有司遇之薄。罕帖木兒心弗善也。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復越額爾古納河。入俄境。居因古塔河域。會俄使復至求互市。於是聖祖以俄人連年寇邊。又納我通逃。乃以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遣使莫斯

科令交付罕帖木兒。且約東邊人禁抄掠。莫斯科人無能解我國書者。乃遣使與中國使節俱赴北京。以康熙十四年五一年六七至。欲與中國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政府宣言。非交付罕帖木兒。則所請皆無庸置議。議卒不成。俄人益經營雅克薩。築塞精奇里上流。以相策應。將席捲黑龍江東北數千里地。而中國亦以其近逼陪京。不可滋蔓。思有以創之。兩國之決裂。遂近在旦暮間矣。

康熙二十一年二一年六八。聖祖始命副都統郎坦。以行獵爲名。渡黑龍江偵察雅克薩

雅克薩
之第一
次攻擊

城形勢。郎坦歸言俄兵寡少不足患。聖祖乃定征俄之策。先命戶部尙書伊桑阿赴甯古塔製巨舟。築墨爾根齊齊哈爾二城。置十驛。通餉運。以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治愛璉。又令車臣汗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三一年六八。俄將模里尼克。率可薩克兵六十餘人。發自雅克薩。將移營黑龍江下流。至愛璉附近。我兵船迎擊之。俘其全軍。致諸齊齊哈爾。二十三年四一年六八。我軍從譯官至雅克薩城諭降。戍兵不可。於是都統彭春。以二十四年五一年六八。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凡萬人。攜巨礮二百門。自齊齊哈爾陸行。水軍凡五千人。艦百艘。自松花出黑龍。兩軍集雅克薩城下。遣使諭城兵令引去。是時俄驍

第二次
攻擊

將圖爾布青 Tolhuzin 以四百五十人守焉。拒命不屈。六月。我軍始加礮擊。圖爾布青雖奮勇防戰。而軍械窳敗。又衆寡懸絕。勢不能支。遂退至尼布楚。是役俄軍戰死及生擒者殆百人。我兵毀其城而還。獻俘京師。聖祖赦俄俘。編爲佐領。其苗裔蓋至今猶有存者。

圖爾布青之還尼布楚也。會俄國陸軍大佐伯伊頓 Petron 復率可薩克兵百人。自莫斯科來援。圖爾布青乃與合軍而東。至雅克薩舊址。築土壘爲防禦計。我軍聞之。復以二十五年^{一六八}七月。引兵八千載大礮四百門進攻。欲一舉平其壘。俄軍抵死拒戰。壘堅不可拔。圖爾布青中彈丸斃。伯伊頓代之守。逾年不下。時俄兵皆穴居。病溼死者甚衆。我將軍薩布素聞之。自愛琿遣醫師至。請爲治療。伯伊頓辭不受。且饋麥以報。示軍中無絕糧憂。我兵謀以長圍困之。俄軍不死於戰。則死於病。其存者僅六十餘人。城旦夕且下。而兩國媾和之議成。我軍遂以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月。解圍歸愛琿及墨爾根。自出師至此。前後逾二年云。

和議之
開始

時俄皇彼得第一新立。受制於其姊索希亞。未有實權。又以戰地距國都絕遠。應援不

能以時至。亟欲與中國和會。聖祖亦不樂勞師徼外。二十五年。以和蘭人之介紹。致書俄皇。論曲直。於是俄皇復書。言前者中國數贈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搆毀之罪。即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聖祖許之。明年七年六月。俄全權公使費要多羅。Teodor Golovin。進次色楞格斯克。遣官至京師告至。約以是地爲兩國使臣會議所。二十七年五月。聖祖以內大臣索額圖。佟國偉。馬喇等爲公使。會俄使議約。令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翼。及耶蘇伊德社宣教師張誠 Genillon 徐日昇 Parolina 從。扈以精騎萬餘。軍容甚盛。使者以月朔發自京師。逾月而至喀爾喀界。會土謝圖方與準噶爾搆兵。道梗不得前。索額圖等頓軍喀爾喀境。而遣從官索羅希至色楞格斯克。具述道梗事。於是俄使更議以尼布楚爲會場。且馳使北京決進止。索額圖等以是中道折還。

兩使之
會議

二十八年九年六月。聖祖聞俄使將自色楞格斯克赴尼布楚。復命索額圖就之。先是索額圖之奉使也。嘗以其對俄意見。陳諸聖祖。謂尼布楚以東。黑龍江上下流域。當令盡隸我界。逃人罕帖木兒及其族屬。當令還付。俄人若一一允諾。則可返其俘虜。與

定疆界。通貿易。否則請毋與和。聖祖許之。臨發。復諭之曰。俄人若失尼布楚。則東通之途梗。勢且無能爲役。汝曹初議。可先以是爲界。俄人不可。則更以額爾古納河。及是。索額圖再出。聖祖復命都統耶坦。發兵一萬。自愛琿水陸並進。爲使臣後援。八月二日。索額圖等達尼布楚。駐城外平原。尼布楚將軍烏拉索。聞我軍大至。慮有他故。飛書拒之。索額圖不應。十二日。俄使費要多羅。至自色楞格斯克。見中國兵衛甚盛。氣大沮。二十四日。張幕尼布楚城外爲會場。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露刃列帳側。俄人復以兵五百列城南。當我陸軍。又以兵五百陣尼布楚河岸。當我水軍。俄使發議。欲割黑龍江爲兩國國境。以江南地歸我。而自有其北岸。索額圖不可。謂東自雅克薩。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殖民地。當盡以與我。以是議不諧。翌日。復會。索額圖詞少遜。請以尼布楚爲分界。俄使難之。索額圖堅持不屈。議復梗。

和約之
成

是時我譯官天主教徒張誠輩。郵驛兩使間。執調停之任。往復數四。我公使始議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人於額爾古納河南所築堡寨。當

條約之
大要

移諸河北。俄使復不允。於是索額圖用宣教師言，輟議，示決裂意。且招撫蒙古及通古斯人之降俄者，令爲內應。八月晦，遂拔營向尼布楚城。旦夕且宣戰。俄使不得已，乃允以額爾古納及格爾必齊兩河爲中俄界線。平和之緒稍就。越三日，索額圖作約書，致諸俄使。則北境之分界線，非外興安嶺，而爲自後貝加爾至朱古特岬之一帶長嶺。俄使驚恚，置不答。宣教師亦以中國要求過當，終不能得俄人之承諾。宜稍就俄使意，改之。索額圖許諾，國界之議旣成。復及逃人事。會是時罕帖木兒已與其父共至莫斯科。受希臘教洗禮，更名波威爾。索額圖聞之，知終不可致，遂不復言。和約得成。

九月九日，兩國公使各以國文約書相交換，而副之以拉丁語譯文。約書文義，彼此有相違者，以拉丁爲準。約凡六條，所謂尼布楚條約者也。今撮其大意，列之如左。

(一) 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二) 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三) 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往俄境。

厄魯特
之
起
源

(四) 兩國獵戶人等，毋許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罰。

(五) 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六) 行旅有官許文票者，得貿易不禁。

約既就，乃書以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爲界標。中俄接壤自此始。聖祖知俄人東略之志，終不能絕，不爲之備，患且益大，乃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以守之。自是六十餘年間，俄人之對中國，專以平和爲旨，數遣留學生至北京，習華言，或發商隊於沿邊行貿易，蓋至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而兩國界約，迄無變更云。

第十二章 準噶爾之膺懲

喀爾喀以西，天山以北，本厄魯特蒙古境也。其地故元代牧場，分駝馬牛羊四部，稱爲四衛拉特。衛拉特者，譯言大部。元之衰也，其臣猛可帖木兒，據有其地，自爲部落。明時謂之瓦剌。瓦剌者，由衛拉特音轉而訛者也。正統中，瓦剌極盛，其汗也先，數入寇邊，爲中國巨患也。先死，而瓦剌中衰，其地復分爲四部。一曰和碩特，居烏魯木齊附近。一曰

準噶爾居伊犁。一曰杜爾伯特。居厄爾齊斯河域。一曰土爾扈特。居塔爾巴哈台（雅爾）附近。總謂之厄魯特蒙古。本朝勃興。科爾沁及漠南蒙古。既先後臣服。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以荒遠未附。會西藏有宗教之爭。黃教刺麻。欲藉厄魯特之力。斥逐紅教徒。和碩特部長固始汗。得其餘三部之援。以崇禎十六年。自青海入西藏。襲殺藏巴汗。據其東部喀木（前藏）地。於是和碩特以青海地方為根據。而遙握西藏兵權。是為青海蒙古之始。

準噶爾
之勃興

固始汗之據青海也。同時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亦自伊犁蠶食近部。勢力漸張。康熙初。渾台吉死。子僧格嗣。其異母兄車臣。卓特巴巴圖爾。爭屬產。與僧格隙。劫殺之。時僧格同母弟噶爾丹。方為刺麻。在西藏。康熙十二年。歸而靖亂。戮逐諸兄。自立為準噶爾汗。噶爾丹之在西藏也。與藏中第巴（政務官）桑結相交驩。時桑結頗患和碩特部之干涉。聞噶爾丹君臨準噶爾。欲藉其力以挫和碩特。康熙十六年。噶爾丹以和碩特納準噶爾叛眾為名。襲破固始汗子達顏汗。而有其領地。於是厄魯特四部。既盡屬噶爾丹。而天山南路喀什噶爾部。又以回教黨派之軋轢。有內亂。其白山黨首領亞巴

當時喀
爾喀之
形勢

準喀之
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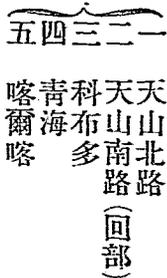
克爲黑山黨伊士摩兒所逐。奔西藏。乞援於達賴刺麻。達賴刺麻命噶爾丹助之。康熙十七年。噶爾丹引兵破黑山黨。立亞巴克爲喀什噶爾汗。威令震其全部。噶爾丹已統一天山南北。兼有科布多青海等地。則又欲東併喀爾喀。乃自伊犁徙居阿爾泰山麓。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形勢日惡。

喀爾喀部者。故韃靼大汗達延季子札賚爾封地。札賚爾孫阿巴岱。始入西藏。謁達賴刺麻。得其經典。以歸。部衆尊信之。奉以爲汗。是爲土謝圖汗之始。土謝圖部。據土拉河流域。而其東西。又別爲兩汗。西曰札薩克。占杭愛山西麓地。東曰車臣。占克魯倫河流域。喀爾喀西境。與厄魯特接。世不相能。漠南察哈爾之敗也。喀爾喀震於本朝兵威。數遣使通好。歲獻白駝一。白馬八。號爲九白之貢。順治中。大軍方定中原。未遑遠略。喀爾喀貢使中絕。朝廷賜書諭之。亦弗致也。及順治十二年。三汗始各遣子弟來請盟。詔賜盟宗人府。先是喀爾喀爲漠北雄部。及中葉。專佞刺麻。習梵唄。弛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故威稜日衰。而準噶爾得坐乘其敝。

康熙二十三年。土謝圖汗與札薩克圖有隙。三部內訌。聖祖遣使借西藏達賴之使

和之。而噶爾丹乃使使辱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土謝圖探之，無其事，守備懈。噶爾丹遣刺麻僧衆遊牧其地，爲間諜。土謝圖亦弗問也。二十七年夏，噶爾丹率勁騎三萬，越杭愛山，突襲其帳，遊牧刺麻從中應之。土謝圖部拒戰大敗，悉衆東走。會本朝遣俄使索額圖等，道出車臣汗境。土謝圖汗馳使乞援，卽揚言大軍援已。噶爾丹聞之，亦以書至。索額圖等具以情實相曉諭。噶爾丹知中國軍不爲喀爾喀也，志益肆。既蹂躪土謝圖，又東西擊逐車臣札薩克圖兩汗。於是三汗部衆數十萬，盡棄牲畜帳幙，投漠南請降。聖祖命尙書阿爾尼等發粟贍之。且假科爾沁水草地，使遊牧。自是準噶爾部復併有漠北，遂南向將與中國爭衡矣。

準噶爾最大版圖……



噶爾丹
之入犯

土謝圖汗既徙牧漠南，得中國保護，而噶爾丹必欲得而甘心，數遣使陳奏，請執而畀

烏蘭布
通之職

之。聖祖知兩部構兵，曲在土謝圖，然以其率衆內附，勢不可令失所。二十八年，遣尙書阿爾尼諭噶爾丹罷兵，返喀爾喀侵地，且約達賴刺麻亦遣使調停之。噶爾丹終以不得土謝圖汗爲恨，駐兵克魯倫河流域，窺伺漠南，勢且入犯。二十九年三月，聖祖命阿爾尼調內蒙古各部兵駐防邊界以值之。六月，噶爾丹引兵二萬餘，越呼倫池而南，進次索岳爾濟山附近，掠烏珠穆沁部人畜。阿爾尼督蒙古兵襲擊之於烏爾會河。（蓋卽烏拉圭河在烏珠穆沁左翼境內，魏源聖武記疑爲克魯倫河北之烏爾匝河大誤）戰不利而退。噶爾丹益深入烏珠穆沁境。聖祖檄阿爾尼收集兵馬，嚴行警備，如蒙古兵不足恃，則姑令內移，而續發大軍以繼之。

七月，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甯爲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等副之，出喜峯口。而使阿爾尼率所部會裕親王軍，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親幸邊外以節制之。恭親王軍遇敵烏珠穆沁境，戰復不利。噶爾丹乘勝渡西喇木倫河深入，至烏蘭布通（今赤峯縣境）去京師僅七百里。時裕親王軍屯烏蘭布通三十里外，詔恭親王引兵會之。八月朔，兩軍激戰於烏蘭布通，我

軍火器精利。敵用橐駝萬餘，縛足偃臥，蒙氈其上，以爲障蔽。自午後二時開戰，至日暮，敵軍死傷甚衆。噶爾丹乘夜遁。翌日，遣刺麻詣軍前乞和，以緩追騎，而自引敗卒由克什克騰部渡西喇木倫北去。越六日，我軍始發，輕騎追之，不及而返。事聞，詔切責諸軍坐失事機。而噶爾丹中途奉書謝過，誓自此不復犯邊。會 聖祖以不豫回京，乃敕諭噶爾丹悉衆出界，不得擅犯喀爾喀一人一畜，而詔諸王班師。

喀爾喀
之安置

三十年，聖祖以準部連年寇邊，職由土謝圖汗啟，數召侮，當有以懲之。而喀爾喀新附衆數十萬，亦不可無以撫綏訓練之也。乃議出塞大閱，示以威嚴，以多倫諾爾爲會場，命理藩院檄調新附諸部，及科爾沁等四十九旗，豫屯會場百里外待命。五月，車駕出張家口，幸多倫諾爾，盛設兵衛，先傳諭土謝圖汗等，令具疏請罪，然後設帳受其朝。翌日，聖祖躬擐甲胄大閱，嚴申約束，乃宣恩德，赦土謝圖汗罪，仍留其汗號，其所屬濟農（副王）諾顏（長官）等皆去舊稱，授王貝勒以下爵有差，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仍聽遊牧近邊。又於多倫諾爾附近建寺曰橐宗，以安其刺麻。喀爾喀之爲中國外藩自此始。

噶爾丹自西喇木倫河敗歸。仍以科布多爲根據。居伊克拉克湖畔。使部衆從事漁業。休養數年。復思東出。奉書索土謝圖汗益急。且遣使誘內蒙古諸部叛歸己。科爾沁親王以聞。三十四年。聖祖密諭科爾沁等部。令傳語噶爾丹。僞許內應。誘令深入。當以一戰覆之。是年九月。噶爾丹果率騎三萬。據克魯倫河上流。自秋徂冬不去。亦不犯漠南。但揚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將大舉入寇。聖祖以爲此賊不滅。則中外無甯歲。當以全力制之。議令將軍薩布素。引滿洲軍會科爾沁所部出其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馳赴歸化城。調陝甘兵出甯夏。自翁金河出其西。而車駕自將禁旅。出獨石口爲中路。剋期夾攻。三十五年三月。聖祖率中路軍出邊。親拊士卒。相水草。逾月而渡瀚海。近逼敵境。而東西兩軍。以道阻不至。途次復聞風說。謂俄人將助寇。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聖祖怒曰。『朕祭告天祖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而遣使噶爾丹。告以駕至。噶爾丹登高望見御營。大驚。宵遁。比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聖祖始意噶爾丹必扼河拒戰。故分軍攻其腹背。至是知其無能爲役。乃循河窮追三日。至托納山。不及

而返。時五月十二日也。

昭莫多
之戰

先是西安將軍博濟、甘肅提督孫思克等督陝甘諸軍，以二月發甯夏，軍行艱苦，多亡失。比至翁金河，孫思克乃定減兵併糧之議，留千人屯河畔，簡精銳以進。數日，始與費揚古軍會。以五月十三日，抵土拉河上流東岸之昭莫多（亦名東庫倫），則聞噶爾丹方自克魯倫上流折而西竄，距我軍可三十里。費揚古等據形勝列陣以待，而先遣前鋒迎敵。陽敗以致之。兩軍激戰，自日中至暮不決。我軍出奇兵，繞出敵陣後，襲其輜重。敵始潰。噶爾丹以數十騎遁，其可敦（譯言妃）阿弩死焉。厄魯特降者三千人。時聖祖方駐蹕克魯倫中流南岸地，得捷奏，詔費揚古獨率所部留防漠北，遣陝甘軍凱旋，而親將禁旅，以六月還京師。

戰後之
噶爾丹

方噶爾丹之入犯漠南也，其最初根據地伊犁，爲僧格子策妄阿布坦所據。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已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牲畜，亡失略盡。回部青海，皆乘機叛去。至是窮蹙無聊，竄居塔米爾河（鄂爾坤河之西支流）畔，欲取道翁金河，至哈密謀進止。時西路軍留屯翁金者，以守護餘糧，故未撤。九月，噶爾丹使其族丹吉喇引兵掠之，復爲

我屯兵所敗。勢益窘。聖祖欲因而降之。是月。復幸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召費揚古至行在。授方略。且諭青海諸台吉及策妄阿布坦助勤。噶爾丹以部屬瓦解。飢不得食。遣使行在探上意。詔責其寇邊之罪。令入朝自謝。許以待喀爾喀例待之。限七十日內還報。十二月。車駕還京師。而噶爾丹卒。僣強不至。

三十六年二月。聖祖以噶爾丹終無伏罪意。復渡黃河。幸甯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及將軍薩布素。會費揚古大舉深入。時噶爾丹遣其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徵糧哈密。爲回人所擒獻。左右親信。相率引去。或密附大軍。請爲嚮導。於是噶爾丹欲西歸伊犁。則聞策妄阿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間。將擒獻以爲功。欲南投西藏。則大軍絕其通路。不得出。自知衆畔親離。乃以閏三月十三日。飲藥自殺。其族丹吉喇。以其骸骨及一女來降。策妄阿布坦要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時聖祖將自甯夏循賀蘭山北征。得報。乃以五月回鑾。朔漠悉定。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土謝圖等三汗。復歸舊牧。因增編其部屬。爲五十五旗云。

第十三章 西藏之平定

古代之
西藏及
佛敎之
傳來

喜馬拉雅山之北。昆侖山脈之南。有世界第一之高原焉。是爲西藏。其地重嶺四圍。自古與他部相隔絕。其種人名曰唐古特族。亦謂之圖伯特。當中國南北朝時。圖伯特族始知牧畜。事戰鬪。有酋長。其風俗與今西藏絕異。貴壯賤老。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歿者爲貴族。臨陣奔北者。懸狐尾其首以辱之。以故兵力驟強。至隋唐之際。遂征服近鄰。蹂躪上部緬甸。始聞於中國。所謂吐蕃者也。吐蕃故無文字。無宗教。及貞觀中。其第七世王曰曷木布者。始與中國相和親。得尙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公主信佛敎。自中國鑄釋迦牟尼像迎奉之。其後印度泥洹爾國王。又以女拜木薩妻曷木布。拜木薩亦篤信佛敎。王受二后感化。於國中廣建寺院。令臣民悉歸依焉。又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布敎。用印度字爲國文。終曷木布之世。全藏化爲佛敎國。其僧侶謂之刺麻。刺麻者。唐古特語無上之義也。

僧侶之
權勢

僧侶既受王室保護。有特權。於是信徒漸衆。階級漸高。國權爲其所持。舊貴族曲意事之。其實力遠出國王之上。元世祖時。吐蕃僧八思巴者。以道術得元廷信仰。世祖尊之爲國師。封爲大寶法王。使領藏地。予以統治政敎兩界之大權。法王世居後藏札什倫

黃教之
起源及其
勢力

布附近。其後嗣稱薩迦胡土克圖。薩迦者，蓋釋迦之音轉。胡土克圖者，譯言再世也。薩迦胡土克圖爲生子襲衣鉢計，不禁娶妻。其服飾本印度袈裟舊式，衣冠皆赤。明初中國政府以西藏地曠人悍，欲利用宗教之力羈縻之。其徒來朝者，禮之逾於元代。凡封法王者八，授西天佛子者二，授國師者二十有七。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此輩既世受中國政府尊仰，頗流於侈惰。又專恃密呪、炫幻術，盡失佛教本旨。於是宗喀巴者出，以宗教改革自任，而西藏刺麻遂別創一新派焉。

宗喀巴者，亦稱羅布藏札克巴。本西甯衛人，以永樂十五年七年四一生。初學經於札什倫布之薩迦廟。已而知西藏僧侶之腐敗，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爲蕃衆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而名舊教刺麻曰紅教。其徒皆通大乘，尙苦修，學行卓然出紅教徒上。未幾，遂盛行於前藏，勢與法王相匹。宗喀巴以成化十五年九年四七圓寂。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刺麻，一曰班禪刺麻。並居拉薩。嗣宗喀巴法爲黃教徒宗主。宗喀巴既禁娶妻，故別創一嗣續法，謂達賴班禪兩刺麻不死，惟爲呼畢爾罕，輾轉出現，以濟度衆生。呼畢爾罕者，譯言轉世，或言化身也。

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爲藏王。至是舍位出家。傳宗喀巴衣鉢。黃教徒始兼有西藏政治權。然達賴班禪。惟總理宗教之事。不屑問世務。於是二世根敦堅錯者。始置第巴等官。以攝理政事。及嘉靖二十二年^三。達賴三世鎖南堅錯立。有高德。漸得蒙古諸部尊信。河套蒙古部長俺答。及其從孫黃台吉等。入藏迎之。至青海及漠南說教。已而俺答曾孫嗣爲達賴四世。稱雲丹堅錯。其勢力益蔓延於漠北及伊犁等地。而漠北諸部。以所處僻遠。不得親承達賴命。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後身爲大胡土克圖。處諸庫倫。以總理蒙古教務。位與班禪相亞云。

紅黃教
之競爭

達賴班禪。世居拉薩。故其教盛行於前藏。而札什倫布以西。卽後藏地方。自元代以來。向爲紅教根據地。其西境之拉達克酋長藏巴汗。爲之護法。勢力尙足與黃教相頡頏。及崇禎十年^七。達賴五世羅卜藏堅錯立。用其近親桑結爲第巴。桑結惡藏巴汗與黃教反對。乃以達賴五世之命。招致厄魯特蒙古以逐之。於是和碩特部固始汗。引兵入後藏。擊藏巴汗殺之。而奉班禪刺麻統治其地。居之札什倫布。由是達賴班禪。分主兩藏。而紅教徒悉南遁不丹。及泥泊爾境。固始汗既有功於黃教。乃割西藏東部喀

桑結與
噶爾丹
之關係

木爲其領土。而以其長子達延鄂齊爾汗留鎮拉薩。以次子達賚巴圖爾佐之。全藏實權。殆歸和碩特部掌握。

桑結既藉和碩特兵力。驅除異教。尋又惡和碩特之干涉藏事。陰結準噶爾汗噶爾丹。征服青海。挫其勢力。於是藏事壹決於桑結。及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卒。桑結祕不發喪。一切矯命行之。威震全藏。土謝圖與札薩克圖之內訌也。聖祖遣使會達賴之使和之。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詔與議。與藏使並坐。時噶爾丹遣使觀釁。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是爲兩部構兵之由。及三汗內附。聖祖復命達賴遣使準噶爾。諭令罷兵。而桑結所遣使僧濟隆。反陰嗾噶爾丹使南侵。烏闌布通之役。噶爾丹幾不免。而濟隆代爲講款。誤中國追師。聖祖固疑達賴若存。不當出此。又微聞桑結祕喪專恣狀。因遣京師刺麻入藏覘之。以事無左證。不能窮也。三十三年。桑結矯達賴命入貢。因言己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詔封桑結爲圖伯特國王。欲因以羈縻之。而桑結謂中國可欺。益嗾令噶爾丹入犯。冀雪前恥。凡噶爾丹前後蹂躪塞外諸部。及擾攘中國邊境事。推其禍始。蓋無不出於桑結云。

中國與
桑結之
交涉

達賴六
世轉生
之紛議

三十五年。聖祖已敗噶爾丹，俘厄魯特部衆，具得桑結發縱指示，及達賴脫繯已久，桑結矯命狀，賜書切責，令執濟隆以獻，且召班禪刺麻來朝，詞甚峻厲。明年，桑結奏言濟隆得罪中國，已籍其家財，竄諸喀木，當徐致之，乞貸其誅。又班禪行期，當議定以聞，而別遣其徒厄麻唐，輸誠密奏，謂達賴歿已十六年，今轉生又十五年矣，當以今年十月，宣告內外，乞暫爲祕之。聖祖以達賴刺麻，自崇德以來，卽已與本朝通使六十餘年，未嘗有隙，又累朝頗利用其力，以綏服蒙古，而第巴者，又達賴刺麻所任理事之人，若窮治其罪，慮有他變，不如因其陳情而宥之，兼以結驩於蒙古，此神算也。乃允其所請，姑俟十月發之時。聖祖方傳檄西北諸部，協擒噶爾丹，策妄阿布坦已奉詔出師，而桑結乃遣使要諸途，宣言達賴已逝，戒勿妄動。又使人諭青海諸首領，繕修器械，俱赴察罕陀羅海地方（青海西南山名）會盟，意甚叵測。而噶爾丹適以窮蹙自殺，所役屬諸部，皆離叛以去。由是桑結失奧援，而和碩特之勢復長。

先是鄂齊爾汗，以康熙九年卒，其弟達賚巴圖爾，內外爲桑結及準部所制，威望墜地，及三十六年，噶爾丹敗亡，而達賚亦卒。於是達延汗孫拉藏汗嗣立，復干涉藏事，以議

策妄阿
布坦之
義略主

立新達賴六世事。與第巴交惡。四十四年。桑結謀毒殺拉藏汗。不成。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衆討誅桑結。因奏廢桑結所立假達賴。而立新達賴伊西堅錯爲六世。聖祖素惡桑結狙詐。乃冊封拉藏爲翊法恭順汗。使鎮藏地。而詔執假達賴獻京師。然拉藏所立之伊西堅錯。青海諸蒙古皆以爲僞。因自奉裏塘（在前藏之東。今四川雅州所屬土司境）之噶爾藏堅錯爲眞達賴。迎至青海。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青海僧侶勢力。故不亞西藏。聖祖慮兩部構釁。詔噶爾藏堅錯暫居西甯城西南之塔爾寺。以調停之。而策妄阿布坦乃乘兩部紛議之際。謀襲西藏。

方噶爾丹之長準噶爾部也。欲殲其兄僧格遺族。以絕後患。故僧格子策妄阿布坦與其舊臣共遁至巴爾喀什湖畔。及噶爾丹與中國構兵。乃乘間歸伊犁。通好本朝。助勦噶爾丹有功。策妄阿布坦富武略。有大志。自領準噶爾部以來。連年西出。侵略今俄領中亞細亞境。勢力復強。乃謀并諸厄魯特。時土爾扈特自明末準噶爾渾台吉強盛以來。已徙牧窩爾噶河畔。而杜爾伯特以與準部同族（並出也。先之後）故世爲所役屬。獨和碩特分長青海西藏地。勢與相敵。策妄阿布坦欲以結婚政畧。併有其部衆。既娶

拉藏汗之姊復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不令歸。然是時拉藏方以討誅桑結功。得中國政府保護。策妄阿布坦欲侵擾藏地。則恐中國兵爲之後援。乃以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引兵出哈密北境。掠所屬五堡。以圖牽制。於是吏部尙書富甯安。率大軍出甘州。以八月至巴里坤（今鎮西府）奏請於哈密附近募兵興屯以防之。朝廷慮策妄阿布坦取道柴達木草地。自青海入藏。乃令侍衛阿齊圖等督青海諸台吉。各選兵屯噶斯湖畔。斷其通路。而又勅拉藏汗戒嚴以待。

準兵入藏及
中國遠征
之軍敗

五十五年十月。策妄阿布坦果遣其臣大策零敦多布等。引兵六千。自伊犁西南行。繞大戈壁。踰和闐南境。昆侖山。（即昆侖山脈最西部。今西人稱爲俄羅斯山脈。在塔里木河南源和闐河源附近。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及俄國探險家格蘭赤瓦斯奇自此入西藏所經山路。即名俄羅斯山。徑高萬九千尺。是即當時準兵入藏所由之道也。）冒險遠征。以五十六年七月。始達騰格里湖北。時拉藏汗老而嗜酒。疏不設備。準兵以送丹衷夫婦歸國爲名。由騰格里突入。拉藏與其子蘇爾札拒戰於達穆河附近。相持兩月。以兵寡退保拉薩。會番衆有陰通準噶爾者。準兵遂以十月晦陷拉薩。殺拉

藏汗俘蘇爾札，執拉藏所立達賴六世幽之。藏中大亂。先是富甯安駐軍巴里坤，數分兵襲擊烏魯木齊、吐魯番等境。三月，詔授富甯安靖逆將軍，出巴里坤。又以傅爾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出阿爾泰山，俱令以七月前進。會富甯安軍於烏魯木齊俘獲回衆，具知策安阿布坦遣兵入藏事。朝廷疑準兵或聯合拉藏，侵擾青海，乃命西安將軍額倫特督軍西甯。又檄侍衛阿齊圖等嚴守噶斯，以備不測。而拉藏乞援之疏至。於是五十七年正月，詔額倫特及侍衛色楞等督滿漢兵先後自西甯出青海赴援。自五月至六月，兩軍以次渡木魯烏蘇河（金沙江上流）分道深入。策零敦多布分軍迎戰，陽敗屢却，而自扼哈喇烏蘇河（怒江上流）以待。額倫特等轉戰抵河北，餉道爲準兵所截，相持月餘，食盡矢竭，全軍盡覆。時五十七年九月也。

十月，以皇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駐師西甯，改四川巡撫年羹堯爲總督，備兵成都。期以明年分道出發。時廷臣懲於哈喇烏蘇之敗，俱言「藏地遼遠，塗險且惡，不能遽至，宜固守邊圉。」師久不進。會圖伯特人以刺麻法坐久虛，又遭準部蹂躪，意頗厭亂，乃承認西甯之新達賴，爲眞實呼畢爾罕，乞中國兵護之入藏。聖祖以準部雄視

西北。世爲邊患。不可使兼有藏地。又圖伯特人種。散處西甯及四川雲南內外。若準藏聯合。則此散處邊境之番衆。且羣起應之。而西陲將無甯日。乃決意進兵。五十九年春。詔允禩移駐木魯烏蘇治餉。以西甯軍屬都統延信。出青海。又以年羹堯坐鎮四川。未可輕動。令以川軍屬護軍統領噶弼。出打箭鑪。分道入藏。於是蒙古諸部。亦各率部兵。隨西甯軍。扈新達賴進征。詔卽軍中封新達賴爲宏法覺衆六世達賴刺麻。延信軍以四月發西甯。至八月而度當拉嶺。而噶弼軍自裏塘巴塘招撫番衆。先以八月初越拉里而西。策零敦多布自引兵拒西甯軍於楚瑪拉池附近。再戰再北。而川軍已以八月二十三日自墨竹工入拉薩。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德意。誅刺麻助逆者五人。幽九十餘人。僧俗震懾。策零敦多布進退受敵。由舊路北竄。延信等遂以九月八日。送新封達賴入藏。西藏平定。班師留蒙古兵二千鎮之。而以拉藏舊臣康濟鼐及頗羅鼐。分掌兩藏政權。及雍正初。乃設駐藏大臣以監之。而後西藏始確爲中國屬土焉。

第十四章 康熙之政要

聖祖自親政以來。內則削平大難。鞏固統一之基礎。外則戰勝強敵。恢張帝國之威信。

理學之
表章

外交軍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於漢唐之盛。康熙初年。海內新定。明室遺臣。多有存者。士大夫或以逸民自居。著書言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朝廷知此輩當以恩禮羅致之。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宏儒。備顧問著作之選。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各舉所知以應。於是內外諸臣疏薦送部。詔戶部月給俸廩。明年三月。集諸被舉者於體仁閣。試以詩賦。得士五十人。俱授爲翰林院官。纂修明史。由是海內嚮化。輿論一致。及二十一年。三藩已平。聖祖以天下少安。諸臣勤職。召內閣翰林等官宴之。特勅羣臣驩怵暢飲。談笑不禁。其露醉者。皆使內官扶掖以行。名曰昇平嘉宴。仿漢柏梁體製詩紀之。聖祖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羣臣以次廣和。尋又避暑瀛臺。召諸臣侍遊釣。一時儒臣稽古之榮。無與匹者。

聖祖既優禮儒臣。又欲統一天下之言論思想。二十五年。詔各省督撫學政。購求遺書彙送禮部。諭『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本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準錄。』於是宏獎理學。表章程朱。御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

夙儒耆學莫能測。嘗出理學真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當時如李光地湯斌等。皆以理學者儒躋顯仕。故宋學昌明。世風醇正云。

河南巡治

聖祖又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且以黃河屢次衝決。久爲民害。欲親至其地。相度形勢。察視隄工。故屢舉南巡之典。二十三年十月。車駕幸山東。登泰山。尋自宿遷臨闕黃河。令河道總督靳輔。增修隄防。遂渡江幸江甯府。親謁明太祖陵。道出故宮。慨然久之。旋自江甯還經泗水東境。幸曲阜。謁孔林。賜孔氏子孫衍聖公以下書籍。裘服有差。二十七年正月。車駕復泝運河而南。以二月幸杭州。渡錢塘。親謁禹陵。是時中原承平。不見兵革。獨黃河連年橫決。下流地方。城郭田廬。時遭漂沒之患。朝廷屢遣大臣督修。糜帑金數百萬。然歷年既久。迄無成效。聖祖念水之不治。由洪澤湖水勢甚大。又加黃運合併。故益不可制。因欲導河稍北。使不得侵入清水。復疏洩洪澤湖。以綱其勢。於是三十八年二月。復奉 皇太后南巡。三月。渡河。相地高下。指示方略。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測量水土。繪圖以進。車駕復至杭州而還。四月。諭戶部。『朕巡歷江浙。咨訪民情。

滋生人
丁永不
加賦之
制

所過州縣。察其耕穫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以前。實爲不及。此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朝廷恩澤。卒未下究。』乃命截留漕糧。寬免積欠以紓之。其後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復再巡江浙。終康熙之世。南巡者凡五。往返供億。悉發內帑。沿途行宮。不施采績。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云。

國初戶口。亦有賦役。其制率仍前代。故有編審之法。五年一舉。丁增而賦隨之。康熙二十四年。總計天下人丁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有八。二十五年。以原定編審限期太寬。胥吏得以任意作弊。乃更定一年歲終彙報。每年陸續稽查缺額。於下次編審時補足。至五十年。直省人丁凡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視前數未甚加增。聖祖以承平已久。滋生日繁。而有司編審時。不將所增實數開明具報者。特恐加增錢糧故也。乃諭大學士等曰。『民之生齒日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增錢糧也。嗣後祇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弗增弗減。永爲定額。以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所增實數。另造清冊具報。』尋議定以康熙五十年額定丁冊爲準。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康熙六十年。直省人口。凡二千五百三十

康熙
治之
精神

八萬六千二百有九。雍正初，乃併丁銀於地糧，而無業之民，遂終身無納稅之義務焉。聖祖臨御六十餘年，一切起居飲食，自有常度，未嘗稍改。雖酷暑燕處，從未免冠。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並醢醬齏鹽而不御。年踰六十，猶扶病力行之。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惡虛文，尚實際。嘗自言『昔人每云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心竊謂不然。一事不謹，卽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卽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卽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卽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安閒，則後日愈多壅積，萬機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莅政，無論鉅細，卽奏章內有一字之譌，必爲改定發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又云『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阼，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五十六年十一月上諭：『康熙六十餘年政治之精神，實存於此。』

巨籍之
稱纂之

聖祖好學，出於性成。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

臨摹法帖。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上自天象地輿。歷算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所不習。且無不創立新法。別啟津途。勅撰巨籍。都數十種。今舉其尤著者列表如左。

書名	卷數	編纂年代
佩文韻府	一〇六	康熙一五
淵鑑類函	四五〇	同 四九
數理精蘊	五三	同 五二
歷象考成	四二	同
音韻闡微	一八	同 五四
康熙字典	四二	同 五五
韻府拾遺	一一二	同
駢字類編	二四〇	同 五八

分類字錦	六四	同六一
子史精華	一六〇	同

算術及
地理之
進步

儲位之
廢立

當時學術之發展。其特可紀述者。則算術及地理知識之進步是也。先是宋元以來。中國以天元一術爲最高等之算法。至明而失其傳。聖祖幼習算術。常於內廷教授諸大臣。時西洋代數學。已有輸入中土者。聖祖先得其術。譯曰借根方。嘗以是術授梅穀成。論『西人名此爲阿爾熱巴拉。Algora 譯言東來法也』。穀成通其術。疑與天元相似。復取天元各書讀之。乃渙然冰釋。知兩法名異而實同。非徒相似而已。由是天元一術。遂因借根方而復明於世。又前此中國地圖。皆不施經緯度線。記里多誤。聖祖編皇輿全覽圖。始分命使臣。測量極度。極高差一度。爲地距二百里。故當時輿圖精密。遠過前代。又於山脈河流。能窮其源委。而加以系統之研究。是實當時科學思想漸次發達之一徵也。

聖祖享國之久。爲秦漢以來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子孫曾孫同時及見者。百五十餘人。

然其晚年。有一極拂意之事。則儲位之廢立是也。聖祖諸子中。直郡王允禩最長。然非嫡出。嫡而長者。爲理密親王允祜。故得立爲皇太子。聖祖簡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儒臣爲之講明性理。凡南北巡狩。未嘗不令從行。然太子性貪暴。頗有爽德。其後乃至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七月。詔執而廢之。幽禁咸安宮。自太子廢。諸王覬覦儲位者。頗植黨暗爭。當太子被逮時。允禩首奏言『欲誅允祜。不必出自皇父之手。』且述相者言。謂『皇八子允禩當大貴。』欲以試上意。聖祖素知允禩柔奸有大志。至是益疑其密布羽翼。希望非分。且疑故太子之狂惑。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允禩令蒙古刺麻呪咀太子。用術斃魅狀。於是聖祖念儲位不定。異日且爲亂階。四十八年三月。詔復立允祜爲皇太子。然允祜乖戾如故。卒無悔志。是年十月。仍廢黜禁錮。自是聖祖不復言建儲事。羣臣以是爲請者。往往得罪。六十年。聖祖諭有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誑之語。蓋深以是爲一生之憾事也。

六十一年十一月。聖祖崩。壽六十有九。皇四子雍親王卽位。是爲世宗。以明年爲雍正元年。

第十五章 青海及準部之叛亂

準部之
乞和

康熙五十九年。大軍既定西藏。擁立達賴六世。悉逐準噶爾部衆。同時將軍富甯安傳爾丹等。亦分出巴里坤阿爾泰山。窺準部東北境。會策妄阿布坦。方西與俄羅斯用兵。兩軍激戰於厄爾齊斯河上流。以故其東境守備甚疏。康熙六十一年。大軍至烏魯木齊。以伊犁地險。未遽深入。而策妄阿布坦介哲卜尊丹巴請和。朝廷遣使宣諭之。令自戢。漸撤西北之師。是時厄魯特諸部之在近塞者。以準噶爾及和碩特爲大宗。然其對中國。則準噶爾跋扈。而和碩特馴擾。故朝廷常膺懲準部。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而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

羅卜藏
丹津以
藏前之
青海

羅卜藏丹津者。固始汗之孫也。先是青海地方。自唐龍朔三年以來。世爲吐蕃屬境。至明正德四年。始爲蒙古部酋所據。中國謂之海寇。時爲甘肅西甯邊患。明末。固始汗始自烏魯木齊襲有其地。分部衆爲左右二翼。以其子十人領之。崇德二年。嘗遣使本朝通貢。七年。復偕達賴刺麻奉表貢。順治三年。朝廷賜之甲冑弓矢。俾轄諸厄魯特。十年。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固始汗以順治十三年卒。其裔分兩支。一駐西藏。一分牧青

丹津之
叛

海及河套。及噶爾丹勃興。河套青海。皆爲所殘破。部衆離散。其內徙者。或游牧賀蘭山附近。是爲阿拉善蒙古之祖。康熙三十七年。噶爾丹已敗亡。於是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率其族屬來朝。詔封達什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等爵。有差。由是青海始爲中國外藩。朝廷常資其力以捍準部。而青海部衆。亦以得中國保護故。不爲策妄阿布坦所併云。

西藏之
防戢

西藏之役。青海部兵皆從征。諸部長以功晉封王公者寔衆。時達什巴圖爾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自以青海及西藏。舊皆和碩特屬土。而已又固始汗嫡孫。當回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會世宗新立。羅卜藏丹津欲乘機脫中國羈絆。乃於雍正元年。誘諸部盟於察罕陀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初。青海有大刺麻曰察罕諾們者。出自西藏。世居西甯之塔爾寺。爲青海黃教徒宗。勢力視喀爾喀之哲卜尊丹巴。丹津旣誘使從己。復陰約策妄阿布坦爲後援。於是青海與準部之聯合成。而遠近游牧刺麻二十餘萬。亦同時騷動。西甯戒嚴。丹津之叛也。其同族郡王額爾德尼及親王察罕丹津不從。丹津欲以兵力脅之。額爾

德尼等先後挈衆內奔。時兵部侍郎常壽駐西甯理青海務。詔傳諭丹津罷兵。不從。則懲之。丹津詭言額爾德尼等謀據西藏。諸部不服。將率兵與決勝負。蓋以二王梗議。欲誣以罪。因脅餘衆奉己。如鄂齊爾汗坐鎮西藏兼制青海故事。世宗察其詐。決意討之。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甯。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時丹津以沙拉圖爲根據地。遣部衆分窺西甯附近堡驛。伺常壽出邊。劫而幽之。羹堯分兵北扼布隆吉河（疏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等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勅富甯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湖。絕其與準部之交通。而鍾琪自松潘至西甯。沿途相機剿撫。西邊數千里。烽煙肅清。青海爲之奪氣。丹津所遣分寇西甯之衆。先後敗歸。乃惶懼請罪。時元年十二月也。

岳鍾琪
之成功

二年正月。世宗知丹津窮蹙。益趣羹堯進兵。羹堯議集兵二萬餘。由西甯。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會攻。期以四月草生時前進。而鍾琪以爲青海廣漠。寇衆尙不下十萬。分攻非策。願乘春草未生時。假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廷議壯之。詔授鍾琪奮威將軍。專任西征事。時丹津屯柴達木河流域（約當今和碩特西左後旗境）值騎

徧塞外。二月。鍾琪出師。沿途殲敵哨探。敵不及備。大軍直抵其帳。敵衆倉卒驚潰。丹津衣番婦衣遁。其母弟及妹。並就俘。降者數萬。鍾琪慮丹津入藏。引軍自河源西南追。而丹津則已越哈順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大軍乃還。自出師至此。前後僅十餘日。古來用兵塞外。未嘗有神速如此者。詔封羹堯一等公。鍾琪三等公。青海悉定。分其地賜厄魯特之不附逆者。而於西甯設大臣以轄之。

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也。朝廷遣使索之。策妄阿布坦不奉詔。時西北兩路大軍已撤。惟戍兵分屯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布隆吉河。絕其東侵之路。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立。遣使特來朝。世宗因賜勅諭。仍令執丹津以獻。策零年少好兵。善馭士卒。諸台吉樂爲之用。世宗以大軍旣撤。若一旦準部有變。則喀爾喀青海西藏。必被其擾亂。甚且爲國家之隱憂。七年二月。廷議討之。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並以時機未至爲言。都統達福。亦力言策零能用其衆。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未見其可。惟大學士張廷玉。主張用兵。與上意合。時傅爾丹方爲領侍衛內大臣。以容儀修偉被薦。又年羹堯已伏誅。岳鍾琪代爲川陝總督。威望震諸蕃。三月。

命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岳鍾琪爲甯遠大將軍。屯巴里坤。自西路進。期以明年會攻伊犁。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屬謀殺策零。事覺被執。於是策零欲藉以爲緩師地。八年五月。復遣特磊至。謂將執丹津致諸中國。以聞師出而止。若朝廷赦其已往。當以丹津獻。世宗命侍郎杭奕祿等偕特磊往諭策零。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鄰諸事。且詔兩大將軍來京會議。以副將軍巴賽提督紀成斌分攝兩路軍事。其進兵之期。暫緩一年。

和通泊
之大敗

策零既遣使請和。復不待朝命。窺西路備弛。發兵二萬。以是年冬犯巴里坤南境。科舍圖卡倫縱掠駝馬。於是廷議益增兵決戰。九年五月。傅爾丹進駐科布多城。時策零知西路牲畜缺乏。不能進擊。乃悉衆北犯。六月。遣其臣大小策零敦多布。以兵三萬屯科布多。西博克托嶺（阿爾泰山脈之一嶺）而先縱間諜僞降。詭言準部連年與可薩克交戰。駝馬羸弱。今其前隊千餘屯博克托。可襲而破也。傅爾丹信之。即以兵萬餘往襲。六月二十日。遇敵兵二萬餘。轉戰一日。殺傷相當。翌日。前軍至和通淖爾。（科布多西二百里）爲敵兵所圍。從征索倫兵先潰。諸軍繼之。自副將軍巴賽查弼納以下。先後

蒙古之防務

戰死及自殺者。凡十餘員。傅爾丹以殘兵遁。七月朔。還至科布多。所部僅二千人而已。敗報聞。詔以大學士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馳赴土拉河畔。會喀爾喀諸王議蒙古防務。又諭傅爾丹相機堅守。毋輕圖報復。蹈前轍。如科布多不可守。則移駐察罕度爾。爲專守喀爾喀之計。

先是康熙朝用兵準部時。以札薩克圖部之察罕淖爾（中右翼末旗境）形勢蓄藏。水草寬美。便於屯戍。其地有山曰察罕度爾。因於此築城置兵焉。及是傅爾丹奏言察罕度爾。距科布多遼遠。艱於策應。於是廷議謂察罕度爾地近喀爾喀游牧。若大軍會屯其地。戰守甚便。乃詔傅爾丹移營於此。去大將軍號。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而馬爾賽屯歸化城。爲後援。時準部亦兩路備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當我西路。又屯田厄爾齊斯河源。以窺我北路。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由是準部與三音諾顏部之釁起。而超勇親王策凌之名。亦因之大著。

三音諾顏部之起源

策凌者。故元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明季喀爾喀有紅黃教之爭。圖蒙肯尊黃教。爲之護持。達賴喇嘛賢之。授三音諾顏號。三音者。唐古特語謂善。諾顏者。蒙古語謂

官長也。然三音諾顏部仍隸土謝圖汗。策凌幼居京師。侍內廷。尙公主。尋攜屬歸塔米爾河。自是累歲從征。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部蹂躪。銳自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部善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每遊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三音諾顏一軍雄漠北。至是準部大小策零謀乘勝東犯喀爾喀。以科布多察罕度爾皆有備。乃取道阿爾泰山南深入。九月。小策零以精騎六千轉戰入三音諾顏境。策凌迎擊之。激戰於鄂登楚勒河。大破其衆。時策凌爵郡王。以是役功。晉封和碩親王。授大札薩克。不復隸土謝圖。自是三音諾顏爲獨立之部落。與車臣等三汗。爲喀爾喀四部云。

西路之防戰

策零旣簡精銳北犯。同時又集兵烏魯木齊。進屯奇台度冬。十年正月。遂自奇台越無克克嶺（天山東北支脈爲今鎮西及迪化界）犯哈密。時岳鍾琪屯巴里坤。有衆三萬餘。分防遠近。以冬春積雪不宜戰。號令諸將專以閉關瞭望爲事。及哈密告警。乃遣總兵曹勳。副將紀成斌等往援。又檄副將軍石倬雲扼無克克嶺要隘。截準兵歸路。勳等遇敵哈密城西。奮戰破之。而倬雲不復邀擊。縱之西竄。三月。大學士鄂爾泰劾鍾琪擁

額爾德
尼昭之
大捷

兵數萬，坐失機會，不能料敵於先，復不能殲賊於後。詔削鍾琪大將軍號，以總督銜留治軍事。時鍾琪力請於奇台、東木壘河、畔築城屯兵，與巴里坤相犄角，自謂必效。及大兵移駐，而敵仍潛過河東，侵擾牧場。七月，詔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召鍾琪還朝，以副將軍張廣泗攝大將軍印，使總督查郎阿自肅州馳往代之。鍾琪之在邊也，戰守主用車法，以千車爲一營，每車以一夫推之，而護以四夫，名曰車騎營，然車營嚴重，非溝塹沙磧所宜。及廣泗受任，因言準兵恃騎，我軍制敵，必步騎兼用。又木壘地卑，不足守，仍移兵回巴里坤。由是西路軍事壁壘一新，成效頗著。鍾琪坐削職焉。

小策零敦多布自九年九月被創以來，還屯喀喇沙爾。至十年六月復思北出，糾衆三萬，進次奇蘭河（厄爾齊斯河源支流）附近。時廷議以察罕度爾大營勢孤，不足以制敵，乃於拜達里克河、推河及翁金河、畔各築城置戍，以厚蒙古之防。又馬爾賽屯歸化，怨望退縮，不勝大將之任，詔改授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聽北路大將軍錫保節制。是年七月，小策零自奇蘭越察罕度爾大營北進，至厄得爾河（鄂壘爾河）源。（當今烏里雅蘇台東北境）錫保檄策凌及將軍塔爾岱等禦諸木博圖。（烏里雅蘇台東

南) 準兵偵知策凌西出，襲擊其帳於塔米爾河，掠其子女牲畜，策凌聞警，告急錫保，請師夾攻，而自率蒙古兵二萬還救。八月五日，逐準兵至額爾德尼昭（光顯寺）大破其衆，所得戰利品無算，敵幾盡殲。而察罕度爾援兵不至，小策零自推河竄而西，策凌急檄馬爾賽於拜達里克河邀擊之。時拜達里克城中屯兵萬三千，諸將踴躍待發，而馬爾賽以怨望故，約束諸將，閉關不出。軍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紛雜無復行列，一邀擊，可盡俘也。久之，諸將皆不復稟命，自出追之，擊斬千計，而小策零已從前隊過。事聞，詔賜策凌超勇名號，而誅馬爾賽以徇。

準部第
二次之
請和

額爾德尼昭之捷，兩軍攻守之勢，爲之一變。然錫保無進取之志，專以屯守爲事，以察罕度爾薪草不足爲名，移營烏里雅蘇台。世宗知錫保不足任，十一年七月，追論錫保於額爾德尼昭之役，事前既疏於防範，使準兵得越險而東，臨事復緩於接應，使策凌不得收夾擊之效，乃削其爵號，以平郡王福彭代爲大將軍，策凌副之。會西路大將軍查郎阿等亦累被準兵於近邊，噶爾丹策零知不可逞，微吐和意。而世宗亦以兩路大兵暴露已久，又嘗奉 聖祖密諭，言「準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

儲位密
由來之法

受困，惟當誘之使來，以便激擊。」故亦無復深入犁庭之志。及是，準部遣使乞和，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撤兩路兵，北路則築城於鄂爾坤河，留兵屯田，西路則成哈密巴里坤。準部欲得阿爾泰山故地，親王策凌堅持不可，自是往復爭論。至乾隆二年，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遊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遊牧不得過界西，是爲準部第二次之乞和。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糜餉七千餘萬，勞師十餘載，至是始勉就平和之緒云。

第十六章 雍正之內治及外交

凡世界立君政體之國，君位繼承之法，常爲國家重要之問題。中國習慣，亦以建儲一事爲人君卽位以後，首先當舉之大典。然建儲之流弊，約有數端：(一)本人恃貴驕矜，漸至失德。(二)左右羣小，逢迎諂媚，引誘作非。(三)奸宄之徒，窺伺讒構，以搖動之。累朝皇室，以此召紛亂，搆危難者，往往見於歷史。自本朝建國，太祖、太宗，皆未嘗預立太子。康熙朝，理密親王允禩，兩次冊立，終以乖戾得罪。聖祖深以允禩之失德，推本於法制之未善，遂力斥羣議，斷然廢建儲之法。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倉猝之間，

一言而定大計。臣民悅服。世宗卽位。又深維國本不立。非所以計久長。乃折衷兩者之間。特創儲位密建法以善之。雍正元年八月。親以高宗名密書加緘。集王大臣九卿於乾清宮。曉諭其故。命取密緘置諸宮中最高處。正大光明扁額之後。以備不虞。又別書密旨一道。藏諸內府。爲異日勘對之資。自是以來。此制遂永爲本朝家法焉。

允禩允禩之罪狀

方允禛之在儲位也。聖祖諸子希望非分者。或爲祕密之運動。以傾陷之。就中運動尤力者。爲皇八子允禩。皇長子允禔。皇九子允禕。皇十子允禌等。爲之黨援。皆蓄術士。結宦官。廣通聲氣。使爲延譽。及廢儲命下。彼等妄意爲己黨陰謀所致。漸露不軌之色。旣而允禔以巫蠱事得罪幽禁。允禩旋亦黜爵爲閑散宗室。聖祖晚年常爲之憂憤感傷。至於不豫。及世宗立。以允禩矜立名譽。才望爲諸王冠。而允禔以下。率庸懦無能。不過立於被動之地位而已。若允禩改過自新。則羣邪無所比。噫。餘黨將自解散。乃封允禩親王。令與怡親王允祥同理政務。而安置允禔於西甯。以孤其聲援。然允禩傾險日甚。造作蜚語。欲以惡名歸上。允禔在西甯。密用西洋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往來通遞。世宗屢降旨宣布其罪狀。彼等怨

曾靜之
案

望之志，益形於詞色。允禩公然對衆咀呪，無人臣禮。雍正四年正月，詔大學士等撰文告祭奉先殿，屏允禩允禊於宗籍之外，並令更名，尋幽禁允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移允禊回禁保定，改名塞思黑，並拘允禩允禊。是年六月，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連署奏陳阿其那罪狀四十款，塞思黑罪狀二十八款，允禩罪狀十四款，請正典刑。世宗猶遲回未決，惟反覆論列其罪，公布內外，而未幾塞思黑阿其那並以是年八九月間先後物故，詔寬其身後之誅。至乾隆朝，仍特旨復其原名，收入玉牒云。

時允禩輩既以怨望之故，與朝廷爲敵，其門客黨員，散布內外，往往造作流言，譏刺宮禁。世宗慮爲國家之患，故廣設祕密偵探以監視之。朝野細故，無不上達。又以士大夫好爲議論，或依託陳言，影射時政，故治之特嚴。雍正初，侍郎查嗣庭，以典試出題，意涉譏訕，主事陸生相以著通鑑論有不平之語，先後伏法。而其情節較重者，則曾靜之獄是也。曾靜者，湖南靖州人，以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中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遣其徒張熙至留良家求其著述。時留良已死，其子毅中悉以父遺書授之。書詞多憤激，靜益傾信。又以張熙之介紹，與留良弟子嚴鴻逵等遺書往復。

遂生異心。時岳鍾琪督川陝。或言其裔出宋臣岳飛。與金世仇。將不利於朝廷。又或言鍾琪再請陛見。詔不允行。鍾琪深自危疑。會允禩等既死。其所屬門徒近侍等。並發遣廣西。沿途復布訛言。靜聞而惑之。遂以雍正七年遣熙詭名投書鍾琪。勸以舉兵反。鍾琪置熙密室。窮詢主名。且許迎聘其師。陽與設誓。熙始言曾靜名。事聞。詔侍郎杭奕祿等會同湖南撫臣逮靜送京。並命浙江督臣籍留良鴻逵家藏書。並逮鴻逵等。命內閣九卿會鞫。具得其狀。廷議援大逆律科靜。詔以靜罪止誤聽。其華夷中外之論。則出於呂留良之邪說。而其謗及乘輿者。則由於阿其那等徒黨之蜚語。有可原之情。特赦其罪。使歸里。且詔地方官予以保護。又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之著書言論。及累次諭旨。一一刊刻。頒布天下。學官名曰大義覺迷錄。以呂留良師弟謗訕先帝。罪在不赦。詔廷臣行文直省學政。博採諸生輿論。使爲適當之判斷。會鴻逵病死。至雍正十年。始與留良並見追戮焉。

官制之
增改

國初官制。多因明法。通政司受內外本章。有敷奏封駁之權。內閣票擬批答。爲承旨立法之府。其有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則由議政大臣組織之。貴族議會裁決之。

世宗以通政司職權太重。扼中外庶政之要。主之者不得其人。或與政府因緣爲奸。乃命內外諸臣有緊密事。改用摺奏。專設奏事人員以受之。使得立達御前。自是通政司爲閒曹。時西北用兵。世宗又以議政諸臣。皆貴族世爵。不諳國務。而內閣在太和門外。入直者。或有漏洩幾務之弊。乃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簡閣臣及部院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職。名曰軍機大臣。又選部曹及內閣侍讀中書等爲僚屬。名曰軍機章京。軍機職掌。在恭擬諭旨。諭旨之明發者。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其有指授兵略。誥誡臣下。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則密封交兵部馳遞。謂之廷寄。自軍機處設立。而議政之弊始革。內閣之任遂輕。雍正時。猶留議政大臣之名。以爲滿大臣兼銜。乾隆朝。高宗始特旨廢之焉。

貴族之
裁撤及
其教育

國初八旗之制。皇帝所親將者三。(一)鑲黃(二)正黃(三)正白。名曰上三旗。諸王所分將者五。(一)正紅(二)鑲白(三)鑲紅(四)正藍(五)鑲藍。名曰下五旗。下五旗戶籍。皆爲王公僚屬。其關係若奴隸之於主人。承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御下多不法。如兩廣總督楊琳。故敦郡王屬下。王遣近侍赴廣州。據署搜索。世宗習知其弊。卽位後。

禁宗藩與外吏之交通。非廷見不得私謁。其王府屬下。惟護衛諸官。得由本王選擢。餘悉改隸有司。以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自是諸王皆懍然奉法。時宗室八旗子弟。亦以無教育故。往往挾親貴之勢。恣爲威福。世宗特設學校以教育之。所以教宗室子弟者。有宗學二。覺羅學八。所以教八旗子弟者。有咸安宮景山官學各一。八旗官學八。皆簡大臣綜其事。以進士若舉人爲之教習。八旗文學教育之發展。實始於此。

朋黨之禁

明季政治之腐敗。所以致亡國之禍者不一。要其尤甚者。則朋黨之紛爭是也。鼎革之後。世祖聖祖鑒於前代之弊。皆以是爲厲禁。世宗以爲欲除朋黨之源。當令輿論之所是非。與朝廷之所賞罰。相爲一致。御製朋黨論。以正宋臣歐陽修『君子有朋』之說。頒示滿漢諸臣。大要謂『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又科道諸臣。對於朝廷之舉動。有發言之權。明季大臣。往往要結言官。反對朝旨。議論囂然。而六科給事中。以自爲一曹。無所隸屬故。益得縱情自肆。世宗知言路之紛爭。實爲羣臣朋黨之代表。故於言官之陳白。特爲注意。又命六科給事中改隸都察院以抑之。由是言

奴隸階級之除

路黨爭之弊絕。而臺臣之風氣。亦視前代爲蘊藉矣。

中國社會階級之制。革除甚早。歷史上無貴族平民之爭。然奴隸之階級。至國初猶有存者。當時山西有樂籍。世執賤業。不與平民爲伍。或言其先世以明建文鼎革之際。不附燕兵。遂爲成祖所貶。世世不得自拔云。世宗居藩邸時。留意民事。及雍正元年。詔山西各屬禁革樂籍。令改業爲良。又浙江紹興府有惰民。其業與樂籍無異。並令削除。至五年。以江南徽州府有伴當。甯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且有兩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爲彼姓執役。有如奴隸。究其主奴之關係。何自而起。則茫然無考。詔開除爲良民。八年。以蘇州府常熟昭文之丐戶。與惰民無異。令削除丐籍。其餘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有棚民。世以冶鐵造紙爲業。廣東濱海有蠶戶。以船爲家。不得陸居。至是亦先後視編氓之例。列入保甲云。

明後之封

自明室唐桂諸王次第滅亡以來。民間不軌之徒。往往僞稱朱氏。依託明後。爲騷動之口實。康熙中。京師奸民楊起隆。稱朱三太子。糾衆謀亂。十二年。昆明人李天極。以鉛模明桂王之寶。潛掠州縣。四十五年。而臺灣朱一貴之亂。亦以明裔爲號。聖祖嘗

以明太祖功德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荒淫暴虐如前代亡國之君者。欲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明祀。旨未發而崩。世宗紹遺志。詔大學士會同廷臣訪求明後。予以職銜。俾之承襲。廷臣尋以漢軍知府朱之璉等六人引見。雍正二年十二月。詔封之璉一等侯。命以春秋致祭明陵。乾隆十四年。又錫號曰延恩。令其子孫得世襲焉。

尼布楚條約以後中俄交涉

雍正朝內政之梗概。既類述如右。其外交上之事件。則與俄羅斯之關係是也。自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後。東北邊境之紛議漸定。然未幾喀爾喀三汗內附。中國北境與俄領西伯利亞之交涉益繁。俄人故於喀爾喀土謝圖部。有貿易之關係。至是。喀爾喀之主權。爲中國所操。於是中俄互市之問題起。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俄帝彼得第一遣正使義斯麻伊兒 *Ismailoff* 及副使蘭給 *De Lange* 齎國書來京師。請改訂商約。俄使初於覲見禮節。有所紛議。而政府以他日華使至俄。當從俄俗爲詞。卒屈服之。然覲見禮成。而政府於俄使所請。置之不答。義斯麻伊兒察中國無議約意。徒手而歸。使蘭給留京。委以改正商約事。是爲俄公使駐華之始。蘭給雖數以議約爲言。而終不能達。

其目的。

世宗立。未幾而俄帝彼得亦崩。(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七二})女帝加他鄰第一即位。復以雍正五年遣使臣拉克青斯奇來申前請。且欲會議蒙古與西伯利亞之疆界。詔以郡王策凌內大臣四格侍郎圖理琛為議約使。以後貝加爾州之布拉河地方為兩國公使議場。於是兩使各遣勘查委員。審定邊境。以是年八月約成。所謂恰克圖條約(亦名布拉條約)者也。今舉其要領如左。

- (一) 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但逃亡在和約締結以前者勿論。捕送本國。
- (二) 以恰克圖為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達奇蘭。以楚庫河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為界。各立界標誌之。
- (三) 以烏特河地方為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
- (四) 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但員數以二百人為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得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
- (五) 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俄公使欲於京師建會堂。中國當予

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教徒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讀經禮拜。

(六) 遞送公文者來往當由恰克圖。

(七) 兩國邊界各置頭目秉公辦理一切。

當時外
交界之
狀況

右條約以雍正六年得兩國政府之批准。自是兩國文書往復均不以皇帝之名。中國則以理藩院。俄國則以薩那特衙門。彼此貿易及國交之端緒漸次繁密。據俄史所載。則謂雍正九年中國政府遣使節至俄都者。前者以準噶爾之叛亂戒俄人嚴守中立。後者則以俄女帝安那宜萬新立（雍正八年）往賀即位。中國諸史中未有記其事者。意者當時準部之對於中國動以俄兵援已爲名。政府因欲藉外交政策使俄人不爲準部後援。則通使之頻繁抑不足怪也。

第十七章 準部之蕩平

乾隆初
年中國
與準部
之形勢

雍正十三年八月。世宗崩。壽五十有八歲。皇太子即位。是爲高宗純皇帝。以明年爲乾隆元年。時值康雍兩朝寬嚴相濟之後。中原馴伏。已數十年。國庫羨餘。存三千餘萬。倉庾實積。可供二十餘年之用。又北收喀爾喀。西收青海。西南收西藏。拓地周四萬

準部之
內亂

餘里獨準噶爾恃其武力。旋服旋叛。又其地勢橫亘於喀爾喀與西藏之間。準部一日未服。則南北邊備。一日不得息肩。故聖祖世宗屢集廷議。並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論。雍正末年。以將帥久勞在外。不得已而罷兵。復以邊界之紛議。使命往復。至乾隆四年。而和議始就。尋又許其通市易。及進藏作佛事。惟貨物人馬。各限以數。自是征戍雖撤。然朝廷實未嘗一日釋西顧之憂。特以事會未至。姑與羈縻而已。及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於是準部三世梟雄之霸業終。而乾隆朝新疆拓地二萬餘里之時期至矣。

噶爾丹策零有三子。刺麻達爾濟最長。然外婦出也。策零死。其仲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以母貴得立。有暴行。至乾隆十五年。爲其女兄之夫賽音伯勒克所弒。刺麻達爾濟嗣位。部衆不悅。欲擁立策零少子策妄達什。大小策零敦多布者。於準部爲貴族。以世握兵柄故。大策零孫達瓦齊。及小策零子達什達瓦。並爲部衆所嚮。刺麻達爾濟懼不利於己。痛網其勢力。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皆被誅戮。於是達什達瓦部下薩拉爾者。率千餘戶內附。而達瓦齊遂聯合輝特部台吉阿睦撒納謀報復。輝特部者。姓伊克

明安本杜爾伯特屬部。阿睦撒納者，策妄阿布坦之外孫，而和碩特部丹衷（拉藏子）之子也。先是厄魯特四部於天山路一帶分地而治。及土爾扈特北徙俄羅斯境，其故地塔爾巴哈臺爲輝特所遊牧。丹衷妻初生子班珠爾，及丹衷死，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長生阿睦撒納。阿睦撒納長而兇狡，既爲輝特部台吉，復有窺伺準部之志。及是欲搆達瓦齊內訌，而已從後圖之。乃與達瓦齊合兵，突入伊犁，殺刺麻達爾濟，而擁立達瓦齊爲汗。準部之騷亂達於極點。

阿睦撒納之來降

阿睦撒納既干涉準部之內亂，同時復兼併杜爾伯特，脅降其台吉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漸露侵略準部之野心。達瓦齊爲自衛計，數遣兵攻之，皆不克。乃自將精兵三萬，進薄其帳，又使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撒納慮不敵，乃思借中國兵力，滅達瓦齊，而已據其地。十九年，遂與其同母兄班珠爾及杜爾伯特台吉納默庫，率所部之萬餘人來降。先是薩拉爾之內附也。高宗授爲散秩大臣，詢以準夷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尙未欲用兵。及達瓦齊之立，所部益解體，杜爾伯特台吉有二策凌者，率三千戶來降。高宗念中國數十年設斥堠，議邊防，厲兵秣馬，欲殄滅

準噶爾而未能者。今事會適有可乘。時不可失。於是用兵之議漸決。方調兵籌餉。以圖大舉。而阿睦撒納踵至。備陳進取伊犁之策。朝廷乃先遣大臣安置其部衆於三音諾顏部之札卜堪河（札益河）封阿睦撒納爲親王。班珠爾納默庫爲郡王。以羈縻之。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爲。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爪牙腹心盡在中國。遠征軍之出發。坐是益迫矣。

乾隆二十年二月。兩路出師。北路以尙書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撒納爲定邊左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甘總督永常爲定西將軍。薩拉爾爲定邊右將軍。副之。所至準夷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攜餽酪。獻羊馬。跪迎恐後。兵行數千里。殆無一人抵抗者。兩軍遂以五月朔。會於博羅塔拉河。越五日而至伊犁。達瓦齊已走保格登山。（伊犁西北百八十里）阻淖爲營。衆尙萬餘。大軍追及之。侍衛阿玉錫等。夜以輕騎直薄其營。敵衆驚潰。達瓦齊從百餘騎踰天山。走回疆。將投烏什城。城主霍吉斯。已得我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同時青海叛酋羅卜藏丹津。亦爲大軍所俘。並獻京師。是役出師僅百餘日。曾無一戰之勞。生縛名王。拓地萬餘里。其成功實阿睦撒納之野心有以促之。故

伊犁雖定。而阿睦撒納之叛亂。實事勢之所不可免者也。

阿睦撒
納之反
謀

高宗之用兵伊犁也。初非欲郡縣其地。將俟準夷戡定後。仍厄魯特四衛拉特之舊。設杜爾伯特和碩特部如故。設輝特部以補土爾扈特。設緯羅斯部以代準噶爾。各以降人爲之汗。令如喀爾喀四部例。長爲外藩。然高宗知阿睦撒納有異志。故當出師之初。卽密令班第告以朝廷處分伊犁之意見。又使科爾沁親王額駙色卜騰與之偕行。陰監察之。及伊犁旣平。班第及西路軍參贊鄂容安。與阿睦撒納薩拉爾留商善後策。而色卜騰隨大軍凱旋。時朝廷將實行分封四汗之策。詔阿睦撒納以九月赴熱河行。飲至禮。卽偕諸部台吉受封。而阿睦撒納必欲總長四部。專制西域。當色卜騰之歸也。私以己意乞代奏。期七月下旬俟命。遂移檄鄰部諱其降。言『已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使其黨布流言。謂『不立阿睦撒納爲汗。準部終不得安。』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馳奏。詔卽軍中誅之。毋濡忍詒後患。而是時大兵已撤。留屯者僅五百人。其餘皆厄魯特也。班第等遂不敢舉事。惟趣之入覲。欲就內地執之。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督之偕行。而阿睦撒納故與色卜騰有成約。度朝旨旦夕且下。願以班第趣之。

前後官
機之失

急不得已自伊犁起行。惟沿途遷延。以俟後命。先是色卜騰旣歸。隱忍不敢奏。阿睦撒納待命至八月中不下。疑事中變。反謀始決。額林沁不之覺也。十九日。行至烏倫古河。阿睦撒納以詭詞給額林沁使先行。而自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久之。額林沁始悟其詐。急追之。則已無及矣。

是時阿睦撒納妻子及部衆。皆駐牧札卜堪河。而厄魯特之留屯伊犁者。又皆其黨也。阿睦撒納旣叛。一方則遣使札卜堪。迎其家屬。一方又號令伊犁諸厄魯特。使並起爲亂。高宗固知阿睦撒納必反。先事已密諭烏里雅蘇台軍營收其妻子。得不遣。而伊犁諸刺麻宰桑（準語管事官也）聞阿睦撒納脫走。爭起應之。班第鄂容安薩拉爾。率五百兵轉戰。走二百餘里。至崆吉斯。薩拉爾先遁。部兵盡潰。班第鄂容安自殺。定西將軍永常方駐木壘。聞變。恐賊大至。乃退軍巴里坤。移糧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於是高宗諭前後諸臣貽誤罪。黜色卜騰爵。發軍前効力。賜額林沁死。並逮永常。時新降諸厄魯特台吉。並如期以九月會覲於熱河。綽羅斯等四汗。分封已定。適聞阿睦撒納之叛。皆願發所部兵從征。朝命以公策楞爲定西將軍。以富德玉保達爾黨阿爲

參贊大臣。出巴里坤討賊。十一月。師行。玉保爲前隊。降夷畢。從。時阿睦撒納集部衆二千餘。屯博羅塔拉河。四出剽掠。二十一年正月。大軍至吐魯番。薩拉爾自伊犁脫身來迎。玉保遂率所部長驅而西。距阿睦撒納所在僅一日程。可追而及也。而玉保信間諜言。謂阿睦撒納已就擒。獻俘者且至。遂駐軍待之。報捷策楞。策楞亦不審虛實。遽聞於朝。比二月。大軍至伊犁。則阿睦撒納已走哈薩克（亦作可薩克。今俄領中亞細亞境）矣。將軍參贊互相咎。頓兵不進。高宗怒其無功。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責以追剿之事。又以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使當應援之任。達爾黨阿方進軍哈薩克界。移檄索賊。未得要領。而喀爾喀復有青滾維卜之叛。一時從征降夷聞之。多有輕朝廷。思復反者矣。

喀爾喀
撤臺之
影響及
其

初。北路郵驛。皆由喀爾喀各部應役。自用兵以來。軍報絡繹。需人馬頗多。郡王青滾維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成吉斯汗子孫。例不治罪。以此散流言。衆喀爾喀惑之。郵臺撤者無慮十餘所。文報中斷。先是。超勇親王策凌。於乾隆十五年卒。子成袞札布嗣。至是。詔以成袞札布爲定邊左副將軍。發兵勦

兆惠之
成功

捕。又命尙書納延泰、侍郎阿桂等助之。各臺得次第復設。青滾雜卜旋於是年冬爲阿桂所獲。伏誅。而西路諸降夷自和碩特汗巴雅爾、綽羅斯特汗噶爾藏多爾濟以下。叛者踵起。策楞、玉保方被逮入京。中道遇害。阿睦撒納聞四部構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爲汗。準部復大騷亂。

當是時。西征諸將帥。並以應敵弛緩。坐釀變故。先後獲罪。獨兆惠一軍。以寡擊衆。戰守甚力。先是。兆惠奉命爲遠征軍。應援。遂以千五百兵自巴里坤進駐伊犁。及諸部繼叛。伊犁形勢。殆陷於敵軍包圍之中。兆惠以十一月自伊犁轉戰而東。沿途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軍食且盡。復爲諸賊所遮。會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往探。以月晦遇諸特納格爾（今阜康縣）。賊解圍去。兆惠得引還巴里坤。於是。高宗知兆惠可勝討賊之任。又知厄魯特人終不可以德懷。非殄其種族。邊不得安。三月。使兆惠出西路。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北路大剿之。會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爲其兄子所殺。諸部內訌。又痘疫盛行。厄魯特人罹者輒死。兆惠等乘之。累戰皆捷。諸叛酋先後敗死。阿睦撒納聞之。復自博羅塔拉河西竄。兆惠等窮

追至哈薩克部。其汗阿布賚聞我軍大至。遣使請貢。且設誓擒賊。適阿睦撒納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賚使人收其馬。阿睦撒納驚逸。徒步入俄羅斯境。尋患痘死。理藩院行文索之。俄政府以其屍送恰克圖。於是命成袞札布歸鎮烏里雅蘇台。而兆惠留軍度冬。剿殺餘賊。

準部之
虐殺

先是準部有宰桑（見前）六十二。鄂拓（部衆之直隸於汗者）二十四。昂吉（部衆之分隸於各台吉者）二十一。集賽（專以供養刺麻爲職者）九。都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俗耐勞苦。勇戰鬥。以一人能刼數人者爲壯士。自天山以南蔥嶺以西諸部落。一聞其至。無不奔走竄伏。故自噶爾丹以來。內則兼併諸衛拉特。外則服屬回部。蹂躪喀爾喀。擊逐俄羅斯。遂赫然爲西域一大汗國。東向與中國抗爭。至是阿睦撒納既竄死俄境。其餘衆猶伺間出沒天山北路。襲擊官軍。始終無降服之意。於是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大軍先後合圍縱殺。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皆搜剔不遺。計二十餘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者十之二。卒殲於大軍者十之三。惟達什達瓦之妻。當伊犁騷亂時。先率所部歸化。徙熱河。編旗籍。又

土爾扈特之歸化

有附牧伊犁之土爾扈特族台吉舍稜率所部二千餘奔土爾扈特部。皆得倖免。論者謂爲厄魯特之一大劫。準部既平。朝廷乃於伊犁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臺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置伊犁將軍以統治之。建官築城。漸成都會。內地商民移住者日衆。遂爲西北一殖民地焉。

其後乾隆三十七年。復有土爾扈特率屬歸化之事。今附述於此。土爾扈特故四衛拉特之一。先世出元臣翁罕。八傳至和鄂爾勒克。居塔爾巴哈臺附近。值準噶爾強盛。和鄂爾勒克畏其偪已。挈族走俄羅斯。屯窩瓦河畔。（天聰四年）俄人因稱爲已屬。其後四傳至阿玉奇。始自稱汗。當康熙五十一年。嘗遣使假道俄境。來貢方物。聖祖欲察其國情。遣內閣侍讀圖理琛。齎敕往報。圖理琛取道西伯利亞。至其國。往返經三載。因述其所經道里山川民風物產。爲異域錄二卷。阿玉奇附表奏謝焉。土爾扈特習蒙古俗。信仰黃教。與俄羅斯國俗不相容。常有思慕故土之志。及舍稜之往投也。適阿玉奇曾孫渥巴錫方嗣汗位。以不得俄政府之認可。意甚不平。舍稜至。則盛言伊犁空虛。可據。勸還故土。渥巴錫惑之。遂以乾隆三十六年。偕舍稜率人口十六萬餘。自俄境脫走。

沿途爲哈薩克及布魯特（即喀刺吉爾吉思部在天山之北準部之西南近蔥嶺）所劫。失人畜輜重無算。翌年六月，始達伊犁，僅存七萬餘口。伊犁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使人迎詰之。渥巴錫與其台吉等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俄國宗教風俗與己不同，願依中國安部衆。』事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稜，疑其有詐，且據恰克圖條約，中俄彼此不得容隱遁逃，今我受俄人叛藩，恐啟邊釁。高宗念舍稜故我叛臣，俄人受之，是背約在俄，折之有詞。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驅之使去，將有他變。乃決計受降。又循康熙朝收喀喀爾喀成例，發茶米氈裘等贍之，共糜帑金二十萬有奇。詔封渥巴錫爲汗，以所部爲舊土爾扈特，舍稜爲郡王，以所部爲新土爾扈特。仍於伊犁及科布多附近分賜牧地。蓋自國初綏服蒙古以來，至是乃盡族而臣之。而是時俄人方以波蘭之亂，與土耳其交戰，未暇與我論曲直也。

自準噶爾與中國抗爭以來，其結果不惟使厄魯特人種全歸中國之統治而已。又北則烏梁海之服屬，南則回族之征定，皆與準部兵事相因而起者也。回部征服之歷史，別於第八章詳說之。今略述烏梁海內屬之次第，綴諸本章之末。烏梁海人者，蓋『芬』

人種之一支族。其容貌類土耳其人種。而其言語風俗宗教。則全與蒙古無異。自稱曰噸瓦。錯處貝克穆河流域。庫蘇古爾湖之周圍。及昂噶拉河（上通古斯河）之上流。其住民之大多數。以捕獵爲業。間有從事牧畜若耕作者。則僅十分之二而已。其知識之程度。在蒙古人種之上。然役屬於喀爾喀準噶爾及俄羅斯諸國。常應兵役納賦稅焉。及策妄阿布坦跋扈。頗利用烏梁海人。以牽制中國。康熙五十四年。喀爾喀札薩克博貝。始議征烏梁海。以分準噶爾之勢。自是北路大軍控扼要衝。以漸勦撫。降附者日衆。及準噶爾平。其所屬之烏梁海。盡入版圖。朝廷分其衆爲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定邊左副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其中唐努烏梁海。以一種族獨占一地。在三部中爲最大。其餘二部。不過占有科布多之一部分而已。

第十八章 回部之征定

阿睦撒納既竄死。天山北路之地。全入中國。而南路諸回城。故隸準噶爾汗國勢力之下。至是聞準噶爾殘破。又度中國兵方經營伊犁。未暇南進。乃思乘新舊勢力交代之

際。集兵戒嚴。爲獨立之準備。於是中國復有天山南路之師。自蒙古帝國興起以來。天山南路。爲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領土之一部。其後數經變遷。至元明之際。察哈台子孫。復於喀什噶爾。建一汗國。而附庸於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帝國之盛也。四方回教學士。爭集其國都撒麻耳干。教祖摩訶末之後裔。有和卓木者。尤得尊信。當明中葉。〔西紀第十五世紀中〕和卓木子加利宴及伊撒克昆弟。始自撒麻耳干移喀什噶爾。各集弟子說教。自汗以下咸崇信之。明嘉靖時。喀什噶爾汗撒伊特。數用兵東向。悉定天山南路地。回教勢力。益因之蔓延。其間加利宴之門徒。稱白山宗。伊撒克之門徒。稱黑山宗。各習師說相標榜。及喀什噶爾汗衰。和卓木子孫。代握天山南路政權。而兩宗之軋轢。由是益甚。順治初。喀什噶爾汗伊士摩兒。以已屬黑山宗故。有排斥白山之志。白山首領和卓木亞巴克。亡命西藏。欲藉刺麻之援。回復勢力。至康熙十七年。噶爾丹遂以五世達賴之命。舉兵入喀什噶爾。立亞巴克爲汗。而遷居故汗族屬及宗門領袖於伊犁。於是察哈台之汗統絕。和卓木族遂兼有政教兩界之大權焉。

然當時天山南路。自喀什噶爾之外。復分裂爲無數小汗國。喀什噶爾之主權。雖已入

長之消

準噶爾
與回部
之關係

於回族之手。而其東葉爾羌、吐魯番、哈密諸城，尙皆爲蒙古族所分據。惟於宗教上，受回族之同化而已。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並表貢中國，自稱成吉斯汗裔。然中國以其久習回教，遂以宗教之名被之，稱其城曰回城。汗曰回酋。及準噶爾強盛，欲統一天山南北。於是南路迤東諸蒙古汗國，或內附，或滅亡。故哈密地已於康熙中內隸中國。吐魯番部族，亦於雍正初徙居嘉峪關外之瓜州。而其迤西諸國，遂次第爲回族所有。間接以服屬於準噶爾。蒙古族於天山南路之勢力，至是全失矣。

準噶爾既征服回族，乃徵租稅，課徭役，又數數干涉其宗教上之紛爭。噶爾丹嘗助白山黨以顛覆黑山矣。至策妄阿布坦，又排斥白山而以黑山黨代之。白山黨有瑪罕木特者，當康熙中，故嘗與其父阿卜都里什特，並質伊犁。及噶爾丹敗，阿卜都里什特脫身來降。聖祖賜之衣冠銀幣，遣官送至哈密，使返故地。至是，瑪罕木特苦準部之干涉，欲據葉爾羌自立。策妄阿布坦復襲執而幽諸伊犁，且羈其二子布羅尼特及霍集占，使督回民墾地輸賦焉。布羅尼特及霍集占者，卽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其後達瓦

齊立。準噶爾有內亂。天山南路諸黑山黨徒聞之。竊與蔥嶺西境諸回國訂援助之約。遂圖獨立。盡逐準噶爾守兵。及乾隆二十年夏。大軍定伊犁。阿睦撒納欲利用白山黨。以收回族之援。乃釋大和卓木布羅尼特。與以兵。使歸定天山南路。留小和卓木霍集占居伊犁。使統率天山北路之回教徒。布羅尼特之歸也。喀什噶爾及葉爾羌諸黑山黨。爭起拒之於烏什城。失利而退。布羅尼特遂悉定南路地。而霍集占亦率北路回教徒。以聽阿睦撒納之指揮焉。

霍集占
之獨立
意見

乾隆二十一年。大軍再定伊犁。欲藉戰勝國之餘威。羈屬南路。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賦。未得要領。而同時霍集占。亦自伊犁遁歸喀什噶爾。與其兄布羅尼特。共商事。大與獨立之利害。布羅尼特欲集所部。受中國約束。霍集占建議。謂準噶爾新滅。中國於伊犁之勢力。尙未確定。不以此時自立。乃長爲他族奴隸。非計。於是。一方則召集族衆。舉行獨立式。一方則傳檄各城。使戒嚴以待。回戶數十萬。爭起應命。惟庫車城主鄂對。念中國兵威方盛。未可輕敵。而庫車又首當其衝。禍且先及。乃與其黨奔伊犁。霍集占聞之。誅鄂對親族。增兵守庫車。時兆惠方奏遣副都統阿敏圖爲回部招撫使。及得鄂對。

庫車之
圍攻

卽令與使者偕行。扈以兵二千。中途鄂對聞庫車守具已備。欲歸得大兵而後進。而回人以計誘阿敏圖入而拘之。鄂對及扈兵皆馳還。由是撫議決裂。而有乾隆二十三年庫車之役。

是時兆惠以搜剿厄魯特之故。不暇南征。高宗乃以都統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當征回之任。二十三年五月。大軍萬餘。自吐魯番進攻庫車。布羅尼特兄弟引軍數千。越大戈壁來援。六月。兩軍戰於托和奈。復戰於鄂根河（烏恰克河）。我軍皆大捷。布羅尼特等斂餘兵保城。勢可聚殲。而雅爾哈善疏不設備。復縱之宵遁。城又堅不可拔。提督馬得勝。使綠營兵穴地攻之。爲城兵所覺。我兵戰死者六百餘人。至八月。城將復突圍出。餘衆開門降。是役我軍以萬餘之衆。席累勝之勢。圍攻一城。坐使垂擒之敵。出險遠颺。其結果僅得一空城而已。於是高宗震怒。詔誅雅爾哈善以下諸將。而終命兆惠移師而南。

黑水軍
之戰功

先是庫車以西阿克蘇（溫宿）烏什諸城。聞布羅尼特兄弟之敗。皆有貳志。布羅尼特乃走據喀什噶爾。霍集占走據葉爾羌。東西犄角。爲背城一戰之計。及兆惠至。先後定

沙雅爾。阿克蘇。烏什等戈壁北境諸城。又使降人鄂對越戈壁撫和闐。時兵猶未集。兆惠所部不過步騎四千餘。乃使副將軍富德留駐阿克蘇。俟軍集繼進。而自率募兵先發。以十月六日抵葉爾羌城東。隔蔥嶺南河而陣。復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蔥嶺南河者。亦謂之葉爾羌河。而蒙古語謂之喀喇烏蘇。譯言黑水。故時謂兆惠所駐爲黑水營。黑水軍旣寡。不能攻城。兆惠欲引敵野戰。乃以輕騎渡河。劫其城南牧場。方渡四百騎而橋斷。敵以步騎兵萬五千人。出城迎擊。我軍且戰且退。敵乘勝渡河。築長圍困之。相持三月不下。富德聞警。率援軍三千。冒雪進發。以二十四年正月六日至呼拉瑪。葉爾羌城東北三百七十里。遇敵五千騎。轉戰四晝夜。得渡葉爾羌河。而距黑水營尙三百里。敵愈衆。不能進。於是兩軍皆被圍萬里外。先是。愛隆阿聞黑水之圍。馳赴阿克蘇告急。適巴里坤參贊阿里袞以兵六百至。遂合軍而南。乘夜解富德之圍。兆惠聞礮聲。知援軍之至。遂潰圍突出。殺賊數千。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霍集占之倡議獨立也。回族鑒於前此準噶爾之苛政。知服從他國之非計。故萬衆一致。樂爲之用。然布羅尼特兄弟居伊犁久。惟與流徙墾種之回民數千。患難相共。及歸

烏什之變

長南路。遂偏信之。編爲親兵。而疏其舊部。又戰爭之際。賦稅煩重。供給少遲者。立致破產之禍。以故衆漸解體。及黑水之役。我軍以三千人。當五倍之衆。戰守數月不屈。敵衆驚駭。抵抗之志益薄。已而我兵集阿克蘇者漸衆。新舊軍凡三萬人。駝馬稱是。遂以二十五年六月。分道進行。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時布羅尼特兄弟。皆駐葉爾羌。聞我軍大至。不敢復議戰守。遂攜其妻孥親從。輜重。踰蔥嶺而西。謀赴巴達克山。於是我軍一方則約束降衆。收喀什噶爾葉爾羌兩城。一方則以輕騎蹤跡布羅尼特等。沿途斬獲甚衆。窮追至巴達克山界伊西洱庫河。止軍焉。伊西洱庫河者。卽今噴赤 *Panjab* 河也。巴達克山國王。聞布羅尼特等擁衆而至。懼其襲已。遂與兵拒之。擒殺其兄弟。而函其首以獻。大軍遂以明年二月凱旋京師。

回部既平。朝廷乃以喀什噶爾爲參贊大臣駐節之所。節制南路諸城。諸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設領隊大臣。治軍事。皆以滿員任之。又各城皆設伯克。治民事。刑事。惟不得擅生殺。以回人任之。伯克者。本回部官吏之稱也。其租稅之制。則二十而取一。視準

噶爾徵額大減。然地既邊遠。又當新附之後。辦事大臣等往往藉戰勝之威。奴隸所屬。而伯克等又助之爲奸。故征服未幾。而有烏什之變。烏什者。回部大都會之一。住民達數萬。當大軍初定伊犁時。其伯克霍吉斯。嘗俘達瓦齊以獻。及霍集占之亂。又頗持兩端。高宗慮其反覆。不可擁大城。乃召之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其所役之哈密回衆。又以客民魚肉土著。辦事大臣蘇成。縱酒好色。懵不治事。回民無所訴。是時蔥嶺西境布哈爾阿富汗諸國。嫉中國之威震西域。又惡巴達克山之自殘同族。乃起同盟軍。襲殺其國王。屠其城。其前鋒軍以乾隆二十八年達斡罕汗國之霍爾。Kholand（今俄領土耳其斯坦之一市）烏什住民等聞之。竊通使乞援。遂以二十九年二月舉兵反。併蘇成阿布都拉以下官吏守兵盡殺之。阿克蘇大臣卞塔海。及庫車大臣鄂寶。先後赴救。皆戰敗。於是伊犁將軍明瑞。及喀什噶爾參贊納世通。各以兵會剿。叛民防戰至七月。而所期之阿富汗兵不至。諸回城又無一響應者。遂縛謀主以降。官兵入城。殲其丁壯。徙老弱萬餘口於伊犁。調他城回戶以實之。而參贊大臣復自喀什噶爾移治焉。

自天山南北平定。中國國威震於蔥嶺以西。於是迤北則吉爾吉思部落。迤南則巴達克山。敖罕。阿富汗。愛烏罕。諸國。皆嘗遣使通貢。仰中國之保護。當時吉爾吉思部落。有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而哈薩克又析爲三。(左一部右二部)布魯特又析爲二。(東西各一部)當明正德中。一五一年吉爾吉思種族。嘗統壹於一汗之下。人口達三百餘萬。戰時得出騎兵三十萬。其領域東接準噶爾。西盡裏海。北界西伯利亞。南跨阿拉海。及錫爾河。爲中亞細亞大國。其後中衰。分裂爲大中小三部。常爲近鄰諸種族所侵。至雍正十年頃。一七三二年小吉爾吉思。(即最西一部)遂歸俄國之統治。而大吉爾吉思。(即哈薩克)及其別族喀喇吉爾吉思。(即布魯特部領地當伊斯色克湖附近)皆以準噶爾滅亡之影響。臣服中國。吉爾吉思部落之南。即敖罕汗國。又南越布哈爾。而爲巴達克山。阿富汗諸國。皆信仰回教。而以阿富汗爲強。乾隆二十七八年頃。阿富汗帝阿布達里。旣以霍集占兄弟之故。興兵滅巴達克山。同時又欲覘中國之廣大。遣使入貢。故中國亦隸諸屬國之列。而布羅尼特死後。其子薩木克。遁至敖罕。喀什噶爾之回教徒。亦多歸焉。時敖罕汗額爾德尼。畏中國強大。頗奉約束。中國亦歲以金賂額爾德

尼使箝制和卓木族屬。自是天山南路得奏鎮定之效。然至道光時而和卓木族張格爾玉素普卒以敖罕之援助。侵擾南路焉。

第十九章 苗族之勦治及西南諸國之服屬

康雍以來。國家以全力控制西北。先後用兵凡數十年。然於西南之經略。亦未嘗忽。蓋中國本部西南境川廣雲貴之間。自古苗族雜居。爲中央政府法令所不及。苗族者卽交阯支那族。此族當太古時。蓋嘗繁殖於黃河揚子江之間。其後爲我族所驅除。遂次第自揚子江流域。退處於南嶺及縱貫山脈附近。而蔓延於後印度半島。其在中國境內者。復有種種之異名。在四川者謂之僂。謂之生番。在兩廣者謂之獞。謂之黎。在湖南貴州者謂之獠。在雲南謂之獠。謂之野人。語言風俗。旣與中國絕異。中國之治之也。亦常用羈縻政策。仍其舊俗。官其酋長。故自元明以來。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握強大之自治權。國初因襲明制。分設土官。而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三桂之亂。諸土司頗爲所用。及事平而朝廷亦放任之。未暇窮治。然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劫殺爲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爲不法。故苗患遂爲

苗族
土司
之
來

西南邊防上一問題。而於雲貴爲尤甚焉。

是時貴州東南境。有苗族所占領之一大區域。以古州爲中心。環寨千有三百餘。周幾三千餘里。名曰苗疆。雲南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內之鎮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土司。與江外之車里緬甸老撾（南掌）諸夷。交通爲患。又四川雲貴之間。有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於行政區劃上則隸四川。而於地理上則距成都幾二千里。而距雲貴省治爲近。四川總督之統治力。旣以遼遠不能實施。而雲貴督撫。又以職權不屬。聽其跋扈。其餘貴州廣西之間。苗寨寥闊。地方官常以境界之錯雜。互相推諉。而邊患乃愈亟矣。雍正四年。鄂爾泰爲雲南巡撫兼總督事。始建一勞永逸之策。謂必改土歸流。而後可以安民。必歸并事權。而後可以治苗。因極言當時行政區劃之不當。及從來以夷治夷之失計。具疏上之。世宗知鄂爾泰才能辦寇。卽詔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賜之。令兼制廣西。於是鄂爾泰用遊擊哈元生。委以烏蒙鎮雄之事。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之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闢苗疆二二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先後劾黜雲南雲

益土州安氏。鎮沅土府刁氏。及赭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以普洱爲府。威震緬甸焉。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勅印。納軍器二萬餘。自雍正四年至九年。三省邊防粗定。鄂爾泰以功封襄勤伯。旋入爲大學士。而未幾貴州又有台拱苗之變。

貴州苗
族之叛

苗疆之就撫也。貴州諸郡縣防兵。率移戍其地。內地守備頗疏。及鄂爾泰還朝。張廣泗亦由雲南巡撫移督湖廣。始事諸臣。既先後他去。繼其後者。頗易視苗事。苗疆吏又徵糧不善。激之生變。於是雍正十三年春。各寨蠶起。聚集清江台拱間。陷黃平以東諸城。會副將馮茂。誘殺降苗六百餘。頭目三十餘。苗族抵抗之志益堅。或手刃妻女而後出戰。蔓延不復可制。詔以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副以湖廣提督董芳。發兵會剿。復以尙書張照爲撫苗大臣。察其利病。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張照又密奏改流非策。且致書諸將。倡棄地之議。以故官軍雲集數月。而號令不一。曠久無功。賊益乘間猖獗。於是張廣泗鄂爾泰先後引咎自劾。而中外畏事者。且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闢。現時苗疆之不可守。全局幾盡變。會 高宗卽位。乃以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制諸軍。盡罷張

大金川
之初定

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廣泗分軍攻台拱之九股苗。而自率精兵攻清江下流各寨。所向克復。乾隆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圍其遁逃於丹江古州都勻台拱間之大森林。所謂牛皮大箐者也。自四月至五月。官軍冒險激戰。斬獲萬餘。六月。復乘勝搜剿餘黨。凡燒千二百二十四寨。赦三百八十八寨。獲兵仗無算。於是貴州之苗族悉平。越十餘年而四川又有大金川之役。

金川土司者。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本吐蕃領地。俗信喇嘛教。明時。其部人有哈伊拉木者。得中國勅封爲演化禪師。世有大小金川流域地。後分爲兩部。其居小金川流域者曰攢拉。居大金川流域者曰促浸。促浸者。譯言大河濱。攢拉者。小河濱也。順治七年。始授小金川酋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年。復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俾分領其衆。嘉勒巴孫莎羅奔。以康熙五十九年西藏之役。從征有功。至雍正元年。遂授爲金川安撫使。乾隆十一年。頃。莎羅奔勢漸強。謀併吞鄰近諸部落。初以結婚政略。羈縻小金川酋澤旺。而奪其印。旋以兵力侵略。打箭鑪附近諸土司。擊傷赴援之官軍。高宗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十二年三月。命移督四川。相機剿治。六月。廣泗進

屯小金川之美諾（懋功）用澤旺弟良爾吉爲嚮導。銳意滅賊。然大金川地險。其根據地勒烏圍及噶爾厓（括耳厓）皆西濱河（卽大金川）東阻大山。土人又長於防禦。工事能以石築壘。高於中土之塔。名曰戰礮。大小林立。難攻易守。至十三年春。而官軍無功。高宗乃以大學士訥親爲經略。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以提督赴軍効力。訥親張廣泗皆專取以礮逼礮之策。得一礮輒傷數百人。總兵賈國良任舉。並於六月中戰死。軍氣大挫。廣泗所用良爾吉。又密以官軍動靜通報莎羅奔。以故攻戰復數月。不得寸進。於是不高宗復以大學士傅恆爲經略。賜訥親死。逮廣泗廷鞫。又以其抗辯而斬之。十月。傅恆至軍。誅良爾吉以絕間謀。盡撤諸方圍礮兵。爲直搗中堅之計。至十四年正月。上疏極陳廣泗等攻礮之失策。及現時選銳深入之計畫。豫期以四月奏捷。高宗以叢爾土司勞兵兩載。誅兩大臣。意殊不樂。又聞其地險。益欲罷兵。再詔召傅恆還朝。而傅恆不及奉詔。已與岳鍾琪分軍深入。莎羅奔故以西藏之役。隸鍾琪麾下。至是猶震其餘威。遂詣軍前乞降。官軍得不戰而凱旋焉。

兩金川

莎羅奔既降。金川方面暫得平靜。然未幾伊犁兵事起。朝廷專力西北。未暇他顧。其間

莎羅奔兄子耶卡掌金川事，復與鄰部構釁，紛擾不絕。四川總督之命令，漸至無效。三十一年，高宗以大金川勢漸猖獗，諭川督大學士阿爾泰檄川邊九土司（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綽斯甲布、小金川、黨壩、巴旺）環攻之。時九土司中，地與大金川相逼，而兵力相等者，東則小金川，西則綽斯甲布，餘皆小弱，非大金川敵。阿爾泰不能利用小金川等以制耶卡之跋扈，惟以苟且息事爲得策。於是耶卡遂與小金川綽斯甲布結和親之約，三部聯合。他土司益不敢抗。會耶卡死，小金川之澤旺亦老病，子僧格桑用事，陰與耶卡子索諾木爲攻守同盟之計。至三十六年，索諾木遂誘殺革布什咱（大金川西南）土官，而僧格桑亦屢攻沃日，亦作鄂克什在小金川東，公然與中國救援軍開戰。高宗以小金川形勢不似勒烏圍噶爾厓險阻，欲痛懲之以示威，乃罷阿爾泰職（尋賜死），以尙書溫福代爲大學士，侍郎桂林代爲川督，共當討賊之任。

時桂林出打箭鑪，溫福出汶川，爲東西夾擊之計。三十七年春，兩軍次第逼小金川境。至五月而桂林部將薛琮復以深入無援，招非常之挫折。桂林尙匿不以聞，未幾被劾。

乃以阿桂代之。阿桂轉戰有功。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格桑竄大金川。官軍檄索之，而索諾木不應。於是高宗欲乘戰勝之勢，一舉並滅，以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副之。三十八年春，官軍分道進發，而溫福以道險不得前，駐軍木果木（大金川東境），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其東，守小金川地。六月，索諾木陰遣小金川頭目歸煽降衆，使襲擊官軍。小金川人遂先攻陷董天弼軍，進襲木果木大營。溫福倉卒陣歿，所部戰死者三千餘，潰者萬餘。小金川復陷，詔授阿桂爲定西將軍，以豐伸額、明亮副之。於是阿桂改道出沃日，攻小金川東境，而明亮攻其南。十月，阿桂復轉戰抵美諾，明亮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

之金川
大再定

是時，高宗以前此大金川之役，寬大受降，未甚懲創，致彼族恃險反覆，重勞大兵，知姑息政策之決不可用，遂斷然行冒險進取之策。而大金川自十二三年以來，增加國防，周圍數百里間，要隘堅壘，無慮數十處，嚴密視小金川十倍。至是官軍復分三道進，一軍自小金川攻其東，阿桂督之；一軍自黨壩（大金川北）渡大金川上流攻其西北，豐伸額、明亮先後督之；一軍渡大金川下流，自革布什哨攻其西南，富德督之。自三

征討金川
困難理由
及其善後
事件

十九年正月。至七月。阿桂軍累克要塞。距勒烏圍漸近。時索諾木與其從祖莎羅奔聚守其地。聞阿桂深入。遂醜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其家族至軍。請停止攻擊。阿桂不應。土兵防戰益嚴。至十月。阿桂進據默格爾。去勒烏圍可二十里。而明亮之西北軍。亦次第逼近河岸。與阿桂軍聲息可通。然金川氣候。故陰寒多雨。冬春之際。冰雪塞途。十一月以後。諸軍遂以雨雪之故。妨礙活動者數月。至四十年四月。阿桂始得與河西軍聯絡。轉戰至七月。得抵勒烏圍。以八月十五日破之。而莎羅奔索諾木。則已先期走噶爾厓矣。是時。土兵尙分道拒戰。河西兩軍。頗爲所苦。及阿桂近逼噶爾厓。諸方土兵。次第驚潰。於是明亮富德亦所向破竹。終得合軍而東。十二月。三路軍皆會於噶爾厓城下。包圍復四十餘日。至四十一年二月四日。索諾木始與莎羅奔挈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阿桂以功封誠謀英勇公焉。

先是。天山南北之平定。用兵五年。費帑三千萬餘兩。茲兩金川地不逾千餘里。人不滿三萬戶。而用兵亦五年。費帑至七千萬兩。事倍功半。其原因畧有數端。(一)地理之險阻。(二)氣候之不良。(三)土兵之同心効死。是也。論者謂其時『饋運之艱。或數石而

致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臻此。非前狃於岳鍾琪之寬大受降，後激於溫福之債贖失律，亦勞不至此。」此以見國家開拓境土之不易，亦以見當時承平日久，武備已不盡足恃，而前此西北諸役，其所遇固多非勁敵也。兩金川既平，朝廷以小金川地爲美諾廳（後賜名懋功），以大金川爲阿爾古廳（廳治卽今綏靖屯），皆直隸四川省，而於烏勒圍常設重兵以鎮守之。自是川邊諸土司得免侵略之患焉。

乾隆初
中國與
緬甸之
關係

中國旣征服西南諸土司，與後印度半島諸國次第接近。先是，諸國中緬甸最強，殆握半島之霸權。明世雖嘗一隸藩屬之列，然萬曆二十二年以後，朝貢久廢。國初以桂王之故，大軍一至其地，自桂王北行，而中國與緬甸之關係遂絕。鄂爾泰經略雲南時，緬甸方與景邁交戰，兩國各欲得中國之保護以自壯。然雍正九年，景邁貢使至普洱，爲鄂爾泰所拒，而緬甸亦遂絕意朝貢。是時木邦孟艮之間，有卡瓦獨立部（葫蘆國）者，地富礦產。乾隆初，中國石屏州民吳尙賢得部長蜂筑之許可，設廠開采，成績大著。一時茂隆銀廠之聲勢，傾動諸部。尙賢旣得志，於是一方則用卡瓦部長之名，上書雲南

桂家事
件

督臣請以礦稅作貢。定歲額三千七百兩有奇。一方則游說緬甸。使上表請貢。欲以是邀邊功。十五年。緬甸王莽達拉。遂以尙賢之紹介。附表達雲南督臣。願充外藩。事甫就緒。而緬甸旋有革命之亂。尙賢又以中飽廠課之罪案。爲滇督所陷。瘐死獄中。茂隆銀廠爲之解散。於是形勢一變。而國際上平和之關係。終至不能維持焉。

緬甸自本他克利以來。世有內亂。環境諸部落。次第有獨立之勢。乾隆十七年頃。其南境之擺古部。號召伊臘瓦底河上流諸部。攻陷國都亞瓦。木疏部長雍籍牙。Alompra起兵抗之。終以乾隆十九年恢復國都。建新緬甸國。舊屬諸部。相率降服。獨桂家及木邦兩部。以擁護故國之名義。抵抗累歲。至乾隆二十五年。雍籍牙死。子莽紀覺嗣。而紛亂尙未定。其間木邦部長罕底莽。桂家部長宮裏雁。古利宴。先後敗走。二十七年。宮裏雁終以窮蹙之餘。寄居孟連地方爲內附計。桂家者。故桂王官屬之後裔。世據波龍銀廠。以賞雄諸部。至是總督吳達善。以索賂不得之故。下令放逐宮裏雁。而孟連土司刀派春。且乘間劫奪其家屬財產。以賄達善。於是宮裏雁妻曩占糾衆襲殺刀派春。而邊吏遂誘致宮裏雁。坐以同謀之罪而殺之。是時。緬甸已悉定東境諸部。又聞雲南官

吏之措置失宜，益心輕中國，遂駸駸有內犯之志矣。

中緬
衝突
之起
因

方舊緬甸王國之盛也，不獨令行境內而已。卽普洱府屬車里宣慰司以下大小十餘土司，於名義上雖受中國之統治，而同時對於緬甸王，有納貢之義務。及木疏王朝興，內地諸土司例貢中絕。莽紀覺數以兵來近邊相詰責。吳達善懼啟邊釁，戒官兵毋與戰。會乾隆三十年莽紀覺死，弟孟駁立，勢益張，乘略定西南諸部落，遂壹意注目東北。自是年五月以來，屢分軍出入九龍江（普洱府境瀾滄江之稱）方面。時吳達善已移督川陝，劉藻代之，發官兵防戰，三路皆敗。一時督撫以下束手無策。三十一年，詔大學士楊應琚督滇，劉藻遂以憂懼自刎死。會瘴癘大作，緬兵漸退，官兵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艮等地。時騰越副將趙宏榜，以習識緬事著稱，首以「緬甸新造，木邦蠻莫諸部皆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等語，款動應琚。應琚信之，令屬吏會議進止。於是自騰越知州陳廷獻以下，爭希應琚意。一方則通牒緬甸，號稱合各國精兵五十萬，載大礮千門，將壓境進討。一方則分遣譯人，至各部說降，又爲具表代陳，皆言所屬地一二千里，戶十數戶。其實應琚止備兵三千，將以八月至永昌，而各部皆猶豫觀望，所招致者僅

官軍之
失敗

其子弟。或所屬小聚落而已。如是欺罔粉飾。去事實絕遠。建議者恐不足塞責。欲實行一二以自解。而葛藤乃愈滋矣。

是年六月。趙宏榜將兵五百。出鐵壁關。乘蠻莫部長赴亞瓦未歸之際。襲據其所屬之新街。於地理上頗占優勢。以故蠻莫木邦。次第內附。九月。應琚方赴永昌受降。而緬兵已攻陷木邦景線等地。又以舟師進薄新街。宏榜燒器械輜重。走還鐵壁關。應琚聞警。精神病遽作。於是巡撫湯聘疏白其狀。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而提督李時升。以十一月進駐鐵壁。遣諸將分道出邊。爲回復木邦及新街之計。相持未決。緬人詐乞罷兵。而分軍繞入萬仞關。神護巨石兩關間之關隘。縱掠騰越邊境。破銅壁關而出。時應琚病漸愈。屢與時升連署奏捷。故廷璋至滇。不久即歸。而應琚亟欲與緬人議和。以彌縫前奏。然緬兵侵略不止。高宗又屢降嚴旨。責其欺飾。應琚時升不得已。復遣諸將分攻木邦蠻莫會。高宗得應琚等所進地圖。與先後奏報對照。益發見其謬。先後連時升應琚等按問。而以伊犁將軍明瑞移督雲貴。時三十二年三月也。

明瑞以雲貴總督。兼征緬將軍。是年五月。進赴永昌。爲作戰之計。先後調滿洲兵三千。

征緬第

一役

貴州及雲南兵二萬餘。以都統額爾景額爲參贊。至九月。戰具畢就。明瑞將兵萬七千。先以是月二十四日出發。由宛頂向木邦。而使額爾景額將九千人。由虎踞關（鐵壁關迤南）向猛密。約會攻亞瓦。十一月。明瑞軍不戰而克木邦。留兵五千守之。遂渡錫箔河。乘勝進軍象孔。去亞瓦可七十里。以迷道及乏食之故。欲得猛密聲援而後進。乃回軍向猛籠。時額爾景額進次老官屯（猛密北）爲敵兵所阻。相持月餘病死。其弟額爾登額代之。戰益不利。明瑞至猛籠。盼援不得。而緬兵追逐日急。三十三年正月。乃復棄猛籠。向木邦以歸。是時。高宗以明瑞軍報久絕。命額爾登額移師援之。額爾登額方迂道回銅壁關。再出宛頂。而留守木邦之五千人。復爲敵兵所襲。一時盡潰。明瑞進退受敵。遂以二月十日自殺於小猛育地方（距宛頂約二百里）所部萬餘人。悉潰入宛頂。於是。高宗震怒。處額爾登額極刑。而更以大學士傅恆爲經略。以阿里袞阿桂爲副將軍。徐商再舉之策。

征緬第二役

是時。緬甸王孟駭。方用兵暹羅。不欲重與中國構釁。當明瑞退軍之後。亟思議和。遂以是年四月。縱還俘虜八人。具貝葉書請罷兵。時副將軍阿里袞已至軍。卽據以上聞。朝

旨不許。已而阿桂踵至。聞暹緬交戰。議與暹羅訂夾攻之約。終以海陸交通上種種之困難。及暹羅殘破之風說。調查累月。不能實行。三十四年四月。經略傅恆至永昌騰越。議分兵水陸三道而進。一軍由伊臘瓦底河順流而下。直搗亞瓦。一軍由河東進取孟密。一軍出河西指木疏覆其舊都。前後調發滿漢精銳。不下五六萬。傅恆乃留阿桂駐蠻莫治舟。而自與阿里袞以七月二十日率大兵啟行。渡戛鳩江而西。進次孟養。未嘗一戰。而軍士觸暑雨。已多僵病。又不識道路。益難深入。傅恆不得已。復以十月朔渡河歸蠻莫。時阿桂已得戰艦百艘。閩粵水兵雲集。將自蠻莫河出伊臘瓦底河。緬人亦列舟兩河會合點。又分軍兩岸以拒。我軍水陸激戰。三路皆捷。而傅恆阿里袞病甚。諸將不復向亞瓦。惟欲就近攻克老官屯敵壘。以雪前年額爾登額頓兵之恥。兩軍相持未決。而緬人以暹羅之騷動。急欲罷兵。我軍亦以將士病瘁。無久戰意。卒議定和約如左。

(一) 緬甸對中國行表貢之禮。歸俘虜。返土司侵地。

(二) 中國以木邦蠻莫孟拱孟養諸部人口。還付緬甸。

右條約。不過爲一時休戰之口實。彼此皆未能實行。高宗雖諭傅恆班師。(時阿里

衰已卒。傅恆還朝未幾亦以憂恚死。而仍令阿桂、溫福等相繼備邊。徐圖進取。其後復以兩金川之亂。不暇南顧者數年。及四十一年金川平。高宗復命阿桂赴雲南。會同督臣李侍堯勸邊界增兵備。時緬甸王孟駸已卒。嗣王贅角牙以四十四年爲其臣孟魯所弑。國人又殺孟魯而立雍籍牙季子孟雲。Bhoton Pina 如是內亂屢作。國勢漸衰。而暹羅又以其間恢復故土。通好中國。於是孟雲益懼。遂以乾隆五十三年遣使入貢。返俘虜如約。至五十五年復以高宗八旬萬壽遣使表賀。朝廷因賜冊印。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之制。晚近緬甸王國雖已爲英吉利所滅。而其對於中國之例貢猶奉行不絕焉。

中國與
暹羅之
關係

暹羅與緬甸故爲世讐。當緬甸王莽體瑞征服四鄰時。嘗一破其國都猶地亞。以之爲附庸國。然未幾又獨立。自是遞經革命之變。至崇禎四年而王朝凡三易。外國人流寓其地者。常乘機博王室信任。處權要之列。故國民不親附。勢益不振。及孟駸王緬甸。復以乾隆三十二年攻陷其國都。逐其王馬鄰達刺。置守兵而還。由是第三王朝亡。而流寓漢人鄭昭復募同志。據海濱地。爲暹羅復讐。至三十四年。遂回復猶地亞。驅逐緬甸

大越之對
南及本
立與大
朝之
越與
係之

守兵。遷居民於盤谷。而建新都焉。鄭昭既再造暹羅。悉復舊時領域。又遣使航海至中國告捷。其使節以四十六年達京師。而昭已於四十五年爲暹羅貴族所廢。於是前朝王族法亞查克利。終以四十七年卽暹羅王位。尋復遣使通貢。得中國之冊封。是卽今暹羅王室之太祖也。

暹羅之東。今法領亞細亞。The French possessions in Asia 故安南王國地也。當明永樂時。安南嘗爲中國所滅。明廷就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以統治之。然當時安南國之領域。南至順化而止。順化以南。尙爲占城（占婆）王國所領。故交趾布政司所轄十五府五州。亦不出今順化以南。自黎利（大越太祖）脫明廷之羈絆。重建大越國。（宣德三年）至其孫聖宗灑之世。始兼併占城。置廣南州。於是南境增拓。嘉靖時權臣莫登庸篡國。據河內。黎氏子孫。僅賴遺臣阮淦之力。據清華州以抗之。自是大越分爲南北朝。莫氏王於北。黎氏王於南。南北對峙者六十五年。（自嘉靖十年至萬曆二十三年）南朝之將鄭松。卒驅逐莫氏。恢復河內。而阮淦子潢。復不悅鄭氏之專權。遂據順化獨立。稱廣南王。（萬曆二十八年）於是安南分爲大越廣南二國。當順治十六年大軍定雲

安南之
大騷亂

南時。大越王黎維禛（神宗維禛）遣使勞軍。至康熙五年。其嗣王維禛（憲宗維禛）始繳上明桂王所賜敕印。而新自本朝得安南國王之封。自是奉貢不絕。

自康熙以來。廣南領域漸大。兼有下交趾支那（今法領交趾）及柬埔寨王國（今法蘭西保護國）之大半。而安南之黎氏益不振。政權一出鄭氏。至乾隆時。其攝政鄭棟。駸駸有篡國之志。而懼廣南之干涉。乃陰嗾廣南土豪阮文岳。使舉兵爲亂。而已爲之外援。自乾隆三十八年。阮文岳與其弟文惠文慮起兵。轉戰十餘年。卒顛覆廣南王室。而鄭棟亦以其間。竊據其北部三州（廣平廣治廣德）。至乾隆五十年。文岳三分廣南地。自據中部。稱大帝。以南部與文慮。而使文惠回復北部三州。會五十一年。鄭棟死。子宗榦爭權。文惠乘間。引兵誅宗榦。而自爲安南攝政。又適遇安南王維禛（獻宗）之薨。遂擁立其孫維祁（昭統王）。使其黨監督之。自掠財寶歸廣南。維祁勢日蹙。至遜位不敢出。五十三年。文惠復舉兵入河內。留兵三千守之。盡毀王宮而歸。於是安南遺臣阮輝宿。奉王族二百餘人。自廣西龍州附近入邊。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奏聞。高宗以本朝百餘年來。世受黎氏朝貢。有保護之之義務。乃命安置其家屬。

大軍入
東京

於南甯府。而又使孫士毅爲之興復讐之師。

是年十月。孫士毅與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鎮南關。自諒山鎮分道以進。沿途得安南國民之歡迎。遂以十一月十九日全軍薄富良江（紅河）。廣南守兵悉陣南岸以拒。許世亨率二千人乘夜潛渡。襲敵兵之陣地。敵以暗夜不知我軍多寡。遂大潰。明日。世亨士毅先後整軍入河內。時宮室蕩盡。無復王都之觀。維那匿民村間。卽夜二鼓。詣營謁士毅。謝再造之德。先是大軍之出也。高宗豫撰封冊。郵寄軍前。令士毅得便宜從事。二十二日。士毅遂宣詔封維那爲安南國王。且馳報廣西。歸其家屬。是役以安南國民嚮導之力。及許世亨冒險進取之策。遂得以一萬人長驅深入。不閱月而恢復東京。而士毅頗以文惠未俘爲遺憾。不欲班師。高宗以安南殘破之餘。無供給軍食之力。而我軍必藉內地之轉輸。爲之窮治敗寇。未爲得策。故當東京捷聞之後。卽詔士毅罷兵。而士毅妄信文惠乞降之說。尙駐軍河內以待之。又驕不設備。而文惠且乘間以議其後矣。

時文惠據順化。一方則縱間諜。偵河內虛實。揚言卽日詣降。一方則舉傾國之師。乘歲

安南形

暮潛進。五十四年正月朔。我軍方置酒張樂。舉元日祝典。比夜。忽得警報。始倉卒備戰。昏暗中自相蹂躪。維那挈家族先渡富良江入邊。士毅隨之。斬浮橋以斷後。於是官軍在南岸者不得渡。自提督許世亨以下。溺死者數逾全軍之半。士毅走還鎮南關。籍殘軍。僅三千餘人。乃具疏自劾。高宗念變出意外。非士毅之咎。惟奪其前得之封賞。仍令暫屯關上。料量撤兵事。而別簡福康安馳往代之。文惠既威服安南。會其兄文岳方與暹羅有事。深慮中國再舉。乃更名光平。遣兄子光顯奉表詣關乞降。時高宗以維那再失社稷。實爲天厭黎氏之證。不可扶植。又深懲前敗。更無再舉之意。乃與光平勅責以二事。(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大皇帝八旬萬壽。光平當親詣京師祝釐。(二)當於安南地方。爲許世亨等立祠。春秋致祭。光平奉詔。遂以是年六月。賜光平勅印。封安南國王。旋令黎維那率所屬來京。歸漢軍旗。編一佐領。卽以維那掌之。自阮文岳兄弟舉兵以來。東京交趾間騷亂者數十年。至是光平雖已兼并東京。得中國之認可。而故廣南王後裔阮福映。尙流浪暹羅。日夜思借他國之援。恢復舊領。遂開法蘭西侵略之端緒。又光平父子(光平以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殂。子光纘嗣)以連年戰爭國用闕乏。

之故。乃獎勵海賊四出剽掠。遂釀成嘉慶朝海疆之巨患。其要略別具後編。

中國與後印度諸國之關係。既類述如右。其間西藏又以廓爾喀族吞并泥泊爾之結果。被其侵略。故安南事定未幾。而復有泥泊爾之遠征。先是。西藏自康熙五十九年入中國之版圖。其後雖於雍正二年及乾隆十五年有兩度之叛亂。而自準噶爾滅亡以來。亂源遂絕。朝廷於西藏之勢力。亦漸次鞏固。及廓爾喀勃興。而喜馬拉耶山方面。又增一強敵。喜馬拉耶南麓蠻民。自古割據一隅。爲獨立之部落者甚多。就中泥泊爾部領域最廣。其後復析爲三部。而加德滿都 *Katmandu* 爲其盟主。自中國收西藏。三部皆嘗於雍正中奉金葉表貢方物。居民務農商業。與藏人及英吉利人之在印度者通貿易焉。然諸部時有內訌。及乾隆三十二年頃。其西境克什米爾之廓爾喀族。遂乘間侵入。加德滿都王乞援於英人。而英軍以餉運不繼。士卒病死之故。無功而返。於是廓爾喀酋長布刺蘇伊那拉因。遂盡屠土民之抗命者。自卽泥泊爾王位。乾隆四十年。那拉因孫蘭巴哈都爾嗣位。以年幼。屬叔父攝政。攝政好武。以侵略鄰地爲政策。而是時後藏班禪族屬。適有爭奪遺產之事。於是廓爾喀得乘之而入。

先是乾隆四十五年第六世班禪刺麻以高宗七旬萬壽來朝祝嘏得朝廷錫賚及內外王公布施無慮數十萬金其餘珍品不可勝計已而班禪病瘧卒於京邸及翌年遺骸西歸其徒隨之擁巨資以行班禪兄仲巴胡土克圖故爲班禪篋內庫至是遂盡攫而有之既不布施各寺院及唐古特兵士并其弟舍瑪爾巴亦以信仰紅教之故不令分惠舍瑪爾巴憤甚遂入泥泊爾誘廓爾喀人使入寇五十五年廓爾喀以商稅逾額及食鹽繅土爲詞興兵入邊援軍將領侍衛巴忠等按兵不戰而陰令藏人私許歲幣萬五千金議和以賊贓乞降飾奏而諷廓爾喀人入貢受王封廓爾喀人既心輕中國翌年歲幣又不如約乃以責負爲名再舉深入駐藏大臣保泰不講防禦之策移班禪於前藏欲以後藏委敵仲巴挈資財先遁衆心益潰敵大掠札什倫布分軍以其半運所掠歸國以其半屯界不去全藏大震於是詔以福康安爲將軍以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滿洲兵及屯練土兵進討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由青海入後藏悉逐廓爾喀屯兵遂以六月大舉自三道侵入泥泊爾廓爾喀族一方遣使乞降一方又密與英人訂通商之約乞發兵援助於是印度總知事根瓦利斯卿 Marquess Cornwallis 急

遣大佐喀爾克巴力克，至加德滿都，當居間調停之任。而我軍已以七月間六戰六捷。距加德滿都僅一日程。廓爾喀人待英軍不至，再遣使卑詞乞和。時我軍亦恐八月以後，歸路爲大雪所沒，不欲久留，乃允其請，責令還付掠品俘虜，貢馴象番馬樂工等，遂凱旋。比英使至，則和約已成，無可干涉，失望而返。自是泥泊爾對於中國行朝貢之禮。迄晚近猶不絕云。

自泥泊爾征定後，朝廷漸注意於西藏之守備。禁藏人與四境交通。於印度方面，禁之尤力。又增置戍兵，令駐藏大臣行事儀制，與達賴班禪平等，兼握政治財政及兵備之權。又以呼畢爾罕嗣續法積久生弊，往往兄弟子姓，繼登法座，等於世襲。而達賴班禪親族，或相率賡緣，據要津，罔權利。於是高宗特創掣籤法，頒金奔巴（瓶）二。一貯西藏大招寺，一貯京師雍和宮。凡達賴班禪及內外蒙古等地大胡土克圖轉生時，遇有紛議，則書名於籤，納諸金奔巴而掣之。說者以爲朝廷神道設教，變通宜民，如山如海，高深莫測矣。

第二十章 乾隆朝之政治

寬嚴之
調劑

康雍以來，朝廷撫治臣民之法，寬嚴凡數變。聖祖在位六十餘年，以寬大爲治。臣下奉行不善，至於人心玩愒，諸事廢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世宗承之以嚴，期於整頓積習。臣下奉行不善，至於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大爲閭閻之擾累。（並見乾隆元年二三月間上諭）高宗卽位，深維寬猛互濟之道，欲減去繁苛，與民休息。然又恐臣下誤會朝旨，以縱弛爲寬，復蹈康熙末年之習慣，故一方蠲免租賦，豁除賠累，增廣赦條，起用廢員，日下寬大之詔。一方又懲治一二玩法之大臣，通飭直省地方官，嚴禁四惡（謂盜賊賭博打架及倡妓），示朝廷執兩用中之意。而廷臣習於揣摩迎合，竊窺高宗風指，在矯從前苛刻之弊，一時條奏，務主於寬。於是巡撫王士俊痛論其弊，謂『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則對衆揚言，有止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卽係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高宗震怒，切責士俊悖謬，反覆宣示國家因時制宜之不得已。然亦漸覺臣下希旨持祿之習，牢不可破，屢諭『今日內外臣工見朕以寬大爲治，未免漸有放縱之心，若因寬成玩，故態復萌，雖姑容於此日，必總覈於將來。』自是用法漸密，少所假借，而羣下之風氣，亦緣是一變矣。

鄂爾泰
張廷玉
門戶之
見

胡中藻
之案

高宗既灼知羣臣迎合之病，深慮其營私植黨，侵人主之大權，故事無大小，悉由獨斷。雖大學士軍機大臣如張廷玉輩，不過以謹慎自將，傳寫諭旨爲盡職（見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上諭）而已。然廷玉雖曲謹無過，而其在政府時，與鄂爾泰互相齟齬。朝官依附門戶者，彼此攻訐，浸成仇敵。高宗嘗言『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爲朕所倚任，諒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員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卽侍郎尙書中亦所不免。』自是屢降明諭，引世宗朋黨論以戒之。已而鄂爾泰於乾隆十年卒，廷玉於十四年乞休，以要求身後配享太廟事，幾獲重譴。然兩人門下在朝列者，尙傾軋不已，互目爲宵小，寔尋至乾隆二十年，而遂有胡中藻之詩獄。

胡中藻者，故鄂爾泰門生，累官內閣學士，旋罷歸江西。其所著堅磨生詩集中，有記出西林（謂鄂爾泰）第一門之句，又用讒舌青蠅等語，隱斥廷玉，而鄂爾泰姪巡撫鄂昌頗援引世誼，與中藻往復唱和。高宗方深怒兩黨門戶之見，積久未除，因念古來朋黨之禍，悉由於此，不可不爲懲一儆百之舉，乃摘中藻集中字句若干條，發其悖逆，誣

毀之隱。又摘鄂昌塞上吟稱蒙古爲胡兒。先後逮問。廷議坐中藻大逆律論磔。詔改棄市。以鄂昌貧恩黨逆賜死。撤鄂爾泰出賢良祠。其餘緣坐諸人悉得寬免。自此獄興而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繼作。御史曹一士特疏論之。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愆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於此。而當時國家法紀之嚴。及官吏奉行之過當。蓋可知也。

和珅之專政

當時朝廷明罰飭法。無所假借。既畧如上文所述。然官吏苞苴請託之習。未嘗不行於隱微之中。自乾隆四十二年以後。和珅尊寵用事。而此風益長。和珅本滿洲官學生。應役鑾儀衛。以選昇御轎。奏對稱旨。驟充總管。累遷至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旋由尙書授大學士。其子豐紳殷德。復選尙公主。嚮用之專。一時無兩。和珅故無學行。及得

和珅之
家財

志。則以聚斂自豐。爲惟一之目的。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曲意贊貨事之。是時督撫如國泰。王寬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爲前代所罕覩。此輩未始不恃和珅爲輿援。及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雖衆。貪風自若。或且惴惴焉懼懼法網。益務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地。其時阿桂雖以元勳上公。爲樞府領袖。然十餘年間。常奉朝命。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未嘗甯居。和珅益得以其間潛弄魁柄。漸至行文各省。令凡有摺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專政旣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事具後編)彼復稽壓軍報。授意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獎敘。而已亦得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時。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得不侵剋軍餉。教匪乘之蔓延。幾不可收拾。蓋至嘉慶初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斲喪於彼一人之手矣。(參看薛福成庸盦筆記)

和珅用事二十餘年。至嘉慶三年以前。未嘗一被彈劾。乾隆間。御史曹錫寶雖嘗一劾其家奴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然廷臣查勘。竟以風聞無據覆奏。錫寶坐妄言。被詰責。及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和珅始爲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所

劾。即日奪職下獄。尋賜自殺。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兩有奇。未估價者尙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比例算之。又當八億兩有奇。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雖以法國路易第十四。其私產亦不過二千餘萬。四十倍之。猶不足以當一大清國之宰相云。

稽古右文

自康熙朝獎勵經術文學以來。士大夫以考訂詞章著稱者。先後輩出。高宗尤以稽古右文爲務。乾隆元年。循康熙年間故事。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取劉綸以下十五人。並授翰林院官。明年。又補試未預考者。得萬松齡以下五人。授官如前。十四年。特旨令大學士九卿督撫選舉潛心經學之士。得陳祖范。吳鼐。梁錫璣。顧棟高。等四人。並授國子監司業。車駕巡幸所至。輒召諸生試詩賦。與以科目。朝廷所以尊禮學人者。既如是其優。同時又編撰巨籍。上自經注史乘。下至音樂方術語學之屬。無慮數十種。視康熙時所出版者倍多焉。至三十六年。復開四庫全書館。網羅古今已刊未刊之書。勒成一部。以紀昀爲總裁官。延攬海內績學之士。參與校勘。昀典書局十三年。每進一書。輒爲

提要冠諸卷首。又別爲簡明日錄。多至萬餘種。是時江浙兩省爲全國文學之中心。故四庫全書旣成。朝命以三部分餉士林。而於江蘇之鎮江揚州。浙江之杭州。各建閣貯之。聽學人就觀。或傳寫焉。乾嘉間經學之發達。及駢體文之復古。使中國文學史上得開一生面者。實高宗稽古右文之效果也。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亂。迄五十七年泥泊爾征定。其間用兵凡十餘次。戰役上雖未嘗無一二敗北事。然其終局。常得自然之勝利。故時有十全武功之稱。謂兩定金川。兩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臺灣。一復安南。兩勝廓爾喀也。此等武功。於宣揚國威。恢張領土上。固有偉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輕視外國。誤用其慣法。以對付歐羅巴。漸至釀成種種之失敗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羅斯學士貝斯德訥夫。嘗於所著『對華意見』中。縱論之。畧言『支那康熙乾隆間武功極盛。若黑龍江地方之占領。若西藏之歸服。若外蒙古人之歸化。若準噶爾之征定。及布哈爾汗國近傍諸部之降服。若土爾扈特之脫歸。皆此數十年間發生之事實。無一不足長支那人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旣以此等事實。長其自大之風。蔑視外國矣。而又適當歐羅巴諸

國遣使北京，遂謂爲己國强大之所致，愈增其醜。何則？支那人以爲外國公使之來北京者，皆朝貢使也。朝貢國若是其衆，歷代中未嘗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機發達臣民之愛國心，故每當外國使臣之至，輒稱爲朝貢，布告全國。其官吏則又奏諸皇帝，謂陛下聰明至聖，總裁萬機，德加四海，兼統萬國，兆民悅服。是以各國派遣使臣前來朝貢。政府卽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諸城門，通諭人民。彼歐羅巴公使固未嘗不熟聞其說，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詰責其處置之不當者，無有也。抑豈惟不於此等文告致其詰難而已。雖支那邊吏於歐洲諸國使臣之贈品，附以標幟而題曰某國王奉獻中國皇帝之貢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顧也。而此貢物自邊境送達北京，途中人民之見之者，直以爲歐羅巴諸國服從支那，而確認此纍纍者爲貢品無疑矣。』（由日本出版『支那彙報』中轉譯）此其語雖不無過當，然觀於乾隆朝與俄羅斯增訂之條約，及與英吉利交涉之文書，而知當時自尊自大之習慣，實有出於吾人想像之外者也。

恰克圖

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締結以後，內地商民以煙草茶葉緞布雜貨，往庫倫及恰克圖

市場之
開閉

貿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之條奏，停止俄人於北京之貿易。令統歸恰克圖。嗣是百貨雲集其地，市肆喧闐，稱爲漠北繁富之區。朝廷常命土謝圖部親王、台吉等董治其事。及二十七年，始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滿洲蒙古大臣內簡放，一由外蒙古札薩克內特派，以理邊務。凡中俄往復公文，必經庫倫辦事大臣之手。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均不權稅，已而俄羅斯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又兩國邊民互失馬匹，其數不可稽，而俄人輒以少報多，移文責償。於是二十九年，朝命閉恰克圖不與通市。然辦事大臣等輒乘間舞弊，私與交易。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桑齊多爾濟爵，誅庫倫大臣丑達，厲行閉關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庫倫大臣慶柱以俄羅斯恭順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後四十四年、五十年，復閉關者再。前者則以俄羅斯邊吏庇護罪犯，不卽會審之故；由庫倫大臣索林奏請查辦，逾年得解。後者則以俄屬布哩雅特種人烏噶勒咱等入邊行劫之故。奉旨絕市者，幾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過乞恩之結果，復訂市約五款，其文如左。

增訂市
約

(一) 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

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

(二) 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即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

(三) 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遜順相接。

(四) 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哩雅特哈哩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噶勒咱之事。今爾國當嚴加禁束。杜其盜竊。

(五) 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

右條約。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庫倫大臣松筠普福等。與俄官色勒斐特在恰克圖

英人推
廣商利
之計畫

市圈（按即今俄領後貝加爾州上烏廷斯克管內之恰克圖村本中俄交界地其後全屬俄領於是我國始於恰克圖迤南建一市場稱爲買賣城中間以木柵與俄領恰克圖爲界）互換。是時俄人以閉關日久。商旅阻絕。急欲藉平和之方法。回復市利。故聽命惟謹。務相交驩。松筠等直以俄羅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遂於是年四月望日開關市易。會西藏以貿易上事件。與廓爾喀啟釁。騷亂累歲。高宗深以爲誠。因訓諭庫倫大臣。以恰克圖貿易。勿使內外商販。互有欺詐。致啟釁端。松筠等因通飭商民。嚴禁重利賒貨之習。又議改良外交文書。務以公誠信義爲主。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然至咸豐八年。中俄締結天津條約。開海路各港之交通。於是陸路輸出品之大宗。漸改海運。而恰克圖貿易。遂無復昔日之盛況焉。

自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門開始貿易以來。歐羅巴諸國商船來中國沿海求互市者不絕。然以葡人之妨害。往往失望而去。惟英吉利人獨以東印度會社苦心經營之結果。得於廣州廈門從事貿易。康熙十六年。英人議於廈門建設商館。以不得中國政府之許可而止。然至康熙二十三年。終於廣州地方得遂其建設商館之志。

願以粵海關檢查之嚴密。及稅額之繁重。意尙不足。欲於廣州之外。更闢新商港。康熙四十年。頃東印度會社社員甲赤普爾 *Churchpole* 者。始率商船三艘。至浙江之舟山甯波等地。試行貿易。浙海關之稅則。故視粵海爲輕。於是內外商賈。引爲利藪。及乾隆二十年。頃諸國商船。聚泊定海。轉運甯波者日衆。漸有舍粵就浙之傾向。於是二十二年。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兩廣總督楊應琚。奏請將浙關科則。比較粵海課額。更定征收。高宗念海疆重地。多一利端。卽增一弊藪。洋船歲至甯波。徑途日熟。勢將與廣東之澳門無異。而商舶頻仍。則有奸牙之勾串。吏胥之需索。及其易貨歸棹。則有絲粟之出洋。鐵器之渡海。日久弊生。難以盡杜。且今日既可驚趨甯波。異日亦可轉移他郡。於民風國防上。均有重大之關係。乃令更定浙海稅則。視粵海加重。以爲限制洋商之計。由是英人推廣商利之計畫。及數十年來經營之成效。一旦挫折。浸尋於甯波一帶。無容足之地。其商人有洪任輝者。遂以二十四年。自甯波赴天津。以廣東貿易之困難。哀訴政府。語侵粵海關監督。政府遣員按問。卒坐洪任輝以妄控之罪。下之澳門附近之獄中。越兩年半。始赦歸故國云。

馬戛爾
尼伯之
渡來

浙江貿易之途既絕。而廣州遂爲中國惟一之互市場。諸外國商船。率自東莞縣虎門入口。聚泊於省城之黃埔。會乾隆四十九年。英船在黃埔者。以舉放祝嘏裝置不慎之故。誤殺一華人。地方官遽捕斃手。處以死刑。同時華英兩國商人間。又以財產上之關繫。鞁轆不絕。於是英政府聞之。亟謀所以改良兩國之交涉者。乃以乾隆五十七年遣正使伯爵馬戛爾尼 *Macartney* 副使斯當東 *Staunton* 等入中國。有所要求。其提議之要件如左。

- (一) 英國當遣員駐紮京師。照管本國商務。
- (二) 英國商船當至浙江之甯波珠山(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
- (三) 英國商人當仿俄羅斯之例。於京師設一商館。收貯貨物發賣。
- (四) 欲求珠山附近地方小海島一處。以爲居留商人收貯貨物之地。
- (五) 撥給廣東省城附近小地方一處。居住英國商人。或準令寄住澳門之人自由出入。

(六) 英國商人於廣州澳門間。由內河運輸貨物。請免稅或輕減稅額。

(七) 任聽英人傳教。

馬戛爾尼等既挾如此奢望而來。而其翌年自天津赴京師之際。中國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使立之。及至京師。則政府又循例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馬戛爾尼等深慮以此等小節。損中國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廣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議。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覲 高宗於萬樹園。旋以右列諸款向政府提議。是時朝廷固確認英吉利為海外朝貢國之一。此次使節。直為叩祝萬壽而來。特以荒遠。不識天朝體制。妄行乞請。無足深責。以故一方則賜使臣筵宴。優加賞賚。以盡懷柔之意。一方則勅諭英國王。盛稱天朝威德。於英政府所要求者。駁斥無遺。付諸使臣而遣之。於是馬戛爾尼等此行之結果。自齎還文綺珍玩等賞賚品致諸國王以外。其餘絕無所得。惟其隨行員等。以途中所見中國內地實情。筆之於書。歸而布諸全國。則實為英人莫大之利益云。

高宗之內禪

乾隆六十年。高宗已御宇周甲。以踐阼之初。嘗焚香禱天。若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聖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至是年九月。遂御勤政殿。召王公大臣

入見。宣示恩命。册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爲皇太子。以明年爲嗣皇帝。嘉慶元年。卽於元旦行授受大典。至期。高宗御太和殿。親授寶璽。傳位於皇太子。是爲仁宗睿皇帝。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聖壽八十有九矣。

第二編終



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

第三編 憂患時期

第二十一章 嘉慶朝各省之叛亂

叛亂之
原因

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並臻極盛。既畧如前編所述。然中葉以後，和珅用事，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吸收民間數萬萬之母財，以置諸不生產之地，而民間始患貧矣。自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決舉康雍以來綠營兵額之不足者，一一挑補，驟增兵六萬五千。歲添新餉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須用七千萬，而帑藏始大絀矣。（詳見曾國藩咸豐元年簡練軍實疏）以財力之日絀也如彼，而各直省人口之增殖，其速度又有可驚者。據乾隆末年之調查，各省丁口凡二億九千七百餘，較諸雍正末年人口二千七百三十五萬餘，康熙末年人口二千五百三十八萬餘，驟增至十倍以上。如是人口財富，相爲反比例，而姦民始疾苦思亂矣。當乾隆五十六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嘗

以『督撫藉詞賠項。勒派屬員。倉庫遂致虧缺。商民蹙額興歎』等語。具摺奏聞。願以事無左證。反得欺罔之罪。而下情始壅於上聞矣。亂源之醞釀。既非一日。於是乾隆六十年。發難於湖南貴州間之苗民。越明年嘉慶改元。而湖北四川白蓮教匪。紛然繼作。九年之間。蔓延五省之地。同時東南沿海有海賊之亂。戡定未幾。而河南山東直隸間。有天理教匪之亂。二十年中。羣盜如毛。此仆彼興。殆無甯歲。諸役中以白蓮教匪爲最劇。而苗民之變。又教匪之亂之導火線也。今各撮其顛末。依次略說之。

湖貴苗
地之沿

湖南貴州接壤之處。有臘耳山山脈。綿亘其北方。其附近一帶。自古苗獠聚居之地也。當前明時代。朝廷以鎮撫此等蠻族之故。設永順等處軍民宣慰司。屬湖廣都司。國初因之。及康熙四十三年。始以尙書席爾達巡撫趙申喬剿撫之結果。增闢乾州鳳皇兩直隸廳。降生苗百四十寨。雍正初。鄂爾泰經略西南。斷行改土歸流之策。廣西雲貴諸土司。既次第征定。於是永順等土官。懾其餘威。自請獻土。朝廷籍其地爲一府四縣。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廳城故在今永綏城南當辰州府治正西三百里嘉慶七年。以同知傅籛之建議。遷治花園汛。卽今城也。於其西增設松桃。屬貴州。而後臘耳山

苗民與
官軍相
持之狀

苗地悉受治於流官之下。其始苗民畏隸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爲利，往往以纖芥之爭訟，病及全寨。又數十年來，漢民之移住其地者日漸繁殖。至乾隆末年，而永綏城外四周之苗地，盡爲移民所占。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亂端起矣。

六十年正月，貴州銅仁府屬苗民石柳鄧，始據大寨營，舉叛旗。湖南永綏屬之石三保、鎮筧（鳳皇廳）屬之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之吳八月，各起兵圍廳城。數日之間，遂陷乾州。又分衆攻掠保靖、酉陽、秀山、松桃、銅仁附近地。川湖貴三省邊境，同時戒嚴。於是湖南提督劉君輔，馳保鎮筧。湖廣總督福甯調集兩湖諸軍繼之。雲貴總督大學士福康安率總兵花連布以下，督雲貴兵進銅仁府。四川總督和琳，統川兵進秀山縣。閏二月，雲貴四川兩軍聲息漸通，會攻石柳鄧所據之大寨，破之。柳鄧遁走，官軍乘勝焚苗寨四十餘，降二百四十餘。貴州苗略定。總兵花連布遂將兵二千五百，以三月進援永綏。劉君輔亦以兵二千，自鎮筧轉戰保靖花園間，與花連布合軍解永綏之圍。是時乾州爲官軍目的地，福康安和琳，皆由銅仁府屬正大營，越臘耳山脈而東，道險不易進。苗兵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守。福甯駐鎮筧，欲通道瀘溪，軍甫出，卽爲苗兵所遮殺。跟

踰折回。劉君輔等雖繞出乾州西北，轉戰有功，而兵單餉阻，又扼於主帥，舉動不得自由。以故乾州回復之計畫，頗極困難。自四月至九月，福康安等雖累克要寨，覆苗酋石三保、吳半生根據，乘勝渡沱河上流，生擒吳半生，而吳八月復據平隆。（乾州城西三十里）自附三桂後，稱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勢轉盛。朝廷方日盼捷書，亟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伯，先後疊賜從征兵丁一月錢糧，欲以高爵重賞，收驅策之效。而福康安等既曠久無功，一方則懸翎項金錢，廣行招納，降苗受官弁者百餘人，月支鹽糧銀者無慮數萬人，一方則增調兩廣雲南四川兵數十萬，來營會剿，數省轉輸，費巨萬計。其間苗酋吳隴登，雖以官軍招撫之影響，誘擒吳八月，致諸大營，而八月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隅自若。浸尋至嘉慶元年四月，湖北教匪已所在蠶起，而福康安和琳等之征苗軍，尙阻滯於鎮筸城西北一帶，軍士不習水土，觸暑雨死者日衆，幾於剝撫兩窮焉。

苗亂之
鎮定及

五月，官軍始生擒苗酋石三保。又訊知吳八月子廷禮已病死，乃分圍攻平隆之軍，漸逼乾州。而福康安遽以是月卒於軍。越六月，乾州復。和琳亟思苟且蕘事，一方使領侍

傅鼎之
善後事

白蓮教
案

衛內大臣額勒登保等專力平陸。一方與湖廣督撫（時福甯已調任兩江總督仍駐鎮筇湖廣總督爲畢沅湖南巡撫爲姜晟）奏陳善後章程六事。大略言苗地歸苗民地歸民。盡撤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皆一時姑息之策。就中惟購收槍械一事。稍有關係。然當時竟不能實行。至八月而和琳又卒。詔額勒登保繼其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時賊勢漸蹙。官軍以十月破平陸。盡焚吳氏廬舍。以十二月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遂以苗亂肅清奏聞。會川楚事日急。諸將不得不移師北去。於是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赴湖北。留官兵二萬分防。移湖南提督駐辰州。增設綏靖鎮筇兩總兵統之。然自是苗衆仍四出劫掠。邊無甯日。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益蔓延乾鳳三廳地。及嘉慶四年以來。鳳凰廳同知傅鼐。以才幹總理邊務。始力講善後之策。移永綏廳治花園汛。先後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廣設書院義學以教之。如是經營十餘年。而後苗事始大定云。

方征苗軍之起也。調兵轉餉。牽動七省。（兩湖四川雲貴兩廣）各地失業之民。已囂然。

思亂。而是時河南湖北官吏。方以白蓮教案之牽涉。行文各州縣。所在窮治。民間不勝其繁。奸徒乘機煽惑。亂端遂作。白蓮教者。蓋佛教之支流下乘。其起源不可知。據其經典。則云起自前明正德四年。又有牛八掌教彌勒轉世等語。亦不詳其所指云何。要之其始不過一二奸民。假之治病眩俗。以爲歛財之計。及信徒日衆。蔓延日廣。遂生不軌之志。當乾隆四十年頃。河南民劉松者。爲白蓮教領袖。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其徒安徽民劉之協。宋之清等。復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布教。日久黨益衆。倡言規運將至。以同教河南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稱明裔朱氏。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其黨先後就捕。而劉之協解至河南扶溝。乘間脫走。朝廷嚴責所司窮緝。自河南而安徽。而湖北。三省大吏。輾轉根究。州縣官奉行不善。按戶搜緝。胥吏乘之爲奸。其尤甚者。如武昌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至數千人。民間坐是破家亡命者。不可勝計。於是劉之協未獲。而荆宜之民。且公然發難矣。

湖北叛徒之起

嘉慶元年正月。荊州之枝江宜都。宜昌之長樂長楊等縣。叛徒大起。率以官逼民反爲詞。數月之間。蔓延湖北西半部五府（襄鄖荊宜施）一州（荊門）地。南及於四川之西

起川賊之
陽及襄之
北進

陽北及於河南之鄧州新野。而襄陽賊數萬最猖獗。其渠魁自劉之協外。有姚之富。及同教徒齊林妻王氏。皆奸悍出四方羣盜之上。官軍先後奏殺賊數萬。而賊起益熾。於是始定分地任事之策。鄂督畢沅。侍衛舒亮。當荆門宜昌等江北方面。鄂撫惠齡。總兵富志那。當荊州江南方面。都統永保。將軍恆瑞。明亮等。當襄陽方面。提督鄂輝。陝督宜綿等。先後當鄖陽方面。五月。襄陽賊分道出隨州。安陸。鍾祥。進逼孝感。距漢陽僅百餘里。武昌戒嚴。幸賊徒爲大潦所隔。不得進。自七月至九月。官軍所在勝利。襄陽賊既東南犯不遂。仍折而西北。或竄入河南界。於是湖北境內賊徒。北惟襄陽。南則歸宜。勢漸蹙。至十月而四川達州奸民徐天德。復與太平東鄉賊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形勢又一變。

先是金川之役。官兵潰於木果木。(事具前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四川東北境巴山林間。以剽掠爲生。及官捕急。則投入白蓮教會。資其應援。已而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墨。胥役等假檢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爲勒索地。而徐天德等以行賄得釋。至是襄陽敗賊之一部。或竄入川東。天德等乘之。遂聚衆舉事。川

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撫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賊遂由大平入陝，分擾興安府屬縣，勢日熾。而是時湖北方面，則永保總統諸軍，當追剿襄賊之任。惠齡、福甯等與宜昌賊相持於長楊附近。河南方面，則巡撫景安駐兵南陽，防禦賊北竄。永保軍最衆，然其對賊方略，惟尾追不迎擊。賊往來棗陽、光化、穀城間，橫行無忌。十一月，朝旨逮永保治罪，而以總統軍務之任屬惠齡。惠齡至襄陽，乃建議嚴守漢水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斷賊東西通路。徐分兵四出以蹙之。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賊窺北路可乘，遂以二年正月分三隊：（一）王廷詔，（二）季全，（三）姚之富、齊王氏，直趨河南，蹂躪州縣二十餘，遂進逼商雒，窺尋由陝西渡漢水而南，以與川賊相會合矣。

川楚叛
徒之會
合

方川賊之未起也，陝甘總督宜綽，方統陝兵會剿鄖陽賊，及徐天德等起達州，掠興安，乃回軍而西，與叛徒角逐於東鄉附近。會湖南苗事略定，將軍明亮及都統德楞泰等，引征苗軍赴達州，而四川鄉勇羅思舉等，亦助官兵奮擊，先後殺賊不下數萬。徐天德、王三槐所擁殘衆，止二千餘矣。及襄陽賊入陝，以西北阻秦嶺，不敢向西安，乃并三隊

襄陽之
東西馳突

爲一。將由洵陽渡漢。而官兵鄉勇已扼漢而守。賊不得渡。乃由北岸趨紫陽。奪船渡上游。遂以六月分道入川。於是達州屢敗之衆。及雲陽萬縣間新起之寇。同時響應。衆頓數萬。仁宗以惠齡恆瑞等。追賊不力。防漢不嚴。盡奪所得封賞。仍令戴罪追剿。而以宜綿總統川陝軍務。節制惠齡以下諸軍。宜綿方督諸將分道要截。欲蹙羣賊於一隅。以爲聚殲之計。而襄陽賊以川北路險人煙少。無所掠食。欲回陝楚富庶之地。然川陝間通路。已爲官軍所扼。遂不復北竄。而分犯萬縣雲陽大甯。號召叛黨而東。是時賊酋惟李全留川。與王三槐合。其東還者。首隊則姚之富。齊王氏。後隊則王廷詔。各擁衆萬餘。先後自夔州趨巴東。昭興山。乃分道一東北由保康南漳以向襄陽。一東南由遠安當陽以窺荊州。於是惠齡恆瑞等。留川當李全。而明亮德楞泰等。自川東躡羣賊。轉戰至宜昌遠安間。數破王廷詔軍。復扼荆門州以待之。而總兵王文雄。亦擊走齊王氏等於南漳。適都統阿哈保新以木蘭哨兵赴援。復追擊諸宜城東北。又是時江漢沿岸之殷富市鎮。若沙市。若樊城。皆新建堡柵。捍衛甚嚴。無可掠奪。漳宜二路之賊。旣不得志於荆襄。乃折回房竹。焚掠所經州縣。陽走陝西。欲引官兵入山。而乘間北渡。

漢時漢防甚固。賊不得逞。乃一意西竄。蔓延及白河洵陽。會九月。故留川賊李全。復自巴州與王三槐分黨。將由陝還楚。沿漢東走。於是東西兩路賊相會於安康。亟謀北渡。而王三槐徐天德等亦據巴州。銳意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官軍。羣賊日張。

襄陽賊自
陝西及齊
漢王及姚
王之富之
死

先是宜縣代惠齡爲總統。名爲節制諸軍。而勁兵健馬。俱爲明亮德楞泰率以東行。及李全還陝。惠齡恒瑞等踵去。川中兵日薄。而賊勢不加弱。於是宜綿奏言『近日諸將皆入陝。獨臣一人在川。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而已親督師專一辦賊。』詔以勒保總督湖廣。赴川代宜綿統軍務。而以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仍令諸將各辦各賊。不相統屬。是時東西追賊官軍雲集興安。羣賊阻漢不得渡。乃合軍西竄。欲乘冬期水涸。自沔縣甯羌間徒涉漢源。官軍追之急。賊分道陽折而南。引官軍入川。而別令賊目高均德等。間道折回甯羌。乘虛疾渡。時恆瑞已爲宜綿咨調。助剿川北賊。通運道。明亮德楞泰等。聞高均德渡漢。懼其蹂躪全陝。蔓延豫楚。急放任齊王氏等。而引大兵馳還漢中。於是齊王氏督馬步二萬。以三年二月。由西鄉洋縣分道踵渡。密令高均德。引大兵東北追。而自與李全王廷詔合掠郿盩。將乘勝薄西安。總兵王文雄。以

兵勇三千拒戰。大破之。賊不敢北犯。遂以三月折而東南。自山陽趨湖北。明亮德榜秦躡其後。鄖陽鄉勇扼其前。諸軍合圍於鄖西界上。賊不得脫。其衆尙八九千。悉爲官軍所殲。齊王氏姚之富皆墜崖死。官軍鬻割之。傳首三省云。於是襄賊首惡已就殄滅。其歸宜間羣賊亦已於去年秋冬間次第爲額勒登保等所撲滅。惟李全高均德以下十餘賊目尙分衆竄逐陝西境內。保其餘燼。而川賊獨張。

川督宜綿以境內叛徒蠶起。而已所有之兵東西馳突。日不暇給。乃自陝西咨調恆瑞。自湖北咨調額勒登保福甯等。入川會剿。及三年正月。朝廷以川省軍務日艱。而事權紛屬。無指臂之效。乃令宜綿回督陝甘。福甯治軍需。而勒保以總統兼四川總督。調度諸軍。時川賊之尤主要者。川東則王三槐。徐天德。以達州爲根據。川北則羅其清。冉文儔。以巴州爲根據。彼此相援繫。急則并攻一方。暇則分道旁出。所蹂躪州縣不下十餘城。自姚齊二賊死。襄賊失領袖。其餘黨若張漢潮劉成棟等一股。則出沒川楚陝三省邊境。衆尙萬餘。李全高均德等一股。則欲東出武關。還湖北。而中途爲官軍所遮。乃折奔甯羗。謀與川北賊合縱。悉衆而南。以故川東北形勢益惡。六月。詔以陝楚羣賊均逼

入川。諸道將帥。顧此失彼。當爲之分定責成。使無所諉過。乃令明亮德楞泰專剿李高。且會同惠齡恆瑞夾剿羅冉。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張劉。湖廣總督景安專守楚境。防川東賊之竄入。而勒保自專剿王三槐等一股外。仍兼偵各路賊情。相機布置。以副總統之實。然當時任事諸臣。大都受和坤風指。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爲目的。縱令朝旨若何處置。其無效率如故。及此諭下。而諸將又稍變其方略。卽一意誘擒首逆。而置餘賊於不問是也。故自是年七月至十二月。其間諸軍效果。可得而言。

川賊首
殺之擒

勒保自任總統以來。未嘗有尺寸功。屢被嚴旨切責。至是年七月。而有生擒王三槐之事。先是四川牧令。以南充知縣劉清。爲循良最。自教匪發難。清數以鄉兵從征。賊素重清名。遇之輒引避。當宜綿督川時。常命清徧入王徐羅冉各營。廣行招撫。清將三槐俱還約降。及釋歸。則復叛。至是勒保思復用舊策。以貢生劉星渠爲質。而自詣大軍。勒保遂以生說三槐。三槐故狡譎。恃前此出入軍中無忌。因留星渠爲質。而自詣大軍。勒保遂以生擒首逆張皇入奏。得封一等威勤公。和坤及戶部尙書福長安各進爵爲公侯。而勒保弟永保前以失機逮問者。亦坐是蒙恩得釋。然三槐擒而其部衆盡爲彼黨。冷天祿所

和珅敗
後廟談
之更新

有抗拒如故。徐天德亦屢犯川東州縣，毒饑不稍息。其川北諸軍，則額勒登保以十一月生獲羅其清於石洞，德楞泰惠齡以歲除斬冉文儔於通江，視勒保差勝。而外此如宜綿則終歲屯駐無賊之地，曾未一戰。景安則以和珅族孫故，益專意趨奉阿附，而軍事更非其所問矣。

如上所述，教匪之蔓延，殆與和珅之用事，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故和珅之敗，實官軍命運之轉潮也。仁宗固夙知和珅專恣不法狀，特以太上皇帝春秋高，不宜見國家有誅戮親貴之不幸，故隱忍未發。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帝崩，而和珅適爲言路所劾。仁宗乃詔暴和珅壓關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冒功糜餉罪狀，奪職賜死。以將帥乏人，驟難更易，命勒保仍以總統爲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總統爲參贊大臣。先後罷惠齡，逮宜綿、景安，及肇禍地方官戴如煌、常丹葵等，分別治罪，而更新剽撫方略如下：(一)下哀痛之詔，言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凡賊中脅從之良民，有縛獻賊首，或臨陣解散者，赦之，或予以相當之獎勵。(二)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令勒保會同川陝河南湖北各督撫，曉諭州縣居民扼要團練，與官軍犄

角。(三)定優卹鄉勇之制。先是諸道將帥臨陣則以鄉勇衝鋒。請賞則以旗兵居首。功罪賞罰。有相反之比例。至是令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四)開羣賊自新之路。是時各路教匪。自往來掠食以外。未嘗有僭號據城之舉動。特許悔罪投誠。不復追其既往。於是大懲已去。廟謨一新。而後討賊之效。始有可言矣。

勒保經
畧時期

勒保既任經略。責額勒登保德楞泰以合剿徐天祿冷天祿之事。責明亮以殄滅張漢潮肅清陝境之事。而自往梁山。大竹。適中地。調度督率。自正月至六月。惟額勒登保一軍。殲闖中賊魁蕭占國。張長庚於營山。斬冷天祿於岳池。逐儀隴賊張子聰於通江。所在有功。而德楞泰一軍。則與徐天德角。逐川東。轉戰入鄖陽境。明亮一軍。則踰距秦嶺山脈間。東自商維。西至秦州。往返千餘里。迄未獲賊。而川北賊之在廣元甯羌間者。且西寇階州。犯鞏昌。折奔秦州。蔓延甘肅東南。加以高均德等一股。又分隊取道川東。思乘間還楚。沿途脅從新起之賊。數且日增。計川東北各府廳州縣所稟報。多者萬餘。少亦數千。其不得主名者。尙不知凡幾。而勒保顧安坐達州。不能出一策。於是福甯奏「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乞特申乾斷。早決大計。」朝廷乃以七月詔奪勒保職。

明亮與
永保之
互許及
額勒登
保之任
經畧

甘肅及
川西之
騷亂

擢明亮經略。以魁倫署川督。令俱赴達州。

自軍興以來。諸將中戰功最著者。無逾額勒登保。福甯。勒保。嘗交章薦其知大體。得士
率死力。至是更易經略。仁宗念勝任者莫彼若。顧以其不識漢字。不能治軍書。而明
亮老於用兵。資望爲諸將冠。故姑以代勒保。而意實未愜也。會永保代秦承恩撫陝。方
以張漢潮一股遷延未滅之咎。與明亮互訟。朝廷密諭陝督松筠。審兩人曲直。而副都
御史廣興。又奏明亮挾私怨望。有意玩寇。仁宗恐其終不足膺重任。命尙書那彥成
佩欽差大臣關防。赴陝監其軍。兼會同松筠勸問。而卒以經略屬額勒登保。比松筠等
以兩人先後互訐情實。具疏定擬以聞。而明亮適以十月擒斬張漢潮於五郎。詔以其
挾嫌僨事。功不蔽罪。與永保並逮入京。而命那彥成代治陝西軍事。

是時陝西境內賊徒。自張漢潮餘黨外。復有高均德等。悉衆屯興安南境。將西渡漢水
上游。會德楞泰自湖北逐徐天德等入陝。急引兵赴之。生擒均德於西鄉。盡驅羣賊而
南。均德黨冉天元者。故以雄黠善戰豪賊中。至是統殘衆入川北。與徐天德合。額勒登
保聞之。以十二月進剿天元於蒼溪。戰不利。陷死副將以下二十餘。軍士二百餘。相持

川西之
肅清

一晝夜賊却走開縣。額勒登保留大平。遣部將楊遇春、穆克登布等與德楞泰夾剿。以必克爲期。而川北之王廷詔等一股。輒乘間踰老林入漢中。犯甘肅。陝南羣賊隨之。而西。勢大張。額勒登保、德楞泰聞陝甘事急。先後引兵西北行。獨魁倫留達州。統川東北餘兵。於是徐天德一股復分犯鄖陽。冉天元等收殘數百賊。且以五年正月由定遠東境渡嘉陵江。虜脅日衆。遂分掠潼川、綿州、龍安。將北合甘肅諸賊。於是朝廷先後起明亮以領隊大臣赴湖北。赦勒保以藍翎侍衛赴川。尋授四川提督。專辦川北賊。詔德楞泰回援。以成都將軍專辦川西賊。而以梓潼河之防禦嚴責魁倫。

五年三月。德楞泰既回軍赴援。分兵蹙冉天元於江油縣西。激戰五晝夜。殲天元馬。蹙而擒之。賊衆尙萬餘。走劍州。窺魁倫守梓潼不嚴。復宵渡。焚大和鎮（潼川府屬）西震成都。仁宗以魁倫既失嘉陵於先。復失梓潼於後。使羣賊得縱橫川西。實爲僨事之尤。乃褫職按問（尋賜死）。命勒保署川督。是時大兵雲集潼川。賊不敢犯成都。乃分軍一留潼西綴官兵。一渡潼趨嘉陵上游。以通東北諸寇。勒保議以潼西餘賊付德楞泰。而自任潼東追剿事。兩軍先後殺賊數千。肅清嘉陵江以西。而甘肅賊復自階文折入。

甘肅之
鎮定及
劉協之
劉協之

龍安分掠松潘番地。川西再震。於是德楞泰自劍州進扼廣元。絕川陝通路。而勒保并將魁倫兵。回勦龍安賊。相持數月。賊無所掠食。更以五月自番地走秦州。自川賊起數載。其蹤跡所及。止川東北一隅。官軍餉需。頗賴川西川南協濟。及再天元渡嘉陵。而川西州縣遭蹂躪者復十餘城。至是始逼歸東北。成都得解嚴云。

額勒登保自王廷詔一股竄入甘肅後。急移師追勦。同時那彥成亦以秦嶺餘匪（張漢潮舊部）付陝撫台布搜捕。而自率所部追西竄之賊。與額勒登保軍會於伏羌。并力邀擊。至五年三月。隴州鞏昌間羣寇。盡爲官軍逼歸渭水南。復分道狂竄。或東趨商雒。窺河南。或南出階文迫川西。額勒登保既倍道還陝。而那彥成逐階州賊出境。遽以道險不敢窮追。亦踵經畧而東。（旋以縱賊罪奉嚴旨召還）時經畧駐軍鎮安。既分兵扼賊東竄豫楚之路。又布戍棧道要隘。杜川陝甘三省之交通。賊局促漢北。數日滅。而河南布政使馬慧裕。適以是年六月。訪獲教主劉之協於葉縣。檻送京師。誅之。朝廷以罪人斯得。諭諸道將帥。布告羣賊。俾知教匪劫運之已盡。又御製邪教說。以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愆。宣示中外。以安反側。於是元年以來。騷亂五省之劇寇。已失其原動力。

大局之鎮定自此始矣。

教匪之末劫

川西甘肅之騷亂皆旋踵卽定。既略如上文所述。惟徐天德一股。自去冬竄湖北後。出入襄鄖荆宜間。與明亮相持。其餘諸方驍賊。先後驅至漢北。雖時或潰圍一出。皆不久卽復逼歸。六年正月。德楞泰以川東北團練堡寨。所在林立。足制賊死命。乃以肅清餘賊事屬勒保。而自赴額勒登保軍。議并力先清漢北賊。而後移軍漢南。清川陝交界。兩月之間。陝西境內賊目。自王廷詔以下十餘人。擒斬過半。（王廷詔以二月爲楊遇春生擒於西鄉之兩河口。獻俘京師）其僅存者皆竄湖北。德楞泰以三月與明亮等會於竹山境。議東西夾擊。時明亮轉戰荆鄖已歲餘。先後殺賊近萬。徐天德亡命。往來三省邊境。黨衆略盡。卒以五月爲德楞泰所追。溺死於均州之兩河口。於是三省餘賊。都不過二萬四千餘。各散匿邊僻。苟求倖免。朝廷乃以明亮老病。詔解軍事還朝。又詔額勒登保等量遣征兵之傷病及家無次丁者還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

六年六月。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會軍平利。議一軍自東北。一軍自西南。驅賊至三省交點。聚而殲之。至十月。餘賊尙稱大隊者凡六。皆逼入四川境。每隊千餘人。其分

第一次
奏報
定讞

匿陝楚者。皆無名之賊。都不過六七千。而滿漢官兵共七八萬。額勒登保議次第酌減。令三省提鎮各盡本省兵力。分地搜除。又令地方官聯合堡寨鄉勇。以數十寨爲一組。佐兵力所不及。詔以經略調度有方。將川陝十餘萬賊掃除殆盡。僅存什一。封三等伯。以德楞泰功在川西。數殲巨孽。封二等伯。期今冬肅清。時川東各路敗賊竄老林者。皆冰雪凍餒之餘。更無鬪志。惟川北賊苟文明。糾合殘衆。尙二千餘。復馳突陝甘。亘半歲不滅。七年五月。詔奪額勒登保爵。令懸重賞購募。限六月中卒事。嗣是諸軍百計搜捕。乃以七月斬文明於秦嶺山脈之花石巖。(孝義廳西)浸尋至是年十二月。三省首逆已盡。惟殘匪千餘。歸善後事宜籌辦。額勒登保等始會同三省督臣以大功戡定奏聞。詔祭告。裕陵。宣示中外。封額勒登保德楞泰並一等侯。賜勒保明亮以下諸將爵秩有差。

時三省腹地。雖已肅清。而山林邊界。餘孽猶有存者。額勒登保等不敢遽還朝。復分道掃蕩。至八年七月始會奏肅清。德楞泰額勒登保先後更迭入覲。於是官兵凱旋。而各營之隨征鄉勇。皆當繳兵器回籍。鄉勇故多驍桀亡命。無家可歸。至是遣散。所得歸資。

或不足用。其尤桀悍者，遂糾合餘賊，戕兵官，聚散出沒爲患。此曹皆百戰之餘，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故數雖僅少，而三省不得解嚴。參贊經略，復先後出都，勞師轉戰者，又一年有奇。至九年九月，事始大定。自軍興至此，閱時九載，用軍費達二億兩，所殺賊以數十萬計，而官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良民之被難者，無得而稽焉。

甯陝新
兵之變

白蓮教匪之役，國家旣以滿漢額兵徵發不便之故，而廣募鄉勇，佐臨時之戰守。同時又以三省（川楚陝）邊地形勢阻奧，建置疏闊，艱於統治之故，而議增郡縣營汛，保將來之治安。終乃即以各營隨征之鄉勇，挑補各地增設之兵額，謂之新兵。於是湖北則襄陽置提督一，鄖陽置總兵道員各一，凡增兵三千五百。陝西則五郡置總兵一，改稱甯陝鎮，增兵六千。四川則達州升爲綏定府，設副將一，駐太平，而固有之太平都司，移駐城口。其餘保甯夔州所屬要害地，各增設守備，凡增兵千。就中甯陝扼秦嶺之腹，地險而糧貴，建議者懼例餉不足以養兵，乃於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人五錢，議三年而減一錢。嘉慶十一年六月，當實行減給之議，布政使朱勛以未奉部文，併四錢停發。新兵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方入都，甯陝總兵楊芳調署提督，而副將楊之震護甯陝鎮。

輒以威力笞治譁者。於是新兵二百餘。以七月戕副將遊擊。劫庫獄燬城以叛。遇春行次西安聞變。急調集各汛新兵之未叛者。歸大營。以絕其響應。楊芳亦馳守石泉。阻叛兵南竄。詔以德楞泰（時方爲成都將軍）爲欽差大臣。赴陝督勦。先是川陝軍中。二楊（遇春芳）齊名。而芳尤得士心。新兵之叛也。先護送芳家屬至石泉而後舉事。至九月。賊已集衆萬餘。北攻鄂縣。勢甚張。遇春芳先後赴援。芳議以賊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鬪志。乃請遇春按兵緩攻。而已單騎入賊壘。曉譬百端。聲淚嗚咽。萬衆感動。皆伏拜乞降。德楞泰令盡釋歸伍。而以賊窮蹙乞命奏。仁宗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奪職留任。以楊芳平日縱兵釀變。遣戍伊犁。使率降卒出關。而文吏停餉激變者置不問。是年十二月。而四川復有綏定府新兵之變。明年正月。而陝西復有西鄉新兵之變。皆旋踵卽定。詔以四方新兵效尤。爲甯陝縱叛所致。令盡誅無赦。論者謂甯陝之役。叛兵襲流賊故智。議將分道突秦隴川楚。向令芳招撫之議。遷延數日。將不知禍之所終。芳以奇勳獲罪。蓋任事之難如此。然芳至戍未逾月。卽蒙恩得釋。亦以見輿論之足多也。

海賊之
起原

當教匪發難。西北騷動之際。而東南沿海。有海賊之亂。其劇烈蓋亦不下於教匪。自康熙二十四年海禁大開。內外市舶往來江浙閩粵沿岸者不絕。及乾隆末。安南阮光平父子。以力征經營得國。生財政上之困難。不得已而以盜賊政略。爲補苴之策。乃招瀕海亡命。資以師船。誘以爵賞。令劫近海商舶。佐國用。自是夷艇出沒粵海。夏至秋歸。大爲商民患。已而內地悍民附之。或受安南總兵若王侯勅印。爲之嚮導。益深入閩浙。有鳳尾幫水澳幫等目。朝廷未嘗不知安南政府發縱指示之罪。顧以西事方亟。不暇窮治。惟責地方大吏。自爲防禦。五年六月。賊艇百餘艘。聚偪台州。將登陸。定海總兵李長庚以三鎮水師。乘颶風雷雨。大破諸松門衛附近。獲安南總兵四人。處以磔刑。以所得勅印。擲還其國。會廣南王後裔阮福映。得法蘭西人之援。以七年八月。恢復舊領。求中國册封。乃一變前政府之方略。杜絕海賊。然海賊雖失安南政府之保護。而其中尤雄桀者。輒兼併羣盜。自謀進取。一時蔡牽朱瀆之徒。復縱橫海上。患且益亟。

蔡牽者。福建同安人。姦猾能用衆。旣併有夷艇夷礮及水澳鳳尾餘黨。乃以閩海爲根據。號令商船出洋者。納通行稅四百圓。入港者倍之。又交通陸地會匪。使陰濟餉械。以

李長庚
與蔡牽
角逐海上

故儲蓄日富。公然握海上之霸權。是時李長庚以功擢浙江提督。新造戰艦三十艘。配以大礮四百餘門。號曰靈船。任浙海之防禦。八年正月。牽以進香普陀故。至定海。長庚出牽不意。掩襲幾獲。晝夜窮追。入閩海。牽舟在下風。度不得脫。乃僞乞降於閩督玉德。請檄浙師收港。而乘間遁去。牽畏靈船甚。因厚賂閩商。更造新艦。令高大過靈船。先後載貨出洋。於是牽連得巨舟。復以九年夏犯臺灣。劫米數千石。分餉廣東海賊朱漬。連舨八十餘。猝入閩海。會温州總兵胡振聲。方以二十四艘就閩。運造舟木材。玉德遽檄令擊賊。而不發本省一兵出援。振聲竟戰死。浮鷹島洋面。詔以長庚總統浙閩水師。以温州海壇兩鎮爲左右翼。使併力辦賊。八月。長庚合諸鎮兵。與牽潰聯合艦隊百餘艘。激戰於定海北漁山附近。幾粉碎賊艦。賊乘大風雨遁去。自是畏長庚如神。不敢復犯浙。

李長庚
之戰死

顧閩中自乾隆中葉以來。歷任督臣。如雅德。伍拉納等。率貪冒不職。習爲風氣。吏治軍政之壞。旣達極點。至是玉德益以廢弛掣長庚肘。牽敗歸。則根據閩海如故。刷新戰具。嘯聚轉衆。復以十年冬。率百餘艘寇臺灣。沈舟塞鹿耳門。號召土匪萬餘。圍攻府城。

臺南）自稱鎮海王。欲遂規鄭成功故事。而福建水陸官兵七萬餘。赴援者不過三四千。明年二月。朝廷方嚴旨詰責。議調德榜。秦督川兵往剿。而長庚已以浙師三千餘渡臺。水陸兼進。五戰皆捷。包圍牽於鹿耳門。且夕奏凱。而牽散錢四百餘萬賂閩兵。得以殘艦三十餘。突圍出海。朝廷乃詔罷德榜。秦之行。旋奪玉德職治罪。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忌長庚益甚。蒞任未數月。密疏劾之者三。賴浙撫清安泰力白其誣。長庚得不去。轉戰閩粵沿海者復兩年。卒以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擊牽南澳洋面。中賊艦礮彈戰死。牽僅以三舟遁入安南海。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舵。雖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家故與蔡牽同縣（同安）。長庚轉戰中。數過縣境。未嘗一顧。朝廷方倚以滅賊。聞變震悼。追封一等壯烈伯。以其部將王得祿。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愾。爲之復讐。

海賊之
消滅

蔡牽自屢受長庚大創後。雖以閩師協勦不力之故。一時倖免。然精銳儲蓄亦略盡。十三年。自安南回棹。得朱潰資助。復聯合游弋浙海。時阮元再任浙撫。用反間策離之。潰獨竄閩。遂爲官軍盡斃。其弟渥代領其衆。終以十四年七月率所部三千餘。籍船四十

二。礮八百餘。降於閩。同時兩廣督臣百齡。又嚴禁陸地接濟。廢止本省海運。先後降服賊艦數十。牽往來閩浙沿岸。勢漸孤。於是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兩省水師。以八月十七日襲擊諸漁山外洋。牽舟尙三十餘。惟礮彈已盡。乃用番銀代之。官軍以全力注牽坐船。燬其柁樓。牽知不免。卒舉礮自裂沈於海。其餘黨千三百人。及粵海餘賊萬九千四百餘人。遂以十五年各繳礮械乞降。而後三省海疆之巨患。始得消滅云。

海賊肅清未幾。而白蓮教支派天理教徒。又倡亂近畿。釀成千古未有之奇變。自白蓮教會依託二氏。造作經卷畫像。流布內地。四方不逞之徒。竊其緒餘。自立名目。以爲惑衆斂財之計者甚多。其傳習畿南一帶者。有八卦榮華紅陽白易諸目。八卦教黨徒尤衆。遍布直隸河南山東西省。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清爲之魁。復變名天理教。勾結日廣。會十六年秋。彗星見西北方。欽天監謂其占主兵。奏改十八年閏八月。於次年二月。諸賊竊喜。謂本朝不利閏八月。又以其經有『一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語。轉相附會。指星象應在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密邇宮禁。

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是年駕幸木蘭時。襲據京師。謀定而中外莫知也。是年秋。滑縣知縣強克捷。微聞其說。一方密封白撫臣高杞及衛輝知府。一方急捕文成下獄。刑斷其脛。賊黨以事迫。不能爲豫定之行動。遂於九月七日。聚衆三千陷滑。出文成於獄。屠殺克捷及其家屬數十人。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響應。曹及定陶皆陷。時 仁宗方自避暑山莊啟鑾。謁東陵。中途聞變。立命直督溫承惠發兵馳剿。而禁門之變遽作。

禁門之變

滑縣羣賊。既倉卒舉事。不及赴林清外應之約。清黨曹福昌度十七日車駕次白澗。留守諸王大臣且出扈。欲以是日乘虛竊發。而清狃經識。不欲改期。密令其黨二百餘。以十五日集菜市。由宣武門潛入。各藏兵器雜酒肆中。待日晡則分犯東西華門。約太監劉德才及楊進忠等分道引入。闖進喜等爲內應。而自伏黃村。尙覬河南賊集而後進。至期。東華門護軍以覺察較早。得閉關格拒。賊闖入者僅十餘人。餘悉奔散。而入西華門者八十餘賊。反關以拒官軍。闖入尙衣監文穎館。肆其暴動。遂叢集隆宗門。或手執白旗。登垣指揮。時皇次子立養心殿階下發鳥槍。連殪二賊。貝勒縣志亦續斃其一羣。

天理教
匪及箱
賊之平

賊乃不敢踰垣入。諸王大臣聞警，先後率禁旅自神武門入衛，敗賊中和門外。竭二日一夜之力，搜捕叛黨略盡。旋以十七日擒獲林清於黃村。仁宗自行在聞變，即日罷謁陵之典，自白瀾回蹕，下詔罪己。而京師連日雷電風霾，訛言四起，居民自相驚擾。迨十九日車駕還宮，始有回復治安之望焉。二十三日，仁宗御豐澤園觀訊逆黨，即日磔林清及通賊諸內監，猶以一時駢戮百餘人，惻然哀憫者久之。

李文成既據滑，遂出兵圍濬，萃精銳於道口，號召直隸山東諸賊，而數省督撫皆按兵不敢發。詔以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溫承惠，兼節制山東河南，以固原提督楊遇春副之。十月，遇春彥成先後至衛輝，合兵攻道口，力戰破之。而山東運使劉清，署直督章煦，亦同時掃清境內。獨滑縣城壁堅厚，糧食足支一載，旦夕不得下。及官兵圍急，文成輕車潛出，西入輝縣山間，將募集黨徒，爲牽制運動，無何爲楊芳所追及，縱火自焚死。官兵乃以十二月復滑，殺賊二萬餘。朝廷方以三省戡定，大賚諸將，而陝西南山木商夫役，復以歲饑罷工掠食，集衆數千焚木箱。陝撫朱勳，乃以教匪聞，詔那彥成等移兵往剿，而陝西總兵祝廷彪吳廷剛等，已屢破賊衆，得以十九年正月一律戡定。其後各地亂

民蠢然欲動者。尙時有所聞。如江西民胡秉輝等。以購獲殘書。見其中所載陣圖及俚語。輒擁一朱氏子。假託明裔。建號後明。徧發僞札謀逆。(十九年十月)臨安邊外夷民高羅衣等。以內地商販。出邊貿易。侵奪夷人生計。遂假驅逐漢人爲名。聚衆劫掠江外土司。窺伺邊郡。(二十一年三月)羅衣從子老五。旋又僭稱王號。渡江薄臨安府。(二十三年六月)均以地方官覺察甚早。掩捕較速。得不致釀成大亂云。

基督教
之嚴禁

自教匪海賊騷亂十餘載。疲弊國力。朝廷深以宗教迷信與海上貿易。爲致亂召寇之媒。以故對於歐人通商布教之事。排斥限制。惟恐不力。先是基督教之在中國。自康熙初年。已嘗極盛一時。全國信徒。不下十餘萬。是時 聖祖以獎勵天文算數之故。任用西士。又以耶穌德社之戒律。頗極寬和。許入教者保存古來習慣儀式。於祖先之祭祀。孔子之崇奉。皆無所禁阻。故朝廷雖未公布法令。聽臣民自由信仰。而實際已不啻默許之。然耶穌德社布教之法。大爲他宗派所非議。其異論者遂訴諸羅馬法王。於是法王克勒門十一世。Clement XI 以康熙四十三年一七一七。下教旨。公言中國一切祭禮與崇拜偶像無異。非基督教徒所當行。乃遣教正鐸羅。Touron 入中國宣命。

鴉片以前
爭英互市
之概

禁止。我政府與鐸羅辯難數四，卒不得要領。聖祖震怒，遂以四十六年七年七。逮捕鐸羅，送諸澳門，令布教師不守利瑪竇遺法者悉出境。是爲中國反對基督教之始。自是更雍乾兩朝，政府益執嚴禁異教之方針。凡外國布教師非以學術列仕籍者，不得留滯境內。犯禁者率處以禁錮或誅殛之刑。然彼等百折不撓，往來傳播自若。及白蓮教禍作，而彼等益被異端邪說之嫌疑。於是嘉慶十年，御史蔡維鈺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會廣東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至山西事發，下刑部嚴鞫。德天賜坐禁錮，熱河厄魯特營房若望及其他滿漢人民任教會會長者，悉發遣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凡教會所刊漢譯經卷三十一種，並檢查銷毀。爾後地方官視基督教徒，殆與叛逆同科。至二十年，而湖南官吏，又於耒陽縣地方，訪獲西洋人蘭月旺者，遂以夷人潛入內地，遠歷數省，收徒傳教，扇惑多人等辭，處以絞決之罪。至是而國初以來風靡一世之天主教，幾幾無容足之地矣。

基督教傳播之禁，既厲行如右。至廣東之互市，已爲百餘年來之成局。朝廷雖確認此舉之無益於中國，顧尙欲藉以爲懷柔遠夷之計，不加禁絕。會歐洲以法國大革命之

亂生英法二國之抗爭。法帝拿破崙欲從財政上破滅英國。於嘉慶十一年一八一八年。發布大陸條例。Continental system 禁歐洲諸國與英人通商。以葡萄牙王約翰六世梗命之故。遣兵併有其地。於是英法戰爭之影響。忽波及於中國。嘉慶十三年一八一八年。英人恐法國自葡人之手奪據澳門。乃遣海將度路利 D'Almeida 率戰艦十三艘。進泊香山洋面。遂以防禦法國。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及願與中國協剿海賊等語。投書兩廣督臣。公然登陸。分守澳門礮臺。將實行占領之策。朝廷怒英人桀驁已甚。嚴飭督臣吳熊光。抗詞拒絕。且封禁水路。絕其糧食以苦之。數月之後。度路利雖拋棄占領澳門之目的。一時引還印度。然自是英國兵艦。輒出入虎門。蔑視定制。會蔣攸銛督粵。乃以嘉慶十九年。奏定防閑策數事。一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一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一店號不得用夷字。一清查商欠。一內地民人不得私往夷館。並得旨允行。英人既以乾隆年間浙江貿易之請願。爲政府所拒。至是而廣東貿易上。復受種種之箝束。乃於二十一年一八一八年。遣故印度總督亞墨爾斯 Amherst 等詣闕陳訴。然此次使節違例自天津海口登岸。及入京而又以覲見禮節之紛議。臨時稱病而出。是年七月。朝廷

以使臣對於天下共主，倨傲侮慢，又不先在廣東收泊，候督撫奏聞，而徑達天津，恐尙有他故。嚴旨斥逐回國。由是中英間之國交，更無尺寸之進步。獨鴉片輸入額，日以增加。禍機潛伏，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仁宗駐蹕避暑山莊，將舉秋獮之典，以途感暍暑不豫，崩於行在。聖壽六十有一。先是嘉慶四年四月，仁宗遵家法密立皇次子爲皇太子。十八年禁門之役，皇太子功在社稷，封智親王。至是扈蹕熱河，奉遺詔卽皇帝位，是爲宣宗成皇帝。以明年爲道光元年。

第二十二章 回疆之騷動

自天理教匪肅清以後，迄鴉片戰爭開始以前，此二十餘年間，中原本部，漸得小康，而天山南路有回教徒之亂起。當乾隆朝之平定天山南路也，布羅尼特子薩木克，及喀什噶爾地方人民，相率亡命赦罕。朝廷慮彼等潛蓄勢力，終爲邊患，歲賂赦罕王銀一萬兩，使加約束。然薩木克雖以赦罕王之監視，不能有所舉動，而其第二子張格爾（Jehangir）者，有膽力，復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天山南路諸回教徒聞之，漸有搖動之

狀。而中國所遣官吏。又以統治無狀。失回衆心。蓋自烏什變亂以來。朝廷雖嘗慎選賢能。改良積習。期與回民休息。然久之法令漸弛。弊風復作。參贊大臣以下。恃邊遠無稽察。恣爲暴行。所屬章京駐防。益乘之與各城伯克因緣作姦。朝廷歲征錢糧土貢。不過數十取一。而官吏輒於正供之外。需索百端。歲斂喀什噶爾普爾（回部貨幣之名）以赤銅爲之形橢圓無孔。每枚約當內地制錢十。八九千緡。葉爾羌萬餘緡。和闐四五千緡。其他土產氈裘金玉緞布之屬。稱是大率各城辦事大臣。得總額十之二。而章京伯克等均分其八。彼等又廣漁回女。奴使獸畜。惟意。及嘉慶末。參贊大臣斌靜。益以荒淫爲之倡。而回疆之吏治。乃愈不可問矣。

始
登
之

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窺事機可乘。乃與故國逃人等。自敖罕北投布魯特。假其衆數百。以八月襲喀什噶爾近邊。布魯特頭目蘇蘭奇入邊告警。反爲章京綏善所逐。怒與賊合。於是領隊大臣色普徵額。引兵擊之。擒賊八十餘。而斌靜遂以蘇蘭奇交通逆裔。聚衆滋事等詞入奏。宣宗恐斌靜色普徵額。均不勝辦賊之任。而起釁之故。或尙別有所在。乃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果得斌靜縱容家奴。倚勢婪索諸罪狀。詔奪職按問。

旋以永芹代之。時張格爾據那林河源，募集義兵，暗結內地回衆，爲之耳目，屢騷掠近塞，引官兵出邊，則遠遁。又或詭詞乞降，變詐百出。道光五年九月，領隊大臣巴彥巴圖，引兵往捕，出塞四百里，不遇一賊，乃縱殺布魯特游牧婦孺百餘人而還。其酋汰劣克憤甚，率所部二千，追襲官兵山谷間，擊殺殆盡。西四城回教徒聞之，一時盡變，賊遂猖獗。朝廷乃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鎮守伊犁，而以慶祥代永芹，視師喀什噶爾，徐籌進戰之計。

是時葱嶺以西諸回國，惟敖罕驚悍善戰，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其王摩訶末阿利 *Mohammed Ali* 新立，知人能任，威服近傍哈薩克諸部，銳意侵畧。張格爾既出入近邊，知南路官軍薄弱不足慮，欲乘間席捲西四城，而又恐北路援兵速集，乃遣使敖罕乞援，約事成則均分四城戰利品，並割讓喀什噶爾以報。而自集衆五百餘，以六年六月先入，拜其先和卓木之墓，據墓宮而營，距喀什噶爾八十餘里。官軍迎擊之，大敗。及七月，敖罕王將兵萬人至，則張格爾已偵知喀什噶爾守兵甚寡，且夕可得，悔前約。敖罕王見張格爾中變，留數日引歸，而張格爾復使人追還其軍，得二三千人，用爲

親兵。遂以八月二十日陷喀什噶爾。慶祥死之。於是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同時陷落。羣回響應。

阿克蘇
之防戰

先是七月。朝廷知回疆亂事已成。決非伊犁烏魯木齊五六千援兵所能鎮定。特詔陝甘總督楊遇春。發陝甘兵五千。馳赴哈密。又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發吉林黑龍江騎兵三千出關。以長齡爲揚威將軍節制之。期會軍阿克蘇進剿。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賊前隊且逼渾巴什河。轉戰深入。距阿克蘇四十里。烏什庫車戒嚴。然張格爾方留滯喀什噶爾。亟亟以改革吏治爲事。不暇乘機東進。於是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百餘騎擊賊。遂渡河而陣。再戰再捷。賊不敢窺河北。及十月而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東四城始無恐。

西四城
之克復

是時四方征回之師。先後出發者。計三萬六千有奇。朝旨初議大軍雲集後。自阿克蘇分奇正二路。向喀什噶爾進行。正兵出中路台站。循葱嶺北河而西。是爲攻擊之師。奇兵自烏什草地。繞出喀什噶爾邊外。是爲邀截竄逸之師。然烏什邊外道險不易行。又環邊布魯特部落。情形叵測。恐孤軍深入不利。而阿克蘇庫車烏什諸城。又勢不可無。

留駐警備之兵，兵愈分則力愈薄。長齡等乃決議變更方略，以步騎二萬二千并力出中路。於七年二月六日出師，二十三日，至洋阿巴特，遇賊二萬餘。時軍行半月，糧且盡，日食疲駝羸馬，深恐賊以堅壁清野之策不戰困我。至是遇賊，皆踴躍奮鬪，盡得賊中牲畜糧食，士氣百倍。轉戰深入，遂以二十九日夜半大風霾中，薄喀什噶爾城下。翌三月一日破之，獲張格爾甥姪及敖罕將二人，擒賊四千餘。於是楊遇春乘勝復英吉沙爾、葉爾羌，提督楊芳復和闐。然西四城雖一時盡復，而張格爾已自木吉出邊，朝廷以諸將防範不密，坐失渠魁，有旨切責。六月，長齡乃令遇春、芳引兵八千，分道出塞，蹤跡張格爾。芳軍至阿賴嶺（帕米爾高原迤北），遇敖罕兵二千餘，激戰一晝夜，亡失甚衆，卒嚴陣而歸。朝廷不得已，罷西征之師，使遇春率之東還，獨留兵八千駐喀什噶爾，以楊芳爲參贊，統之。

乾隆中之平回部也。布羅尼特幼子阿布都哈里，以俘虜送京師，給功臣家爲奴。道光初，始脫奴籍，與其家屬，並編入正白旗蒙古。及張格爾之變，又以親屬緣坐，發邊省監禁。至是長齡籌回疆善後策，以張格爾遠遁，且其兄弟子姓，多在敖罕，終不能以八千

留防之兵。制其死命。而回人崇信和卓。與西番崇信達賴麻同。非威力所能變。當因俗羈縻之。乃建議棄西四城。釋阿布都哈里歸主其地。以安內制外。而武隆阿亦以西四城環逼外夷。所在受敵。留兵少則不足用。多則繁費無等。若捐西守東。費不及半。而功已倍之。議與長齡同。宣宗怒其悖繆。嚴旨切責。仍令相機覘賊。務獲乃止。至九月。而又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料量善後之事。

張格爾
之就擒

張格爾世爲白山黨領袖。其據喀什噶爾時。頗濫用威權。虐殺異宗。以故南路諸黑山黨徒。多陰通官軍者。至是。長齡等密遣黑山黨徒出邊。縱反間。『言官兵盡撤。喀什噶爾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時張格爾方寄食諸部。生計日蹙。亟思糾合殘衆。伺再舉之機。會歲暮。信官軍果無備。復率步騎五百。以十二月二十七日。潛入阿爾古回城。（烏蘭烏蘇河北）覺所聞不實。折奔出邊。楊芳急發兵追逐。及賊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率殘兵三十餘棄騎徒竄。爲布魯特人所欺。執而獻之。八年正月。捷聞。詔封長齡二等公。芳三等侯。賚將士有差。又以平定外夷。特舉行獻俘禮。蓋自乾隆中葉以來。數十年間所未嘗有之盛云。

張格爾既就擒，長齡復檄諭敖罕布哈爾等國，獻逆裔家屬。敖罕遣使來賀，言俘虜可返，而和卓木子孫不可獻。朝廷知不能得，姑放任之。惟諭那彥成、楊芳嚴守卡倫，絕敖罕貿易，俟其自困。於是那彥成先後奏章程數十，大要如左。

(甲) 安內策。

(一) 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於參贊，又總考核於伊犁將軍，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屬役。

(二) 印房章京均由京選派，不用駐防。

(三) 嚴定各城伯克資格，慎其保舉，制其迴避。

(四) 沒收各城叛回所有地，并清查各城私墾地，以其歲糧供給本地兵餉，及各官養廉銀之用。

(五) 改城垣。(回俗故無城郭，乾隆朝定回疆始就各緊要回莊附近築短垣，僅容官署兵房倉庫，名曰漢城。至是乃就漢城稍增大之) 增卡堡，練戍兵。

(乙) 制外策。

(一) 絕敖罕貿易。嚴禁大黃茶葉出口。其敖罕外諸部落入邊貿易者，仍依舊制，納稅三十分之一，不得絲毫減免。

(二) 盡逐敖罕商民之流寓邊內者，且沒收其財產。

(三) 收撫各布魯特，指與地方，妥爲安置。

那彥成既奏定右列諸策，次第實行。自是大兵漸撤，楊芳那彥成並以九年先後還朝。而敖罕王摩訶末阿利，以中國絕之已甚，欲以兵力回復通商之利。聞張格爾兄摩訶末玉素普方在布哈爾，乃迎諸軍中，以十年八月使其將哈庫庫爾及勒西克爾等奉之。率流寓之喀什噶爾人，大舉入寇。參贊大臣札隆阿聞警，發兵拒戰不利。玉素普長驅奪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諸回莊。札隆阿及葉爾羌辦事大臣璧昌，各據漢城拒守，僅得不陷。時那彥成子容安，爲伊犁參贊大臣，統步騎四千餘，以九月抵阿克蘇。畏賊勢盛，欲俟烏魯木齊兵集而後進，旋繞道烏什，趨無賊之和闐。於是喀什噶爾葉爾羌久在敵軍包圍之中，附近諸回莊子女玉帛，劫掠幾盡。

是時朝廷先後遣楊遇春楊芳長齡等調兵赴援，逮容安下獄，並褫那彥成職，深咎前

敖罕之
入寇

中國與

此嚴禁貿易。驅逐夷民之失計。而敖罕適與布哈爾有隙。不暇東侵。及大軍進援。則敖罕兵已解圍引去。玉素普故慈善不好殺。至是益知獨力抵抗之難。亦踵之而西。朝廷方以夷性反覆。對付之法。寬則損威。猛則激變。不可不斟酌盡善。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而敖罕頗慮中國大舉出塞。遣使俄羅斯通貢。欲以樹援。又爲俄人所拒。始決意求與中國平和市易。十一年七月。長齡赴喀什噶爾籌善後策。得敖罕使臣上書。備述七十餘年通商納貢之舊好。及五年以來閉關絕市之苦累。請修好如舊。長齡乃提出媾和條件。二（一）縛獻賊目。二（二）放還所虜漢回兵民。遣使臣歸報。兩國卒以十月成約。言如左。

（一）敖罕將所虜中國兵民放還。並爲中國監守和卓木族。（惟縛獻賊目事應請免議）

（二）中國仍許敖罕通商。並許其免稅。

（三）中國將前所抄沒敖罕民資產給還。

自右約觀之。中國之讓步。殆已達於極度。其時長齡等未嘗不知布哈爾哈薩克布魯

特諸部落。皆與敖罕有逼處之嫌。果欲聲罪致討。正可利用此機。連絡諸部。同時進攻。爲一舉埽蕩之計。然終不出此者。一則官軍一出塞外。主客殊形。又蔥嶺以西。道路險惡。不值勞師遠涉。一則朝廷方以玉素普之亂。歸咎於那彥成之操切啟釁。亟思變計。故也。自是中國之對於回疆。專注意於安內之策。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於葉爾羌。駐滿漢兵六千。居中控制。別留伊犁騎兵三千。陝甘步兵四千。分駐各城。又廣興屯田以佐軍餉。而敖罕自通市後。連年與布哈爾構兵。摩訶末阿利。卒以道光二十二年戰敗而死。數年後。王族庫達雅爾嗣位。不能用其衆。而國內悍徒。復思張格爾子弟。起復讐之師。於是和卓木族加他漢等七人。募集同志。連合布魯特族。以二十七年春入寇。喀什噶爾之敖罕貿易事務官那墨特。復爲之煽動住民。使起內應。而回民自更數次變亂以來。頗深懲往事。無願從逆者。加他漢等提兵往來喀什噶爾葉爾羌間。不能逞志。及十一月伊犁兵赴援。遂不戰而遁。是謂七和卓木之亂。蓋自道光初年至此。天山南路。以和卓木族之故。蒙兵禍者已三次矣。

第二十三章 鴉片戰爭

鴉片
輸入之
沿革

東印度
社會之
鴉片貿易

嘉慶朝中英之交涉。吾人既於本編第一章述其梗概。未幾而兩國以鴉片貿易之紛議。生意外之葛藤。終至以兵力相見。於是數千年來閉關自尊之中國。不得不一變其面目。公開商港。與世界各國訂互市之約。故鴉片戰爭。實近世中國變局之造端也。鴉片之輸入中國。起原甚早。唐貞元時代。西紀八百年阿刺比亞商人。已有輸入罌粟者。降至明中葉。十五世紀末東洋貿易。爲葡萄牙人所壟斷。而當時阿刺比亞人所運送至馬刺加之貨品。有鴉片一物。華言亦謂之阿芙蓉者。實阿刺比亞語 *afion* 之音譯也。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關稅表中。載鴉片十斤。值價銀條二個。則鴉片貿易之通行。由來久矣。明季以來。民間漸有用以吸食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朝廷已布吸用鴉片之禁令。則此風之增長。又可知也。然乾隆中葉以前。輸入額尚不多。又輸入之者。以葡萄牙人爲主。及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英吉利東印度商會。自本國政府得壟斷中國貿易之特權。而印度孟加拉地方。又爲鴉片產地。於是輸入日增。而民間吸食之害亦日甚矣。自嘉慶五年。一八〇一年以來。朝廷知鴉片流毒日廣。屢下嚴旨。禁其輸入。有發見者。輒銷毀之。然禁令愈嚴。而祕密買賣愈盛。英商等竊於廣州灣中之伶仃島。及大嶼山等地。

設船屯積。謂之鴉片躉。廣東商人專以包攬走漏為業者。皆蓄快艇。裝以礮械。謂之快蟹。其私設之會社。在廣州者。謂之大窩口。分布各地者。謂之小窩口。所在勾通吏役。結納哨兵。終且與沿海各官衙。私締契約。每輸入鴉片一箱。納賄若干。自嘉慶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二十年間。輸入額之增加。幾至五倍。據東印度商會所呈大不列顛國會之報告書。則其數如左。

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 三.二一〇箱 價三.六五七.〇〇〇(西班牙兩)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 一.八七六〇 一.二九〇〇.〇三一

此十四年間輸入之增加。已達三倍。又據英人美特日爾斯忒所調查。則自道光十年至十六年。其間逐年增加之數。更有可驚者。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 一.三.六七〇 一.五.三三八.一六〇

同 十六年(一八三六) 二.七.一一一 一.七.九〇四.二四八

東印度商會中國貿易之獨占期限。以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終止。時英國外務尚書巴墨斯敦。Palmerston 欲擴張其東方之商權。遂於前年冬一八三三年派遣

律勞卑
孫之孫
羅律之
義律來

貿易監督官律勞卑者 Lord Napier 駐廣東使保護本國商民且向中國政府要求推廣商港。是年六月律勞卑抵澳門將詣廣州兩廣總督盧坤傳命止之。律勞卑不受命。輒用平行款式投書督臣。盧坤怒其不如式。一方則請旨封艙。將該國貿易暫行停止。量加懲抑。一方則發兵防範海口。嚴守礮臺。以備不虞。律勞卑率軍艦二艘。以八月五日西九月七日乘漲潮突入虎門。發礮互擊。卒以是月九日進泊黃埔。盧坤方徵調水陸諸軍扼要設防。而律勞卑適以酷暑致疾。於十九日退去。盧坤等遂以英人內外消息不通。惶恐悔罪。懇求給牌下澳等詞。鋪張入告。許英人通商如舊。律勞卑竟以九月間十四日病死澳門。英政府以羅頻孫 *Robinson* 繼之。而盧坤等方懲於前事。增定防範章程八條。一。外國護貨兵船不得駛入內洋。一。責成行商（華商）稽查洋人私運軍械。或攜帶婦女至省。一。引水買辦須由澳門同知給發牌照。一。限制夷館雇工。一。洋人在內河應用無篷小船。禁止閑遊。一。洋人具稟事件。一律由行商轉達。一行商承保洋船。應兼用認保派保法。一。責成水師嚴查洋船逃稅。道光十五年三月。遂公布實行。以故羅頻孫在職中。惟居留澳門。或一至伶仃。陰上書本國政府。議於珠江口占一小島爲

根據。不復求與督臣相交涉。會道光十六年。二月一八三六年十月十四日。英政府廢貿易監督之職。以甲必丹義律 *Carstairs Elliot* 爲領事。代之。義律欲以平和政策。恢張商利。務不失中國政府驩。而中國禁鴉片益嚴。一歲之中。常禁令數發。同時英商又必欲維持此有利之貿易。且公請中國解除禁令。義律雖苦心調和其間。而兩國之衝突。固終不可避免矣。

經濟上之影響

鴉片輸入之盛。不獨於人民衛生上。道德上。生種種之弊害而已。又於國家經濟上。有非常之影響者也。道光三年以前。廣東海口。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十八年。漸漏至三千餘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又數千萬兩。於是內地銀價遞增。每銀一兩。至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御史朱成烈。鴻臚卿黃爵滋。先後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廷議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具奏。期淨絕鴉片根株。爲中國除一大患。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厲行禁令。設局收繳煙具。數月之間。成效大著。其覆奏之語。尤剴切。略言「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宣宗

林則徐
之查辦

大感動。特詔則徐來京。面受方略。佩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兼節制廣東水師。實行杜絕鴉片貿易之策。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

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則徐至廣東。下令英商。限三日內盡出所蓄鴉片。至期。英人不奉命。二月三日。則徐張兵臨之。英人不得已。出一千三十七箱。則徐度其非全數。翌日。命各國商民退去。斷英人糧食。令出鴉片四分之一者給婢僕。出二分之一者與食物。出四分之三者。許貿易如舊。九日。復發兵包圍英國商館。將加驅迫。領事義律知無可調停。乃勸諭英商出鴉片全數。以十二日具狀請繳。凡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每箱百二十斤。計資本金五六百萬圓。則徐馳驛奏請送京師銷毀。而言官有以『廣東距京遼遠。途中易啟偷漏抽換之弊』爲言者。詔毋庸解送。卽交則徐督率文武官吏。公同銷毀。俾沿海共見共聞。有所震懾。四月。則徐就虎門海岸。鑿方塘二。縱橫各十五丈。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實鹽其中。引水成牆。以鴉片投入。然後傾石灰沸之。夕啟涵洞。令隨潮出海。凡月餘而始畢事。英人自領事義律以下。皆怏怏去廣州赴澳門。諸外國商民相率從之。一時廣州城外二百八十餘艘之商船。留者僅二十餘艘云。

鴉片新例

當是時。朝廷禁絕鴉片。不遺餘力。自十八年以來。京城內外各衙門。發見鴉片罪犯。分別奏咨交刑部審訊者。不下數百起。十九年五月。諸王大臣議定新例三十九條。凡開設窯口。屯積鴉片者。爲首斬梟。爲從絞監候。開設煙館者。爲首絞監候。爲從發新疆爲奴。栽種罌粟。製造煙土者。爲首絞監候。爲從流極邊煙瘴。凡吸食鴉片者。自令下之日。經一年有六月。尙不悛改者。無論官民。皆絞監候。並得旨纂入則例。永遠遵行。然此三十九條之新例。止適用於內國臣民。而則徐自銷毀鴉片後。復欲爲杜絕來源之計。一方則請設專條。凡洋人以鴉片入口圖賣者。分別首從。處以斬絞。一方則布告各國。凡商船入口者。皆須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卽正法。』葡萄牙美利堅諸國。皆具結願互市如舊。獨義律不欲。請則徐更遣委員至澳門會議。則徐嚴斥不許。以七月下令沿海州縣。絕英人薪蔬食物。於是齟齬益甚而禍作矣。

開戰之始

先是英國政府方針。務以平和爲主。又國人中重德義守正道者如鐵兒額爾。美特日爾斯忒。仇都拉弗等。皆以鴉片貿易爲汚辱。大不列顛國旗之事。力排擊之。故英政府嘗諭義律。不得以軍艦駛入珠江。召中國政府之猜忌。及則徐嚴絕英人餉饋。且令退

出澳門。義律將妻子及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尖沙嘴（香港對岸）貨船，而發軍艦二艘，武裝貨船三艘，進迫九龍，伺索食爲名，開始礮擊。然義律初不過以此爲示威之計，非真願決裂。及見則徐堅持不動，又恐我水師圍攻尖沙嘴，乃以八月介葡人韓圖，願削「人卽正法」語，餘悉如約。則徐以與各國結語不一致，又新得訓令，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之語，遂固執前說，略不讓步。於是九十月間，英艦屢於川鼻、島尖沙嘴附近，發礮攻擊。至十一月八日，朝廷遂宣布停止英吉利貿易之諭如左。

英吉利自禁煙之後，反覆無常，若仍準通商，殊非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我朝綏撫外人，恩澤極厚，英人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卽將英吉利貿易停止。

自此諭下，中英間之國交，遂無轉圜之望。是時英國商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以和議未諧，不得進口。義律尙遣使調停，略言事苟不肯本國政府之令，卽一切當依大清律辦理，乞仍許英人回居澳門。則徐以朝旨新下，難於驟更，復嚴斥不許。京朝官主張排外者，氣燄日高。大理卿曾望顏，至奏請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則徐力陳不可，議

廣東之
防戰及
定海之
陷落

始寢。英政府得開戰之報，遂以道光二十年二月一八四〇年四月向議會求軍費之協贊。反對黨派雖力求否決，而討議三日之後，贊成者卒占九票之多數。於是用兵之議遂決。則徐自抵廣東以來，日使人刺探西事，繙譯西書及新聞紙讀之。至是絕市諡下，則徐在兩廣總督，大治軍備。自虎門至橫當山，亘以鐵練木筏，增購西洋礮二百餘位，列置兩岸。又備戰船六十，火舟二十，小舟百餘，募壯丁五千，演習攻戰之法。則徐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甚壯。英政府既決議用兵，乃下令印度總督，調集印度及喜望降屯兵萬五千人，以加至義律 George Elliot 統陸軍，伯麥 Premier 統海軍，進發。二十年五月，英軍艦十五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五艘，舳艫相接，集澳門附近。則徐發火舟十艘，乘風潮攻之，焚其杉板小船二，遂大張賞格，募殺敵者。然英軍志在通商，本無意激戰，見廣東有備，議分犯各省。於是伯麥率艦隊三十一艘北去，以五艘據廈門，二十六艘犯定海。金廈道劉曜春，發兵拒戰，英艦復颺去。而定海遂以六月為英軍所占領。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彭彪，皆束手無策。是時承平日久，沿海空虛，諸文武大吏，懼禍及，頗不悅則徐所為。及定海陷，諸大吏益造蜚語上聞，中傷則徐。於是

天津之
和議

廷議動搖。詔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密訪致寇之由。諭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切責則徐空言無實。轉生波瀾。而大局始一變矣。

英軍既陷定海。復欲求通商。七月。伯麥及領事義律。以五艘赴天津。投書講款。書爲其巴力門（國會）致中國宰相者。所列條款凡六。（一）還償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際用對等之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六）盡裁洋商（經手華商）浮費。直隸總督琦善。收書奏聞。時天津道陸建瀛。議請以廢止鴉片貿易之事。爲先決問題。苟英人承諾。則許以免稅代第一款。以開放澳門代第二款。以海關監督與之平行代第三款。其餘令仍回廣東。與則徐定議。而當事者方欲加罪則徐。以謝英人。願一切不決許。但覆以上年廣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於是詔以琦善署兩廣總督。褫林則徐職。令留粵聽勸。而義律等亦返舟山。與伊里布定休戰之議。時二十年九月也。

廣東和
議之破

反則徐所爲裁撤水師解散壯丁盡廢一切守具欲以釋英人之猜嫌顧又不敢輕許商埠惟允償煙價七百萬圓時加至義律病不預議甲必丹義律獨當談判之局見琦善易與詞色轉厲於前索六款外復提出割讓香港之議琦善方以筆舌之力再三堅拒而伯麥遽以十二月十五日一月八日七年率艦隊進攻陷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琦善大驚卽夜移書義律再申和議於煙價外許開放廣州割讓香港義律亦許還付定海及大角沙角礮臺以是月二十八日議定草約於是英人一方則召還舟山列島駐屯艦隊一方則於香港出示起造房屋埠頭視爲己有而朝廷得英人進軍之報勃然震怒遂以二十一年正月七日再下宣戰之諭先後命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赴廣東調江督裕謙爲欽差大臣赴浙江飭伊里布回江督本任奪琦善大學士全局又一變。

琦善亦知香港割讓之約未必遂得政府之許可顧其所謂「地理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並琦善奏摺語）者固不可謂非當時之事實及草約已定而宣戰之諭又相逼而來於是狼狽益

甚不得已乃飾美女列珍珠盛饗英使冀遷延時日徐圖萬一之補救而義律覺事已中變遂與伯麥續行攻擊虎門之計其時將軍參贊及所調援兵尙未至英軍已以二月五日連船入犯不數日而橫當虎門各礮臺皆陷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各要隘大礮三百餘門並則徐去年所購西洋礮二百餘門盡爲敵有十三日參贊楊芳率湖南兵千餘馳至方相度形勢就珠江要害沈舟下石以拒而英領印度總督所新遣之陸軍司令官臥烏古 *Cornwallis* 又至益長驅深入盡扼珠江咽喉而楊芳亦束手無策矣然英軍雖以船堅礮利之暴力所向破竹而各國商船四十餘艘雲集港外以罷市日久皆不直英人所爲即英人亦恐以長期戰爭之故生商業上之損害於是二十六日美利堅法蘭西兩國商人以行商伍怡和之介紹遞書調停言義律初無他求但得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感戴楊芳據以入奏而其時朝廷新得英人占據香港之實狀方怒速琦善必欲一雪此恥遂嚴詞拒絕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墳並抵廣州時要害盡失敵入堂奧我軍攻具未齊又所募義勇亦未集奕山初用楊芳林則徐議主固守不浪戰已而則徐奉命馳赴浙江奕山惑於翼長隨員等之言復

思僥倖一試。四月朔發水勇七百乘小舟載火具期以夜半粉碎敵艦於一擊之下。而是夜襲擊之結果僅破敵軍雙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縱掠其商館並誤傷美利堅人數名。而英軍反以翌朝大集盡焚港內木筏數百具油薪船三十餘艘直向廣州矣。越初五日而城西北之天字礮臺泥城港及城北山頂之四方礮臺先後陷落矣。廣州形勢已在敵軍掌握之中。將軍參贊不得已乃以初七日十四日遣署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款遂議定休戰條約如左。

一將軍等允於煙價外先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圓限五日內交付。

一將軍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地。

一以香港之割讓爲未定問題俟後日協商。

一英軍退出虎門。

先是奕山等蒞粵以爲粵民與洋人交通日久皆不免漢奸賊黨之嫌疑故舍本省水勇不用而遠募諸福建官軍蒐捕漢奸輒不問其是否而殺之南海義勇與湖南兵之間已坐是相仇殺僅以將軍之慰諭得解而英軍初至頗申明約束不妄劫殺以故粵

廈門定海鎮之海
甯波之海
陷落

民對於官軍擒斬敵人之賞格，未嘗有應命者。及和議已定，奕山等方以此六百萬之償金，爲廣州住民生命財產之代價，議以四百萬由藩運海關三庫發給，以二百萬由廣州行商分擔。日夜搜括，惟恐不及。而英軍顧以其間遊行市街，大肆淫掠。於是粵民種種不平之感，一旦迸發。初十日，三元里民萬餘，樹「平英團」之旗幟，乘英軍陸續退去之際，環攻之。誓與決一死鬪。遠近響應，衆頓數萬。義律聞變馳救，陷重圍不得出。移書告急於知府余保純。保純以將軍命往解。竟日始挾義律出圍。翌日償金總額授受已畢。英軍遂以十二日撤去廣州。促將軍等離省。十六日，奕山、隆文、屯金山，先撤回湖南。兵獨留楊芳駐城彈壓。隆文至金山不數日遽卒。楊芳尋亦以病歸。自虎門開戰以來，我軍前後戰死者不下五百人，而英軍死者僅十四人云。

廣州雖以此城下之盟，僅得保全。然奕山等會奏，則謂英人止求照前通商，且以償金改稱清還商欠。其煙價、香港問題，皆一字未及。朝廷謂事已妥洽，惟飭將軍等會同督撫籌議安章，增修守備。又以廣東兵政廢弛，臨事全無實用，追論歷任總督罪，並遣則徐、成伊、黎以爲懲。前此後之策，而英人固以上年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之約，尙未得

中國政府之決答，不肯罷兵。以故一方率軍艦退出虎門，經營香港，規復廣東貿易。一方則思藉戰勝之勢，移軍北進，威嚇朝廷，必盡遂所欲而後已。會伯麥新自印度續調戰艦回粵，遂與義律等以六月決議北犯，無何颶風大作，破其坐船，義律等僅以身免。兩廣督臣祁項等，張皇入告，謂撞碎洋船，漂沒洋兵無數，浮尸蔽海。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英政府所遣大使璞鼎查 *Pottinger* 海軍少將巴爾克 *Parker* 適至。於是臥烏古巴爾克率軍艦九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三艘，載兵三千五百，以七月九日，十八日進迫廈門。翌日，陷海岸礮臺，旋轉轟擊。一晝夜，官署街市盡燬，閩督顏伯燾，金廈道劉曜春，退保同安。然英軍得廈門亦不守，惟留艦隊三艘，軍隊五百五十人，占據古浪嶼。伯燾遂以收復廈門奏聞，而英軍復以八月十二日，十九日進攻舟山列島矣。時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守定海，血戰五晝夜，卒以十七日同時戰死。定海復陷，於是欽差大臣裕謙，以兵千餘守鎮海。提督余步雲，總兵謝朝恩，以兵二千餘分守甬江口兩岸礮臺。二十六日，廿日英軍二千二百人，載大礮十二門，分道登陸。步雲及朝恩兵皆潰，裕謙自殺，步雲走甯波。英軍

既連陷鎮海。勢益振。直溯甬江。以二十九日三月十日迫甯波城下。步雲復棄城走上虞。居民相率樹順民旗。閉門不出。慈谿餘姚居民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訛言傳播。浙西大震。

九月。朝廷聞定海鎮海相繼陷落。詔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都統。特依順爲參贊。進軍浙江。籌恢復之策。以廣東巡撫怡良爲欽差大臣。移駐福建。以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之防禦。奕經奏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募集山東河南江淮間義勇。及沿海亡命數萬。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朔二月十四日至杭州。留特依順駐守。而自與文蔚督兵渡江。以十六日次紹興。英軍自去年占領甯波後。以自此以西。水道淺狹。不適巨艦之行駛。遂下令休息士卒。惟時遣小舟。犯慈谿餘姚。縱掠即去。及聞大軍進逼。則盡移鎮海屯兵。據城東北甬江口招寶山之礮臺。而移甯波屯兵入舟。獨留數百人守城上大礮以待。而奕經文蔚方力排異議。銳意恢復。議定進軍方略如下。(一)奕經以兵勇三千軍紹興之東關鎮。文蔚以二千屯慈谿城北之長溪嶺。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以二千屯城西之大寶山。以圖鎮海。(二)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

千伏甯波城外。余步雲以二千駐奉化。以圖甯波。三。海州知州王用賓駐乍浦。僱漁舟渡岱山。而故總兵鄭國鴻子鼎臣。統帥水勇。主火攻。以圖定海。約是月二十八日_{三月}。夜中。同時進兵。各豫遣鄉勇。分伏城中。爲內應。而定海形勢隔絕。布置不易。鄭鼎臣之義勇隊萬餘。先期渡海襲擊。無功而返。甯波鎮海兩城內應。果皆如期啓城以待。而入甯波者段永福之前隊五百人。爲敵軍礮擊。戰死過半。入鎮海者劉天保所將之河南勁勇五百人。以內應數寡。不敢戰。踉蹌退出。於是永福走東關鎮。天保朱桂回軍分屯大寶山左右。而英軍反以二月四日_{三月十日}。發千五百人。自慈谿登陸。進薄朱桂陣地。激戰一日。桂父子陣亡。天保軍驚潰。文蔚卽夜棄輜重器械西走。英軍連陷大寶山長溪嶺。無西顧憂。遂以初六日引還甯波。而文蔚退西興（蕭山縣城西）。奕經且渡江回杭州。并乍浦已渡之水勇萬餘亦遣散矣。惟鄭鼎臣一軍。尙以三月朔圍攻英軍於岑港。報稱焚沈敵船大小數十餘。溺死敵兵五六百。而浙撫劉韻珂方力主和議。已以前月奏請起伊里布來浙主款。廷議復爲之一變矣。

乍浦寶

於是上用劉韻珂言。賞伊里布七品頂戴。赴浙効力。以尙書耆英爲欽差大臣。署杭州

山上海
之陷落

將軍以齊慎爲參贊。詔諸軍按兵罷攻。惟嚴守要地以俟機會。而是時英軍方得新任印度總督額倫波羅伯 Earl Ellenborough 之訓令。欲轉略長江。以扼我南北之交通。遂勒索甯波紳士犒軍銀二十萬圓。以三月二十七日五月盡撤甯波鎮海屯軍。惟留舟四艘。兵千餘。守定海及錢塘江口。至四月八日五月而全軍迫乍浦矣。時乍浦有漢兵六千三百人。滿兵千七百人。望見英艦如邱阜。皆氣索。所發礮丸率不達。英軍陸戰隊以翌日登岸。初十日占城外高地。與海軍相應礮擊。遂陷乍浦。杭州嘉興皆戒嚴。伊里布亟至英艦議款。不得要領。韻珂又奏請放還俘虜。送諸乍浦。則英艦既以十八日北去。又改送諸鎮海。則英艦以五月朔九日達吳淞矣。奕經檄牛鑑權宜羈縻。鑑猶豫兩日。始以初七日遣員齎札赴英船。事已無及。時江南提督陳化成守海口礮臺。初八日黎明開戰。礮沈敵船二艘。又擊折其二艘之桅。而化成遽戰死。守兵四潰。英軍遂以是日陷寶山。十一日陷上海。更發兵窺松江蘇州。以水淺不敢入。乃決議溯長江。攻鎮江府。以行遮斷運河之策。

鎮江之
陷落

寶山既陷。朝廷命奕經酌遣參贊一人赴蘇。又命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牛鑑相

機籌辦。以劉允孝署江南提督。及上海繼失。牛鑑回江甯。一方則徧諭居民。謂長江沙線曲折。敵斷不深入。一方則奏請仿乾隆朝征緬罷兵。仍許朝貢故事。准予英人通商。無何。英艦連過福山江陰圖山關諸要隘。以六月八日五月十日達鎮江。於是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皆督兵赴援。駐防副都統海齡嚴拒不納。使戰城外。惟以駐防蒙古千餘守城內。禁居民遷徙。日夜搜捕漢奸。虐殺無算。合城鼎沸。十三日。英將臥烏古分全軍七千爲三隊。以巴爾德勒。娑爾敦。叔特。三將分統之。而自率礮兵隊五百七十人指揮全軍。翌日。娑爾敦之右翼軍。先破我城外兵。叔特之中軍及巴爾德勒之左翼軍攻城西北。臥烏古以大礮攻南門。交戰二小時。城遂陷落。海齡自縊死。(或言爲亂兵所殺)齊慎劉允孝退走新豐鎮。自瓜洲至儀徵之鹽船估舶。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饋銀五十萬免禍。是役英軍戰死者三十七人。負傷者百三十一人。遂留叔特一軍守鎮江。餘悉溯江而西。二十八日四月其前隊已薄江甯。及七月四日八月而全軍達府外矣。

江甯之

自鎮江不守。朝廷始決意議和。令耆英伊里布示意敵軍。英使璞鼎查。以耆英等未得

和議

全權之委任。拒不與議。朝廷乃以耆英伊里布並江督牛鑑爲全權大臣。便宜從事。時英將麥爾敦之支隊。已以七月六日登岸。議於初十日黎明開始礮擊。會初七日耆英伊里布至。乃以初九日夜中。遣書英使。請翌朝會商。英軍方下令停止攻擊。而是時忽有我軍增募壽春兵之流言。臥烏古怒甚。復運大礮置鍾山之顛。爲粉碎府城之計。耆英等百方辨。事得中止。十四日。三全權親赴英艦。與璞鼎查定休戰之約。自是往返協議。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卽西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締結中英修好條約。所謂南京條約者也。英艦發祝礮二十一聲。懸兩國國旗以賀。戰局始結。

條約之
要項

此條約之要項。則(一)中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平和。(二)中國政府向英政府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圓。商欠三百萬圓。鴉片賠償六百萬圓。共二千一百萬圓。限千八百四十五年歲末清付。(三)開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五港。許英人通商及居住。且一切不課關稅。(四)以香港之主權。讓與英政府。(五)放還英人之爲俘虜者。(六)戰役中爲英軍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罪。(七)將來兩國往復之文書。用平行款式。(八)條約得皇

帝批准。償金交付六百萬圓之後。英軍當自當時所占領之長江沿岸等地撤兵。惟舟山及古浪嶼。在條約實行之前。仍由英軍占領。八月杪。英軍得六百萬圓之償金。聞大皇帝之報可。即日去江甯。盡調碇泊長江之艦隊。還屯定海。於是臥烏古自香港反印度。璞鼎查以功任香港總督。兼陸軍大將。而朝廷追論牛鑑不守江口罪。奪職逮問。以耆英代之。命伊里布以欽差大臣至廣東議互市章程。又逮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等領兵大員下刑部治罪。懲處失守城池諸文武官有差。就中余步雲罪較重。以是冬伏法焉。

臺灣事件

先是兩國戰爭中。英艦兩過臺灣。一於二十一年八月。在淡水港遭風觸礁。一於二十二年二月。在大安港閣淺。皆爲臺灣義勇所捕獲。凡三桅大船一。杉板船二。白人二十四。黑人百六十五。礮二十門。及英軍在浙東所得刀銃器械甚衆。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方以軍務時代。得專摺奏事之特權。遂先後臚陳戰績。飛章上聞。其時朝廷以沿海諸省屢戰屢敗之餘。憂疑無措。及臺灣第二次捷奏入。以爲破舟斬馘。大揚國威。亟加達洪阿太子太保。姚瑩二品頂戴。風示中外。一時臺灣鎮道之名譽。藉甚士大夫間。

廣州績
約之成
立及粵
民之排
外氣餘

達洪阿等氣益銳。謂俘虜久羈非善策。請速誅之以絕內患。英艦屯古浪嶼者。聞之大憤。移書臺中。以大舉報復相恫嚇。閩督怡良懼禍及。亦馳檄鎮道。令將俘虜悉數解送內地。欲示德。英人以弭患。達洪阿等謂督臣示弱。遽以五月將百六十五名之黑人盡殺之。無何。南京條約成。兩國當交還俘虜。而臺灣所遣。僅白人若干名。璞鼎查乃以鎮道虐殺難民。乘危徼功。徧訴江浙閩粵四省大吏。請會奏懲處。於是朝廷不得已。以耆英等之劾奏。及怡良渡臺查辦之結果。遂於二十三年正月。達達洪阿姚瑩。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擬。一時尊攘之徒。議論囂然。義形於色。朝廷亦終鑒其枉。僅予革職。不深咎。而議者頗以此獄歸咎於當時軍機大臣穆彰阿之指受。及耆英怡良等之媚嫉。比諸宋時。莫須有三字讞。至咸豐元年。特旨昭雪。而中外始翕然稱頌焉。

臺灣俘虜之交涉。既草草畢事。同時廣州復有排外之暴動。先是。粵民自三元里決鬪後。與英人感情日惡。英人亦畏粵民之悍。不遽入內河貿易。惟督撫停止虎門礮臺之修復。盡拆各臺之石。移築香港。及南京條約成。廣州爲公開商港之一。英人至者漸衆。是年冬。粵民有與英勞動夫鬪毆負傷者。輿情大激昂。暴徒萬餘。雲集英國商館。肆

意焚掠。不復受官吏之約束。於是英員遽調新回香港之艦隊。直赴廣州。行自由之處。置會伊里布奉會議商約之命。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就任。亟與督撫懲治暴徒以謝英使。璞鼎查聞伊里布至。大喜。方提出通商上之條件。求定期會議。而伊里布以七十二歲之高齡。寢疾不起。二十三年二月。卒於廣州。於是朝廷遣耆英代之。是年五月。兩國全權於香港行交換批准條約之式。至九月。復於虎門訂補遺條約。自關稅之規定。及其餘細目。凡十七條。以爲南京條約之附錄。自是廣州等五港之開放。次第實施。英政府得於各港派遣領事。處理商務。而粵民忽有嚴拒英人入城之議。於是鴉片戰爭之局終。而他日廣州事變之機。又始於此矣。

英法之和平
約及之
立問題
片問題
之究竟

南京條約。一旦公布。歐美商業界大驩迎之。比利時。和蘭。普魯士。西班牙。葡萄牙。諸國。爭求派遣領事。若公使來廣東。而法蘭西。美利堅。兩國。且向中國遣特命全權公使。議結和約。道光二十四年正月。美公使遂以大統領之國書。通意我政府。政府仍命耆英主其事。於是中美條約。以是年六月於澳門成立。越月而法公使踵至。復以九月與耆英會黃埔。締中法條約如例。其間璞鼎查。已自香港歸國。繼之者爲佛朗西士達維斯。

上帝
之起

及二十六年。中國對於英政府之償金。已達總額。耆英復與達維斯會於虎門。密陳粵民驚悍狀。乞英政府以廣州居住之實行。延期二年。且私許不以舟山列島割讓他國。達維斯遂親赴定海。行還付之式。盡撤舟山古浪嶼屯兵。於是中國與歐美大國。先後訂約者凡三。朝廷已確認諸國爲平等敵體之友邦。公文照會。禁用夷字。而其時所謂清議者之勢力。尙於爾後數十年間。左右一世之輿論。雖朝廷亦時爲其所劫持焉。獨其爲戰爭原因者之鴉片之禁令。朝廷初無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習。蔓延益甚。從此英商之輸入。亦依然盛行。朝廷不得已。至咸豐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藥之名。徵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爲法律所默許。而諸外國人反從而醜詆之。或且擴我國一二粗製煙具。陳諸博物院。以爲我國民風俗之代表矣。

第二十四章 洪秀全之大亂

中國自明季以來。民間祕密結社。以宗教迷信之力。號召愚衆。潛蓄勢力。爲反抗政府之運動者。無慮十餘種。就中白蓮教會。實爲其大宗。乾嘉之際。一朝發難。騷動五省。竭海內之兵力。猶十年而後定。而其支流餘裔。蔓延各地者。又有紅陽青蓮八卦天地（

添弟一無爲等目。其源流分合。雖不可深知。要其構成之原質。不出釋道二宗。及嘉道以還。西人東漸者日衆。基督教之傳播。一時雖受法律上之裁抑。顧其教義漸加入於我國宗教社會之間。而廣東又以地理上之關係。最先受其影響。於是此等祕密結社之中。忽有含基督教之新分子者。而洪秀全等之大亂起焉。洪秀全者。故廣東花縣農民。以嘉慶十七年生。早喪父母。年七歲。就學鄉塾。嘗數試不第。乃以訓蒙賣卜。游食江湖間。先是廣東人朱九濤者。自稱明室遠裔。襲白蓮教故智。創立邪說。謬言鑄鐵香鑪成。可駕以航海。以此誑衆歛錢。秀全及同縣人馮雲山並師事之。九濤死。秀全頗疑其師說不足大惑衆而行其志。更與雲山擁拾基督教義。自樹一幟。謂之上帝教。名其教會曰三點會。而秀全爲之長。道光十六年。秀全始與雲山赴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鵬化山中。陰事布教。(田中萃一郎東邦近世史謂是道光二十四年事。今據平定粵匪紀略)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武宣人蕭朝貴。(秀全妹夫)貴縣人石達開。秦日昌。亦作日綱)爭依附之。於是雲山等六人。分詣各邑。輾轉誘聚。而秀全主桂平富人曾玉珩家。受其資給焉。秀全嘗病。詭云死七日復蘇。能知未來。謂舉世將有大災。惟入

廣西及
金田之
發難

會拜上帝者可免。(據李秀成供狀此爲道光十七年事)凡入會者，男曰兄弟，女曰姊妹，無有尊卑等差。人納香燭銀五兩爲會費，獨拜上帝，不得拜他神。遠近愚民附從者，衆皆稱秀全爲洪先生。秀全既傳會西教，傾動愚衆，遂欲自擬基督，更爲教主。以基督爲耶火華 Jaldovd 長子，而已爲其弟。稱耶火華曰天父，基督曰天兄。密令雲山及其黨盧拔賢等，造眞言寶誥諸僞書以實其說。而自以其間返廣東，親就美利堅牧師羅巴爾特受教。田中氏書敘此事謂在秀全赴廣西後二年。及秀全再赴廣西，則雲山等勢已大張，信徒之數驟至二千人以上。自是上帝教會於廣西之基礎漸次確立，而咸同兩朝十五年間之大亂，濫觴於此矣。

方是時，國家新以鴉片戰爭之一敗，舉百餘年來京旗綠營積弱之實況，一旦暴露於天下。草野不逞之徒，已竊疑朝廷統治力之不足。重以連年凶歉，流亡相屬，奸悍無賴者，不爲盜賊，無以爲生。而地方文武，方苟求一日之恬嬉，漫無準備。道光二十七八年間，廣東廣西地方大饑，羣盜所在剽掠。而廣西之柳慶思、潯梧甯五府一州間爲尤甚。慶遠則張家幅、鍾亞春，柳州則陳亞癸、陳東舉，山緒羊、武宣則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

區振組。潯州州謝江殿。而亞癸尤悍且衆。其餘不得主名者尙數十股。撫臣鄭祖琛老病憚事。雖嚴檄所司緝捕。盜不少戢。居民知官軍之保護不足仰。乃自創團練相守望。不受地方官之董率。久之。團練與上帝教會信徒聲勢相埒。各自爲曹偶。爭相雄長。勢寢不合。而教徒故多貧苦農民。精悍頗不如團練。及齟齬日甚。不得不自相聯合。以爲一致對外之計。如是漸集漸衆。團結力驟強。三十年六月。秀清昌輝達開日昌諸劇賊。皆聚平南藤縣間之金田村。議召集各村會衆。乘機舉事。時秀全匿平南縣花洲人胡以冕家。蹤跡甚祕。秀清等既謀定。則率衆迎之至金田。旋移屯武宣縣東鄉。募集同志。一時梟傑亡命。貴縣林鳳祥。揭陽海盜羅大綱。衡山諸生洪大全之徒。皆不期奔赴。秀全等遂部勒土馬器械。返屯金田。

顯廟之
初政及
林則徐
之道歿

先是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宣宗疾大漸。召諸王大臣宣示祕緘。立皇四子爲皇太子。頃之崩。聖壽六十有九。皇太子卽位。是爲文宗顯皇帝。以明年爲咸豐元年。文宗立數月。累詔求直言。通民隱。起廢員。興賢能。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卿倭仁。通政使羅惇衍。侍郎曾國藩等。先後應詔。論列時政。語多切至。並優旨褒答。其緣事降革諸員。若故

官軍主
帥之更
迭

總督林則徐。漕督周天爵。臺灣道姚瑩等。皆以時論所推。相繼被召。海內欣然望治。顧其時廣西亂事。已滋蔓不可制。警報彈章。殆無虛日。朝命兩廣督臣徐廣縉赴梧州討賊。而廣縉願以廣東韶連間方有寇亂。無兼顧之暇。詔益促鄭祖琛出省督師。其年六月。祖琛移駐平樂府。度力不能殲賊。奏請命大將會剿。朝廷先後令固原提督向榮。故雲南提督張必祿。馳驛前往。十月。向榮至桂林。時秀全等異軍特起。猶未指名。而慶遠思恩南甯等地土匪張甚。榮提兵往來擊逐。寇稍稍滅。而秀全等轉得以其間從容布置。漸露頭角。十月。詔起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奪鄭祖琛職遣戍。以則徐攝巡撫。則徐兼程奔赴。至潮州病卒。詔更以故兩江總督李星沅代之。以廣西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及十一月而張必祿戰死平南金田間。賊勢之猖獗自此始。

張必祿既歿。詔以周天爵爲廣西巡撫。加總督銜。辦理軍務。向榮由橫州移師金田。咸豐元年正月。向榮戰不利。秀全等益進屯大黃江。分掠桂平。武宣。貴平。南等縣。前鋒及象州。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赴廣西佐理軍事。與向榮分道防戰。雖時有斬獲。而賊勢不稍衰。星沅天爵又以事相齟齬。疏請統帥。朝廷乃以三月遣大學士賽尙阿。帥都統巴

清德副都統達洪阿將京師精兵四千餘人赴粵視師。未至而星沅卒，乃授賽尚阿欽差大臣。先以天爵權之。而天爵復與向榮有隙，劾其不遵節制。廷議罷天爵督師，褫總督銜。以鄒鳴鶴爲廣西巡撫。是時亂端初發，賊鋒雖銳，其衆不過烏合小醜。苟軍略一致，舉動得宜，未嘗無坐弭巨患之望。然自林則徐歿，期月之間，將帥屢易，文武不和，羣賊乘間煽動，虐酷始熾。說者以爲禍變之來，有莫之致而致者矣。

永安之
陷落

是年六月，賽尚阿抵桂林，合諸道兵勇三萬餘，進攻賊巢。七月，軍迫象州，諸將自烏蘭泰以下奮戰，連奪要害。遂以八月斬韋昌輝弟亞孫等。賊自大黃墟趨大黎，犯永安。向榮烏蘭泰分道追之，而烏蘭泰軍阻鵬化山內，向榮軍遇雨致挫。同時巴清德又病死平樂。於是秀全等以閏八月陷永安，始建僞號，曰太平天國。秀全自爲天王，楊秀清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昌胡以晃等四十餘人，各稱丞相軍師有差。始秀全等謀變，密令徒衆蓄髮，伏山林間，及與官軍相見，前髮鬢然。故官軍謂之髮逆，亦謂之長毛賊，或爲其發難自廣西也。故又謂之粵匪。而泰西諸國人，卽以其僞號號之爲太平賊云。

桂林之
攻守

時廣西土匪二十餘股，多爲勞崇光所珍，惟秀全等獨存，顧已凶肆不可制。九月，賽尙阿移屯陽朔，督諸道官軍，以十一月合圍永安。軍凡數十營，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兩人以戰略不合，互有違言。時秀水知縣江忠源，以父憂去官，率鄉勇五百，從烏蘭泰軍，頗往復調停其間，卒不能得。忠源因引疾去。官軍圍永安四閱月不下，翌咸豐二年二月，賊遂潰圍北趨陽朔。烏蘭泰引軍追之，斬二百人，擒洪大全。終以道險雨阻，爲賊所乘，戰復不利。時向榮習識軍事，度賊必趨桂林，疾引所部間道馳救，而烏蘭泰懼失寇，率死士追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中賊礮戰死。於是秀全分全軍爲三，以三月圍桂林，則向榮已先入，與巡撫鄒鳴鶴固守。江忠源聞警，復募鄉兵援之，戰屢捷。賊包圍月餘，不能陷，議進犯湖南，解圍引去。桂林得全，賊攻桂林三十餘日不陷，念廣西無足戀，不如北犯，遂以四月出興安，攻全州。

賊入湖
南

湖南寶慶都司武昌顯引兵守全，而所部僅五百餘人，諸軍援全者皆壁十數里外，賊以地雷轟破城壁，陷之，乘勝入湖南境。時湘水盛漲，賊劫舟順流而下，計不過三四日，可抵長沙。而江忠源倍道扼其下游，蓑衣渡，激戰兩晝夜，焚賊舟幾盡，又礮斃僞南王

馮雲山。於是賊棄輜重登陸。東犯道州。提督余萬清棄城遁。賊據守月餘。脅從轉衆。乃以六月分陷江華。永明。嘉禾。藍山。以七月陷桂陽。陷彬。虜獲日富。長沙戒嚴。詔罷湖南巡撫駱秉章。以張亮基代之。逮治余萬清。以雲貴總督羅繞典方赴任。道長沙。令留辦防堵。

長沙之圍攻

時羣賊由郴州移據永興。徘徊未敢進。而僞西王蕭朝貴。自矜雄智。詎長沙守備薄。意可襲取。獨率死黨千餘。繞山道東北行。數日之間。陷安仁。陷攸。遂由醴陵犯長沙。七月二十八日。薄南門而軍。城中大吏。料賊當從未衡正道來。方日夜議築土城。禁訛言。及倉猝寇至。則大震。秉章統兵勇八千餘。將弁數百。不敢言節度。繞典惟日與諸生舉貢議事。提督鮑起豹。至昇城隍神像。置南城樓與對坐。欲藉以安民心。而賽尙阿駐永州。湖廣總督程喬采駐衡州。皆逡巡不赴。新任巡撫張亮基。已至甯鄉。聞警。還屯常德集兵。惟總兵和春。常祿。李瑞。德亮。與江忠源馳至。與賊軍相持。八月。詔奪賽尙阿程喬采職。以徐廣縉并代之。促向榮赴援。榮自四月稱疾居桂林。諸統帥交章劾之。終不肯起。及聞賽尙阿罷。乃疾行抵長沙。亮基亦至。縋城而入。無何。蕭朝貴攻南門。爲官軍所殲。

武昌之
陷落

秀全秀清等自郴州聞之大憤，悉衆而北，益募礦夫，穴城根，置地雷，城崩復完者屢矣。於時援軍大集，數近五萬。秀全念圍攻日久，地道屢無功，懼衆攜貳，乃以十月十九日夜半解圍，作浮橋渡湘而西。

長沙城外賊軍一旦引去，將帥愕視，不知所往，或言賊必犯湘潭，乃傳令諸軍南嚮。而賊已從容走甯鄉，陷益陽，出臨澧口，掠湘陰，渡洞庭，犯岳州矣。岳州文武自提督博勒恭武以下，爭委城遁。賊盡得城中舊藏吳三桂所遺軍械礮位，復劫估舟五千餘，蔽江而東。所過城鎮，望風披靡。遂以十一月九日薄漢陽，十二日陷之，轉向漢口，焚掠五晝夜，百貨爲空。時冬季江水涸，中漲巨洲，賊連舟爲梁，環以鐵索，自漢陽直達武昌，環城設壘。巡撫常大澐督兵數百拒守。向榮自湖南赴援，軍東門外，累戰累捷，而以賊壘中隔，不能合城兵，又爲寒雨所苦，軍士疲甚。十二月四日，賊以地雷燬文昌門而入。巡撫布按以下皆死之。武昌陷，詔逮治徐廣縉，以向榮爲欽差大臣，命故大學士琦善選兵駐河南，以張亮基署湖廣總督，潘鐸署湖南巡撫，駱秉章署湖北巡撫，羅繞典防荊襄，而起丁憂在籍侍郎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

賊軍之
東下

江甯之
陷落

賊既陷武昌。初欲由襄樊北趨。偵知河南已有重兵。乃決意東下。咸豐三年正月朔。連舟萬餘。載資糧軍火財帛及所俘男婦五十萬。棄武昌而東。先是兩江總督陸建瀛議防江之策。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設防於小孤山。不如於上游黃蘄等處。乃遣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又遣壽春總兵恩長率松江標兵二千繼之。而自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募客員弁溯江倍道而前。以二年十二月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則賊已縱掠黃州武昌。縣蘄水蘄州長驅至武穴。恩長遇賊戰死。舟師盡潰。建瀛方命移舟上駛。而從兵聞敗報。洶懼四散。建瀛僅以十七人二舟踉蹌走江甯。賊遂以初九日陷九江。十七日陷安慶。巡撫蔣文慶殉焉。

建瀛歸江甯。議以江南舳板及廣艇分屯東西梁山扼賊舟。未及行而衆潰。建瀛益惶遽。閉門稱疾不出。獨福山總兵陳勝元率所部水師溯江而上。賊留安慶三日。盡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連陷太平蕪湖。以二十六日與勝元戰蕪湖江上。勝元中礮墜水死。賊遂以二十九日薄江甯。連營二十四座。列舟自大勝關達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環攻。城外商民自募義勇隊擊賊。守陣官兵發礮助之。誤傷數

賊中之
制度

人義勇駭潰。城中兵民拒守七八日。彈丸盡。至實石大礮以發。二月八日。儀鳳門地雷發。賊大至。官軍方以全力傾注一隅。而賊別隊已由三山門越城而入。外城遂陷。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率滿洲駐防兵。守內城兩日。亦陷。祥厚。霍隆武。陸建瀛。皆遇害。城中官紳及軍民死者四萬餘人。賊盡出所獲資財大餉將士。而更遣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陷鎮江。揚州。以斷南北官軍之聯絡。

秀全既踞江甯。則以爲取天下如反掌。更與秀清議進規河南。欲取以爲都。有老舟子湖南某。素爲秀清駕舟。具言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而江南有長江之險。民富而食足。舍江甯而都河南。非計。於是秀全定議。改江甯爲天京。恢總督署爲宮。兼并故家大宅以爲諸僞王府。皆窮極侈麗。更置百官。立朝儀。制僞法十事。畧似摩西十誡。號曰天條。犯者有誅。定新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有閏日。無閏月。每七日一禮拜。讚美上帝。所至設高坐說法。謂之講道理。其軍制。則二十五人爲兩。有兩司馬統之。四兩爲卒。有卒長統之。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有旅帥師帥統之。五師爲軍。有軍帥統之。而總之以監軍。自監軍至兩司馬。皆有正副。各省年少無賴豪富思亂者。聞風響應。或贈以

金錢。號曰進貢。以故中外洵懼。數千里外居民。皆震撼遷徙。或築巖寨自固。京朝官至。相率稱疾求去。蓋自三藩戡定以來。亂事之大者。以此爲最矣。

江南
北大營

方賊之棄武昌而東也。欽差大臣向榮。追躡其後。師行甚迅。正月十二日。其前鋒張國樑已至九江。顧以無舟不得濟。乃移文南昌索舟。得漕船以行。及二月二十二日。榮全軍抵江甯。則城陷已旬日。乃結營城東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而琦善亦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自河南進至揚州。與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是爲江北大營。然當是時。八旗綠營之暮氣。已達極點。賊雖自兩路受官軍之攻擊。而跳梁跋扈自若。於是一方則出河南犯山西。以窺京畿。一方則由安徽攻江西。以爭長江之上游。

賊軍入
河南

僞丞相林鳳祥已陷揚州。窺河南重兵皆趨江北。度中原空虛可乘。乃盡括揚州子女玉帛送僞都。以空城付指揮曾立昌守之。而自將賊徒二十一軍。出滁州。據臨淮關。四月二十一日。陷鳳陽。勝保亟分軍躡賊。而楊秀清又遣僞丞相吉文元。由浦口犯亳州。遂與鳳祥合軍。乘間入河南。五月七日。陷歸德。巡撫陸應穀。親督將弁分道進剿。聞賊

賊自山
隸入

軍闕開封。急檄布政使沈兆雲等登陴固守。則賊已由甯陵睢州杞縣陳留以十三日抵開封。時江甯將軍托明阿等方督三鎮兵過睢州。聞警倍道赴援。與城兵夾擊。賊遂由中牟竄而西。一方則分軍擾鄭州滎陽。以牽制南岸官軍。一方則潛收煤艇。自鞏縣渡河。六月二日圍懷慶。時朝廷已命直隸山東西督撫合力防河。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欽差大臣。總統河北軍。賊數穴隧道攻懷慶。不能得。而援軍復大至。乃立柵爲城。深溝堅壘以自固。兩軍相持幾六旬。血戰十餘次。賊精銳畧盡。吉文元中矢死。賊知不可犯。以七月二十八日棄柵遁。

方賊之渡河而北也。或議乘官軍未集之際。直犯天津。以爲攻心扼吭之策。而林鳳祥欲先陷懷慶。扼黃河要害。相持數日。則援師已大至。攻守之勢爲之一變。賊雖以二萬衆潰圍出。而重兵扼其東。黃河阻其前。太行山脈亘其後。惟西方黃河太行山之間。有小道通山西。八月賊自垣曲出。曲沃。陷平陽。進至洪洞。而楊秀清復自江甯遣兵往援。衆亦二萬。於是羣賊復合軍而東。詔罷山西巡撫哈芳。以恆春代之。又奪訥爾經額欽差大臣。以與勝保。時勝保督師入山西。方收復平陽。而賊已乘間由屯留潞城黎城入

直隸。踞邯鄲縣北之臨洺關。以九月七日陷深州。距京師僅六百里。訥爾經額退駐廣平。詔奪職接問。以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督京旗及察哈爾精兵。會勝保進剿。賊踞深州十餘日。旁擾欒城一帶。烽火相屬。而九月十九日深州城外之一戰。賊軍大挫。戰死者至七八百人。賊遂以翌日棄深州走天津。時天津守具漸完。又城外新經洪水。道路沮洳。艱於行軍。而勝保等復疾行躡賊後。賊不敢圍攻。以十月退據靜海。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爲犄角。與官軍相持。

南昌之
攻守

林鳳祥等北犯之師。旣以半年間橫行四省。轉戰四千五百餘里。略如上文所述。同時楊秀清復遣僞豫王胡以冕。丞相賴漢英石祥貞等。分犯安徽江西。於是安慶以五月四日再陷。而南昌以十八日被圍。時江忠源已以戰功累遷至道員。署湖北按察使。方奉命赴江南大營。行次九江。聞南昌圍急。兼程往援。戰屢捷。賊圍攻不能陷。復分軍竄腹地。以圖牽制。而吉安土匪又起。遂爲賊軍聲援。忠源飛書湖南告急。侍郎曾國藩。署撫臣駱秉章。遣湘勇千二百。楚勇二千。營兵六百。屬道員夏廷樾。編修郭嵩燾。知縣朱孫詒。忠源季弟忠濟等護之往。而諸生羅澤南。復率其子弟鄉人。自成一軍與偕。湘勇

湘軍之
起及會
國濫之
提倡

出境勦賊自此始。廷樾等至南昌。一戰不利。諸生死者七人。收衆入城。忠源以新軍不可當大敵。令往擊土寇。於是廷樾駐章樹。羅澤南攻安福。忠濟及劉長佑攻泰和。旬日之間。諸土匪悉平。忠源守南昌。無內顧憂。益獎勵兵民。同心敵愾。賊包圍九十餘日。知不可犯。八月二十二日。遂解圍登舟揚帆去。湘楚軍名始大顯矣。

先是咸豐二年十一月。洪秀全既自湖南竄湖北。諸將帥援軍隨之東。長沙守兵纔四千。惟江忠源所部鄉勇最驍勁。號曰楚勇。而湘鄉羅澤南王鑫。皆以諸生辦團練有名。巡撫張亮基聞之。令各募一營助戰守。號曰湘勇。及武昌陷。亮基移督湖北。挈江忠源從。而楚勇留長沙者。以其弟忠濟及劉長佑統之。諸義勇皆起田間。初不能成營制。無何。曾國藩奉命治團練至長沙。乃總統諸軍。頒發營制。稍用戚繼光兵法訓練。初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已而改五百人。一營。營分四哨。置哨官四人。統以一營官。自兩營迄十營數十營。視材之大小而設統領焉。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習兵。而綠營皆驕惰。雖徵調四出。迄不得一兵之效。國藩起。則盡屏滑弁游卒不用。專選士人。領山農。但求其精。不求其多。又飭省城編查保甲。手書告各郡邑官紳。引宋臣岳飛不要錢。不怕死二

田家鎮
之敗

語自誓。每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卽不可用，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賤與之抗禮，以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材，皆出其門。戡定之功，遂以是爲起點矣。

賊旣不得志於南昌，遂北出湖口，陷九江，復上犯湖北。時張亮基調撫山東，以新任總督吳文鎔未至，尙留武昌。聞九江賊上犯，亟遣舟師扼田家鎮。忠源援九江無及，亦自瑞昌興國進遏賊衝。而賊已先據田家鎮半壁山，憑高俯瞰。九月十三日，賊舟乘風上駛，忠源赴水營拒敵，而賊礮驟發，舟師賊潰。忠源搏戰失利，突圍走廣濟。於是賊水陸大進，連陷黃州漢陽。吳文鎔方次長沙，聞敗狀，急馳守武昌。十月，賊分道北進，一軍陷孝感，一軍自應城犯德安。時學政青麟方按臨德安，急檄知縣張開籌募丁防守，而按察使唐樹義、總兵楊昌泗，亦由黃陂進屯楊店。賊兩路皆阻，防兵不得進，乃合軍退漢陽，復爲同知伍惺擊敗，更悉衆而東，據黃州守之。

廬州之
江忠源
陷落及

江西湖北，暫得稍安，而安徽賊勢復大振。先是三年五月，賊旣據安慶，僞翼王石達開，頗事要結。張榜安民，擇村里桀黠者爲鄉官，迫民間獻糧冊，按畝賦課。又於大星橋立

之戰死

吳文鎔
之戰死

權關。截江上行舟徵其稅。數月之後。經營粗定。於是楊秀清更以秦日綱代達開。復謀旁出。自安慶陷。安徽文武大吏。皆僑寄廬州以爲省治。而在籍侍郎呂賢基。治團練駐舒城。十月。日綱引兵北犯。以十四日乘雨出集賢關。陷桐城。二十九日。陷舒城。賢基死之。賊直趨廬州。時江忠源回軍漢陽。詔授安徽巡撫。且諭以楚皖一體。可審緩急爲去留。忠源以廬州危急。上疏請行。遂率所部千人冒雨進。至六安。將帥多病。忠源亦憊甚。六安吏民遮留。忠源不可。惟分所部太平。使總兵音德布守之。而自將餘兵力疾至廬州。廬州民聞忠源入城。人人自壯。登陴助守者近萬人。而胡以冕復率步騎十餘萬踵至。圍數重。久之。諸道援軍大集。皆阻賊不得進。賊圍攻益急。卒以十二月十六日夜中。裂水西門而入。忠源揮兵搏戰。達旦。知不可爲。手劍自刎。不殊。一卒負之走。忠源嚙其項。脫身投水死。朝廷聞變。震悼。贈忠源總督。諡忠烈。詔提督和春。漕運總督福濟。規廬州。而益促湖廣總督吳文鎔出省督師。

當是時。賊據黃州。湖北援師。不能遽達皖。而曾國藩方駐衡州。治水師。議以天下大局。武昌爲必爭之地。必先保武昌。而後可以扼金陵上游。固荆襄門戶。通兩廣四川運道。

因移書文鎔。謂南北兩省。以堅守省會爲主。俟水師成。乃可言剿。文鎔故國藩座師。頗倚重之。報書亦戒以無輕赴敵。必俟成軍乃行。及廬州陷。忠源死節。湖北巡撫崇綸。劾督臣閉門株守。有旨詰責。文鎔不得已。乃以十二月赴黃州督師。駐堵城。距府治可二十里。咸豐四年正月。賊張鐙高會。文鎔偵知。謂有機可乘。急出兵擊之。而軍士以大雪之故。僵斃相屬。反爲賊軍所乘。十五日。賊前後夾擊。官兵大潰。文鎔死亂軍中。賊乘勝復陷漢陽。遂溯襄河。連陷德安。隨州。棗陽。而楊秀清復遣石祥貞率大隊越武昌而上。以二月陷岳州。入湘陰。武昌形勢。已在賊軍包圍之中。其時荊州將軍台湧。代文鎔署總督未至。巡撫崇綸又以憂解職。僅學政青麟自德安至。代爲巡撫。籌防守。而標兵才千餘。頗不敷用。旁近諸郡縣又多殘破。莫能爲外援。勢益岌岌。會湖南水師新成。詔益促國藩赴援。於是國藩始率湘軍建旗東征。

湖南水師之起源

湖南之治水師也。由江忠源郭嵩燾倡議。而曾國藩成之。先是忠源初援湖北。與國藩論江皖大局。議造戰船數百。先清江面。以事甚艱鉅。未暇實行。及嵩燾從忠源守南昌。偵賊皆舟居。始極言東南皆水鄉。賊據有江路而我以陸師擊之。勢常不及。必與賊爭

湘軍第一奇捷

長江之險。而後可以言戰。因爲忠源草奏。請飭兩湖四川造戰船各二十艘。自廣東購巨礮千尊配之。得旨允行。於是國藩自長沙移駐衡州。銳意造礮船。苦不知其制。自以意匠締造。屢更未定。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廣東快蟹三板船法式。而廣西同知褚汝航。又別上長龍船製。國藩乃以名標董衡州船役。而於湘潭設分廠。使汝航董之。凡成快蟹四十。長龍五十。三板一百五十。各募壯丁習水戰。得五千人。湖南始有水師。四年正月。國藩發衡州集軍湘潭。有新舊戰艦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水師十營。由衡州募者六營。以成名標諸殿元楊岳斌（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統之。由湘潭募者四營。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統之。而汝航爲總統。又益以陸師十三營。以塔齊布周鳳山儲玖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統之。而塔齊布爲先鋒。水陸萬七千人。夾湘而下。一時軍容稱極盛矣。

咸豐四年二月。國藩次長沙。將進援武昌。則聞石祥貞等已連陷岳州湘陰。復分軍陷甯鄉。乃遣諸軍分道迎勦。於是儲玖躬等破賊甯鄉（玖躬旋以逐北陣亡）他軍亦連敗賊於靖港新康。褚汝航等水師至湘陰。賊聞風棄岳州遁。國藩遂以三月督水陸北

進。而水師初出湖。遇大風。壞數十艘。陸師至岳州。一戰不利。走長沙。賊轉乘勝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復以一軍出間道。襲陷湘潭。踞長沙上游。國藩方親督舟師擊賊靖港。戰又不利。乃發憤投水。以左右援救。得不溺。而塔齊布自崇陽回援湘潭。出賊不意。與搏戰。士皆一當十。賊披靡。國藩聞陸軍捷。益遣舟師往援。八日之間。水陸十戰十勝。燬賊舟近千。斬馘近萬。解散亦萬餘。遂以四月九日克湘潭。軍氣大揚。史家稱之爲湘軍初興第一奇捷。

曾國藩
南之出湖

湘潭既復。賊頗畏湘軍。乃棄岳州走湖北。時隨州棗陽之賊。已連陷安陸(府)荊門。進窺荊州。總督台湧。遂以其間收復德安。督兵應山縣北。累有斬獲。北路賊勢漸衰。而荊州將軍官文聞賊至。用游擊王國才將兵勇千七百。扼府東北要隘。四月十三日龍會橋之一戰。斃賊千餘。遂北二十餘里。荊州得全。敗賊或東南走監利。或西北犯宜昌。率踞守旬日。爲官軍擊逐以去。而湖南敗賊聚華容。犯石首不遂。復合監利賊還據岳州。分黨擾西湖。陷龍陽常德。宜昌賊亦自枝江松滋出虎渡口。入湖南。與西湖賊合。犯澧州安鄉。國藩方整軍繕舟。汰舊勇爲五千人。增募數千。謀再舉。而湖北餘賊圍武昌甚

僧格林沁
勝保
肅清
之
東
直
隸
山

急。城中餉匱已數月，守兵益饑疲，居民遷徙殆盡。巡撫青麟出家賞犒軍，不足，則以衣裘代之。親與士卒括糲而食。至六月二日，城復陷。青麟走長沙，繞赴荊州，詔以其棄城越境誅之。並褫台湧職，以楊霽代爲總督。於是國藩分三路進兵，塔齊布、褚汝航爲中路，趨岳州。胡林翼爲西路。（林翼初以貴州道員應吳文鎔之調，率黔勇六百赴鄂，未至而文鎔歿，無所屬。國藩因檄調回湘，並疏薦其才堪倚辦，賊未幾授貴東道，仍留湘治軍務。）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爲東路，趨崇陽通城。賊聞官軍大至，棄常德、澧州走岳州。七月朔，官軍遂藉連勝之勢，進迫城下。賊不戰宵遁。湖南肅清，國藩乃得一意北援。

方湘軍之肅清湖南也。同時僧格林沁勝保兩軍，亦次第收復近畿諸州縣。肅清河北。先是三年九月，林鳳祥既據靜海，分屯獨流、楊柳青等地，以窺天津，而糧食漸匱，不復能進取。惟困守獨流，爲苟延旦夕之計。四年正月，官軍力戰破之。賊棄靜海，西南趨阜城，分占附近各村莊，勢益窮蹙。楊秀清聞之，密令安徽賊衆分軍渡河，潛入山東，窺臨清州。欲分官軍勢力，以扞阜城羣賊之困。於是僧格林沁自當阜城賊，遣將軍善祿等

分兵赴山東。而勝保亦以三月奉詔往援。是月十五日。賊軍陷臨清。詔逮巡撫張亮基。遣成。並奪勝保善祿等職。仍令戴罪自効。而賊據臨清後。堅壁不出。官軍自三面進攻。卒以二十六日克之。賊竄踞曹縣。復以四月九日爲勝保所破。僞丞相曾立昌。許宗揚。皆溺死。餘賊悉平。阜城賊困守月餘。亦以是日悉衆南竄連鎮。勝保自曹縣移新勝之兵。與僧格林沁合軍進剿。而賊尙未知曹縣之敗。欲勾通山東賊。乃以五月二日遣一枝隊趨高唐。陷之。勝保復移師而東。賊不暇旁出。據城死守。於是河北之賊。直隸則連鎮。山東則高唐。皆窮蹙之餘。占一隅自固。無能爲患矣。

湖北略

湖南水師。既以七月朔復岳州。列舟君山附近。賊尙踞城陵磯。更以初三日悉衆來犯。官軍分五隊迎戰。大捷。獲船七十六艘。斃賊千餘。生擒百三十餘。國藩遂以十五日次岳州。而翌日螺磯之戰。水師大挫。褚汝航夏鑾以下。戰死者數百人。失船三十餘艘。賴楊岳斌彭玉麟等。力守要害。賊不得上犯。國藩乃收拾餘船。以同知俞晟代汝航。湖南巡撫駱秉章。復遣知州唐際盛造舟資之。會塔齊布之陸軍。所至有功。斃僞丞相曾天養。以閏七月二日大風雨中。進薄城陵磯。毀賊壘十三。斬賊二千。於是水師乘勝入長

江。毀東西岸賊壘九。礮臺三。進駐螺山。荊州將軍官文。復遣兵會戰。遂連復蒲圻。嘉魚。而總督楊霽。經營北路。亦以八月初收復蘄水。廣濟。羅田。國藩益督水陸諸軍分道進攻。激戰兩日。武漢城外賊壘。及江面賊舟。爲之一空。是月二十二日。湘軍克武昌。荊州軍克漢陽。相距僅一小時。未幾而楊霽所遣團勇亦收復黃州。田家鎮羣賊。知武漢官軍將分道進剿下游。乃以六千人爲兩軍。一軍屯大冶以拒武昌縣官軍。一軍踞興國以拒金牛鎮官軍。而是時官軍水陸大進。連戰皆捷。遂以九月克大冶興國。以十月克田家鎮蘄州。以十一月克黃梅。於是湖北幾大定矣。

武漢既克。詔以國藩署湖北巡撫。令自九江安慶。進規江甯。賁楊霽任湖北防務。國藩以母喪未除。辭巡撫。詔賞兵部侍郎銜。以陶恩培代之。調胡林翼爲湖北按察使。（時林翼已由貴東道擢四川按察使）及黃州諸屬邑相繼規復。國藩乃進圖江西。其時蘄州以下。西自九江。東至饒州廣信。所在皆賊蹤。而德化小池口湖口諸濱江要隘。爲入皖門戶。尤賊精銳所聚。僞翼王石達開在安慶。又遙爲之聲援。官軍雖分道襲擊。迭有勝敗。而九江湖口。終非旦夕間可復。顧賊以官軍圍九江急。復謀擾上游。乃分軍竄

湖北總督楊霈方以兵勇二萬軍廣濟。會歲除。軍中置酒高會。而九江賊大至。縱火霈營。霈倉皇突圍走蘄水。賊復分軍出武穴龍坪。聲言犯武漢。遂以五年正月。會軍蘄州。進薄漢口。楊霈不敢返武昌。以防賊北犯爲名。引兵趨德安。於是賊連陷漢口。漢陽。分道四出。湖北復大擾。國藩攻九江未克。聞上游告急。乃分全軍爲四。以陸軍六千屬胡林翼等趨武昌。以水師百三十艘屬俞晟彭玉麟李孟羣等溯江而上。留塔齊布以五千人圍九江。遣羅澤南以三千人分攻廣饒。而自以其間赴南昌。與撫臣陳啟邁籌增船礮。令別置水師三營。於是兵益分。力益薄。九江之規復益難。而武昌之陷落又見告矣。

武昌三
陷

是時。楊霈駐德安。陶恩培守武昌。兵才二千。賊旣陷漢陽。慮江西援軍襲其後。不敢驟渡。惟沿江設壘爲防禦之計。而官軍水陸大至。分屯武昌上下游。相持月餘。賊終不敢自漢陽逕渡。別由興國通山。北趨青山。謀潛襲。遂以二月十七日。復陷武昌。恩培死焉。時林翼已遷湖北布政使。方與李孟羣等擊賊城外。馳救無及。乃潛夜渡江。收集潰卒。發私家之穀以濟軍。還屯金口。謀恢復之策。於是詔以林翼署湖北巡撫。而更遣國藩

分陸軍赴援。

當是時。江西形勢。上下受敵。官軍孤懸其間。如在甕中。論用兵常道。則坐困中段。決非萬全之策。然欲盡撤江西之師以援湖北。於勢又有所難行。蓋九江據長江腰膂。重兵一去。則南北岸羣賊。肆然無忌。益將內犯南昌。上竄鄂岳。又其時用兵日久。餉源支絀。千里馳逐。恐有他變。於是國藩定議。令九江陸師堅持勿動。自以四月由南昌赴南康。整理內湖水師。而巡撫陳啟邁。又與國藩齟齬。糧食軍火。輒靳不與。朝廷方以國藩之劾奏。褫啟邁職。用文俊代之。而塔齊布急攻九江。遽以七月十八日病卒。一軍皆短氣。國藩自南康馳至九江。以周鳳山領其衆。而水師攻湖口。又敗。復馳赴青山。爲安輯餘衆之策。時羅澤南已克廣信。回援義甯。乃上書國藩。言東南關鍵在武昌。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請自率所部。徑出崇通。據上游。以圖武昌。取建瓴之勢。而令南康水師。九江陸師。合力攻湖口。以截寇船之上下。國藩念頓兵江西。終無倖勝之理。不可不變更前議。以維大局。乃卒用澤南議。遣五千人隨之而西。

胡林翼
與繼澤
南合軍
向武昌

胡林翼既署湖北巡撫，集軍武漢，銳意規復。而楊霽屯德安，猶虞不自保，欲令林翼駐漢川，截賊北竄。林翼以爲荆襄據東南形勝，江漢又荆襄咽喉，非先收武漢，不能內固荆襄。外遏羣賊上竄之路，因具疏力爭，詔以爲然。林翼乃遣玉麟駐陸路，防賊南犯湖湘，而親率水陸，自金口轉戰薄武昌而軍。是時楊霽北路之師，累戰不利，自隨州走棗陽。四月，詔罷霽，以官文代之。五月，又以西凌阿爲欽差大臣，攻德安。於是官文屯潛江天門間，遣軍復雲夢應城，聲援漸壯。而林翼攻武昌，旦夕不能下，議先攻漢陽，以重兵扼潰口蔡店，阻其西竄。遣水師濬江隄，攻其東。於是玉麟以七月克蔡店，燬襄河鐵索浮橋，連戰有功。而八月林翼自將攻漢陽，爲賊兵所乘，軍幾潰。林翼毅然不稍懼，益汰疲羸，選精銳，勢復振。及九月，羅澤南之援軍已連克通城崇陽，林翼乃渡江而南，謀迎勞。而石達開復率悍賊數萬，自義甯掩至。澤南力戰破之，卒與林翼合軍羊樓，以十月復蒲圻。十一月復咸甯，鼓行而北。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達開乘虛入義甯，江西勢日棘矣。

江西之

自塔齊布卒，江西湘軍所恃惟澤南。及澤南率五千人援鄂，分軍爲三，以劉蓉李續賓

大騷亂

分將左右軍。於是勁兵良將，一時盡去。國藩軍益孤。及是賊入義甯，遂連陷新昌、瑞州、臨江，而廣東土匪復由湖南入江西，陷安福，分宜萬載，與瑞州賊合，陷袁州。國藩檄周鳳山解九江圍，全軍回南昌，勢益岌岌。時彭玉麟乞假在衡州，聞警，聞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國藩令領水師援臨江，而賊分黨圍吉安，略萍鄉。議者以江西危急，交章請調澤南軍回援。文宗念武漢功可期，持不許，惟詔湖南巡撫賡乘章募兵助之。乘章遣劉長佑、蕭啟江率五千人往，未至，而萍鄉吉安相繼陷落。周鳳山援樟樹，師潰，走南昌。賊更陷撫州，旁擾餘千萬年。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二月，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皆陷。存者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愚民爭獻糧冊，輸錢米，賊設僞官治之。國藩孤居南昌，殆在羣賊包圍之中。諸軍募死士以蠟丸隱語，間行相問答，往往爲賊邏獲，其不達者常十之四五云。

羅澤南
之戰死

羅澤南胡林翼既合軍，謁武昌，分屯城東洪山及城南五里墩。同時官文之江北軍亦以十月連克德安、漢川，進規漢陽。（先是欽差大臣西凌阿攻德安，久不克，兵屢潰。九月詔革職，以官文爲欽差大臣）南北水陸聲氣相通，羣帥和輯，戰士人人自奮，賊堅

壁不出。顧武漢垂克，而江西警報日至。澤南念國藩艱危，欲急收武昌，以爲回援九江之地。自六年正月至二月，大小百數十戰，直薄城下。軍士以仰攻之故，死傷甚多。會二月二日大霧，賊開三門出萬衆，與官軍決死戰。澤南分軍三面應之，幾不支。而所部皆鄉里子弟，素負氣誼，恥相棄。澤南左額中彈丸，血濡衣，猶踞坐指揮，得全軍還洪山，而腦部創甚，竟以三月八日卒於軍。澤南家素貧，居鄉里時，與諸生講性理，著書甚富。自賊犯長沙，卽率生徒行團練。數年之間，轉戰兩湖，江西克城二十餘，遂由訓導超擢甯紹台道。加布政使銜。至是戰死，一軍哀泣。江西湖南聞之，皆嗟惋失氣。詔以巡撫例贈卹，謚忠節。林翼以其高弟李續賓代之，仍屯洪山。而江西乞師益急，林翼復分軍四千，遣之往援。於是武漢規復之計畫，又生一挫折。江西賊益思分道竄湖北矣。

江南大營之失陷

當武漢未克，江西危急之際，而江南大營復以是年五月失陷。先是咸豐三年，江甯鎮江揚州相繼陷落之後，向榮軍孝陵衛，琦善陳金綬勝保軍揚州城外，號爲江南北兩大營。既如上文所述。自林鳳祥大舉北犯，江北賊勢稍緩，而琦善圍攻揚州幾一年，僅以是年十一月克一空城。賊全軍竄瓜洲，詔奪琦善職，仍令留營自効。至四年閏七月，

而琦善以疾卒於軍。詔以將軍托明阿代之。江南大營之威望。故遠出北軍上。然江甯城大而堅。賊根據所在。既非倉猝間可復。又其時上下游隨在皆賊。勢不得不時出偏師相救援。而上海自三年秋間以來。復有土匪踞城。遙與賊應。向榮既頓軍堅城。又分兵四出。以故攻勦累歲。迄無成效。及五年正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督兵克上海。進攻鎮江。賊分軍竄高資。夾江而陣。與瓜洲賊聲勢相通。六年二月。鎮江賊突圍渡江。合瓜洲賊衆。復以三月一日陷揚州。詔罷托明阿。以都統德興阿代之。越十餘日。揚州再克。而四月江甯援賊數萬爭高資。吉爾杭阿戰死。於是向榮聞警。遣張國樑馳救。三戰三克。五月。賊走江甯。議夾攻以覆大營。一軍自鎮江回攻其東。一軍自城中出攻其西。榮兵力單弱不能禦。衆大潰。國樑突圍翼榮出。榮已病甚。遂收集散卒。由溇化鎮走丹陽。於是數年以來力扼賊吭。屏蔽蘇松之江南大營。一旦瓦解。賊分道進迫。營壘以百計。榮晝夜憂憤。疾益篤。七月。遂以軍事付國樑。踴身疾呼。薨於軍。詔以江南提督和春爲欽差大臣代之。

廬州方

先是咸豐三年十二月。江忠源既戰死。詔以和春福濟共圖恢復之策。時賊兵分據近

面之平
定

地爲犄角之勢。福濟等駐廬數月，久不得要領。翰林院編修李鴻章方在籍，贊福濟軍事，因建議以重兵扼東北路，別遣將督團練巡郡邑，以爲聲援。於是福濟授鴻章兵，攻含山。四年十二月，克之。鴻章始有知兵名。時石達開守安慶，聞湘軍急攻九江，提兵往援，分黨犯上游，無兼顧皖北之暇。和春福濟軍廬州城外三里岡，大小數百戰，屢捷。遂以五年十月朔克之。六年正月，和春復舒城，賊竄踞三河，與官軍相持幾半載，而江南大營陷。和春方注全力欲滅三河賊，以固廬州，而七月向榮薨，詔授和春欽差大臣，移師江甯。會八月和春大破賊於三河，斬殺五千餘，擒僞官十一人，軍聲大振。遂自廬州移丹陽。李鴻章亦以九月克巢縣。於是廬州屬邑次第恢復，皖北形勢粗定矣。

武漢之
大定

是時武昌圍攻之師，血戰已久，先後傷亡水陸軍士至三千人以上。將弁六百人以上。自三月至九月，江西賊分道援湖北者，皆爲官軍擊走。城賊日憊。林翼益募陸軍五千，水師十營，增長圍困之。官文亦分兵悉定襄陽隨州諸土匪，得專力攻漢陽。賊糧盡援絕，知不可守。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開城東遁。官文林翼同日復武漢。於是李續賓等分道追賊武昌縣，水師馬隊追賊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賊，十日之間，連復武昌。

江西軍
務之起
色

(縣)黃州與國蘄州蘄水廣濟。湖北肅清。自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官私富力。埽地以盡。至是。林翼始籌經營武漢之策。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牙帖。開鹽釐。以裕軍儲。疏請於武昌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以爲東征大軍之後援。文宗並嘉納。而官文亦虛已聽之。兩人相約爲昆弟。凡軍政吏治。林翼主稿。官文畫諾。一洗從來督撫猜嫌忌克之習。湖北始屹然爲上游重鎮矣。

湖北郡縣旣肅清。於是李續賓楊岳斌等率水陸回援江西。先是。五六年冬春之間。江西寇氛大張。旣畧如上文所述。國藩駐南昌。聞西路已有湖南軍五千人進援。乃遣李元度等攻撫州。劉于濬等率水師規臨江。而彭玉麟回軍會黃虎臣規南康。以當東南北三面之賊。數月之間。諸軍皆屢有斬獲。四月。湖南援軍進袁州。六月。湖北所遣援軍四千人進瑞州。國藩弟國華統之。於是江西湖南北間漸有一線之交通。而吉安建昌兩府。復有所謂邊錢會匪者。假粵賊名號。乘間嘯聚。衆亦千餘人。剽掠附近州縣。廣東土匪聞之。益闖入江西。分犯贛州南安間屬邑。國藩困南昌不能援。軍報常數月不相聞。時曾國荃在長沙。念國藩急。義不可坐視。慨然募三千人趨吉安。謂之吉字軍。十

一月。國荃克安福。進政府治。蕭啟江等所統之湖南援軍亦以是月克袁州。西路軍勢已漸振。至是。湖北援軍大至。續賓陸師八千餘。岳斌水師四百餘艘。皆雲集九江。圍復合。江西軍務。遂駸駸有起色矣。

瓜洲鎮
江之克

六年八月。和春既拜欽差大臣之命。自廬州移師丹陽。時張國樑已擊破城外諸賊壘。復謀進取。賊分踞句容。溧水爲犄角。國樑自將攻句容。和春遣總兵傅振邦攻溧水。江甯安慶諸賊聞之。復出大隊據烏山。築壘爲援。七年正月。國樑敗賊句容城外。賊堅壁不出。二月。振邦等擊烏山援賊。大破之。遂以五月克溧水。國樑以閏五月克句容。於是江甯屬縣。略已平定。惟瓜洲鎮江之賊。分扼南北。踞長江咽喉。官軍圍攻已數歲。迄不得當。而鎮江不克。則丹陽大營。必不能進。規江甯。九月。和春檄總兵余萬青督兵援。國樑增壘扼高資。絕賊糧。賊扼運河北岸。築壘相拒。德興阿駐揚州。聞鎮江賊與官軍相持。無兼顧江北之暇。益勒兵定期圍攻瓜洲。於是九月間。國樑連克賊壘十餘。沈賊艦六十餘。進薄鎮江。以十一月十二日克之。而揚州軍亦以同日克瓜洲。南北捷書相望。和春張國樑益銳意規江甯。八年三月。諸將始逼江甯府城而軍。江南大營復振。

江西自袁州既復。湖北援師抵九江者。水陸近二萬。西路以次恢復。南昌袁州所屬均無賊。南康四屬邑復其三。臨江瑞州吉安九江亦各克數邑。軍氣大揚。七年二月。國藩遭父憂。還長沙。其弟國華國荃皆隨之行。詔以楊岳斌彭玉麟統水師。三月。又罷巡撫文俊。以耆齡代之。於是胡林翼遣李續宜赴瑞州。文翼赴吉安。駱秉章遣江忠義王鑫赴臨江。時瑞州圍攻之師。劉騰鴻統之。臨江方面。則劉長佑蕭啟江統之。而吉安自國荃去。諸將頗不相能。知府黃冕聞王鑫進臨江。以書招之往援。然鑫素以矜才尙氣聞於時。慮不足服衆。耆齡乃奏起國荃。仍統吉安軍。是年七月。劉騰鴻攻瑞州戰死。衆攻益力。克之。而王鑫亦以八月卒於軍。林翼自將攻小池口。克其僞城。九江北岸肅清。於是李續賓以九月克湖口。彭玉麟克小孤。楊岳斌克彭澤。劉長佑等亦以十二月克臨江。長佑旋以病歸。所部以劉坤一領之。與蕭啟江軍同向撫州。是時江西諸府漸次收復。而九江圍攻年餘不下。守將僞貞天侯林啟榮堅忍能軍。圍久食罄。則嬰城種麥自給。隧道火藥發。城崩。則輒堵合之。八年三月。曾國華復至九江。贊續賓軍。續賓益督軍士日夜穴地。卒以四月七日燬城入。斬殺萬七千餘。啟榮與焉。於是續賓名大振。詔加

巡撫銜。令進規安慶。劉坤一等轉戰各地。亦所至有功。江西陷城。已十復八九。羣賊相率竄浙閩。五月。詔起國藩援浙。國藩乃以七月由武昌九江復至南昌。

賊軍之衰

先是咸豐五年正月。林鳳祥自連鎮敗竄。爲官軍所擒。僧格林沁遂移師高唐。以二月克之。餘賊悉竄馮官屯。官軍益進攻。復以四月克之。擒賊將李開芳。斬殺無算。於是黃河以北之賊軍。全數肅清。官軍以五月十五日凱旋。諸軍始得以全力傾注東南。無北顧之憂。而賊自踞江南以來。秀全深居僞宮。諸酋罕得見。軍事文報。刑賞黜陟。一決於秀清。及江南大營潰。向榮死。秀清自以爲功莫與京。陰欲自立。秀全召韋昌輝自江西歸。令密圖之。六年八月。昌輝以計誅秀清。盡屠其家屬。石達開在湖北聞亂歸。頗諂讓昌輝。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縋城走甯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秀全乃大恐。復密約秀清餘黨。共攻僞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爲邏者所獲。送江甯。秀全令磔之。夷其族。傳首甯國。甘言召達開回。達開至。羣議令輔政。如秀清故事。而秀全已誅楊韋二僞王。益疏忌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還走安徽不復歸。於是始起諸僞王畧盡。賊中政事。一出秀全諸兄弟。仁發仁達。秀全益荒淫恣肆。自詡爲天命不能亡。故至咸豐八年春夏之

間。賊軍於長江流域，已漸失其占領地。所踞都會，未克者獨安慶、江甯而已。朝野上下，方拭目以俟大功之底定。而是時政府忽與英法二國，生意外之葛藤。內憂外患，一時交迫。於是賊中後起陳玉成、李秀成之徒，乘機肆虐。東南糜爛者，復六七年。吾人於敘述大亂平定之前，不得不述英法二國與中國構釁之事。以下故更爲專篇說之。

第二十五章 英法同盟軍之入寇

鴉片戰爭之終局，中國政府許以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爲英國通商之地。又許英國政府得派遣領事官住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既畧如第二十三章所述。福州、廈門、甯波、上海，既以次建設領事館，英人得自由出入。以時與地方官相見。而廣州紳民自三元里決戰後，與英人積嫌已深。乃堅執乾隆朝通商舊制，合詞訴大府，請毋許英人入城。時耆英督兩廣，知所請與江甯條約不相容，置不答。紳民乃傳檄遠近，大起團練，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與官爲仇。而英人方以條約爲詞，數請入城，不得。則賂書譙讓耆英，知粵事不易爲。一方則密謀於政府，請內召。一方則權詞答英人，期以二年後踐約。道光二十七年，耆英果內用。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巡撫。二十

九年。英人以兵艦闖入粵河中前約。廣縉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十餘萬。自乘扁舟赴英艦。告以衆怒不可犯。英人謀留廣縉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人懼。請仍修前好。不復言入城事。於是粵民益自得。謂洋人固易制。好事者播散流言。欲遂乘勝沮通商之局。香港總督文翰 Bonham 憂甚。移書廣縉。求更定廣東通商專約。粵人請以嚴禁入城之語。載入約中。文翰見羣情洶洶。恐妨商務。遂簽約。督撫會疏入告。朝旨大悅。封廣縉一等子。名琛一等男。風示天下。廣縉等以新約載入檔案。永爲定例。自是廣東無交涉問題者數年。

名琛
交際
策

咸豐二年。徐廣縉移督湖廣。名琛坐遷總督。會英政府以包冷 Bowring 代文翰督香港。復申前請。名琛峻拒之。是時東南諸省。羣寇縱橫。而廣東差完。又爲中外通商都會。稱殷富地。凡鄰近諸省調兵食。購器械。率仰給廣東。名琛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土匪及羣寇之闖入者。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名琛益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凡遇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鄰交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之虛實強弱。而謀所

亞羅船
事件

以應之。香港總督包冷。性剛愎。與名琛已積不相能。咸豐六年。英政府以巴夏禮 *Palmerston* 任廣東領事。夏禮尤負氣。好爭小節。既與名琛爭入城約不得。則日夜思搆毀。先是。東莞會匪倡亂。合他寇圍廣州。按察使沈棣輝督官紳兵練。力戰卻之。棣輝列戰狀請疏薦。名琛格不奏。顧下令諸府州縣。有通匪者。許吏民格殺勿論。兵練皆解體。棣輝憂死。而悍民率假捕匪名相仇殺。前後死十餘萬人。從賊者不敢歸。或軼擾廣西江。西。或遁居沿海羣島。投英籍。於是賊首關鉅。梁楫。獻議夏禮。請攻廣東。夏禮益事訓練。備決裂。顧以師出無名爲慮。而未幾亞羅船事件起。廣東禍機作矣。

方是時。國家苦內亂。調兵轉餉。日不暇給。政令益廢弛。東南沿海諸省。鴉片貿易之禁。殆如虛設。商民乘之。輒假借英人勢力。恣爲奸利。英人亦利用之。與以護照若國旗。使自由出入諸港。以故華商船隻。入香港政廳船籍。揭英國國旗。往來沿海者甚多。是年九月。有亞羅 *Arrow* 船者。自外海入粵河。桅張英旗。而所載皆華民。巡河水師千總見之。疑爲奸民託英籍自護者。遽登艇大索。拔其旗。投甲板上。執舟子十三人。械繫入省。以獲匪報。亞羅船者。實際爲華人所有。而船主則英人也。巴夏禮聞之大恚。移文詰名

琛謂約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英船潛匿者。華官得移取。不得擅執。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爲傭。實無罪。責歸所獲十三人。名琛謂此小事不足較。遣一微員送十三人者於領事館。而夏禮已與香港總督及海軍中將西某密謀。欲乘機翻前約。求入城。遂嚴拒不受。必責名琛具狀謝罪。誓他日無再舉而後已。名琛命繫十三人於獄。願絕不爲戰備。於是英艦以二十六日攻黃浦礮臺。名琛遣使領事署詰咎。由巴夏禮謂兩國官不晤。情不通。誤聽傳言。屢乖舊好。請入城面議之。名琛堅持前約。又心憚英人詭譎。慮旣見而受辱。遂不許。夏禮請先議定相見禮。然後入見。或於城外擇地爲會場。亦不許。時英兵不滿千。而我兵及團練赴援者數萬人。均畏敵火器。未能力戰。自九月二十九日月一八二十五六年十至十月朔十九日。英軍礮擊省城陷之。顧英軍此舉。初非出於本國政府之命令。特作勢恐嚇。求達其入城之目的而止。又兵數僅少。雖得廣州。勢不能實行占領。故不久復退歸軍艦。而粵民見英軍退。爭起爲暴動。縱火洋樓。亦不辨其爲誰某。凡美利堅法蘭西英吉利各商館。及十三家洋行。一切摧燒之。於是英人知釁端已成。且以法美商館被燬。必怒與合縱。遂馳書本國政府。請增兵決戰。而斂舟退舍。

英法同盟之成立

以待命。

是時巴墨斯敦(巴米頓)爲英國內閣首領。力主用兵議。咸豐七年正月一八五七年二月。遂向議會備述中國政府自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十五年間。陵辱外人之事二十八端。求軍費之協贊。庶民院議不可。英政府遂以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一卜解散之命。四十日後。召集新議會。卒定議先遣特使。迫中國政府以改訂條約賠償損害之事。不可則以兵臨之。於是英廷徧告俄法美諸國。說以合縱之利。請共遣使節會北京。俄美政府初無意與中國宣戰。惟各簡使臣。求改訂商約。而法帝拿破崙三世好遠略。方以咸豐六年廣西地方有濫殺彼國牧師事。求償未得。遂引爲口實。斷然與英國連盟。自是英法同盟之局成。粵事乃益棘矣。

葉名琛與額爾金之交涉

是年六月。英使額爾金 Earl of Elgin and Kinnearde 率先發艦隊抵星加坡。會印度土兵之亂起。印度總督飛書乞援。額爾金分軍應之。而自將餘艦。以七月抵香港。時法軍猶未至。額爾金復以其間赴加爾各答。察印度亂狀。越九月歸。乃貽書名琛。畧言『舊約凡領事官得與中國官相見。將以聯氣誼。釋嫌疑。自廣東禁外人入城而後。浮

言互煽。彼此壅闕。以有今日之釁。粵民燬我洋行。羣商何辜。喪其資斧。請約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則兩國和好如初。否則以兵戎相見。無貽後悔。」名琛謂其語狂悖。置之不復。法美領事亦以燬屋失財。移文責償。且言「英已決意攻城。願居間排解。」名琛謂彼皆比周以脅我也。遂不聽。顧亦不設備。粵民揚言英使果至。當羣起擊之。額爾金留香港月餘。不得要領。而法使曠羅。Baron Gros。美使利特。Raid。俄使布恬廷。Purittine。先後至。英法同盟軍。遂以十一月向廣州。以基督降誕節。遣名琛最後書。一哀的美敦書。迫令於四十八小時內引去。於是平和之望始絕。

廣州之
陷落及
葉名琛
之被擄

先是。朝廷以海內多故。餉源在廣東。嘗密戒名琛。保持平和。毋輕與英人啟釁。而名琛狃前功。蓄矜氣。好大言。當英軍退去之際。既增飾擊勦獲勝狀以聞。其後又累疏稱「英國主厭兵。粵事皆包冷巴夏禮額爾金主持之。臣始終堅拒。不爲所脅。彼技窮。行自服矣。」粵民疾英人甚。則務爲流言相矜夸。或稱印度叛。英軍敗績。連喪其渠。或稱英船遭颶風。火器已蕩盡。名琛卽又據以入奏。且謂英兵縱火焚民居。自致殃及。今願索償。萬不可聽。因自陳布置之方。駁詰之詞。甚具。朝旨又特戒之。謂浮言不可盡信。當相

機慎圖。勿存輕視意。然終以名琛駐粵理洋務久。更事多。當有把握。故常優旨答之。至是。寇勢日迫。將軍巡撫司道。相率就總督商戰守。名琛灑然若無事。衆固請。則大言。『過十五日必無事矣。』蓋名琛父志誠。好扶乩。名琛亦篤信之。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過十五日必無事云者。乩語也。英法同盟軍。既遣名琛最後書。至期不得復。遂以十一月十二日。十七日。遣六千人登陸。十三日黎明。據海珠礮臺。併力擊城。千總鄧安邦。率粵勇千人殊死戰。殺傷頗相當。以無後繼。遂不支。同盟軍竟以十四日陷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樹白旗城上。巡撫柏貴。遣紳士伍崇曜等。詣英船請和。名琛倉皇匿左都統署。久之。和議不成。英人括督署財賄。並藩庫銀二十萬兩。劫將軍巡撫都統等。大索名琛。卒以二十二日得之。挾以登舟。將軍巡撫會疏劾名琛。旋得旨。以乖謬剛愎之罪。褫其職。以柏貴署總督。已而更以侍郎黃宗漢代之。自是廣州爲英法軍占領者三年。而名琛被虜至加爾各答。卒以咸豐九年三月病死焉。

同盟軍既陷廣州。欲遂乘勝迫政府改訂約章。酌給償金。增開商埠。而俄美亦欲乘間增改通商條約。於是四國使臣協議。各遣書中國首相。遣員送江蘇督撫轉遞。而自率

艦隊陸續會上海待命。咸豐八年正月，兩江總督何桂清方次常州，得四國公使書，審之則致滿大學士裕誠者，乃據以奏聞。廷議謂大學士參謀內政，無預聞外交之例，外交事當各就疆臣議之。乃用裕誠名，分別照會四國公使，以英法美三國交涉事，委諸兩廣總督，以俄國交涉事，委諸黑龍江辦事大臣，仍由兩江總督何桂清轉付之。時英使額爾金、法使噶羅等，已相將集上海。二月二十一日，得裕誠所復書，乃決議北行。於是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陸續發上海，向天津。三月初，諸國軍艦雲集白河口，遂以初十日投書直隸總督譚廷襄，仍請轉達首相。廷襄奏聞，詔戶部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往會廷襄議款。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概辭不見。惟俄美二國，與爲往來而已。天津去海口二百餘里，大沽口設有礮臺，爲天津門戶，港外有積沙一道，船舶至此，往往淺擱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廷襄遣武弁駕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洋人自此數以小汽船及舢板探水，以方議款，不之禁，亦不設備。四月初八日，英法聯軍突駕小輪船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官兵開礮相持，不克，礮臺陷。上命科爾沁王僧格林沁，督兵馳赴天津，京師戒嚴。英人既踞礮臺，仍欲修好。

俄美二國居間排解。乃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議款。朝臣多保己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棄瑕錄用。詔賞給侍郎銜，飭卽赴津。以二十九日往拜英使。不見耆英懼，徑自天津回。上聞之，飭令中途折赴天津。耆英擅自入都，上震怒，賜自盡。桂良至津，英人持其所定新例，凡五十六條，要以畫押允行。其中最重要者一，於舊五口通商外，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於長江一帶，自湖北漢口至海，俟粵匪盪平後，許其選擇三口，爲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一，洋人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長行居住。一，議償商虧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由粵省設措。清款後交出粵城。此外則係修改稅則、允準傳教等事。法國所定四十二條，與英畧同。軍費賠款，則減英人之半。桂良據以入告。一時廷臣奏請罷撫，語多憤激。然以海防猝難整頓，戰守均無把握。上雖不之罪，亦不能從也。撫事既定，以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於六月六日，命桂良、花沙納馳驛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妥議。四國兵艦已先期起碇，去天津。八月二十六日，桂良等至上海。何桂清亦至。適粵東佛山鎮團練與外人爲仇，出示懸賞，購巴夏禮之首。英人照會欽使詰責，乞奏請撤回黃宗漢，及解散粵東團練。桂良

等不得已許之。遂於十月與四國使臣畫押。英人於定約後遣兵船拆長江抵漢口。踰月而返。法人亦紛赴各省設立天主堂。皆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踰年而復有換約起釁之事。

條約據

僧格林沁抵天津後。目擊撫議之成。辦理過柔。實由海疆重地先時無備之故。於是一方則彈劾督臣譚廷襄議罪。一方則經營臺壘。選購巨礮。調集馬隊。叢植木椿。防務較前畧有起色。九年夏。各國艦隊駛赴天津。遵例換約。大吏遣人告以大沽口現在設防。不便行走。請改由北塘口進。時四國中。英艦先至。領兵者爲額爾金之弟卜魯士。抗不遵行。總督恆福再遣員前往。趣令改道。英艦遽於五月二十四日。駛入大沽。將截港之鐵練。用礮炸裂。越日。有小輪船等十三艘。豎紅旗挑戰。逼近礮臺。開礮轟擊。步隊蟻附登岸。我礮臺同時開礮還擊。英人狃於往歲海口之無備。出其不意。倉皇失措。被我兵擊沈數船。殺登岸洋兵數百。領隊官亦傷股而殞。僅餘一艘。駛出攔江沙外。而我礮臺武弁亦陣亡數人。奉上諭。『此次英人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著分別獎賞保奏。陣亡者從優議卹。』適美艦後至。使臣華若翰遵約改道行走。美約三十條大致與

英法等一朝廷特優答之。時朝野動色相告。皆謂外事自此當有轉機。未及一年。而釐穀之變作矣。

英既敗退。沿途測量旅順威海等各要口而去。香港月報。有英人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大舉入犯之語。華洋巨商。知英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議集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阻其再舉。於是英法使臣。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謂事事若遵八年原約。即可罷兵。桂清據以入告。得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蓋冀獲勝之後。外人或就範圍。可修正前約也。然猶申戒疆臣帥臣。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地。顧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僧格林沁經營防務。卽此一口。已用帑百餘萬兩。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僧格林沁心聽其說。適奉旨撤北塘之備。退就大沽。議者多謂失計。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翔。密疏爭於朝。不聽。編修郭嵩燾。時在幕府。亦力爭之。僧格林沁丑

於前此大沽之捷，亦不聽。高燾遂辭去。十年六月，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共百艘入犯。懲前敗，不敢闌入大沽，窺北塘弛防。先縱小輪船駛探海岸，拽去舊設木椿，遂以二十六日，各挽礮車登岸。官軍不之禦。（中西紀事謂北塘本設地雷，將俟其入而殲之，因漢奸漏洩，遂爲西兵所發，今據薛氏庸菴集）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入都換約，不應。英法合兵萬八千人，由北塘進內港。我軍馳往扼之，值潮退，船不能動，懼爲我軍所襲，高懸白旗，示欲和狀。我軍不敢縱擊。比潮長，出不意，薄我。我師挫。英法兵抵新河，我軍禦之。洋兵先出七百人，僧格林沁矚其寡，磨勁騎馳之。洋兵退，乘勢蹙之。洋兵排列爲一字陣，各執精利火槍，俟我軍漸迫，衆槍競發，發無不中。我軍如牆之墮，紛紛由馬上顛隕，精騎三千，得免者七人而已。新河陷。於是英法兵艦由北塘分嚮大沽，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步騎踞新河，以逼我後。大沽礮臺危甚。僧格林沁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回矣。時僧格林沁爲朝野所倚重，上恐其寄身命於礮臺，特旨令退守。又命大學士瑞麟統京旗九千防通州。七月五日，英法兵自後路攻大沽北岸礮臺，一開花彈飛入火藥庫，忽然震發，礮臺陷。提督樂善死之。僧格林沁駐

南礮臺。念不能守。乃撤防。退次通州之張家灣。七日。英法兵進據天津。先是。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卞斌。往津議撫。爲英法所拒。改命桂良。以是月十五日抵津。照會英使訂和約。得英人照覆。要以增軍費。開天津爲商埠。並准各國酌帶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禮主之。桂良奏聞。嚴旨拒絕。英法聞和議不就。以二十一日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遂有駕幸熱河之議。都人洶懼。各謀遷徙。羣臣交章諫阻。適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飭令帶禁兵萬人。赴通州助剿。旋降硃諭。以「巡幸之說。出於外間。浮議不可爲所搖惑。」八月一日。英法兵進薄張家灣。七日。勝保紅頂黃褂。騁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師奔。僧瑞二軍。亦退至京城外。上知禁兵不足恃。京師不可守。遂決北狩之計。八日黎明。上啟鑾。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等。皆扈從。命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淀。越日。頒給全權大臣官銜。撫議復起。方英法軍之逼通州也。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款。桂良穆蔭皆在。英參贊巴夏禮。帶十餘人入城。八月三日。載垣邀英法使臣宴。酒數巡。巴夏禮攘袂起。言今日之約。須面見大皇帝。且每國須帶二千人入京。載垣答以此事須請旨定奪。巴拂

然。遂就榻伴睡。不復語。戰垣不得已暫退。黎明有馳告者。謂額爾金衷甲將襲我。戰垣無措。密知會僧格林沁。設法擒巴夏禮解京。及上出狩。恭親王奕訢。桂良。皆駐城外。惟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等。會議城守。城門晝閉。英人聲言攻城。且索巴夏禮甚急。勝保不可。或請殺之。諸王大臣皆不敢決。十一日。勝保馳奏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指調會國藩部下之鮑超。袁甲三部下之張得勝。及勝保舊撫之安徽圍練苗沛霖等。詔從之。是年閏三月。江南大營再陷。常蘇相繼失守。東南糜爛。會國藩任兩江總督。是時適在祁門督師。接奉勤王之詔。奏請於國藩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時內外臣工。皆以遷鼎關中爲至計。因國藩負重望。或勸以封章入告。國藩力言其不可。恭親王既奉全權之命。英人給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禮。王令其退至天津再議。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亦不許。二十二日。洋兵攻海澱。禁兵不戰而潰。恭王避居廣甯門外之長新店。瑞麟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爰釋巴夏禮。巴既出。遂縱火燔圓明園以洩其忿。且要恭親王至軍。面訂和約。速開安定門。脅以三日之限。周祖培等相顧無策。尤以開城延入。二十九日。巴夏禮帶百餘人入城。法使亦入。隨蹕王大臣等。合辭請飭恭王入

俄訂
天津
條約

城。速定撫議。英法使亦以照會趣之。王慮洋人叵測。不敢輒入。英使要挾多款。王許以奏請聖裁。而前此與巴夏禮同執之人。被羈在獄。至是釋放。已監斃十餘人。英人憤甚。九月四日。再擾海淀。火三日夜不絕。復聲言犯禁城。恭王再以和議請。法使居間排解。先索卹款五十萬兩。如數予之。九日。宴英使於禮部。和議成。凡條約於八年原定外。續增九條。法使亦議續增十條。更關天津爲商埠。許兩國派遣公使及領事駐中國。償英國銀一千二百萬兩。法國銀六百萬兩。十一日。與英使換約。次日。與法使換約。皆恭親王主其事。旋據以奏聞。奉上諭。『所有和約內條款均著允准。行諸久遠。卽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并諭止東南督撫勤王之師。十月。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上迴蹕。諭以『天氣漸屆嚴寒。俟明春再降諭旨。』蓋自道光朝禁煙啟釁以來。以一省之地。牽掣全局。事變百出。而始終實一線相承。至是始一結束。且爲後來東亞闢一新世界焉。

沿海暨內江通商。非復五口之舊。既如上文所述。而事之關繫絕大。驚動全球耳目者。則俄人乘隙大改康熙朝尼布楚條約是也。俄人陸路通商。舊惟恰克圖一處。自雍正

五年訂約後。歷朝奉行。乾隆朝設庫倫辦事大臣。總理邊務。然俄屬西伯利亞。東嚮無通航海口。大爲不利。俄人夙懷侵略之志。咸豐三年。俄政府行文中國。謂自黑龍江格爾必齊河上流以達於海。未設立界標。卽屬未定之地。請中國政府派員商議。以爲嘗試之計。蓋由西伯利亞總督木喇福岳福建議於俄皇尼古來斯者。實則道光末年中。國多事。俄國已於黑龍江北岸。設兵數營屯守。殖民其地。侵佔已非一日矣。咸豐四年。俄督以艦隊順黑龍江而下。通過愛琿。中國官止之不得。五年。黑龍江將軍奕山。與木喇福岳福會議界務。俄欲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爲兩國界。我援尼布楚約折之。不諧而罷。次年。俄以海軍少將普查欽爲全權大臣。自黑龍江乘舟至天津。再申前議。中國政府又拒絕之。至八年。俄又移住其人民於烏蘇里河口。於是奕山承政府之命。與木喇福岳福會於愛琿城。訂條約三條。

(一) 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爲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爲中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爲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

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一在今愛琿對江庚子之役。被俄人驅逼入江者。卽此屯內之人。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與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一錢恂案此條。一則曰黑龍江松花江左岸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均。但言黑龍江不兼言松花江。再則曰松花江海口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亦無有松花江字。至下文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三水並稱。敘行船一事。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始有松花江字。是換約時。旣允其以在外黑龍江爲界。又允其於在內之松花江行船。顯分兩事。不相牽涉。故後來歷次辨論。欲挽回松花江行船。迄不能得。末敘旗屯。又是一事。然亦僅以虛名予我而已。

(一) 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兩國貿易之人。

(二) 中俄會同議定之條。永遠遵行勿替。兩國畫押互交。照依此文繕寫。曉諭兩國交界上人等。

此約訂於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俄西曆五月十八日世稱之曰愛璉條約。自訂此約而黑龍江北岸地全入於俄。於是康熙朝舊界。自格爾必齊河循石大興（即今圖之朱格朱爾嶺）以至於海（據俄人自繪古界總圖知此海實指圖古爾海灣）者爲之一大變。而雍正五年約定烏特河爲兩國中立地（烏特河在朱格朱爾嶺北圖古爾河入海處東）者更無論已。時俄人一方則經營滿洲。一方則以兵船隨英法之後。同往天津。及天津礮臺陷。英法和議成。俄又援英法例。於是年五月三日。另訂天津專約十二條。其大者一。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逕行大清之軍機大臣。或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一。除兩國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界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一。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官。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自訂此約。而恰克圖陸路之約仍舊。海陸皆獲大利。而俄之野心猶未已。

方英法同盟軍之陷北京也。俄使伊格那替業幅。以互換前此天津條約。留居北京。乘

機觀變。時 文宗狩熱河。各大臣多扈從。同盟軍欲與中國會議和約。而苦無邀求之人。伊氏調和其間。慨然肩此重任。會同盟軍而詢其意見。得其隱情。乃往勸恭親王主持和議。恭親王恐蹈不測。伊格那替業幅謂禮部衙門。（時議宴英法使臣於禮部衙門）與俄國公使館極近。同盟軍決不生禍。因是恭親王允與英法使臣相見。和議既成。而俄乃挾此以索厚報於中國矣。於是以十年十二月再訂北京條約。續增十五條。其第一第二兩條。爲國界之關係至重大者。今列於下。而其餘姑畧焉。

（一）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如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於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蓋謂南境盡處距圖們江海口尙有二十里之遠。此二十里乃俄國與朝鮮交界）

（二）西疆尙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

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濱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圖爾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自愛琿北京兩訂界約始。舉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河以東地。悉割隸於俄。計我所割棄者。東西廣及二十餘經度。南北長及十餘緯度。俄人遂於其地建阿穆爾州沿海州。殫力經營。不惜巨費。昔之空曠之地。一變而爲繁盛之區。而我東北邊防乃日亟。（東界即於次年五月派侍郎成琦會同俄官照約設立界牌西界直至同治三年九月由勘界大臣明誼會同俄官在塔城重議紛紛改易而特穆圖爾亦畫置界外矣）

第二十六章 大亂之平定

粵匪之自直隸敗竄山東者。既於咸豐五年四月。全數肅清。官軍無復北顧之憂。江南大營失陷後。至八年三月。和春張國樑復進逼江甯。軍勢漸振。是年四月。李續賓克九江。八月。曾國荃克吉安。江西無復賊蹤。長江上下游賊勢漸蹙。官文胡林翼會籌東征之策。陸師渡江。先皖北而後及於江南。水師先安慶而後及於金陵。以圖皖之事。專屬之李續賓。奏請加巡撫銜。專摺奏事。詔報可。時賊酋陳玉成爲後起之梟桀。專擾皖楚

邊境與官軍爲難。由英霍繞商城，陷黃安。五月二日，官軍攻克之，乘勝追至商城。暨皖之潛太英霍，連敗之。七月，續賓攻克太湖潛山，而廬州復爲賊所陷。九月，克桐城舒城。賊走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賊屯糧械以濟廬州金陵者也。築大城環以九壘，防守甚嚴。續賓連下四邑，皆分軍守之，兵力益薄。是時，都興阿馬隊攻安慶，多隆阿鮑超陸軍趨集賢關，楊岳斌水師搗北門，皆絀賊不能進。諸將皆言安慶未克，軍行無後繼，進退受敵，不如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會奉詔催進師，遂進攻三河。十月，大戰破賊，九壘皆下。官軍亦傷亡千餘。賊酋僞英王陳玉成，僞侍王李世賢，糾合捻酋張洛刑，自廬州至，連營數十里，抄我後路。官軍之先乞援於湖北者，值胡林翼丁憂去位，援不時至。官軍雖殺賊過當，而賊四面圍裹，愈集愈厚。七營先陷。續賓知事不可爲，乘夜躍馬入賊陣死之。曾國華及諸員弁兵勇從殉難者六千人。湘軍精銳殲焉。續賓少從羅澤南學，爲人含宏淵默，稠人廣座，終日不發一言。其選士以知恥近勇樸誠敢戰爲上，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虛者。所屯軍地，百姓耕種不輟，萬幕無譁。大小六百餘戰，克四十餘城，口不言功。及其歿，遠近痛哭。事聞，文宗震

悼降詔優卹。於是皖楚之間大震。先克四邑皆陷。都興阿等撤安慶圍。退屯宿松。續竄弟續宜撫潰卒屯黃州。

起復曾
國藩援
浙皖閩

先是。是年五月。江西賊竄入浙邊。曾國藩奉詔援浙。六月三日。由湘鄉起程。命蕭啟江張運蘭軍。會於廣信鉛山縣之河口鎮。及由南昌解纜。途次續奉諭旨。以衢州業已解嚴。賊竄入閩境。令卽由鉛山直搗崇安。八月。賊由福建邵武回竄江西。瀘溪金溪皆失守。旋陷安仁。張運蘭攻克之。復有大股賊回竄新城。吉安餘匪竄陷宜黃。撫州建昌兩郡戒嚴。國藩趨建昌。九月。劉長佑大破賊於新城。賊仍竄回閩境。國藩令運蘭分道趨閩。而嶺路崎嶇。大雨不止。疾疫大作。以是軍不能速進。至十月而三河覆軍之變作。詔起復胡林翼署湖北巡撫。官文略乘章疏請國藩移師援皖。其時閩賊由汀州竄擾江西贛州南安之境。舊踞景德鎮之賊亦復鷓張。諭旨垂詢國藩。謂「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勦辦。而江西邊地防勦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十二月。國藩奏稱「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鎮。保全湖口。至贛建之賊。爲數無多。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啟江一軍迅速追勦。」得旨允行。蓋欲先

清湖
江軍
西
進規
安

清江西之匪。而後以全力注於皖北也。

林翼以十一月馳至湖北受任。進駐黃州。拊循士卒。適多隆阿鮑超大破賊於宿松。賊不能上犯。九年正月十一日。國藩奏陳。『數省軍務。安徽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臣當與江西巡撫分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岳斌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南北兩路。臣當與江西巡撫分任之。粵賊勾結捻匪。近來常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馬三千匹。募馬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皖豫軍務。可期大有起色。』二月。肅啟江克南安。石達開悉衆趨湖南之鄱桂。國藩移駐撫州。檄啟江還援湖南。三月。張連蘭破賊景德鎮。旋會國荃至撫州。國藩命率朱品隆等五千八百人。助攻景德鎮。時諸軍與賊相持久。莫肯先進。國荃至。始移營進逼。連戰皆捷。遂以六月克景德鎮。賊竄皖境之建德祁門。江西肅清。而湖南寶慶被賊四面圍裹。國藩再遣張連蘭赴援。而自率親軍出九江。八月。至黃州。九月。擬合湖北軍攻安慶。

湖南寶慶之警

自咸豐六年八月，金陵賊韋揚內鬩，於是廣西起事諸僞王，存者惟石達開。達開見秀全猜忌，自金陵再出，歷犯安徽、江西、福建，有衆數十萬，不復稟承秀全之命。九年二月，自南安敗還，竄陷湖南郴州、桂陽州。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猝聞大股賊至，人心大震。賊窺衡州，出間道，爲陳士杰、魏喻義所扼，改道圍永州，分擾旁縣。巡撫駱秉章委軍事於左宗棠，宗棠飛檄召劉長佑、江忠義、田興恕等赴急。一月內成軍四萬人，湘防以固。官文、胡林翼復自湖北調水陸軍赴援。長佑軍至永州，賊解圍走。四月，犯寶慶，分犯武岡、祁陽，皆以堅守得全。五月，賊聚圍寶慶，衆號三十萬，連營百里。劉長佑、田興恕等援軍縱橫血戰，賊雖屢敗，壘益增，圍益厚。官文、胡林翼以寶慶重地，不可無良將爲總統，乃遣李續宜統五千人赴援。六月十九日，續宜至軍，水陸軍四萬，悉受節制。賊聞新軍至，誓致死於我。續宜與長佑會商軍務，遂渡資水而西，大戰破賊，斃賊二萬餘人。達開竄廣西，續宜亦引還湖北。

方寶慶被賊圍攻之際，諜報賊將犯蜀，官文以蜀居湖北上游，奏請飭曾國藩帶兵赴夔州一帶，擇要扼守，得旨允行。國藩時駐江西撫州，勦景德鎮之賊，奏言「先駐湖北

官軍入皖苦戰

宜昌。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既而寶慶圍解，石逆遠竄。官文又奏請暫緩入川，會勘皖省。上又從之。八月十一日，國藩行抵黃州，與林翼會商。旋至武昌，晤官文，而進兵皖省之局始定。先是，皖北賊勢鷓張，廬州自八年七月陷後，李孟羣與賊相持。至九年二月，軍潰死之。湖北軍當前敵者，爲多隆阿、鮑超、蔣凝學、唐訓方。九月，多隆阿克石牌。十月，大舉攻太湖，以進規安慶。時漕運總督袁甲三請飭國藩軍由河南光固進。詔國藩籌酌全局。國藩奏言：『入皖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至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辦理。』上韙其言。十一月，國藩移駐宿松。十二月，林翼移駐英山。奏以多隆阿總統諸軍，僞英王陳玉成勾結捻首張落刑、龔瞎子等，由廬州上犯，衆十餘萬。多隆阿撤太湖之圍，檄鮑超屯小池驛當前敵。蔣凝學爲超後援。賊連營百數，撲超營甚急。歷六晝夜不息。超軍傷亡頗衆，苦守不退。多隆阿分親軍入超營助守。國藩與林翼飛調各軍援之。十年正月二十五日，諸營合力大戰，殺賊精銳無算。會東南風大作，我軍舉火燒賊營，賊棄壘狂奔，死者二萬餘。

人陳逆數年之積蓄。一炬罄盡。實爲官軍入皖第一大戰云。次日克復太湖潛山兩城。三月定議以國藩所部攻圍安慶。多隆阿攻桐城。李續宜駐青草壩。爲往來援應之師。而鮑超以傷病發。請假回籍。

江南大營之進逼與分地

江南大營。自七年十一月攻克鎮江北軍。亦以同月克瓜洲。和春張國樞益銳。意規金陵。八年二月攻克秣陵關。三月復破賊於七甕橋雨花臺等處。偏金陵城而軍。四月賊窺江浦。爲金陵聲援。江北軍拒走之。五月賊踞耒安。和春遣軍攻克之。江南水師李德麟吳全美等。於沿江各要隘。多所斬獲。金陵賊大出犯大營。張玉良馮子材等。踴躍陷陣。賊敗走。毀城東北柵壘。盡賊嬰城固守。七月定計作長濠困之。度地勢險夷。溝而垣之。周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舢板聯爲水營。絕援應。秀全患之。八月悉銳出突長圍。不能得。潰退入城。當是時。金陵圍師八萬人。和春雖爲帥。戰事皆倚張國樞。國樞威名聞天下。人人以爲大功可企足待。文宗亦絕重江南軍矣。顧賊不得逞於金陵。則益伺間旁軼。以爲多方誤我之計。各方有急乞援。大營輒分兵應之。先是賊自江西竄浙。則令周天受率南軍援浙。及賊入閩。又令周天培分援浙兵赴閩。孤軍轉鬪。往

江南大營之失陷

往累月不能歸。其取敗亦終以此。會陳玉成自皖東出。會羣賊攻浦口。江北軍總兵鞠殿華迎戰大挫。和春令馮子材渡江援之。賊分兵綴南軍。益力撲浦口。江北大營失陷。德興阿走揚州。江浦天長儀徵皆不守。賊分黨犯六合。九月。玉成自攻揚州。陷之。德興阿走邵伯。日夜告援江南。張國樑北渡。與賊戰東南兩門。賊敗退。城不及閉。遂克揚州。并復儀徵。而六合被圍急。道員溫紹原誓死固守。國樑既克揚州。急引兵赴援。而賊亦益穴地盡城。城陷。紹原起家縣令。守六合六年。無兵無餉。練勇血戰。以孤城當賊衝。積久而後陷。世以比唐張巡之守睢陽云。勝保遣軍攻天長。擒酋李兆。受內應。克之。兆受尋賜名世忠。勝保以是年七月。以欽差大臣督辦皖北軍務。賊陷溧水。張玉良馮子材攻復之。

當是時。湖北軍經營皖省。其進廬州者。至三河而師覆。安慶未復。與下游聲息阻隔。皖南有警。亦由江南大營遣偏師往援。江長貴自九月至十月。連破賊於祁門青陽。十一月。戴文英敗賊於甯國之水陽鎮。九年正月。江南先遣之鄧紹良。戰歿於宣城之灣沚。和春遣鄭魁士繼之。復灣沚。而江浦浦口以內應得復。二月。賊復自九洑洲率衆窺甸。

張國樑進攻九洲。下洲諸壘。德興阿在江北。日久無功。和春劾罷之。江北不復置帥。詔和春兼轄。而大營汛地益廣矣。七月。遣李若珠攻六合。十月。若珠軍敗。退屯揚州。西。賊乘勝圍浦口。列營皆陷。周天培力戰死。官軍退保江浦。於是賊醜益張。東窺揚儀。西逼江浦。而南岸之賊亦窺溧水。十一月。張國樑自將渡江。援江浦。賊棄壘狂奔。南岸賊亦退。十年正月。張國樑大舉下浦口。悉平沿江賊壘。進攻九洲。克之。旋師金陵。與和春定議招降。解散賊黨。旋克金陵濱江之上下關各賊壘。賊勢日蹙。益謀致死於我。金陵與皖南唇齒相依。是時張芾以京堂督辦皖南軍務。賊連陷涇縣旌德。二月。突陷廣德州。闖入浙湖之安吉。距省城一百數十里。浙撫羅遵殿乞援於曾國藩。湘軍方圖安慶。且道遠不能至。詔和春兼督浙江軍。遣提督張玉良統軍援浙。未至。杭城陷。而駐防營瑞昌尙堅守未失。三月。援軍至。賊即退走。攻陷建平東壩溧陽。進圍金壇。官軍至而圍解。廣德建平旋即克復。而賊知大營兵力薄。益促浙皖江北之賊。分道并進。麇集金陵。我軍自長圍成。意謂克復金陵。在指顧間。將士驕蹇。營規廢弛。又因餽餉艱難。議月餉三分減一。所減者俟功竣補給。軍心攜貳。閏三月七日。賊紛撲大營。國樑苦戰。

國藩初
任江督
之規畫

八晝夜。十四日。大雷雨。天殊寒。至夜。各營火起。軍士潰散。乃退守丹陽。圖再舉。賊踵至。國樑力戰。創甚。躍入河中死之。和春突圍走常州。與賊戰受傷。嘔血死。時總督何桂清以籌餉事駐常州。素倚和張爲前敵。及是惶遽無措。卽疏奏回蘇州籌餉。紳民固留王城守事。不可。率親兵五百徑赴蘇州。文武皆奔散。賊踵至常州城。遂以四月六日失守。桂清至蘇州。巡撫徐有壬拒不納。且具疏劾之。退往常熟。復避之上海。賊陷無錫。敗張玉良之師。玉良退守蘇州。賊追蹤至。號稱數十萬。蘇州舊設之兵不滿四千。餉又先被桂清徵入常州。城中大亂。玉良潰兵復爲內應。十三日。城陷。有壬死之。何桂清革職逮問。(桂清至同治元年冬始正法)

自常蘇失守。江浙境內紛紛告警。賊焰大熾。詔會國藩署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而賊已進薄浙江之嘉興矣。國藩奏言「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遽撤。臣奉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心。而壯徽甯之聲援。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仍分遣員弁回湘募勇。趕赴行營。以資分撥。至於糧糈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省之力。辦江楚三

省之防。布置漸定。然後可以言期。』林翼貽書國藩。謂『吳督之任。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請放膽爲之。』國藩壯其言。然不能用。國藩奏請。以江西錢糧歸撫臣經收。以發本省兵餉。牙釐歸臣經收。以發出征兵餉。』又奏。擬於淮揚辦水師一支。以保鹽漕。甯國太湖。各辦水師。以輔外江所不及。』奏保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戎機。詔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奏起告養回籍道員沈葆楨。辦江西廣信防務。與胡林翼籌商。調鮑超所部六千人。朱品隆唐義訓等所領三千人。渡江而南。駐徽州之祁門。六月十一日。抵祁門。其安慶攻勦之師。以弟國荃任之。國藩老營。仍設於安慶水次。地方尋常事件。委員管理之。

祁門督師之困

國藩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等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志不得伸。至是兼任疆圉。百務填委。國藩訓飭僚屬。舉劾屬員。訪求利病。保舉人才。條理秩然不紊。時論者皆謂宜直搗金陵。或云進規蘇常。或云分援杭湖。國藩奏言。『但求立腳之堅定。不論逆氣之增長。』以故專力安慶。取建瓴之勢。金陵無圍師者二年。既至祁門。皖南賊圍攻甯國甚急。官紳乞援。函牘紛至。軍將未集。亦弗能遽進。六月二十四日。實授國藩兩江

總督。並欽差大臣督辦皖南軍務。前此副都御史張芾駐徽督師。久無成效。召回入都。國藩請以道員李元度任徽防。國藩名位日隆。值江浙賊熾。紛紛請援。疊奉諭旨垂詢。卒以左宗棠鮑超李元度張運蘭軍。皆未到皖。不能前進。八月。賊由廣德州撲甯國府城。十二日。城陷。周天受死之。徽州戒嚴。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接辦防務。李世賢率大股賊由績溪撲徽州。平江勇敗潰。徽州陷。元度走開化。賊趨祁門。鮑超張運蘭已先至軍。乃急調超軍漁亭。運蘭軍黟縣。以遏其鋒。左宗棠軍行抵南昌。調赴樂平婺源之間。以防賊竄江西之路。(是月英法兵陷天津。促召外援。國藩與胡林翼籌商北援之舉。旋以和議成而止。)九月。賊犯休甯。鮑超張運蘭合擊破之。十月。賊陷黟縣。復擊走之。時皖南賊黨分三大股。環繞祁門。一出祁門之西。至於景德鎮。一出婺源之東。復南竄至山。一由祁門之北。越嶺南犯。直趨國藩大營。危險萬狀。文報餉路。幾於不通。十一月。鮑超張運蘭大捷於盧村。乃調鮑軍赴景德鎮。與左宗棠合力堵剿。以保餉路。而以張運蘭軍留防黟縣。十一年正月二日。賊再犯祁門。江長貴等拒走之。適左宗棠移軍婺源。景德鎮陷。環祁門皆賊。米糧接濟斷。三月。官軍攻徽州。以圖自立。兼資餉於浙。國藩

親督之。遇賊潰退，回駐祁門。會宗棠擊賊樂平，六獲大捷，殺賊逾萬。於是轉運道通，軍氣稍振。國荃自安慶遺書，謂株守偏陬無益，宜出大江規全局。於是國藩軍略爲之一變。

官軍克復安慶

方賊之環逼祁門也，冀事急，官軍或解安慶之圍以自救。曾國荃知其旨，圍攻益力。十年十月，陳玉成率衆十萬援安慶。國荃屢擊破之。玉成走桐城，多隆阿、李續宜合軍大破之於挂车河。十一年正月，胡林翼移營太湖，合圍安慶。玉成不得志，改圖上犯。林翼先調余際昌守霍山，爲賊攻陷。二月，進陷英山，直趨湖北之蘄水，撲黃州，陷之。分擾德安、隨州、武漢、戒嚴。李續宜率軍回援，賊之別股南則攻江西郡縣，出義甯，擾崇通，東則由衢州至於處州，欲多方誤我。二月，玉成留黨守德安，而自回安慶。國藩亟調南岸鮑超一軍渡江援廬，多隆阿截勦援賊於桐城懷甯之境，大破之。賊悉竄，踞集賢關。四月，玉成築壘菱湖，爲城賊援應。國荃掘長濠困賊，而調礮船入湖衛之。其時國藩命張運蘭、朱品隆等分守嶺內各要隘，而自移駐東流。五月，鮑超軍至，則圍攻集賢關外赤岡嶺賊壘。胡林翼調成大吉軍助之，圍攻七晝夜，克之，擒賊目劉瑄林。賊之精銳殲焉。湘

左鮑清
江西

軍聲威益盛。六月，曾國荃攻克菱湖南北賊壘十八座。七月，陳玉成、楊輔清等復屢爲官軍所敗。城外石壘畧盡。國荃益逼城築壘，賊糧盡援絕。八月一日，以地雷轟塌城垣，整隊而入。賊衆自葉芸來以下，死者萬六千人，被俘者數千人，無得脫者。陳玉成、楊輔清遠望膽落遁去。安慶陷，賊已九年，至是以力戰克之，而大局始有轉機矣。捷奏至，文宗已崩於熱河。賊之先犯湖北黃州、德安等處者，亦先後爲官軍所復。胡林翼先聞警赴援，已患咯血疾，竟以是月二十六日卒於武昌。國藩聞之，悲悼不已，謂「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調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官文奏請以安徽巡撫李續宜署湖北巡撫，林翼遺疏亦及之。詔從之。續宜辭，仍還安徽任。國藩移駐安慶。

當安慶圍攻之際，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會國藩軍務，駐軍江皖之交，防廣饒以規浙。鮑超則爲往來援應之師。賊亦時犯江西，冀分皖軍之力，列城多失守。十年十一月，宗棠軍克德興、婺源，尋破僞堵王黃文金之軍，復浮梁。水師亦以十二月克彭澤、都昌、鄱陽。別股賊圍湖口者，以彭玉麟、吳坤修水陸固守，得無恙。十一年正月，左鮑合軍破

之於彭澤境內。賊踞建德。官軍復其城。賊走安慶。饒州。九江解嚴。而李秀成復自玉山犯廣信。不克。圍建昌撫州。再竄吉水永豐。二月。李世賢由婺源犯樂平。宗棠擊敗之。宗棠移軍鄱陽。守景德鎮者爲陳大富。賊攻陷之。大富死。三月。宗棠廼軍。大破賊於樂平。李世賢遁。左軍由是知名。擢宗棠三品京堂幫辦軍務。四月。李秀成陷踞瑞州。分擾旁邑。前鋒近逼省城。時鮑軍之援安慶者。已攻克赤岡嶺賊壘。安慶賊勢窮蹙。國藩調之援江西。七月。超抵九江。賊懼霆軍聲威。或不戰而走。超進至豐城。賊望見旗。卽膽落潰走。另股賊圍撫州者。走許灣。尋蔓延貴溪雙港湖坊一帶。號二十萬。八月。超冒雨進。賊鏖戰不支。死者萬人。七十餘壘皆下。克鉛山縣。追至湖口。秀成世賢悉潰竄浙境。江西肅清。其時安慶已克。湖北之德安黃州亦先後克復。皖南之徽州亦已爲張運蘭所復。乃得以戰勝之勢。專力下游矣。

安慶旣下。多隆阿乘勢進攻桐城。下之。凡皖北毗連湖北各州縣。先後收復。於是安慶以北之事。多隆阿任之。曾國荃會同水師規復濱江兩岸各要隘。杭州危急。朝士疏請以曾國藩兼督浙軍。國藩薦左宗棠專任浙江兵事。以饒州廣信徽州三府防軍隸之。

官軍克復安慶
後之規
事與戰

浙江之失
城及左
陷之
宗案
任浙
撫

并以舊設之婺源景德鎮河口三稅局歸宗棠經收以裕餉源其規畫大局如此時楊岳斌乘安慶克復之勢以八月五日派水師攻克池州府進下銅陵九月國荃督軍循江北岸而下連克賊壘進薄無爲州乘內亂克之再下運漕鎮東關賊由巢湖運糧出江之道絕於是近安慶百里間無賊壘十月國荃分軍留防要地自還安慶與國藩籌商添募鄉勇六千人爲直搗金陵之計而其時賊之肆擾蘇杭各郡縣者日益亟至十一月而杭州竟失守矣。

浙省西界與皖南之甯國徽州江西之廣信鄰方賊肆擾江皖等省浙省大吏徂故習不自治兵遙恃江南大營爲屏蔽而歲竭賦稅銀七十萬兩以供大營軍餉有急則由大營撥兵援之以皖南爲浙之門戶大營亦遣鄧紹良周天受分防之咸豐六年五月大營第一次失陷浙防益亟亟八年二月石達開自江西犯衢州遂陷處州詔和春兼督浙江軍未行起復曾國藩督師賊圍衢州不能下以湘軍至破賊改竄閩及十年正月賊酋李秀成圖解金陵之圍遣偏師自皖南甯國境內犯湖州二月進逼杭州杭城倉猝失陷大營時遣張玉良統師援杭值駐防營堅守又以賊志不在浙卽竄出回薄

江南大營。而大營遂以閏三月失陷。自是常州蘇州繼失。賊進逼嘉興。陷之。兩浙大震。七月。張玉良攻嘉興潰退。屬縣多失守。八月。周天受敗死甯國。李元度又失守徽州。而浙之藩籬盡撤矣。九月。賊陷嚴州。尋爲張玉良攻克。十月。由富陽餘杭分犯杭州。復改圍湖州。十一月。團紳趙景賢出擊。大破之。十一年三月。僞待王李世賢犯樂平。大爲左宗棠所破。由婺源竄廣信玉山。陷常山江山。分黨陷處州。世賢自由嚴州陷金華。五月。官軍進勦失利。七月。李秀成在江西復爲鮑超所破。合股夾攻衢州。浙中益大擾。八月。賊解衢州圍。陷嚴州。遂由臨浦犯蕭山諸暨。陷之。紹興戒嚴。時紹紳前副都御史王履謙。在籍辦團練。與官吏齟齬。九月。賊至。民團潰。紹興旣陷。杭州益孤危。巡撫王有齡雖不喜湘軍。事急。乃以血書乞援安慶。時安慶已克。湘軍威聲震中外。願以皖省戰爭。亟不克濟師。因咨商左宗棠。由廣信進軍衢州以援浙。十月十八日。命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並著速飭左宗棠馳赴浙江勦賊。而賊已於是月逼杭州。張玉良自富陽統援軍至。中礮死。杭城被圍。糧絕。守軍飢疲。十一月。城陷。有齡及將軍瑞昌。總兵饒廷選等死之。國藩先已奏辭兼制浙江之命。請以浙事專任左宗棠。先

固江皖邊防。再籌進剿。又奏調廣西臬司蔣益澧率所部赴浙。隨同左宗棠防剿。十二月。詔授宗棠浙江巡撫。同時又以在籍道員沈葆楨任江西巡撫。而軍事始有起色矣。先是。蘇州失陷。松江太倉各城。皆淪於賊。薛煥任巡撫。駐上海。倚西洋各國以懼賊。蘇松太道吳煦募華兵。以美國人華爾領之。號曰常勝軍。所向輒捷。顧此外兵數萬人。皆冗雜不可任。十年七月。賊大舉圍上海。官軍會西洋兵擊卻之。尋破賊寶山境內。十一年二月。賊犯青浦。拒走之。常熟昭文諸邑。亦各練團禦寇。五月。賊復逼上海。爲礮隊所拒而退。是年八月。安慶克。官紳會議乞師。備銀二十萬兩。僱外國輪船。泝江而上。至安慶。呈遞公函。大學士翁心存奏『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曾國藩如慈父母。請飭揀知兵大員赴通泰。道江陰常熟以規蘇州。』值 穆宗新立。兩宮聽政。屢念東南。博求將帥。國藩疏薦道員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疆寄。時楚軍戰守各地。無可分撥。因屬鴻章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期以來年二月濟師。十一月。賊陷奉賢南匯川沙。滬上震恐。因倡借洋兵勤賊之議。上海設會防局。奏明會同洋人防守。國藩奏言『上海本通商之地。借洋兵以保守人財則可。若令攻剿金陵蘇州。代復中國之疆。

土則不可。』又咨商薛煥言：『目前權宜之計，祇可借兵防守滬城，尤當坦然以至誠相與，不可稍致猜疑，致礙全局。』同治元年二月，李鴻章募淮勇到安慶，國藩爲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又選湘軍名將程學啟、郭松林以助之。以故兩省將卒，若出一家。然初定議援鎮江，（時馮子材守鎮江，戰不利，都興、阿、自揚州撥兵援之，亦不勝。）適上海僱輪船七號，駛抵安慶迎師，乃以三月分起赴援上海，衝賊營而過。鴻章抵上海，營城南，詔以鴻章署江蘇巡撫，別授薛煥通商大臣，專辦中外交涉事件。

同治初
年任曾
國藩之
專

自安慶之下，朝廷專倚湘軍平賊。穆宗新立，恭親王任議政王，東南大事，悉取決於曾國藩。初有節制四省之命，國藩一再奏辭，言：『左宗棠之才，實可獨當一面，臣苟思慮所能及，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合謀，不分畛域，不必有節制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尋奉酌保封疆將帥人才之旨，國藩又言：『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所以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奉旨嘉獎，諭以：『膺股肱心膂之寄，不當有避嫌之見。』同治元年正月朔，授國藩協辦大學士，仍督兩江。國荃授

陳玉成
之被擒

浙江臬司。二月擢江蘇藩司。國荃自湘回安慶。所募新勇亦至。率之東下。三月克巢縣。含山和州。至裕溪口西梁山。曾貞幹克繁昌。至南陵。鮑超克青陽石埭太平至涇縣。彭玉麟水師中江而下。至金柱關。當是時。國藩建節安慶。指揮衆軍。國荃貞幹等爲進取金陵之師。李鴻章淮勇。佐以黃翼升水軍。至上海。是爲謀取蘇州之師。左宗棠由徽州進衢嚴。是爲規取全浙之師。皖北則多隆阿攻廬之師。李續宜援潁之師。皆秉承節度。其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揚州之師。馮子材魁玉鎮江之師。奉旨統籌乘順。軍書輻湊。英彥風驅。前此所未有也。

自十一年八月。多隆阿連下桐城舒城。益進規廬州。陳玉成因援安慶不得。將趨湖北。德安招其黨。羣酋不從。乘夜由六安走廬州。洪秀全切責之。玉成遂留屯廬州城東。同治元年二月。多隆阿進攻。破賊壘數處。四月。遣雷正綰石清吉分隊攻城。玉成率三千人出戰。正綰擊破之。玉成退據城北浮橋。城賊開北門出大衆。謀合擊。忽見玉成退。驚亂。玉成遽斷浮橋。遏城賊。使阻水反拒。城賊益驚。自相蹂。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城遂破。玉成奔壽州。以苗沛霖受僞封。沛霖係安徽練總勝保授道員。以十一年九月與

團紳孫家泰仇殺攻陷壽州。往乞援。沛霖遣黨迎謁。誘入城。縛而囚之。并諸僞王等二十餘人。解獻潁州勝保營。捻酋張落刑糾黨於中途謀劫奪。沛霖擊走之。勝保檻送京師。未至。詔於河南衛輝府之延津正法。玉成凶很。亞楊秀清。戰略過李秀成。既誅。楚皖之間。稍稍息肩矣。

曾國荃
連下
江要地
與雨花
臺之戰

洪逆之踞金陵。以東西梁山爲鎖鑰。以蕪湖爲屏障。而金柱關者。皖南羣湖所自出。又蕪湖之藩衛也。西梁山既下。曾國荃引軍渡江南岸。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會合水陸各軍。克太平府城。次日。攻克金柱關東梁山。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乘勝駛抵大勝關。五月三日。克之。并下秣陵關。水師亦屢捷。遂進軍金陵城外。駐營雨花臺。時國荃軍合水師不滿二萬人。孤軍深入。國藩憂之。令待他軍集而後進。國荃曰。『金陵爲賊根本。拔其根本。則枝葉不披自萎。且蘇常各賊。聞江甯攻急。必更來援。彼時遣別將間襲蘇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舉矣。』圍攻之議乃決。城賊出窺伺。輒被創。洪秀全恐。促浙酋李世賢。蘇酋李秀成還金陵。值左宗棠力攻衢州。李鴻章新克松江廳縣。奔命不遑。秀成先遣其僞國宗引兵數萬。自蘇州回援。六月。與官軍戰。不利。走入城。復謀突

長濠濠寬深不得過。國荃出濠縱擊賊大奔。同時鮑超克復甯國府城。僞輔王楊輔清潰走。降賊目洪容海。卽因降衆收復廣德州城。八月。江南大疫。徽甯尤甚。鮑超等病不能軍。金陵圍師亦苦疫。死者山積。閏八月十二日。國藩奏言「戰事方利。而天災流行。若賊乘危來攻。不特不能戰守。且不能預逃。以待再振。數年來百戰所得之地。由尺寸廣至數百里。前功將墜。臣德薄不能挽厄。逆。請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數。」奉上諭「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艱難時會。誠不易得。疊諭毋徒求效旦夕。但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今疾疫流行。將士摧折。深虞墜士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瓊願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常學問。尤當任以戮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懈也。」其時李秀成大股賊自蘇常至。號六十萬。連營數百。日夜猛撲官軍營盤。挾西洋炸礮自空下擊。呼聲動地。同時甯國鮑超軍。金柱關水

師亦爲賊所攻。不能赴援。國藩檄調蘇之程學啟軍。浙之蔣益澧軍。又以圍攻要地。不能應命。國荃督軍苦守。面受槍子傷。仍裹創巡營。以安衆心。曾貞幹駐守江干。力戰以通餽運。歷半月。賊稍卻。乃掘地道陷官軍壘。國荃輒堵合之。九月。李世賢復自浙至。官軍憑濠堅拒。相持兩晝夜。俟其疲。開壁出擊。賊勢披靡。賊仍潛開隧地。官軍掘內濠以阻之。賊益窘。乃大出兵擊之。賊棄壘狂奔。俘斬數萬。苦守四十六日而圍解。我軍傷亡五千人。曾貞幹亦以病後過勞竟死。軍興以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

金柱關
陸國捷
金陵之穩
固師之

方雨花臺營壘被賊圍攻之際。賊船過東壩。分布固城南瀆諸湖。欲衝出大江。楊岳斌力疾扼守金柱關。曾國藩派陸軍數營往助防守。九月十八日。水陸軍合擊賊。破之。燬賊船幾盡。十月五日。賊既爲曾國荃所敗。圖竄江北。十七日。李秀成由九洑洲北渡。攻陷和州含山巢縣。皆湘軍新得之城。國荃急分兵守西梁山。而令劉連捷彭毓橘等。引兵北援。十一月。賊復由東壩。拖過戰船以圖出江。守將羅逢元攻之。燒賊船二百餘。而鮑超復大破賊於甯國。賊三路均失敗。湘軍之氣益揚。方事之殷。多隆阿已奉統師入秦之旨。(先是官軍圍廬州。急陳玉成遣其黨僞扶王陳德才自河南南陽府入陝。陝

左軍初
入浙之
規畫與
戰事

中亂作回民交訌故多軍入秦。國藩奏請回軍赴援不能得。安徽巡撫李續宜授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方遣部將收復壽州。時壽州爲叛練苗沛霖所據。又以丁憂去位。故國藩益憂惶無措。國藩素以孤軍蹈危地爲失策。乃議按視沿江諸壘。親決進止。二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勝關。入雨花臺營。見圍師穩固。始罷退師之議。二月。還安慶。具奏「江浙田荒。平民無所得食。誠恐變爲流寇。此爲可懼。而賊糧漸匱。要隘多失。降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敗不相救。此爲可喜。」三月。國藩授浙江巡撫。仍留攻金陵。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左宗棠擢浙江巡撫。宗棠初膺督軍之命。卽疏陳方略。謂「浙江軍務之壞。由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皖南。冀藉其力爲藩蔽。而於練兵選將之道。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敗壞。又復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卒之兵增餉絀。遂渙散潰決而不可支。今臣奉命督師。非嚴汰冗兵。束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預爲換補不可。然餉需不繼。勢有所格。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賊。請飭部臣查明各省協浙之款。開單咨臣。如藩司撥

解遲延。及委員逗留，指名參奏。詔允之。既授巡撫，促令赴衢州。同治元年正月，曾國藩奏言：『左宗棠擬由徽州進攻嚴州，必須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乃無抄後之虞。』先是，紹興、杭州失守，浙中郡縣多陷。惟趙景賢練勇困守湖州，而衢州則李定太一軍與守江山、常山之李元度一軍相倚，得不陷。然孤危殊甚。宗棠慮朝旨促入衢，則墮賊長圍中，因奏明定太等固守衢城，而自由開化進。三戰破賊，開化復。賊之由處州犯溫州者，總督慶瑞遣兵援之。二月，宗棠復遂安，留王文瑞王開來守之。李世賢率金華大股圍衢州。左宗棠自將往援，賊潰退，竄江山。三月，援軍至，賊夜遁。既而世賢復踞花園港，劉典、黃少春擊破之，賊築堅壘，攻之勿能克。世賢尋回金華。其時衢嚴一帶戰事亟，湘軍勿違他顧。賊之擾處州者，閩將林文察破之，進攻遂安，破江山，赴援之賊。四月，閩軍會同團紳蘇鏡榮等，勦台州之賊，連戰破之。屬縣盡復。甯波之賊，甯紹台道率官兵民團會同英法兵，礮攻破之。（自咸豐十一年九月紹興失守，另股賊由奉化攻陷甯波城，在杭州失守前，賊潰進下餘姚，其別股犯溫州者，仍轉戰不休。五月，賊破湖州，趙景賢被執。湖州以孤城當劇寇，血戰兩載，屢戰輒

淮軍抵
滬後之
戰事

捷。至是以糧援久絕，遂不能守。景賢在賊中罵賊求死，久之爲賊槍斃。浙人士痛惜之。左宗棠以是月破李世賢於衢州，所募新兵漸集，奏言：「近探杭州守賊無多，賊勢趨重金華，似宜先金華而後嚴州，庶於大局有尺寸之補。」六月，宗棠耀兵龍游，世賢攻遂安，敗還金華。時國荃圍金陵，甯國爲鮑超所攻下，洪秀全大恐，促世賢與李秀成赴援。蓋至是而賊乃疲於奔命矣。

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駐師上海城南。先是，上海既設會防局，賊之犯上海者，爲英法軍及常勝軍所破。四月，李恆嵩、華爾會同西兵克復嘉定、青浦二城，即留西兵與常勝軍守之。英提督何伯請鴻章會攻浦東廳縣，乃令程學啟等攻南匯，而英法兵自攻金山衛。遂下奉賢。會李慶琛兵攻太倉州，爲李秀成所覆，死者五千人。賊悉銳攻青浦、嘉定，西兵突圍退，嘉定復陷，賊益逼，距上海僅十里。五月，程學啟營新橋涇，劉銘傳、潘鼎新復南匯、川沙、浦東，漸定。而松江、青浦並急，華爾議棄青浦，率其軍突圍出，併力守松江。程學啟新橋營被圍數十重，賊併力死撲，屍與濠平，將藉以登。鴻章自率兵援之，學啟望見，大呼出擊，賊駭奔。松江圍解，滬防亦解嚴。自有此戰，而淮軍始爲外人所信重。

無復擲揄者矣。當鴻章蒞滬之先，曾國藩曾奏言「蘇撫當駐鎮江，居形勢適中之地，上海一隅，論籌餉則爲上腴，論用兵則爲絕地。」是月，曾國荃進兵雨花臺，詔命鴻章赴鎮江，卒以滬事急，不果行。六月，官軍復金山衛，黃翼升率淮陽水師自上游至，七月，復青浦。偽慕王譚紹洸復逼法華鎮。八月，鴻章檄諸軍赴援，聽程學啟指揮，賊大潰。常勝軍分軍攻克浙江慈谿，華爾中彈死，以白齊文領其軍。九月，英提督何伯受代將歸，恥前此嘉定之失，詣鴻章約攻嘉定。鴻章遣師赴之，卒克嘉定。譚紹洸復自崑山太倉趨松滬，圍劉士奇鄭國魁營。鴻章令學啟與劉銘傳郭松林分路出擊，賊潰，圍解。滬防三次解嚴，賊自此不敢復窺松滬。詔鴻章實授江西巡撫。時雨花臺大營被圍，國藩檄程學啟赴援，以戰事急，勿能應，議令白齊文率常勝軍往。十月，賊敗退，檄止此軍，而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攫取銀四萬兩。鴻章告之英提督士迪佛立，解白齊文兵柄，勒令歸國，以奧倫領其衆。未幾，以戈登領之，酌定兵額爲三千人。

當是時，金陵蘇浙三處，苦戰不休，賊勢實漸衰蹙。鮑超戰甯國，張運蘭戰徽州，爲皖南之師，都興阿守揚州，馮子材守鎮江，爲金陵下游南北岸之師。（李世忠在安徽滁泗

偽扶王
陳得才
之擾河

境內別爲一軍。皆屢戰破賊。自李續宜丁憂回籍。唐訓方署皖撫。分遣續宜部下駐淮南。以防苗沛霖。同治初年。東南大局如此。其時僧格林沁在淮北勦捻。其粵匪之別擾西北者。則陳得才之往來河南陝西湖北。與石達開之入川。是也。僞扶王陳得才。爲陳玉成死黨。自同治元年三月。廬州爲官軍所攻。別領一軍犯河南南陽府。竄入陝西武關。直逼省城。四月。陝西巡撫瑛。遣將擊敗之。賊陷渭南。與川匪藍大順藍二順相應。聞廬州急。復由潼關竄河南。陷閿鄉縣。旋竄澠池等處。五月。藍二順陷湖北鄖西縣。總兵何紹彩道員金國琛率兵至。賊不敢抗。縣城立復。六月。陳得才闖玉成擒戮。徧擾南陽府境內。七月。官文派金國琛梁作楫統軍赴援。立解南陽城之圍。賊遂擾湖北光化屬之老河口。八月。夔踞荆紫關。先是。多隆阿奉督師陝西之命。統馬步軍行抵商南。遂與賊大戰。賊勢不支。敗遁。湖北軍亦破賊老河口。閏八月。賊復擾襄陽德安安陸各屬邑。多隆阿回軍樊城。殺賊無算。賊紛竄河南。十月。犯鄖陽府城。敗退。陷房縣。旋經官軍克復。十一月。全股入陝。十二月。陷興安府城。同治二年正月。官軍攻復之。至三月而石達開爲川軍生擒。正法。賊中又去一巨燄矣。一先一月僧格林沁擒獲捻酋張落

刑

石達開
之紛擾
西南各
省

石達開自咸豐九年七月解寶慶之圍。竄廣西。犯桂林。土匪蟻起應之。巡撫曹澂鍾乞援湖南。駱秉章遣劉長佑與蕭啟江統軍往援。八月。啟江先至。一戰破賊。先是。蔣益澧在廣西。屢平內寇有功。官至布政使。爲學政李載熙所劾。降道員。至是。與啟江會軍。再戰。賊大敗。桂林解圍。詔授劉長佑按察使。調蕭啟江改防蜀。賊走湖南。十年正月。賊犯廣東邊。爲粵軍所敗。益澧先後破平樂思恩慶遠之賊。曹澂鍾母喪奪情。督四川軍。防達開。長佑自布政使擢巡撫。復蔣益澧職。五月。達開復踞慶遠。而以其黨賴裕新犯思恩河池等地。輒爲民團所敗。遣黨分窺黔楚。亦傷亡畧盡。自七月至十一年六月。往來楚粵兩省。無根據地。而粵西羣匪。已爲長佑益澧剷除畧盡矣。七月。石逆銳意犯黔蜀。道出楚邊。劉坤一。江忠義自武岡邀擊破之。賊走黔陽。方曹澂鍾之受詔赴蜀也。川匪藍大順。李永和。俗稱李短搭搭。勢方熾。澂鍾尋爲胡林翼劾罷。朝廷重蜀地。難其人。卒以駱秉章赴川督師。秉章延劉蓉入幕。而命黃瀆熙統湘軍。以是年二月由宜昌至川。五月。瀆熙敗川賊於定遠。旋以輕敵陷伏死。秉章擢曾傳理領其軍。檄調劉嶽昭由

石達開
之擒獲

楚赴蜀。秉章實授總督。於時藍大順圍綿州。李永和圍眉州。環省城百里內。賊氣幾徧。八月。曾傅理等破賊綿州。賊遁眉州之丹稜。十月。進攻眉州。丹稜賊復潰走。其時石達開分黨入湖北來鳳。而自出湖南靖沅。同治元年正月。遂與來鳳賊股合。二月。由利川僻徑竄入四川之涪州境。三月。圍涪州城。川軍唐友耕與湘軍劉嶽昭內外夾擊。擒斬逾萬。四月。圍綦江。唐炯拒却之。達開西走貴州仁懷。其時川匪藍大順藍二順爲湘軍所逼。竄陝西。八月。李永和走隄爲。爲胡中和所擒。蓋藍李亂蜀已四年。至是而平。而川中益得致力於石逆一股矣。

達開之自廣西滋擾鄰省也。形勢渙散。非復當年効力洪揚之舊。所蹂躪無論百數城。專以出沒邊地避實蹈瑕爲得計。其取敗亦終以此。同治元年十月。達開擾敘州各屬。呂胡中和等破走之。十一月。遂入雲南東川。二年二月。復自滇入川。使其黨賴裕新出甯遠。裕新爲官軍所殛。三月。達開自率大隊渡金沙江。秉章豫檄邛部土司嶺承恩統土兵截斷越嶲大路。逼賊使入小徑。并懸重賞示諸土司。伺賊入卽鈔其後。達開果從小徑至紫打地方。期以次日渡大渡河。是夜大雨。河水暴漲。越二日而唐友耕軍已至。

列營河對岸。其地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游河，而土司復自後偃古木塞路，以土兵把守之。達開糧罄路窮，賂土司約讓路，不應。將結筏亂流渡，登者輒溺。四月，官軍與諸土司四面蹙之，達開奔老鴉游，官軍追至，達開豎旗乞降，檻送成都正法，僞官二百人，悍賊二千餘人，無脫免者。於是西南諸行省，稍稍息肩矣。

漢軍收復蘇州各州進州

自松滬屢次解圍，官軍既得手，始謀進取。同治元年十一月，常熟守賊駱國忠舉城降，并招降福山賊不下，攻克之。同時太倉守賊錢壽仁，亦以內應事洩，棄城詣上海歸誠。復姓名曰周壽昌，賊爭常熟，官軍分守嘉定、青浦，不能應。福山復陷，於是鴻章一方則囑國忠堅守，以黃翼升統水路三營出海赴援，一方則令陸師攻崑山，太倉以通常熟之氣，官軍之攻太倉者挫退，而水軍亦以颶風壞船，移旋避風，常熟益困。二年正月，乃令劉銘傳乘輪船濟師，戈登率常勝軍助之，先奪福山石城，內外夾擊，賊大奔，常熟圍解。李秀成改計，渡江北犯，西掠至六安，蓋冀上游事急，或分官軍之勢也。三月，程學啟與戈登以炸礮攻克太倉，進兵崑山。四月，先下正義鎮，以斷蘇賊赴援之路，駐營守之，遂克崑山，擒斬數萬人。於是始爲規取蘇州之計。鴻章奏言：「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

湘軍攻金陵
城外各要隘
師面清

程學啟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爲一路。鴻章與劉銘傳當之。黃翼升淮陽水師相輔並進。戈登常勝軍駐崑山。爲各路援應之師。由泖澱湖達吳江。平望太湖爲一路。李朝斌水師當之。而令劉秉璋潘鼎新楊鼎勳等分駐松滬近地。以防杭嘉湖賊之竄犯。李秀成已至六安。將犯湖北。聞蘇事亟。乃大掠而東。

李鴻章聞李秀成東還。遺書曾國荃。囑自上截之。國荃策賊不南援蘇州。則北走裏下河。乃益攻金陵。以綴之。時前失陷江北之巢舍和州三處。已爲劉連捷等所攻復。二年四月。國荃命李臣典等攻雨花臺石城。賊礮外擊。斃先登者五人。衆却。李臣典率旗直前。遂克其城。下金陵城西南九壘。秀成在江北。聞之益懼。解天長六合來安之圍。紛紛南渡。五月。水師次江浦。蕭慶衍等陸師亦沿江東下浦口。江浦賊遁走九洑洲。洲賊拒不納。九洑洲爲金陵北渡之咽喉。賊築城其上。列巨礮。護以戰艦。以全力守之。國荃先清南岸。下關草鞋夾諸壘。并下燕子磯。於是南攻中關。北攻九洑洲。同時並舉。中關賊閉壘不出。而九洑洲賊以洋槍伺間狙擊。官軍精銳多傷亡。至夜。舟師以火箭射賊舟。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官軍冒死直上。九洑洲遂破。賊萬餘。無一脫者。弁勇亦傷亡

二千人。自國藩創辦水師。至是十載。長江上下。一律肅清。賊北渡之路絕矣。國荃銳意圖合圍。增募萬人。六月。秀全遣黨出攻官軍。敗還。七月。官軍先致力城東南隅。攻克上方橋。賊運糧道也。而城東諸隘。近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窰橋。稍遠者曰土山。方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博望鎮。亦金陵外輔也。九月。分遣將弁連下諸隘。而水師亦攻克水陽諸賊壘。十月。賊目楊友清以高淳降。易開俊復甯國縣。國荃克涇化鎮等處。金陵東南。剗削略盡。楊岳斌等會克東壩。復建平溧水。而李鴻章亦以是月克蘇州。

蘇州之克復

李秀成之自六安北還也。江甯蘇州並急。秀成謀先解蘇州之圍。乃率五僞王渡江。至無錫。連營數十里。聲言援江陰。攻常熟。劉銘傳郭松林等分道出擊。黃翼升水師助之。連戰破賊。賊壘皆盡。六月。程學啟蘇州援賊。乘勝復吳江。白齊文投賊。率外國流氓二百人入蘇州。出犯學啟軍。復擊破之。七月。李鴻章率李朝斌出巡。溯吳淞而西。以太湖通蘇浙。令學啟與朝斌會師。攻下沿湖賊卡。學啟乃偪蘇州城而軍。劉銘傳圍江陰急。八月。城賊內應。遂克之。賊屢犯學啟營。圖解圍。不得。白齊文匿上海。掠輪船二艘。以

獻秀成。秀成乘之，發炸礮以突我師。周壽昌率死士焚其一艘，賊衆大亂。秀成召諸酋集西路，冀保無錫以援蘇州。九月，學啟軍雖屢破賊，而秀成所踞之石壘終不能克。十月，我軍奪取潛墅關，鴻章以蘇城久不下，親往督師。賊外援漸絕，秀成自間道入城，與譚紹洸堅守。官軍盡出炸礮轟城外石壘，皆破。水師亦屢破賊，賊益洶懼。賊酋郜雲官有貳志，密輸款於副將鄭國魁。秀成見事急，留紹洸主城守事，乘夜遁去。自十月十三日始，學啟等分門進攻，晝夜不撤。至二十四日，紹洸在城上對衆指揮，雲官令其下，出不意刺殺紹洸，並殺其黨千餘人，開門出降。學啟入城，撫視降酋列名者八人（僞王郜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乞學啟白鴻章，要求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閭胥盤齊四門。雲官且未薙髮。學啟恐不可制，密白鴻章請誅之。鴻章猶豫，學啟固請，乃從之。二十六日，諸酋出城參謁，學啟伏人帳後，悉誅之。整衆入城，誅拒命者二千餘人，遂克蘇州。戈登以殺降詈學啟，揚言挾其軍爲變。鴻章委曲調停，事乃已。捷聞，鴻章加太子少保銜，賞戈登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

蘇省各
屬之收
復

李秀成既棄蘇州西遁。乘小輪船毀無錫西門橋以出。乘霧犯我營。劉銘傳敗之。乃駛去。十一月。銘傳乘勝下無錫。擒僞王黃子澹。鴻章奏言：「臣駐蘇州。徧察賊中城守。布置極有條理。深以未得擒殺此酋爲憾。現曾國藩派兵回防江西。左宗棠派兵分截皖南。但使不再踞城池。剿滅較易。臣今擬令程學啟、李朝斌、劉秉璋、潘鼎新、由平望乍浦兜剿浙西之賊。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進常州、宜興、兜剿蘇境之賊。冀與曾國荃、鮑超之師前後夾擊。欲分各路賊勢。藉固蘇滬藩籬。」遂進軍下平湖。乍浦海鹽澈浦。劉銘傳進常州。奔牛鎮守賊乞降。銘軍駐奔牛。李秀成乘輪船自溧陽至。發炸礮轟我營。勢甚迫。十二月。銘傳援之。內外軍奮力夾擊。焚其輪船。圍立解。三年正月。克宜興。二月。克溧陽。時賊酋陳坤書守常州。分遣其黨犯江陰常熟。不得逞。學啟攻嘉興。僞堵王黃文金自湖州來援。擊走之。促將士登城。死者枕藉。學啟憤。親自乘城。腦中槍子。昇歸營。而城竟克。學啟創重而卒。鴻章克蘇州。賴學啟之力爲多。其卒也。人皆痛惜之。是月。左宗棠克杭州。三月。鴻章督軍圍常州。先破城外賊壘。燃炸礮轟城。城傾數十丈。賊堅守。不克登。馮子材、富明阿由鎮江進。丹陽。鮑超由句容克金壇。

浙江列
城之
恢復

常州賊勢益孤。四月，官軍分隊攻城。水陸礮聲如雷。舊壞城復傾。賊以人塞缺口，旋死旋集。鴻章益揮軍登城，賊大潰。生擒陳坤書，遂克常州。馮子材克金壇。於是蘇常賊悉由徽州入江西。蘇省自江甯外悉已克復。淮軍分防江甯鄰近各要隘，而改鮑超爲西援江西之師。撤常勝軍三千人，戈登歸國。論者頗以善馭洋將，歸美鴻章。淮軍名譽，爲中外所推重。遂有命鴻章會軍攻江甯之諭。至六月而江甯亦告克復矣。

先是，同治元年六月，左宗棠破賊衢州，定直搗金華之計。僞侍王李世賢在金華，值金陵被圍，洪秀全飛召世賢回援。世賢請俟擊退衢州軍乃往，而集悍寇入金華。益嚴守具。七月，宗棠進軍龍游，屢戰破賊。八月，世賢遣黨赴援，敗還。閏八月，蔣益澧新軍至衢州，益澧轉戰廣西，連有功。曾國藩念左軍孤，故疏調至浙。既至，攻壽昌，克之。宗棠築長濠以偪龍游，而令益澧攻湯溪。九月，魏喻義自壽昌進，去嚴州六十里。嚴州賊首譚富與民團相仇，喻義得諜報，知賊夜出攻民團，乘虛襲其城，破之。益澧攻湯溪急，賊援至，擊走之。二年正月，城賊彭禹蘭乞降，益澧受之，誘其酋李尙陽出城濠，出不意擒之。城乃下。蘭溪賊先爲劉典所攻，至是與金華賊並棄城遁，非官軍所及料也。龍游賊不能

守。乘夜啟東門走諸暨。於是武義永康東陽義烏皆復。官軍攻諸暨。民團應之。賊懼歸誠。遂復諸暨。時甯波軍已克上虞台州。至是復紹興。魏喻義等復桐廬。於是劉典軍追賊至富陽。當杭州西南。蔣益澧軍由臨浦義橋蕭山而前。當杭州南。俱距省城數十里。宗棠慮杭州克。賊竄擾腹地。乃令劉典防徽州。湖南新募軍留廣信。扼江西。而命蔣益澧領萬人攻富陽以規杭州。二月。水師驍將楊政謨與魏喻義蔣益澧師會。與賊戰。互有勝負。四月。水師燒賊舟。直抵望江門。賊大驚。五月。授宗棠爲閩浙總督。兼權巡撫。富陽圍久不下。七月。徵法國總兵德克碑率洋槍隊會攻。八月。大舉攻城。連發炸礮。乃克之。引軍薄杭州。而令康國器魏喻義攻餘杭。僞康王汪海洋自杭州出援。國器擊敗之。益澧令高連陞屯六和塔萬松嶺。據高阜。俯瞰杭城。九月。城賊出犯。擊走之。十月。嘉興賊大舉援杭州。爲高連陞德克碑所敗。十一月。江蘇軍復平湖海鹽。左宗棠自嚴州移駐富陽。輕騎至餘杭督戰。十二月。高連陞等數道並進。破城外賊壘。水師亦破濱江石壘。城賊大困。同時嘉興爲蘇軍所攻。海甯賊目蔡元隆大懼。款於蔣益澧。益澧受之。遂收海甯。三年正月。官軍復桐鄉。進屯烏鎮。絕杭嘉賊運道。劉樹元進攻嘉興。與江蘇軍

金陵大
成功之
告

合。二月。蘇軍克嘉興。德克碑以炸礮擊鳳山門。城塌三丈。賊以槍礮死拒。不克登。益澧益獎勵諸軍。二十三日。復大舉攻城。賊酋陳炳文出戰城外。自日中至暮。我軍殺賊數千。而堅壘未克。始收軍。炳文知不能守。乘夜開北門出走。諸軍整衆入。遂克杭州。餘姚賊汪海洋亦棄城同走德清。宗棠移駐省城。與益澧經營善後事宜。尋復德清。降石門。全浙郡縣。以次蕩平。陳炳文汪海洋由徽州竄江西。惟黃文金楊輔清堅踞湖州。益澧進軍圍之。五月。蘇軍克長興。六月。浙軍克孝豐。獨安吉不下。而曾國荃已於是月克金陵。賊悉由廣德奔湖州。蘇浙軍會攻之。不克。七月。羣賊迎洪福瑱至湖州。官軍圍攻益急。福瑱出走。蘇軍浙軍連戰破賊。二十七日。黃文金銜刀狂突我軍。敗退。羣賊急啟西門遁。遂復湖州。并下安吉。文金挾福瑱走甯國縣。中途負創死。浙江平。羣賊乃萃於江西。

曾國荃圍金陵急。而李鴻章已克蘇州。時在二年十月。越月。國荃治地道攻城。勿克。李秀成領敗衆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間。自率數百騎入金陵。勸洪曾棄城同走。不聽。乃貽書溧陽。約李世賢就食江西。而自留金陵主城守。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師。三年正月。國

荃飭水陸軍斷賊糧運。二十一日，攻克鍾山石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遂調派各軍分扼要隘。城圍合，賊糧絕矣。二月，左宗棠克杭州。秀成益懼，日放婦孺出城節食。而於城內種麥濟飢。三月，鮑超克句容金壇，羣賊走江西。國藩令鮑超援之。金陵城周百里，賊於內築月圍以拒我。國荃百計圍攻，思築隧道轟之，阻賊月圍，勿能進，或爲賊覺，輒死。四月，蘇軍克常州。時金陵圍師增至五萬人，餉需奇絀，而賊竄江西者日衆。江西全省罄金，向供金陵軍。沈葆楨奏請截留，專充本省兵餉。戶部議准。曾國藩疏爭，有「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萬一竭蹶顛覆，亦何能當此重咎」等語。政府奏撥輪船經費五十萬兩，解金陵軍營，以資散放。敗賊爭由廣德趨徽州。楊岳斌鮑超皆西援。五月，詔李鴻章會攻金陵。金陵諸將以城破可計，日待，恥借力於人。鴻章知其意，延不至。國荃益激諸將，以三十日攻克龍脖子山陰堅壘。賊所號爲地保城者，遂築礮臺其上，日夜礮擊，而潛穴其下。六月十六日，地道火發，城傾二十餘丈。李臣典等蟻附爭登，賊反燃火藥下燒我軍，衆稍卻。彭毓橘蕭孚泗手刃數人，弁勇皆奮，乘城缺入，城遂破。賊乘夜縱火燒僞王府，因突圍走。國荃傳令閉城救

江西
撫局
劫掠
出主
境賊

火搜殺二日夜。斃賊十餘萬。大小酋目三千。生擒李秀成及僞王兄洪仁達等。秀全已於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自斃。僞幼主洪福瑱年十五六。餘黨挾之走廣德。捷聞。朝野動色相慶。詔封國藩一等侯。國荃一等伯。李臣典一等子。蕭孚泗一等男。餘各獎敘有差。并賞資東南各路統兵大帥。國藩自安慶至金陵。軍士得洪秀全屍。驗而焚之。七月。國藩親訊李秀成。供詞甚悉。即與仁達等並伏誅。秀全倡亂。始賴楊秀清。繼賴陳玉成與瑣必死。江西浙江諸軍。皆言福瑱已出走。左宗棠沈葆楨交疏譏刺。又中外紛傳金陵逆賊之富。金銀如海。及城克。全無所得。言者亦頗以此爲口實。大功旣成。國藩奏撤湘軍之半還鄉里。并言國荃病勢日增。請開缺回籍調理。詔從之。

先是。同治元年正月。沈葆楨以道員超擢江西巡撫。曾國藩實疏薦之。國藩圖金陵。恃江西爲餉源。月撥漕折五萬兩。關稅三萬兩。葆楨任事。輒截留供本省餉需。以是不相能。蘇州之克。李秀成已遁回金陵。說洪酋棄城就食江西。不從。秀成嗾李世賢先犯江西。以待已。二年十二月。世賢遣黨西竄。三年。席寶田敗賊金谿。賊犯建昌。寶田擊敗之。

二月。杭州克。僞聽王陳炳文。僞康王汪海洋。自浙逸走。犯徽州。擊敗湘軍。由婺源竄江西。四月。常州復。逸賊亦走江西。朝廷知賊勢熾。命楊岳斌督江西皖南軍。時江省諸軍分屯撫州屬邑及衛省城附近者甚衆。六月。金陵下。僞坊主洪福瑱走廣德。七月。鮑超大破許灣賊。斬馘近四萬。進克金谿。降賊六萬人。宜黃崇仁新城南豐賊皆走。圍甯都及南安。皆以固守得全。時陝甘軍事急。詔岳斌總督陝甘。促赴任。江西軍事。專於巡撫。八月。黃文金等挾洪福瑱走浙江。淳安爲黃少春等所破。文金死。福瑱輾轉走廣信。走鉛山。爲官軍所邀。賊走瀘溪。晝夜行。九月。席寶田率輕兵裹糧緊躡之。及之石城。俘斬過半。卒獲福瑱於荒谷中。磔於南昌市。汪海洋等爲官軍所逼。盡遁入福建。江西至是始免於寇警矣。

陝西
北境
與之
清
川
匪
撲
滅
之

僞扶王陳德才之自湖北竄陝西。陷興安。時在同治元年十二月。次年正月。官軍攻復之。賊陷紫陽。二月。爲官軍所復。三月。石達開爲川軍所擒。全股肅清。八月。陳德才糾黨十餘萬。擾漢中府。布政使毛震壽師久無功。陝軍及川軍之赴援者。分道拒戰。失利。漢中城固並陷。值金陵圍急。洪逆遣諜約令回援。遂以十二月率黨東下。三年正月。陝西

巡撫劉蓉令諸將乘勢收復漢中府并屬邑。川匪藍大順先據洋縣，與德才合。至是亦棄城走保盩厔。多隆阿圍之，盩厔城小而堅，攻之不能下。二月二十三日，多隆阿親登將臺，鳴鼓督戰，飛彈傷左目，猶促諸將速登城。諸將益奮，環攻至次日夜，藍大順啟西門遁，盩厔遂下。大順逸至南山，爲民團所殺，傳首漢中（或云大順前死川中，此爲曹姓）。於是川匪剷除略盡。多隆阿以傷重卒於軍。多隆阿由黑龍江馬隊從征皖楚，身經數百戰，料敵之神，罕與倫比，所得祿賜，分贍軍士，未嘗私其家。人尤以爲難。其時陳德才等已先入楚境，會合皖豫各捻，犯棗陽，爲趙克彰成大吉所敗。三月，敗捻竄襄樊，不得逞，仍與粵匪蔓延豫邊界，衆至數十萬。官文出省督師，而僧格林沁亦自河南會師。四月初四日，至隨州，擊敗髮捻各逆。五月，各逆南竄，至孝感雲夢一帶，護軍統領舒保陣亡，旋竄黃陂，距漢口僅十餘里，官軍力遏之，不得逞。六月，下竄至麻城，官軍攻急，遂擾蘄水、蘄州、廣濟等處。七月，僧格林沁與湖北軍合剿，斃賊甚衆。羣賊知金陵克復，無巢可歸，我兵會剿極嚴，無路再竄。僞端王藍成春、僞天將馬融和等紛紛乞降，先後遣散不下十餘萬人。陳德才服毒身死。其川匪藍二順一股，先擾楚邊鄖西，大順之

死。二順託言復仇。以五月回撲西安省城。穆圖善與劉蓉會剿。賊解圍走。自後屢戰獲勝。至九月。始將全股撲滅。

官軍肅清福建

自洪福瑛之擒。羣賊不得逞於江西。盡竄閩境。賊酋最著者。爲僞侍王李世賢。僞康王汪海洋。三年九月。襲陷汀州之武平永定。張運蘭爲賊所抄。死之。遂陷龍巖。進陷漳州。左宗棠急檄黃少春劉明燈由衢州趨延平爲中路軍。劉典王德榜自建昌趨汀州爲西路軍。高連陞自甯波泛海趨福州出興泉爲東路軍。十一月。福建提督林文察攻漳州敗死。宗棠自駐延平督師。十二月。劉典軍至漳平。與賊酋丁太陽戰敗。退保連城。時李世賢踞漳州。汪海洋踞汀州之南境。曰南陽鄉。丁太陽分踞漳龍汀各屬邑。衆號二十萬。土匪叢起應之。兩廣總督毛鴻賓。遣方耀等來會師。四年正月。劉典王德榜進攻南陽鄉。失利。退守新泉。賊躡至。大敗之。殺賊精銳過半。二月。海洋棄巢走。是月。李鴻章遣郭松林楊鼎勛統軍乘輪船至閩。合圍漳州。鮑超部將婁雲慶亦自江西至武平。賊氛逼近廣東。廣東大吏遣將防邊。四月。高連陞黃少春會蘇軍攻克漳州。李世賢開西門遁。於是蘇軍由漳州進攻漳浦。湘軍由南靖向平和。與粵軍聯絡。并分兵永定上杭。

粵匪寇
廣東全
股蕩平

一帶截之。而屬粵軍嚴守由汀趨潮之路。旋漳浦雲霄詔安皆下。賊衆多降。五月。劉典擊破李世賢於永安。丁太陽亦詣劉典乞撫。賊被逼盡入廣東境。福建肅清。汪海洋之入粵也。首破粵軍於鎮平。先是。四月間。鮑超假還夔州。所部霆軍。行次湖北金口。聞將有關隴之行。軍大譁。潰卒遁江西。入廣東。與汪海洋合。賊燄復張。海洋思迴走江西。官軍扼之。不得逞。先是。李世賢敗於永定。不知所之。海洋歸咎於僞王宗李元茂。殺之以立威。賊黨漸攜。六月。僞陪王譚福等降。七月。世賢間行至鎮平。海洋郊迎入城。乘世賢夜臥。刺殺之。賊糧漸匱。霆營叛卒與賊爭糧相殺。多降於粵軍方耀。八月。康國器克鎮平。海洋走平遠。爲官軍所迫。輾轉入龍南。設伏敗官軍。時左宗棠出境駐廣東之大埔。九月。江西軍席寶田破賊於贛南。矛傷海洋背。殲斃萬人。海洋復由江西走廣東。繞道疾趨。十月。突陷嘉應州。高連陞等還軍赴援。皆不及。宗棠促鮑超率軍入粵。時宗棠部下諸軍環州城東南。鮑超當其西面。粵軍方耀等當其西北。惟南面爲賊營。海洋傾巢出戰。官軍失利。尋復出攻黃少春。王德榜。劉典營。官軍復卻。乃選火槍逼賊前隊。賊反走。諸軍乘之。賊大奔。海洋中礮死。其黨推僞偕王譚體元。主城守事。賊知城

結論

圍將合。尋自南面出走。官軍覺，追之。至黃沙嶂，路絕險，官軍四面蹙之。賊膽落，環跪乞降。降者十餘萬人。體元及諸酋皆伏法。粵匪至是始平。時同治四年十二月也。

粵匪之亂，既詳述如右。今更撮舉其要論列之。秀全初起，以宗教之說愚人，其所往來大率潯州一隅地。徒以官軍將帥不和，失機債事，以致永安陷落，建號稱王。厥後北趨湖南，長沙雖以堅守得全，而岳州失陷，長江之險已落賊手。自是順流東下，而武漢、九江、而安慶、而金陵，僅三閱月。（武漢之陷在咸豐二年十二月，次年二月遂陷金陵。）而江南北數千里要害之地，盡爲賊有。則以我無舟師角逐故也。僞都既建，分軍爲三。一出沒金陵近旁，向榮剿之。一渡江北上，由江北繞出安徽河南山西而至直隸。（所以繞道者以江北駐大營故。）僧格林沁剿之。（此股以五年四月滅於山東境內，故下不復及。）一溯江西上，至岳州，曾國藩剿之。國藩創辦團練，注重舟師，已得平賊要領。岳州既克，連下武漢黃州，勢如破竹，則水陸依護之明效也。（陸軍將塔羅水軍將楊彭）及攻九江，舟師陷入鄱陽，而事機一頓。猶賴堅守江西，回援武漢，卒賴克復武漢之師，以爲肅清江西之地。湘軍圖皖，師覆三河，而事機又一頓。卒之曾胡同心，多鮑

協力小池驛一戰。陳逆喪膽。至是而圖皖之局始定。江南大營屏蔽蘇常。分援旁近。聲威遠出。謀略未優。向榮挫退於前。和春張國樑覆亡於後。自和張死。而蘇常連陷。浙江亦危。則正湘軍力攻安慶之際也。（湘軍圖皖始於九年八月。江南大營再陷在十年閏三月。）國藩受任江督。兼給欽符。（國藩前此以客軍討賊。大率仰給於湖南。北兩省撫臣至此始任地方之責。故能成功。）圍攻皖北之事。以弟國荃任之。而已則駐南岸之祁門。有請直搗金陵。與進規蘇常者。以阻於賊。勿能應。賊謀解安慶之圍。益分道徧祁門。力持至八閱月之久。（自十年八月至次年三月。）左鮑連戰破賊。轉危爲安。國藩移駐東流。而安慶卒爲國荃所復。於是國荃偕水師沿江直下。進雨花臺。多隆阿大捷廬州。陳逆授首。而軍務乃大有起色矣。當是時。事勢彌迫。倚任彌專。破格薦賢。初無疑忌。浙省陷。舉左宗棠任浙撫。自皖南進師。蘇事急。舉李鴻章任蘇撫。自滬北進師。三方並進。前此賊之誤我以多方者。今則自疲於奔命。卒之蘇先下。（同治二年十月）浙繼之。（二年二月）而水師九洑州之捷。（在二年五月）長江一律肅清。北渡路絕。則金陵大功之所由成也。國藩軍略。務規全局。不急近功。初似迂緩。卒底於成。至其知人之

明亦非他人所能及。而秀全自得金陵後，志驕意滿，加以韋揚內鬪，達開遠處，諸洪用事，秀成束手，孽由自作，亦不可謂非天奪其魄也。此外如石達開之擾西南各省，陳得才之擾陝西湖北，金陵克後，李世賢汪海洋之擾江西福建廣東，以非全局所係，皆不暇論焉。

是書爲光緒甲辰乙巳間余教授京師譯學館時
逐日講演之作書凡三編二十六章丙午秋余以
事辭職時第二十五章猶未卒業館中更延楊遜
齋孝廉敏會足成之故二十五章後半及第二十
六章並出楊君手義例一循余書以余淺薄寡聞
重以疲精文牘倉卒從事謬誤蕪雜良所不免雅
材通學幸辱教之

宣統元年四月初六日元和汪榮寶題記



<p>評語</p>	<p>學部審定</p>	<p>學部</p>
<p>多類皆襲其似而未知其所以然亦可見此書之精審矣</p>	<p>馬氏文通 二册一元五角</p> <p>自序謂國文法古今來特創之書非夸語也近時作文者頗</p>	<p>丹徒馬建忠著此書本泰西葛耶瑪之例以九類文字詮釋中</p>
<p>評語</p>	<p>學部審定</p>	<p>學部</p>
<p>強爲附會洵屬近今不可多得之書</p>	<p>中等國文典 一册一元</p> <p>凡中文法而通於西文法者絕不</p>	<p>中國文法書自馬氏文通外作者尙少此書銓</p>
<p>評語</p>	<p>學部審定</p>	<p>學部</p>
<p>變化三文體之區別四文詞之真諦</p>	<p>漢文典 二册一元</p> <p>性下册四卷一</p>	<p>上册三卷一字之原始二字之配置三字之品</p>
<p>評語</p>	<p>學部審定</p>	<p>學部</p>
<p>淺顯易曉誠初學文法者之要籍也</p>	<p>中國國文典 一册二角五分</p> <p>本館國文教科書以作參證采擇精當</p>	<p>此書比前二書程度較淺專供初級之用其引例多用</p>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百十三號

商務印書館中學地理教科書

學部大臣審定
瀛寰全志
定價二元

新撰瀛寰全圖
定價一元

屠寄著
中國地理教科書
定價一元五角

臧勵蘇著
新體中國地理
定價一元二角

奚若王建極譯
最新中國教學科書
地文
定價一元三角

孫毓修譯
謙本圖行記
地理讀本
甲編 歐洲 定價一元五角
乙編 美洲 定價一元二角

第四百六十三號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中學國文教科書

五册 吳會祺評選

每册三角五分 全部一元六角

本書分五集第一集國朝第二集遼金元明第三集五代宋第四集唐第五集周秦漢魏六朝沿流溯源各體具備專以助人精神興趣而仍不戾於繩尺者爲主

中學國文讀本

十册 林紓評選

前五册 每册一角半

本書與前書大畧相同惟取材較嚴篇幅較少林先生專治古文名滿海內此書內容之完善不待贅述矣

第四百五十號

A Middle School's History of China,
The Manchu Dynasty.

COMMERCIAL PRESS, LTD.

宣統元年六月初版

(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四三三六

編纂者 元和汪榮寶

校訂者 海鹽張元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漢口 濟南 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長沙 太原 濠州 通州 蘇州 杭州 南昌 常德

※翻印必究※

